

阿英編校

中册

近代國難史叢刊

南史署



阿英編校
南史先生總叙

(中冊)

近代國難史叢書

南史署



潮鋒出版社總發行

近代國難史叢鈔(中冊)目次

甲午中日戰輯(一) 王炳燿焜初輯(一——三〇)

自序 (二——三)

序 (四——〇)

中日戰機(卷一) (五——二六)

未雨綢繆——韓朝內亂——韓朝弊政

中日戰端(卷二) (二七——四三)

大閱海軍——朝鮮紀亂一——日本公使上韓王書——日本公使上韓王疏——日本公使

上韓政府書——清日來往公牘——甲午六月電音擇要——論功行賞

聲罪致討(卷三) (四三——六〇)

上諭——日本宣戰書——朝鮮紀亂二——總理衙門會各國公使書——朝鮮紀亂三——

太白天下——七月電音擇要——鴨綠水戰雜記——朝鮮紀亂四——貴備賢者——起

目次

一

用賢王——八月電音擇要

甲午中日戰輯(一)..... 王炳耀煜初輯(八——三五)

禍延盛京(卷四)..... (二——一〇一)

九月電音擇要——朝鮮紀亂五——朝鮮紀亂六——朝鮮紀亂七——十月電音擇要

——十一月電音擇要——湘撫告示——褒忠令典

遣使議和(卷五)..... (一〇一——一四五)

皇帝勅書——賢相致書——朝鮮紀亂八——日將貽書——提督兩書——威海降約

劉公島降敵雜記——申嚴法紀——請示全權——重辦全權——日使致詞——臨

別贈言——朝鮮紀亂九——明爾勅法——循名責實——正月電音擇要——恩威

並用

傅相議和(卷六)..... (一四五——一三五)

二月電音擇要(上)——兩國全權大臣第一次問答——第二次問答——第三次問答

——二月電音擇要(下)——三月電音擇要——停戰條約——電音擇要——朝鮮

紀亂十——致伊藤陸奧照會——伊藤陸奧照會覆文——照會伊藤陸奧文——

致伊藤等照會——陸奧等面交節略——復日本全權辦理大臣陸奧函——覆伊藤
 陸奧和約底稿說帖——照譯伊藤等英文覆函——照譯伊藤等英文覆函——第一
 次擬改日本和約底稿——照譯伊藤面交英文說帖和約序文——照譯日本全權大
 臣伊藤博文來函——復日本全權大臣伊藤博文函——照譯日本全權大臣伊藤來
 函——致日本全權辦理大臣伊藤函——兩國全權大臣第四次問答——第五次問
 答——和約簽登——附電音擇要——附日廷兩諭——朝鮮紀亂十一——批准和
 約——附錄電音

甲午中日戰輯(二) 王炳耀焜初輯(三七——三五)

臺民抗約自立.....(三八——三五)

附電音擇要——臺灣自主文牘——朝鮮紀亂十二——朝鮮閩紀——韓王誓詞

日攻臺南.....(三九——三五)

八月電音擇要

劉軍門遁.....(四一——三五)

日本議還遼東.....(四二——五二)

目次

目次

四

附稟私議以廣公見論——附錄胡雲相廉訪奏變法自強條陳疏——附錄葉君耀元上

張香帥書鈔彙集第十條並大綱二十六條

庚辛之際月表

..... 王鏡航編(二五)——(三四)

緣起

..... (二四)——(〇)

凡例

..... (九五)——(〇)

甲午中日戰輯（一）

王炳耀煜初輯

自序

甲午朝鮮東學黨禍作，朝社幾危。我國撫字藩服，討亂扶危，義不容辭。不料倭人借端啓釁，侵我藩服。我國不得已用兵之苦衷，已佈告於天下。所惜將不知兵，士不用命，以至師徒撻敗，實天下臣民所共憤。我皇上仁慈覆冒，不忍士卒久罹鋒鏑，膏塗原野，大度汪洋，盡捐宿釁，許訂新盟。今者盟成兵釋，往事緬懷，不勝憤懣。然前事不忘，後事之師，當思倭之所以勝，吾之所以敗。亡羊補牢，尙未爲晚。苟舊習未除，隱深諱敗，不思更張，則終成積弱。後患更不可勝言。惜近有輯戰事者，不辨日報之真訛，時事之虛實，彙而成書，出以問世，欲圖快人心，謂可以保國體，竟不顧自昧終必至損國家。余爲此懼，爰取各報所載戰事，以上諭衡之，有據證萬國公報所載戰事始末最真且切。次則華字日報，茲將公報登錄戰務，編輯成書者十之九。探自他報者十之一。顏曰中日戰輯，皆美國進士林君樂知、我國才士蔡君芝紱等數先生月登公報之雄詞偉論，自無功焉。所易者惟去月報之名例，以歸採輯之小書。猶縫者藉他人已製美錦，剪裁剪成衣，望讀者飲水思源，毋忘公報惠我中國之苦心，與我中國之熱志。余虛讀報者久而漸忘，特輯成書，助其疾聲長呼，使人常醒。從此鑒前車，綱

未雨。勵精圖治。發奮爲雄。此卽輯是書之本意。卷終附胡廉訪一疏。葉君一書。翹望我朝早日舉行。渴勝忭頌。書成爰弁數言。以誌緣起。

旨

光緒二十一年宮上壽飲福宴東莞王炳耀煜初序於香海隱居直道草堂

序

嘗讀皇朝聖武記。知我朝武功甲於天下。國初皇師所至。莫不迎風歸附。天弧月窟。盡歸版圖。承平日久。士弄文墨。民鮮知兵。道光中葉以後。漸遭外國憑陵。前猶曰英法之強。雖大國亦畏之。若日本彈丸黑子之區。土地人民財賦。不啻中國十分之一。甲午一役中。卒爲日困。國初之強如彼。何一弱至於斯。夫日本向讀中國之書。習中國之文。亦積弱已久。自明治嚟興。深知中國文字煩瑣。實困人材。雅慕泰西文字簡便。學有實濟。毅然去華文學。西學不二十年。遂臻富強。中國抱負文墨之邦。不肯更張。此二國強弱一大關鍵。家兄煜初早見於此。讀書不屑爲詞章之學。自少究心性。道講求經濟。以性道可以轉德。經濟可以興邦。故於各國教化高下。政治興衰。瞭然胸次。日難初作粵中浮誇之士。皆謂倭不度德量力。敢與上國抗衡。實以螳臂當車。以中國臨之。直如摧枯拉朽。吾兄竊獨憂之。早已見微知著。不幸其前言果中也。今和議旣成。恐日久相忘。因循如故。爰張公報實跡。輯爲成書。使讀者知所奮發。無忘甲午之恥。用作警枕。可見吾兄之苦心。其因中日一戰。憤鬱難言。思今日積弱。或由文字太深。特撰拼音新字。使學者三月之功。卽能通曉。若推行之。不無小補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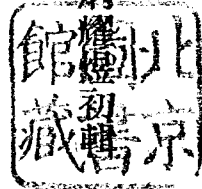
光緒貳拾壹年孟冬大雪後三日

弟炳堃拜題

中日戰輯卷之一

中日戰機

東莞王炳燿



同治十三年癸酉韓日齟齬日遣使來請平却之

是年日本與朝鮮相齟齬日本遣使來問於我中國某大臣答曰朝鮮之事我朝素不與聞

日本遂又遣使至朝鮮韓又名朝鮮下同

丙子春正月韓日訂約韓為自主之國與日等平

光緒二年正月與朝王訂立和約其第一條云日本以朝鮮為自主之國與日本之本係自主者相平等其全約中不涉中國一字厥後英美德法諸國相繼與朝鮮立約通商亦無干涉中國字樣考萬國待屬藩之通例固有不問其內政者及至事涉外交必由上國為主朝鮮既稱藩於中國何以公然延納客使而與朝鮮立約之各國亦竟遣使前往不以為褻乎此所不解也中國

在大清治內云中者以見一語無異也下同

壬午韓有警來報。秋七月。清日在韓之濟物浦訂約曰。韓有事。若清日使署。置兵備警。事平皆撤。

未雨綢繆

前左副都御史張幼樵副憲奏請豫防東患疏

以下兩篇從西報轉譯。雖非虛山真面。然摹仿奏疏體裁。斟酌字義。輕重已然。費苦心矣。

署理都察院左副都御史翰林院侍講學士臣張佩綸跪奏。爲時局艱難。海軍脆薄。宜籌備豫不虞之策。恭摺密陳。仰祈聖鑒事。竊維憂盛危明。期有備而無患。居中馭外。貴慎始以圖終。臣伏見聖朝自與各國締約互市以來。每遇交涉之事。動多棘手。而關繫最鉅。輻輳最多。令人尤爲憤懣者。莫如日本一國。查日本僻處海東。不過區區三島地耳。乃恃其勢力。夜郎自大。不但蠶食琉球。兼欲鯨吞高麗。中國誠宜益恢雄略。力杜危機。宏宅中國大之規定。遠交近攻之計。彼狡焉思啓者。或當震疊天威。不敢蠢動。然我海軍未集。終難揚帆東渡。從事於驚濤駭浪之間。臣嘗博考西史。旁稽輿論。知西洋各國之所以戰勝攻取者。全恃海軍。海軍一日不成。卽海權一日不振。謀國者所宜深長思也。今中國海軍。規模略具。而尙脆薄不足恃。臣之愚見。擬請聖旨飭下部臣。迅籌中東大局。堅定添練海軍長策。務求可以見諸施行。并請欽派數大臣。專司其事。力杜粉飾因循之習。以期煥然改觀。今日之日本。雖已雄長東瀛。惟與我中國較。則大小強弱衆寡之不侔。

顯而易見。故苟無他國之助。未必敢先逞志於我。然即欲求媚於他國。妄冀陰爲之地。他國以其頻年不甚親暱。一旦急而相求。逆料亦未必遽應也。中國之與他國。講信修睦。多歷年所。若再餌以厚利。聯以深情。異時與日本相見。以戎衣可冀資其臂助。然而求人不如求己。己必先立於不敗之地。始免喧客奪主。強賓壓主之嫌。故居今日。而爲中國計。大要在自強不息。若不乘閒暇無事之日。定出奇制勝之謀。竊恐中國自以爲已足。依然苟且偷安。日本則發憤爲雄。水陸軍務。日趨有功。遠近商務。亦與年俱進。猝起而與我爭權於海上。我必將望塵弗及。甚至震驚海口。驛騷邊鄙。其爲危險。豈可思議。臣忝副臺班。受恩深重。日夕私憂過慮。冀效其款款之愚。既有所知。頓忘忌諱。合無仰懇天恩。俯念日本近在肘腋。患在腹心。飭發臣章。交戶部兵部工部。南北洋大臣。會商籌款。練兵製械。購艦大計。以攝島國。而固海疆。天下幸甚。所有時局艱難。海軍脆薄。豫備不虞緣由。謹就管見所及。恭摺密陳。伏乞皇太后皇上。聖鑒訓示。謹奏。光緒八年□月□日

合肥相國遵議豫防東患兼定征東良策疏（譯稿）

欽差北洋大臣太子太傅直隸總督一等伯李鴻章跪奏爲遵旨籌議豫防東患並酌擬征東之策。恭摺覆陳。仰祈聖鑒事。竊照本月□日。承准軍機大臣字寄。光緒八年□月□日。奉上諭。

張佩綸奏日本等因。欽此。遵旨寄信前來。仰見聖明在上。燭照萬里。居安思危之至意。欽服莫名。臣查日本爲患於中國。亟宜豫爲之防。歷年管見所及。并籌辦情形。節經分別奏陳。各在案。前月□日。欽奉寄諭。命臣查覆給事中鄧承修條陳東患一摺。臣以該給事中所奏。與臣原議不符。恐有誤會情形。窒礙難行之處。當卽逐層條辦。奏達聖聰。今閱署左副都御史張佩綸所奏一摺。具有深意。欽奉寄諭垂詢。謹卽逐一體察。密籌佈置之法。先爲我皇太后皇上敬陳之。查日本近來仿效西法。粗得皮毛。漸已驕橫。若使根深柢固。中國必受其毒。中國及其未發而制之。則造增戰艦。練海軍。其先務矣。海軍旣成。不必計朝鮮有釁否也。其所以斃罪致討者。繫在日本之滅琉球。琉球爲中國藩服。載在史冊。班班可考。各國亦皆深信不疑。無可置辯。今我興滅繼絕。公義布昭於天壤。無論局外之國。無不右我。且以理而言。我旣理直而氣壯。日本豈能強詞以奪理。以力而言。我以海軍之雄。氣吞三島。日本蕞爾地。豈敢與我抗衡。成敗利鈍之數。無待蓍龜矣。而況以中國之全力。成就海軍。凡所必需之物。應有盡有。又練陸軍。以助其聲威。海西諸大國聞之。旣無不敬我。而震我之大邦矣。日本則頓失其助。尙敢懷欺藐之心。妄思與我爲敵哉。惟是凡事豫則立。不豫則廢。古有明訓。知彼知己。百戰百勝。具列兵書。若未嘗熟思審慮。徒奮其一往無前之氣。

萬一蹉跌。悔不可追。臣愚以爲日本之孜孜於西學。雖未必實有心得。而目前所練之海軍。不得不謂其與我相匹敵。我倘第就現有之戰艦。直擣東瀛。彼主我客。彼熟我生。非萬全之計也。故夫保藩而矢征東之志。不敢不勉也。躁進而貽敗北之差。不可不慎也。今日第一要著。惟在添購鐵甲戰艦。慎選嫻於兵法。長於水戰。而又熟於槍砲之將領。以爲海軍之帥。然後沈幾觀變。徐而圖之。事必有濟。抑臣更有請者。臣蒙皇太后皇上倚畀之隆。委以預定征東至計。竊謂此事。關繫重大。斷不可輕於嘗試。今內而部臣。外而疆吏。均未能通力合作。微臣一人之身。直隸一省之力。豈能有所樹立。且卽有顧念大局。相助爲理者。又恐始勤終怠。數年之後。仍成畫餅。言念及此。曷勝惶悚。總之征東一役。實屬常務之急。而欲制日本之死命。先求中國之人材。欲難致非常之人材。必先破除有定之成格。如是。則人材得矣。然尤有甚難者。則各省督撫之不能同心合意也。膠城之見梗於中。斯牽掣之情形於外。以是而求集事。雖境內未易奏功。安冀馳外域之觀。蹈重瀛之險。誠能盡蠲宿弊。略改舊章。部臣疆臣。各存通功易事之心。一洗此疆彼界之陋。而聖明在上。綜攬宏綱。措正施行。悉秉宸斷。則皇威振而國紀張。較之專責微臣。而無能爲役者。相去淵矣。如以臣言爲可採。合無仰懇天恩。飭下總理衙門。會同戶部。從速核定。飛咨各省督撫。每年合籌的

款銀四百萬兩。爲添練海軍。暨各緊要海口築造砲台之用。此外并別籌協濟台灣之專款。俾得力加整頓。以杜覬覦。至各省司道各庫。如其力有不逮。並請飭撥部庫存款。務須每年湊足銀四百萬兩。悉行解交臣衙門。專充海軍用款。臣當竭盡心力。期以五年。練成北洋海軍一大枝。暨海濱斷不可少之砲台。以冀進可攻而退可守。若夫膠執成見。因仍苟且。或好爲大言。以小邦爲不足畏。既不能培補本原。安國勢於磐石。又不令旁採善法。振作海權。則他日之禍。非臣之愚所能逆睹也。所有違旨議覆。并酌擬添練海軍各緣由。是否有當。伏乞皇太后皇上聖鑒。訓示施行。謹奏。光緒八年□月□日奏

甲冬十月。韓之開化黨金玉均、洪英植、朴泳孝、徐光範、徐載弼等叛。英植伏誅。金朴等出走。英植之子鍾宇跡而圖之。通商衙門急請各國領事商於日公使竹添進一郎。且求護於我朝。吳清卿續燕甫兩欽使奉旨馳赴漢城。

韓朝內亂

甲申之歲。孟冬十月乙亥。亂臣金玉均、洪英植、朴泳孝、徐光範、徐載弼等。謀爲不軌。禍起蕭牆。時五人者曾遊歷日本。小有才能。識外情。通洋務。故韓廷簡派洪英植總辦郵政局事務。事前

致書中國駐韓大臣。及各國公使。訂於十月十七日戌刻。會飲於其署。是日下午。漢城內屯於泥
峴之日本兵。以車載槍彈多箱。并拽大砲數尊。運至日本公使館。戊初中國總辦商務慶軍營官。
與朝鮮官僚。及各國公使。總領事等官。齊赴洪英植之宴。惟日本公使竹添進一郎。稱疾不至。酒
行之際。亂黨先於外間佈置周密。時交戌正。火起外垣。朝鮮禁衛大將軍閔泳翬。聞警。離席出。甫
及門。爲亂黨刺傷。負痛返身入內。仆於堂上。亂黨入殺朝鮮官數員。中國總辦商務大臣。暨各國
公使。皆大驚而散。二鼓時。日本軍士排門入景祐宮。兵刃徧列。阻絕行人。俄而金玉均、朴泳孝、徐
光範三人直進寢殿。謊奏於王曰。清兵爲亂。諸處火起。滿城百姓。遭其荼毒。將及宮門矣。宜召日
本公使速入衛。遷駕別宮。以避凶鋒。王以事起倉卒。不遑允。忽聞砲聲隆隆。均範等促之曰。事急
矣。不可緩。乃矯詔。速日使入衛。而移太王太妃於景祐宮。十八日晨。左營使李祖淵。前營使韓圭
稷。後營使尹泰駿。爲亂黨所害。方亂之未萌也。李韓輩皆領禁軍。玉均、英植無兵柄。慮事急無助。
先遣人遊說。李韓諸人皆佯許之。而不爲動。奸黨銜焉。乃引入後堂殺之。復矯召輔國閔台鎬。趙
甯夏。總管海防閔泳穆入殿。而并戮焉。日方晌午。逆黨自除官職。洪英植爲右議政。金玉均爲戶
曹參判。朴泳孝爲前後營使。徐光範爲左右營使。兼辦通商交涉事件。而前營正領官。則以徐載

殉爲之官職既立，乃議廢立。英植欲幽王於江華島，進一郎欲幽於日本東京，議久不決。而勤王之師已鼓譟而起，乃共圖脅王潛避於後苑。十九日朝鮮各臣民均請我駐防慶軍前往保衛。於是吳軍門長慶、張總戎光前、袁司馬世凱同致書日使竹添進一郎，請其撤兵。自辰至酉，復書弗至。外間圖勤王者，勢洶洶弗可遏，無奈再遣人詢之。甫及闕，日兵卽於普通門施槍砲以構戰。我軍疑王之猶在宮寢也，未便格殺，故死傷頗多。乃互相籌商曰：日使惑於逆黨之言，而弗悟擁兵據宮門，不許外人入，一再致書詢問而弗答，是助逆也。我之進兵，求罪人也。衛王所以衛日使也，否則義民將爲亂，於是驅兵直前，互相搏擊。宮門之外，遂作戰場。王乘間避至玉流泉後北關廟，爲別路軍士迎護而出。金玉均追阻弗及，自與日使守濟物浦。我軍乘勝四面尋韓王，致北關廟始得之。我軍官卽入廟參見，王泣語於衆曰：賊臣亂國，一至此乎。衆趨前慰答數語，而太王太妃世子俱不知下落。吳軍門曰：此地離宮不遠，非停鑾之所，不如暫駐營中，再圖復辟。王曰：善。方王之潛出後宮也，正當砲火相攻之際，金玉均等分頭料理，幾於不暇自顧。其手下之責令監王者，亦以死生介於俄傾，意緒紛如，奔走探聽，故王得乘間逸出。比洪英植、朴泳孝聞風追至，已爲慶軍所迎。英植昧於利害，猶自直前牽挽王袂，不令前進，被朝鮮軍士曳出，斫爲肉片，并斬朴泳孝。

生徒七人以狗衆。此二十日事也。金玉均等至是心懷疑沮。向進一郎而商之曰。兵力不敵。王已出奔。事不諧矣。守此不去。直待斃耳。於是進一郎率其兵。帶領金玉均等。自焚其使署。出西門走仁川之濟物浦而去。風聲鶴唳。草木皆兵。沿途放連環鎗自衛。二十一、二十二兩日。查檢屍體。慶軍兵丁陣亡者十人。朝鮮大臣被害者七人。陣亡兵士十一人。百姓罹禍而斃者九十一人。大將軍閔泳翊重傷可治。日兵死者三十三人。逆黨伏誅者九人。惟金玉均、朴泳孝、徐光範及士官生徒等。於事敗時。易服逃去。其時朝鮮土人仇視日人。見輒械鬥。我軍官卽將日兵妻孥。并貿易漢城者。遣兵護送而歸。不許土人遷怒無辜。二十三日。朝鮮通商衙門。請各國領事官。先往濟物浦。與日使竹添進一郎商議經變事宜。一面授禮曹參判徐相雨爲全權大臣。以穆麟德副之。穆麟德。德國人也。向爲朝鮮辦理通商事務。時膺兵曹參判之職。同赴日京齎遞國書。行抵濟物浦。適日本新公使井上馨至。遂止。一面申奏中朝。求爲保護。遣使航海。先至天津。謁見李傅相。請代奏聞。皇上俯念藩屬。三百年來。曾無失德。蕞爾國何堪屢遭不造。卽派吳清卿。續燕甫兩欽憲。是夜馳赴漢城。查辦一切。當日使井上馨之赴高也。帶有兵艦六艘。駐泊濟物浦之三里寨。我慶軍仍駐漢城。十一月初。朝鮮督辦交涉通商事務大臣趙秉鎬。至濟物浦。邀各國公使仍入居漢城。并

請從中調處。迨吳續兩星使至漢城，卽駐節營中，彼此照會，約期議事。高王復派金宏集爲全權大臣，公同議款。與日本行成第一款，朝鮮修國書於日本，表明謝意。第二款，恤給日本遭害商人遺族，并負傷者，及賠補貨物之掠奪者。由朝鮮撥支十一萬元。第三款，殺害礮林太尉之兇手察獲，從重正刑。第四款，日公使館擇新基建築，由朝鮮撥二萬元以充公費。第五款，護衛日本公使館兵弁營舍，附近擇定，設置兵員若干，修蓋兵營。朝鮮國任之云云。是役也，日使竹添進一郎實預焉。而事後復令朝鮮議約行成，此彈丸叢爾，攝乎大國之間者，所以爲難也。

乙酉 吳清卿續燕甫復與日約曰：他時因韓事派兵，必相預告。

韓朝弊政

朝鮮爲箕子故都，向稱藩於中國。其地據亞細亞洲之東隅，雖無長江襟帶之雄，廣野亘綿之富，而三面距海，魚鹽豐足。八道多山，煤鐵美盛。天時則寒暖得宜，地脈則膏腴彌望，兼以形勢險固，攻守兩便，誠東方天府之國也。不幸近數十年來，政失其常，民淪塗炭，內亂接踵，外患然肩，噫吁嘻！人和失矣，山川之美，城郭之固，何足恃哉！今列朝鮮批政於左，聊備當塗鑒核。一曰宦戚弄權也。外戚擅權，西漢之所以衰也。閹豎逞威，東漢之所以滅也。朝鮮年來，宦侍與外戚結成死

黨相爲羽翼。諂諛而專寵。塞賢良之路。賄賂以肥己。掌黜陟之權。故內外官職之任。非由人才之長短。但視苞苴之多寡。於是貪官污吏。遍布全國。名雖爲民父母。實則蠹國害民。甚於強盜。口稱孔孟之道。而政行蛇蝎之毒。朝夕貪婪。罔知隱足。民間之富者。轉而成貧。貧者顛於溝壑。農商俱廢。盜賊蜂起。官吏逞專殺之威。百姓無伸冤之路。積忿難消。民心瓦解。遂乃結羣作亂。一唱百和。小而打家劫舍。大而戕吏殺官。有以叛逆責之者。此腐儒之說也。夫上之人。自帝王以至小吏。本爲萬民而設。非萬民之爲帝王。或小吏生也。民爲本。君爲末。殘賊之君。謂之一夫。有聖人起得而誅之。况貪官污吏乎。貪官污吏。神人共憤。殺之何傷。故論朝鮮之事者。不問官吏之罪。而助官吏以罰舉義之民。此何異助紂爲虐耶。一曰財源窘塞也。高麗租稅之法。縱有定例。不過具文。濫官收租。任意增減。有權勢者。財產雖富。納租甚少。貧民之不能乞情者。一任官吏之勒索。豐年不免飢渴。凶歲至於死亡。然而州郡守令。本屬以財賄營求而得。既得之後。祿俸菲薄。衣食猶難支辦。豈有餘資。以償買官之債。故其百計暴斂。良非得已。且挂名素餐者。不可勝數。問其能。曰無所長也。問其職。曰無所事也。徒食民之膏血而已。一曰刑罰殘酷也。朝鮮刑律。頗倣中國。而苛酷甚於中國。上自公卿。下至小吏。皆得操生殺之權。妻妾奴隸。雖有冤枉。恨無赴愬之門。且刑訊之例。盛

行一經被控。雖無證據。卽加刑以勒供。殘虐情形。令人酸鼻。其干犯國法者。并戮其父母妻子。親戚。古所謂夷三族滅九族者。不過如是。刑政不公至此。且自稱爲禮義之邦。胡顏之厚哉。朝鮮人有言。不論何國。讀宋明腐儒之書。自稱禮義之邦者。卽是人間地獄。語雖過激。亦有理也。一曰武備廢弛也。古人有言。兵可千日不用。不可一日無備。朝鮮亦似有武備矣。然而訓練之法。挾持之器。俱有太古遺風。豈適今時新制。且軍令不嚴。官兵所到。劫奪民財。挾勢逞惡。小民切齒。及至一聞砲聲。無不棄械逃命。爲將帥者。以能讀孫吳兵書。方爲中選。夫以如此之兵。如此之將。欲鎮內亂而拒外寇。何異驅羊以鬪狼耶。一曰教育失宜也。天生蒸民。本無貴賤之別。王侯將相。豈有種乎。乃朝鮮之陋習。分貴族中人。常人爲三等。朝廷位祿。俱在貴族掌握之中。若不幸而爲常人。雖有孟荀之賢。管晏之才。不能越分而登仕籍。故人不貴讀書。謂我爲貴族耶。富貴我所自有。何必讀書。我爲常人耶。卽有才識。天不能使我享榮祿。讀書何益。且卽使讀書。其平生所讀。不過四書三經。而其所作者。詩賦表策而已。至於天文地理。算術商業。一切富國強民之書籍。漠然不能舉其名。若使立於朝廷。輔君治民。不但茫然莫措。且其行爲。直與盜跖相伯仲。若而人者。讀盡五車書。只成一蠹魚耳。蠹魚卽成脈望。於治國安民之事。何所望哉。

中日戰輯卷之二

中日戰端

甲午 春二月，洪鍾宇誘金玉均抵滬，轟死之。上海縣令黃愛棠會同日之副領事審實，解韓。

高麗叛臣金玉均當我國光緒十年十月十七日，高麗王宮之變，偕洪植英、朴泳孝、徐光範、徐載弼同謀作亂，幾致社稷陷危，洎乎大難削平，洪植英伏誅，金則與朴等挾貨逃往日本。既而轉徙至泰西各國，服西服，言西言，變易姓名，苟延殘喘，不料茲竟遭洪鍾宇刺死，然而恣睢暴戾，果何益哉！洪鍾宇者，家居京邸，能操各國方言，易作泰西裝，游歷德法等國，時或與金相值，佯能交歡，邇者金回至日本大阪埠，洪亦隨之而至，某日相約乘郵船會社西京丸，於二月二十一日抵滬，僑居北河南路東和客邸，金居二層樓，攜僕一人，係日本北原氏，並偕一華人吳靜軒，洪則另居他處，金固不疑洪之圖己也，東和主人吉島氏德三詢金何事來此，金詭言來止閒游，姓巖田名和三，洪亦稱欲覽滬江風景，是以攜手同行，二十二日晨起，洪持洋銀五千元之票，據謂至

小東門外。天豐錢莊收取。可以共圖貿易。少焉。洪回告以天豐主人。因事出外。須晚間六下鐘過。回金領之。至午後鐘鳴三下。洪換穿高麗官服。至金所寓之房。時金方晝眠。西窗口藤榻上。洪揮令北原出外。突出手槍轟擊。初一槍擊中金之左頰。彈由頰斜穿而上。直達額門之右。鮮血噴薄。痛極狂呼。洪復擊以槍彈。由胸之左旁入。橫穿過右。未透皮膜。第三槍彈中左肩胛稍後。斯時吉島諸人。方在樓下。驟聞轟然一響。猶疑門外有人放花爆。三層樓上寓客。聽之較切。羣下察看。則金受創後。方奔至東首第五間房外倒地。宛轉而斃。吉島見洪神色倉皇。下樓出戶。心知有異。躍梯而上。則樓上諸客。已棼亂如麻。乃投日本領事署稟報。領事以此係高麗人。自相殘殺。不便與聞。吉島乃復報諸美界捕房。捕頭飭包探協同地保赴縣稟報。日本領事亦倩醫生田鍋田口二君。前往東和視察。二十三日晨。包探在吳淞口客寓獲洪。押至東和在箱籠中。搜出西衣甚多。且有與各國貴人往來函牘。觀其行止。大約非高麗下等人。至十一下二刻鐘。上海縣黃愛棠大令。帶同刑件等人。臨東和相驗。日本副領事官山座君圓次郎。繙譯官加藤君義三。速水君一孔。英兵船某統領。英捕房麥捕頭。美捕房黎捕頭。相率偕來。大令先問吉島。據稱死者是金玉均。被洪鍾宇所刺。金與洪同船來此。是以留宿。金既死。寓中慌亂異常。洪即乘間脫逃。大令轉詰北原。供

稱日本人。名延次郎。自幼隨巖田。迄今十載。不知巖田卽金玉均。惟知其在日本時。自稱名周作。至此則改名和三。大令飭作。脫去屍身衣服。相驗一周。唱報委係受槍而死。旋由田錫田口二醫生察看。所說與作唱報略同。其時捕頭。已飭探解洪至。大令問爾與金爲友乎。曰謀叛之人。烏得爲友。問爾因何擊伊。曰此種大逆不道之人。人人得而誅之。若任其旋返高麗。勢必又興波浪。是以擊而斃之。問殺人者死。爾知之否。曰知之。今得爲國除此巨蠱。死亦甘心。問爾因何知其爲金玉均。曰伊時稱巖田周作。時稱巖田和三。然確係金玉均。辨認無誤。既而又稱。此次奉高廷之命。來此行刺叛臣。大令問爾行刺時。共放幾槍。曰心急手慌。不知槍數。問兇器何在。曰奔逃時。已拋諸河內矣。有見者。謂洪相貌魁梧。衣服儒雅。言詞侃侃。略無懼容。既而大令謂速水君曰。此案果係高王飭洪行刺。則洪非但無罪。且更有功。然何以事前既無照會到來。臨時搜洪身旁。更無韓廷所給憑據。依仇殺而論。法應論抵。仍須管押。以便訊供。至於金之屍身。今日趕緊棺殮。暫停一禮拜。然後附船載回高。速水君唯唯。北原稱禮拜六天明時。日本郵船西京丸啓行。卽須附載主人屍棺回國。大令謂務須停留一禮拜。旋復謂速水君曰。北原如必欲載回。須於明日正午。候本縣函達貴署。速水君曰諾。大令飭吉島及北原。同具領屍切結。簽名其上。捕頭令包探將洪

帶回。仍行管押。大令隨與山座、加藤、速水諸君拱手而別。當驗屍時，捕頭飭傳西國照相人，印成屍相，循西例也。至屍之頭畔，焚香一爐，置清水一碗，則與華俗相同。此節錄二月二十四日申報語也。二十六日申報又云：聞日本領事官，既不欲與聞此事，華官亦未便定讞。大約候郵船開駛，押洪赴高麗矣。有人至捕房見洪，獨居一室，並不拘繫，衣米色綢袍，戴竹絲高帽，下身則穿西式鞋褲。適有友人來訪，談笑自若，略無懼容。每餐則令人購自番菜館，不如他犯之餉以粗糲。或詢以既隨金玉均數載，何以至此。始擊以手槍，則曰：我奉高廷之命，必須將從前謀亂之事，用心探聽詳明。然後默伺機緣，制其死命。又聞有高麗人，圍領紗帽，如貴官然。前去見洪，即行下跪。洪惟頷之而已。有熟悉高麗官場體制者，言其所穿之服，如中國四品官。上海縣黃大令，已稟請江海關道蒞觀察。電稟南北洋通商大臣，及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再將情電達駐高商務大臣袁慰庭觀察，請赴高廷。陳明一切，並叩情形。至金僕北原，已於二十五日天明時，附西京丸東返。屍棺則先一日昇至三菱馬頭，捕頭商諸郵船會社執事員，欲向棧中寄厝。執事員辭以不能，乃昇入虹口捕房。是夜九點鐘，道轅接高麗回電，大略以金玉均係朝鮮叛臣，脫逃已久。洪鍾宇係高麗官員，此案理合解歸高麗定奪。蒞觀察立傳黃大令，面商一切。大令即命駕出城，至英公廨會同

讞員宋莘樂別駕。至老巡捕房。告知麥捕頭。並訪聞駐滬英副領事。薩允格君。曾任高麗領事。能操高國語言。因東請到來。向洪詳問。洪言高廷曾飭某員來華。採辦諸物。公舖在老闡進南。其人能操京語。可請其暫作舌人。大令允之。隨送洪至其人公館小住。並派差役二名。輪流守宿。無論何國人。不許入內探望。二十六日。大令復請薩副領事。至捕房。倩麥捕頭。派包探顧阿六。沈金隆。隨同縣署差役。薛貴。趙金。公廨差役。李杏。李慎。送洪入城。某高員願同往。差役遂僱肩輿二乘。擁護而行。大令又飭差役。將金玉均之棺木。暫寄湖南會館。以待附輪載往高麗。供既至縣署。大令令暫居西箭道。少選。東請督標滬軍營統領。蕭雲卿軍門。派發營兵四名。伺候金玉均之棺木。則派差小心看管。

三月。韓之守舊黨魁崔時亨等。稱亂於全羅道。破全州。漢陽戒嚴。我朝商務大臣。袁慰庭觀察。世凱急電來告。是時李傅相大閱海軍。聞警。回津。即派精兵四千。飭海晏。海定。閩南。拱北。四軍艦。載赴牙山。或泊仁川。候旨。

附大閱海軍

北洋創設海軍。於今十稔。光緒第一丙戌。醇賢親王。正爲海軍總辦。偕會辦李傅相。幫辦善

厚齋將軍巡閱北洋各海口之際。北洋及南洋鐵甲兵輪追隨伺應。及醇賢親王回京。會同李善二公及會辦慶親王。幫辦曾惠敏公。奏定章程。每屆三年。校閱一次。辛卯第一次。傅相與張勳果公會同校閱。去歲在甲午。又屆第二次校閱之期。傅相於四月初三日出轅。約定海軍幫辦定靜村都護。分道巡視。有得睹旌麾者。謂傅相雖年逾七十。而精神矍鑠。紀律嚴明。且整軍經武之餘。日與遠客下僚。互相酬酢。簪纓雲集。議論風生。信乎天佑聖清。而篤生碩輔也。今將行部事宜。按日紀載。以明北洋海軍爲中國自強之始。有非各省督撫循例三年一閱之所可比者。李傅相於四月初三日清晨。自天津節署。呵殿而出。首冠涼帽。頭品頂戴。三眼花翎。身穿黃馬褂。乘紫韁輿。皆特恩也。至紫竹林。招商局隨員。營務處賈鎮起勝。東海關劉道含芳。水陸營務處龔道照。嶼山東海防營務處李道正榮。軍械局張道士珩。大沽船塢顧道元爵。前出使俄國參贊。羅道臻。祿水師營務處羅道豐。祿潘道志俊。張道翼。招商局沈道能。虎黃道建筦。前津海關劉道汝翼。江甯機器局周道家駒。江甯督銷局吳道學廉。齊集登海晏輪船。鐘鳴九下。鼓輪出口。各營站隊。砲聲震耳。行至白塘口。潮退。舟不能行。午膳後。帥節過快馬輪船。赴小站看盛軍步隊十一營。馬隊五營。槍砲隊四哨操演。海晏常潮漲時。行至西沽候差。初五日十一下鐘。帥節乘慈航淺水輪船回海。

晏鼓輪至大沽，豐順輪船先往旅順口候差。三下鐘，帥節登岸，看親軍砲隊及協標水雷練軍等營操。回船時已日暮。初六日早起，輪泊大沽口外。帥節命換戴暖帽，海軍丁提督汝昌乘杉板前來請示。兵艦管帶亦至。次第傳見，計北洋定遠、鎮遠兩鐵甲船，濟遠、致遠、靖遠、經遠、來遠、平遠、超勇、揚威八快船，康濟、威遠、敏捷等練船，鎮中、鎮邊兩蚊船，南洋南琛、南瑞、鏡清、保民、開襄、濟泰六兵船，廣東廣甲、廣乙、廣丙三兵船。午刻鼓輪，各兵艦左右隨行。帥節巍坐船頭遠眺，隨船之海軍員弁以旗幟爲手號。晚間以燈光爲號，各艦均站桅，班掌軍樂，砲聲隆隆。初七日卯刻，至老鐵山一帶，有魚雷快艇六艘往來山下，行駛甚捷。辰刻，抵旅順口。各統領官員乘操江、超海等練船晉謁，惟宋宮保慶接見定欽差。已於初五日由陸路抵旅順，駐節行臺。天津德稅務司君瑾琳官艇亦至。海晏甫抵碼頭，定欽差已到，聚談片刻。帥節卽登岸答拜。午刻回船。初八日卯刻，帥節登岸。同定欽差與隨員看親慶六營毅軍八營操。未刻回船，旋步觀船塢軍械機器等廠。申刻，快馬輪船至。初九日辰刻，帥節乘輕輿往模珠礁黃金山等處看砲臺營打靶。申刻回舟小憩，步觀各營勢。初十日卯刻，帥節乘小杉板出海口，各隨員紛乘杉板隨行。先演放水雷，次至假頭山看砲臺營打靶，旋往觀水師學堂。至申刻，登豐順輪船回舟。是日到英國兵船兩艘，日本兵船一艘。定欽

差於申刻登豐順輪船。隨帶人員營務處翼長玉君含章。營務總辦連君占五。行營總辦果君振邦等三十餘員。及海軍幫總辦傅道雲龍。直隸候補洪道恩廣。十一日早鼓輪。豐順同時開行。南北洋兵艦十二艘。列成陣勢。驅駛操演。海晏。豐順徜徉其間。帥節巍坐船面。閱視。凡演一陣。各艦放砲三次。演至犄角攻敵陣。砲聲不絕。演畢鐘鳴十一下。至一點鐘時。抵金州之大連灣。各兵船絡繹而至。帥節偕隨員過快馬輪船。定欽差乘超海兵輪。同時登岸。駐行臺。英國兵輪兩艘。日本兵輪一艘。三句鐘到。十二日辰刻。帥節與定欽差。臨校場看銘軍步隊十營。馬隊兩哨操。午後來德國兵輪兩艘。十三日辰刻。帥節與定欽差。偕隨員往虎尾山。看砲臺打靶。至水雷營。演放水雷三個。午後四句鐘。帥節乘快馬輪船。赴英國兵輪拜會水師官聚談。旋登海晏。定欽差亦乘超海回豐順。晚間各兵艦燃軍燈。惟鐵甲兵艦電燈懸於桅頂。其光旋轉四面。可射三十里許。時魚雷六艇。演偷營法。黑暗中駛入重地。各兵艦疾開槍砲拒敵。山巔砲台亦燃電燈。光比兵艦燃者更巨。晚間來俄國兵船一艘。十四日清晨。海晏。豐順。同時鼓輪泊海口。俄國水師官七員。法國水師官六員。日本國水師官一員。各乘杉板。同時詣海晏。帥節一一傳見。款待茶點。約談一句鐘。午後帥節看各兵艦打砲靶。自船頭至尾。每艦出十餘砲。惟廣東三兵艦。出二十餘砲。魚貫而駛。演畢。

鐘鳴六下。卽鼓輪赴山東之威海衛。豐順及各兵艦次第徐行。十五日卯刻。抵威海衛。泊北岸劉公島。文官武將。如戴孝侯觀察等。各乘寶筏飛靈小輪。至船晉見。午後。帥節與定欽差。乘快馬輪船。至俄國兵艦。答拜水師官。十六日卯刻。帥節乘快馬輪船。赴威海閱綏鞏軍八營操。六句鐘。仍乘快馬輪船。十七早七句鐘。帥節與定欽差乘輿詣校場。看水師兵弁操槍砲打靶。旋赴黃島砲臺。及地井巨砲打靶。往觀水雷水師諸學堂。申刻就海軍公所。譙英法俄日各水師官。八句鐘回船。十八日卯刻。帥節乘快馬輪船至石島一帶砲台看打靶。及水雷營演放水雷。十二句鐘回船。卽鼓輪。豐順及定遠等六兵艦。赴膠州。以遇風故海晏開快車。十九日早一句半鐘。抵膠州。泊青島。五句鐘。豐順及六兵艦相繼駛至。帥節於七句鐘。乘豐順輪船登岸。看廣武。嵩武等四營操。及砲台打靶。十一句鐘。帥節乘小杉板至豐順。晤定欽差。談片刻。回舟。同時鼓輪赴煙台。二十日八句鐘。抵烟台之通伸崗。快馬輪船已由威海衛到此。帥節與定欽差。卽乘快馬登岸。至歸併一帶觀砲台。及嵩武四營操演畢。乘輿蒞烟台之廣仁堂。午膳。英國兵輪兩艘。法國兵輪兩艘。俄國兵輪兩艘。日本兵輪一艘。相繼至。三句鐘。帥節乘快馬輪船。至英法兵輪拜水師官。定欽差回豐順。卽鼓輪往營口。遼陸回轎。帥節回海晏。卽同兵艦六艘。鼓輪往山海關。二十一日晨抵埠。泊

長城之澄海樓舊址。帥節登岸。偕各隨員觀地雷三出。即乘輿至正定練軍各營看操。旋赴驗鐵路大橋工程。後駕火輪車至津沽回署。

朝鮮紀亂一

朝鮮服中國素稱效順。他人妄肆覬覦。實中國臣民所同憤。乃朝鮮自開關互市以來。中朝雖卵而翼之。而民氣漸肆。葢陵。卽外患時虞。勃發。東學黨者。守舊黨之滋蔓也。恆與開化黨爲仇。甲午三月間。東學黨魁崔時亨。自號緯大夫。猝稱亂於全羅道之古阜。有衆五六萬。皆首蒙白巾。手執黃旗。殺三地方官。轉運使趙弼泳。聞警遽遁。亂民直入倉庫。掠米數千石。收集軍械無算。氛大熾。且僞立四名義。一、弗殺人。二、弗傷物。三、忠孝雙全。濟世安民。四、逐滅夷倭。澄清聖道。四驅兵入京。盡滅權貴。大振綱紀。立定名分。以從聖訓。旋破全州。漢陽都城戒嚴。亂黨又榜書全州南門樓曰。方今事勢。非可坐以待死。有雄兵猛將。各在汛地。以待各郡材士。飛書千里。以勤王事。以國勢論之。執權大臣。皆閔姓。終夜經營。只知肥己。其黨派布各邑。日以害民爲事。民何以堪。今之招討使。人本無識。自到此地。畏東道之威。不得已而出兵。妄殺賢良有功之人。藉以邀功。久必受刑而死。惜三年之內。我國將歸俄國。是故東道大舉義兵。以安民生。先是韓廷聞警。遣去年勦東學

黨有功之兵。使洪啓勳統兵八百名。借中國靖遠兵艦。與朝鮮蒼龍、漢陽二艦。載往忠清道以禦之。中國商務總辦袁慰庭觀察。遣差弁徐邦傑。隨往覘視。韓兵屢次失利。慶尙道陷於賊。李傅相時正大閱海軍。聞警回津。先派精兵四千名。分登海晏、海定、圖南、拱北四輪船。直往朝鮮以靖亂。日本亦擬調兵至朝鮮。以保護旅人爲名。實則甲申之役。日本未能得志。今欲乘機以雪夙怨。一也。中國爲朝鮮掌理海關。日本一無所得。今欲伺隙以邀美利。二也。前者王妃薨逝。大皇帝遣使致唁。朝鮮執禮甚恭。日使則相形見絀。今欲挾勢以爭虛文。三也。金玉均久受日本之庇。今則誘致中華。殺而斃之。大削日本之色。日本將藉此以湔羞恥。四也。日本新立議院。而慶議屢散。輿情頑梗。泰西恆有因內亂而勞民於外侮。以紛民心之舉。日本亦將藉此以弭禍患。五也。而朝王則特頒訓教云。一。古阜郡守趙秉甲。着卽拿來。囚於南間。一。此外地方守令。雖無貪虐者。亦著論罪。以定民心。一。大臣以下至末官。當此板蕩之時。何可垂手旁觀。着特獻輔國安民之策。一。全羅監司。可特施越棒之典。一。逃走各守令。論罪之輕重。以處治之。又云。今可暫斂兵鋒。爾後再不歸順。不得已。將命京軍。直下討滅無赦。此皆爲靖內起見。於外事尙多隔膜。李中堂則知朝鮮。此次變出非常。亟須大員前往。得以便宜行事。始可內外兼顧。朝野相安。遂奏派古北口提督葉曙青軍。

門往統陸師。海軍提督丁禹廷軍門統鐵艦以繼之。又聞將請朝命。授前臺灣撫巡劉省三爵帥。爲全權大臣。尅日東渡。卽使電線爲人所斷。或和或戰。悉聽主持。似此著著爭先。而而兼顧。朝事庶有豸乎。然日兵之往朝者。亦殊不少。日本駐朝公使大鳥圭介。正值告假回國。一聞警報。卽乘戰艦而入漢城。日本政府已借郵船會輪船十艘。以供此役。其時東學黨距漢城不遠。砲聲聞於王宮。朝王大驚。暫避袁觀察使署。賊退而王仍不返宮。朝鮮政府乃撥兵衛之。又派兵分守各城門。稽察行人。端午日。韓軍剿東學黨。敗之。進逼至全州。東學黨守城以抗。中國官軍大至。其黨始退至海濱。以守金隄。然負固如故。朝王更一再下詔罪己。以撫賊。而不遜仍如故。說者中國出師。爲藩邦勘亂。實屬名正言順。祇以甲申亂後。中日兩國續訂一約。聲明彼此均不派兵常駐。如不得已。亦須彼此借往。是以日本今藉此詞。據各國新聞紙所報。謠諑紛紜。其可信者。則謂日廷因韓亂。增海陸軍令數條。內一條云。軍艦軍隊進退。新聞紙條例。應依二十二條。并以下與陸軍省軍令同例。蓋禁紀關繫軍機之事也。日本水師提督伊藤某。率兵艦至朝鮮。端午之夕。調水師一隊入韓城。頃之。又調軍醫數人入城。皆整備壹是。如臨敵然。初七日晨。續調水師二隊。暨軍醫前往。大鳥公使帶巡捕入城。下午復有兵一百五十名。攜格林砲入城。又派兵百名。屯於仁川韓都。

適中之高山。輪流用測遠鏡四圍瞭望。初九日。日商輪船載兵一千五百名。馬二十四匹。至仁川。初十日亦赴韓京。十三日又到兵艦二號。約有兵三千餘名。日兵中有混成旅團者。係陸軍少將大島義昌督帶。其入都之將校。皆宿於使館。兵則分宿日商處。其泊於各海口之兵艦。有松島、吉野、大和、武藏、高雄、千代、田筑紫。共七艘。及赤城、鳥海二砲艦。八重山一遞信船。聞有商輪船五號。載軍火至海關監督。阻不許起岸。謂此項軍火。值洋銀三萬元。須納稅三十元也。日人哂之以鼻。紛紛捆載而登。日本皇又曾致書朝王。要以萬不能從之事。不知朝王之葵傾於天朝者。至深且固。是以亂不能支。先向北洋請救。不聞兼及東洋也。中國葉軍門至朝。朝王命外務協辦李重夏。迎入都城。不聞並迎大島義昌少將也。華兵之在朝者。朝人皆願讓室廬以供棲止。不聞兼讓日兵也。順逆以勢顯殊。成敗之形可料。然敬聞皇上。以皇太后本年六旬萬壽。有罪者尙應肆赦。無辜赤子。豈忍迫請鋒鏑之中。故雖軍艦四艘。及江海關飛虎輪船。或泊牙山。或碇仁川。尙有大兵雲集燕臺。以俟軍令。操江輪船。則載手槍千枝。藥彈十萬粒。至韓都。招商局四輪船。裝糧食軍火。繼至。而已接傅相鈞令。各兵無入漢城。將請英德兩國。公評中日之曲直。慎毋輕啓衅端等因。乃聞日本力拒公評之舉。并請英德二國。無豫他人事。此說如果確鑿。則是日本自知其曲。而祇圖逞

志於戎行。中國於此。豈肯甘於退讓哉。曠下蒼生。文不得與東塗西抹人爭一日之短長。武不能伸班定遠投筆從軍之壯志。徒抱一腔孤憤。乃借毛錐子以喋喋不休也。嗚呼偵矣。至泊於朝鮮之兵艦。舍中日二國而外。美俄法各一艘。英數艘。英艦皆由長崎至。泊於巨文島口。此蓋踐中英昔日之盟。朝鮮有事。則英扼巨文島也。法美二艦。諒皆爲保護商人起見。亦不必顧忌於俄人。則久已覬覦三韓。今其公使。先已請於韓廷。願爲援助。致朝王躊躇萬狀。惟請華兵。暫緩登岸。以俟後圖。其兵艦又首先至韓。此其志不可測。祀憂所迫。尤在於斯。矧尙有下節所聞之事乎。

日亦已調兵。其公使大鳥圭介。適歸國。乘歸艦折回。直入漢城。強韓王。謝絕藩稱。立自主之國。復令辭謝商務大臣袁慰庭觀察。及直隸古北口提督葉曙青軍門（志超）使回華。不許兵端萌。

附日本公使上韓王書

日本帝國使臣大鳥圭介。謹奏。恭惟大君主陛下。聖德日躋。兆民沐化。邦治彌隆。寰宇獻頌。無任欽仰之至。竊嘗思南民蠢蠢梗化。敢抗有司。跳梁一時。王師爰發。捷伐大張。復虜滅此朝食之不易。竟有借隣援之舉。我政府有聞於此之爲事體較重。乃奉大皇帝諭旨。令使臣帶領兵員。回任闕下。自衛使館南民。並念貴國休戚所繫。如有所求。兼可一臂相助。以盡敦隣友之誼。使臣

銜命抵京也。適聞完城克復，餘黨竄逃。於是班師善後，漸將就緒。此莫非聖德所被，實爲內外所共慶頌也。顧我日本國與貴國，共處東洋一方，疆域逼近，洵不翅輔車唇齒。况講信脩睦，使幣往來。今昔不渝，徵之史冊，歷然可稽。方今視列國衆邦之大勢，政治教民，立法理財，勸農獎商，無非富強自致，逞長專能，而欲雄觀宇內耳。然則泥乎成法，不思通變達權，廣開眼界，不力爭勢自立，何能相持。介立乎列邦環視之間耶。是以又命使臣，以會同貴朝廷大臣，講明正道，相勸貴政府，務舉富強實政，則休戚相關之誼，於是乎可始終。輔車相依之局，於是乎可保持矣。伏望陛下聖鑒，降旨飭令辦理交涉大臣，或專委大臣，會同使臣，俾盡其說，庶幾無負我大皇帝陛下其念鄰誼至意，則大局幸甚。使臣不勝仰望屏息待命之至。爰祈陛下洪福無疆，謹奏。

附日本公使上韓王疏

明治廿七年六月廿六日又疏曰：日兵之入韓也，或有狐疑焉。曰是非公法所載也。殊不知朝日兩國之間，既有置兵警備之約也。清歷壬午七月，於濟物浦兩國全權大臣會同定約六款，其第五款，日本於公使館，置護衛兵若干，備警事云云。乙酉六月，全撤其兵也。日本公使公文內開，今將我護衛兵，於本年七月廿日，如數撤回。此係遵照我明治十五年，在濟物浦所定條約視

其無須警備之時。暫行撤回。至於將來有事再次之後。仍當隨時派兵護衛。不得因此次撤警備。誤認廢滅前約。宜將此意向朝鮮政府聲明。知照所有各兵營。暫行撤回本國。將來如遇朝鮮有事。日本政府隨時派去護衛。是以條約明文也。凡兩國之所認準也。頃者朝鮮南道之亂。可以做有事之時矣。然南亂本屬內民。其禍不大。至於清國派兵援之。則禍延及東洋大局。其有事也大矣。故日兵之保護該民。亦事勢之不得已也。次如清國既聞亂民平定。猶屹然不撤其兵。則不啻使其事更大。其意實不可測也。且夫初認朝鮮爲自主之國。使與各國訂結平等抗禮之條約者。誰耶。蓋莫非日本之功矣。然則日本何有敵視朝鮮之理哉。故若有認朝鮮爲藩屬。或乘機設亂。欲郡縣之者。則拒之斥之。以全朝鮮之自主獨立。蓋我日本所宜任之也。朝鮮人虛心平氣。能詳此意。則一朝而豁然。可以悟日本之來。無他意矣。

附日本公使上韓政府書

明治廿七年七月初四日。大鳥圭介。又有五綱領。二十六條目。致韓政府。逼令更改國紀。其第一綱領云。我汝都城及外省冗員。其必不可少之官。宜擇有才德者任之。不論門第。第壹條各官之職守。應詳載勅書。其綜理內治外交之大權。悉掌之於政府。承政府之下者。則有六部。仍如舊。

日六曹之制。王宮中使令之官。與政府顯相區別。政府有所舉措。斷不許內官干預。第貳條國政商務。於今之時勢。有絕大關係。宜簡任通達世務之人。妥慎經理。第參條凡政府需任使之員。雖多必留。其無職之閒曹。雖少必去。或量爲裁併。第肆條入道中分縣太多。宜裁減以節經費。惟此事必宜慎重。無使縣官有鞭長莫及之慮。第伍條一官必有一官之職守。其無職守而濫邀祿賜者。悉罷之。第陸條凡因世家之子弟而得官者。蔭襲得官者。今已無用。惟緣舊例而得官者。皆去之。官人必以其材。第柒條行賄得官。自弊皆由此起。宜盡黜之。第捌條官之俸祿。宜明定其額。務使足敷支應。以杜分外貪婪之漸。第玖條各官不許受分毫賄賂。違者治罪。第拾條不論郡外官吏。概不許私自經商。其第二綱領云。國庫歲入之款。宜加意整頓。俾戶曹量入爲出。不致左支右絀。第拾壹條全國度支出入之款。今宜逐一核明。俾可妥易新章。垂爲定制。第拾貳條凡關涉國帑收支之款。宜嚴核其當否。第拾參條理財爲今時當務之急。第拾肆條農田所產。以何者爲最。各道所屬。有何土宜。有何蘊藏。一查明。定爲徵稅則例。第拾伍條應科捐稅。宜遵定律。而別籌可以增益之法。第拾陸條昔日糜費之款。今悉裁節。其有不得不加增者。設法彌補。以足其額。第拾柒條國中官路。宜平宜闊。別有漢陽都城。開築鐵路。以達通商口岸。展接電線。俾各城各署各營。無不相連。第拾捌條通商口岸各關。宜由

朝鮮自行掌理。不與外人相干涉。○第三綱領云。律法宜妥爲整理。弗留遺憾。第拾玖條目舊律之不
合於今者。或刪之。或改之。而增入新律。第貳拾條目斷獄之法。務宜公平。明允。其第四綱領云。軍律宜
加整頓。兵額宜籌增補。俾足以靖內亂而保民安。第貳拾壹條目武員宜折節讀書。不徒恃血氣之勇。以
成經文緯武之才。第貳拾貳條目水陸官軍。宜就今之所有。而更立隊伍。視國庫中能歲籌兵餉若干。以
定弁兵之額。第貳拾參條目緝捕之役。萬不可少。都城及外道各要地。不可不設立巡捕房。所募巡捕。亦
宜按期操練。○第五綱領云。學校章程。切宜安定。第貳拾肆條目士子應讀之書。全宜分別去留。各道宜
立幼學塾。以教學童。第貳拾伍條目幼學既立。次立中學。其書院等之專教成材者。今姑暫緩。俟至及期。
再行增立。第貳拾陸條目異日既立書院。擇其優者。使赴他國肄業。以廣聞見。

清日來往公牘(由英文譯出)

其一

大清欽命出使日本大臣汪。爲照會事。本大臣承准北洋大臣。直隸督閣督部堂李電開。光
緒十一年。中東兩國訂立和約。載明嗣後朝鮮有事。中國當發兵前往。必先咨照日本。一俟朝鮮
平定。隨即撤兵等語。今准朝鮮王電咨。以今羅道暴徒東學黨作亂。攻破城鎮多處。勢將北犯全

州。敵國遣兵捕治。無能戡定。誠恐爲日愈久。蔓延愈廣。仍慮上國之憂。溯查光緒八年暨十年。敵國內地有寇盜之警。類皆憑仗威靈。代爲掃盪。敢援斯例。急請選派雄師。尅日東下。收廓清著定之功。一俟亂事削平。請卽凱撤。不敢久勞遠戍。以稽王師等因。本大臣查朝鮮王飛電請兵。事勢似已孔急。我朝素宏字小之仁。斷難漠視藩服之難。當卽繕摺入奏。欽奉上諭。著直隸提督葉志超。酌帶精兵。馳赴朝鮮之忠清道。速平禍亂。俾屬藩無烽燧之驚。卽寄寓該國之各國官商人等。亦可有恃無恐。葉志超擒獲渠魁。解散脅從。仍著尅日班師等因。欽此。合行恭錄諭旨。飛咨貴大臣。并希查照中東和約。備文咨照日本外務大臣等因。承准此。合卽備文照會。請煩查照。須至照會者。右照會大日本外務大臣陸奧。光緒二十年五月初三日照會。

其二

大日本帝國外務省卿陸奧。爲照覆事。明治二十七年六月初六日。日歷改從西歷接准貴大臣照會內開。查照明治十八年四月十八日中日所訂和約。貴國已發兵前往朝鮮。備文照會等因。准此。本大臣查貴國雖指朝鮮爲藩服。然朝鮮王從未自承爲屬於貴國。理合聲明照覆。請煩查照。須至照覆者。右照覆大清欽差大臣汪。明治二十七年六月初七日。

其三

大日本帝國欽命署理出使中國大臣小村爲照會事。接奉廷寄。恭悉明治十八年四月十八日。本國與貴國訂立條約。若欲派兵前赴朝鮮。彼此須互相知照在案。近來朝鮮內亂孔熾。本國不得不派兵前往。朝廷業已命將出師。卽合諭知該署使臣。告知中國總理衙門等因。本署大臣奉此。合卽備文照會貴王大臣。請煩查照先今事理。察核施行。右照會大清總理各國事務衙門慶親王暨各貴大臣。明治二十七年六月初七日。

其四

大清欽命總理各國事務衙門事務慶親王等爲照覆事。光緒二十年五月初四日。接准貴署大臣來文內開。接奉廷命。以朝鮮之亂。貴國欲派兵前往。按照光緒十一年兩國約章。備文照會到本衙門。准此。本爵等查我朝以朝鮮王申請救護。業已派兵前赴該國。削平禍亂。此係按照撫綏藩服之成例。不容稍有延綏。然祇因蕩滌寇氛起見。亂定之後。立即班師。至該國仁川釜山兩地。現在賊踪雖遠。然因保護通商大局之故。特派兵船。仍留彈壓。亦非別有機謀。今貴國乃亦派兵前往。度不過爲保護公使領事各官及通商事務而已。本爵等之意。貴國似可不必特發重

兵且朝鮮王初未向貴國請兵。故貴國之兵亦不必入其內地。至驚民庶。况乎我兵已鼓行而前。若與貴國之兵相遇於內地。彼此言語不通。軍律互異。或恐別有意外。不得不思患預防。爲此飛咨貴署大臣。請煩查照來文。電奏貴國朝廷。俯鑒本爵等微意。以免別滋事端。須至照覆者。右照覆大日本欽命出使大臣小村。光緒二十年五月初六日照覆。

其五

大日本國署欽差出使大臣小村爲照會事。六月初九日。接准貴王大臣咨開。貴國按照撫綏屬國之成例。派兵前往朝鮮。削平禍亂。本國不必決計特派重兵。亦不必入朝鮮內地。以免別滋事端。等因。准此。遵卽傳電奏聞。今接覆電內開。本國歷來未認朝鮮爲貴國之藩屬。此次派兵前往。一係按照日朝兩國在濟物浦所訂之約。一係按照中日兩國在天津所訂之約。妥慎辦理。文內所稱本國派兵之數。本國自有權衡。我兵之入朝鮮內地。亦無定限。惟斷不往可以毋庸前往之地。至謂兩軍相遇。或有意外之事。一節。本國軍律森嚴。在軍員弁。必能妥爲約束。斷不礙及華兵。惟望貴國統兵將帥。亦共留意而已。等因。奉此。合就照會貴王大臣。請煩查照施行。須至照會者。右照會大清總理各國事務慶親王各貴大臣。明治二十七年九月十二日照會。

其六

大日本帝國外務省卿陸奧爲咨請事。竊照本大臣昨與貴大臣面晤。談及朝鮮之事。目下貴國與本國。合力驅除東學黨之亂。亂事既定。所有朝鮮內政。亟應代爲修整。兩國擬各簡命數大臣。前往朝鮮。同心稽察各弊。其分應整頓。俾朝鮮日起有功者。如國庫出納款項。如遴選大小官吏。如募練彈壓內亂額兵等。皆是。除晤談外。合卽咨請貴大臣。煩爲備案。奏請施行。須至咨者。右咨大清欽差大臣汪。明治二十七年六月初七日。

其七

大清欽命出使大臣汪爲咨覆事。光緒二十年六月十四日。接准貴大臣來咨。隨卽電呈總理衙門。請爲代奏在案。頃奉京電內開。細核貴大臣述及代平內亂。暨整頓朝鮮內治。以杜後患等語。查朝鮮之亂。今已一律平定。本國既毋庸暴師於外。中東兩國。合力平亂一節。亦可毋庸贅議。至預杜朝鮮後患一節。命意甚善。但其內治作何整頓之處。應任朝鮮王好自爲之。卽我中國且亦不願干預。至貴國既認朝鮮爲自主之國。豈能干預其內政。此意不辨自明。再彼此撤退往戍之師一節。查光緒十一年中東兩國和約。早已訂有專條。應卽照辦。今亦可不必再議等因。承

准此。除業已而告外。合卽備文咨覆。請煩查照施行。須至咨覆者。右咨大日本外務省卿陸奧。且
緒二十年五月十九日。

其八

大日本帝國外務省卿陸奧爲照會事。本日接准貴大臣來牘內開。奉貴國傳諭。凡敵國所
請。欲會同貴國。往代朝鮮平亂。致治各節。概不允行。使敵國頓失同心之友。曷勝惋惜。但查朝鮮
王常蓄陰謀。致釀禍變。大爲敵國之害。乃其自主之力。又屬太薄。不足以膺重任。其關係於敵國
者。不特通商一端已也。地之相去甚近。又有干涉遠方之處。敵國萬難坐視。而且敵國與貴國。若
皆任其日卽敗壞。既乖友邦之交誼。且妨敵國之榮名。是以決計代爲設法。以保太平之局。其所
應查辦之事。已詳前牘。敵國以爲。爲日愈遲。爲禍愈烈。今兩國退兵之先。必須訂定規模。俟朝鮮
王辦理就緒。其執政以次各官。亦各有條不紊。方可奏凱班師。是舉也。不但與天津條約符合。且
亦合於至理。倘貴國仍不能俯鑒誠心。始終相拒。斷不能冀敵國職此之故。卽行自撤弁兵也。合
行照會貴大臣查照。須至照會者。右照會大清國欽差大臣汪。明治二十七年六月二十二日照
會。

其九

大日本帝國欽命署理出使大臣小村爲照會事。照得明治二十七年七月初九日。本大臣與貴王大臣面談各事。辱承惠誨。卽於是日。電咨敵外部在案。傾接覆電內開。朝鮮之亂。在於內治之不修。本國緣此以爲。朝鮮王應受大國之訓。去其根病。而加以培植。若中日兩國。合力同心。代爲酌辦。事莫有善於此者。且朝鮮之治忽。實我兩國命脈之所關。是以本國特向中國。商請扶持匡助。萬不料中國悉置不講。但曰請我國退兵而已。近來英國以至仁之道。待我兩國。特命駐紮北京使臣。力勸彼此敦崇和誼。持平商辦。但中國仍執須令日本退兵原議。毫無合力整頓之意。似此情形。兩國若起爭端。實惟中國執其咎。不能爲我國咎也。等因奉此。合卽節錄原電。照會貴王大臣。請煩察核辦理。須至照會者。右照會大清總理各國事務衙門。明治二十七年七月十四日照會。

附甲午六月電音擇要

初三日電云。中國爲日本屯兵於三韓。擬請各西國。公評曲直。俄廷謂二國之兵皆須先撤。方可再議。

初八日。英電云。俄廷勸中日撤兵。中國許之。日本不許。俄廷遂宣言曰。日本如再倔強。俄當助中國以定朝鮮。嗚呼。噫嘻。前門已進狼矣。後門尙可進虎乎。東望悠悠。憂心如擣矣。

十一日。英電云。英外部大臣宣言曰。中東齟齬。我英願任公斷之役。中國已願允從英斷矣。李傅相預知日人難以理喻。卽奏請撥軍餉。派駐津之盛銘二馬隊。與旅順之毅軍砲隊。共十營。飭招商局輪船。載軍東渡。並租西商數艘輔之。又派北洋海軍戰艦八艘。護送兵士軍械糧食。另飭南洋。廣東兩處兵輪。分赴韓都。所聘之德員韓能根。率兵士一千二百名。同乘英商輪船高陞。齊赴牙山。此大兵由海道進。又奏派左冠亭軍門（寶貴）統奉字馬步練軍。與北洋之盛。毅。銘三軍。從吉林。山海關。黑龍江。奉天等處。檄調齊集。渡鴨綠江。入義州。至平壤。望漢陽去。此大軍由陸路進。夏六月之十日。我皇上。猶許日公使小村壽太郎覲見。失詞。諭令退下。卽着戶部尙書翁同龢。禮部尙書李鴻藻。遇喪。與軍機大臣會商。總理衙門事。同議。繼諭直隸總督李鴻章。主持軍務。二十五日。日公使小村壽太郎。復謁於總署。知事不可爲。遂行。

我軍由海道進者。二十三日。爲日艦要截。沉高陞。擄操江。兵士幸爲德法兵艦救。濟遠與日艦浪濤甫敬。方伯謙。懼。下匿厚甲艦中。廣乙與菽洲酣戰。重傷。馳擱灘畔。林國祥力救軍士。提督丁（汝昌）。

展輪先遁。傅相大怒，檄令調兵艦十三艘，速馳韓境，不虞其海上逍遙二十五日。日師之在韓者，進攻牙山，葉曙青軍門（志超）聶功亭總戎（士成）退之，嗣率師七千餘名來圍我軍，僅二千五百人，力不支，退至誠觀、過清洲、忠洲、金化，遇日兵，擊却之，至平壤，與大軍合。

論功行賞

七月初三日，欽奉上諭：朕欽奉慈禧端佑康頤昭豫莊誠壽恭欽獻皇太后懿旨，據李鴻章電稱，直隸提督葉志超一軍，在朝鮮牙山一帶地方，於六月二十五、六等日，與倭人接仗，擊斃倭兵二千餘人，實屬奮勇可嘉，加恩著賞給該軍將士銀二萬兩，以示鼓勵，戎行至意。欽此。

中日戰輯卷之二

聲罪致討

秋七月朔。我皇上聲罪致討。

恭錄上諭

七月初一日奉上諭。朝鮮爲我大清藩屬。二百餘年。歲修職貢。爲中外所共知。近數十年。該國時多內亂。朝廷字小爲懷。疊次派兵。前往勘定。並派員駐紮該國都城。隨時保護。本年四月間。朝鮮又有土匪變亂。該國王請兵援勘。情詞迫切。當卽諭令李鴻章撥兵赴援。甫抵牙山。匪徒星散。乃倭人無故派兵突入漢城。竄又增兵萬餘。迫令朝鮮更改國政。種種挾難。以理喻。我朝撫綏藩服。其國內政事。向令自理。日本與朝鮮立約。係屬與國。更無以重兵欺壓。強令革政之理。各國公論。皆以日本師出無名。不合情理。勸令撤兵。和平商辦。乃竟悍然不顧。迄無成說。反更陸續添兵。朝鮮百姓。及中國商民。日加驚擾。是以添兵前往保護。詎行至中途。突有倭船多隻。乘我不

備在牙山口外海面開砲轟擊。傷我運船。變詐情形。殊非意料所及。該國不遵條約。不守公法。任意鴟張。專行詭計。費開自彼。公論昭然。用特布告天下。俾曉然於朝廷辦理此事。實已仁至義盡。而倭人渝盟肇釁。無理已極。勢難再予姑容。著李鴻章嚴飭派出各軍迅速進剿。厚集雄師。陸續發進。以拯韓民於塗炭。並著沿江沿海各將軍督撫。及統兵大臣。整飭戎行。遇有倭人輪船。闖入各口。卽行迎頭痛擊。悉數殲除。毋得稍有退縮。致干罪戾。特此通諭知之。欽此。

附錄日本宣戰書

朕茲與清國開戰。其令各有司。上承朕意。下順民心。水陸攻守。咸修其職。以振一國之威武。勿違萬國之公法焉。自朕登極。偃武修文。導民於太平之路。三十年於茲矣。夫交鄰失和。其禍難測。故朕常飭諭大臣。務修隣好。年來內外相親。深喜擇交之善。近因高麗一事。清國失信背好。實非朕意料所及。細維高麗爲獨立之邦。而與各國結約通商。實由我日本勸導之也。然而清國恆稱高麗爲藩邦。干涉其內政。今者高麗有事。清國託以護藩。舉兵入韓。朕乃照西歷一千八百八十二年成約。命師渡海。用備不虞。而拯高麗於禍亂之中。置東亞於太平之域。以符素願。故延清國協力同事。成此美舉。豈知清國推諉萬端。拒朕所請。日本乃告高麗。一新厥政。使內安其民。外

修鄰誼。高廷已經允許。自新。清國不啻暗行阻攔。陽形因循。陰整兵甲。水陸武具既完。遂增兵添將。加在韓之勢。憑強逼弱。逞利己之策。傲慢自大。乃至砲擊我船。茲按高麗獨立之位。原係日本維持之力。各國條約之所認也。清國非但謀損高麗地位。兼且置條約於不顧。此等舉措。傷我國之權利。害東亞之安穩。清國貪利樂禍之心。瞭然可見。我邦仗義興兵之舉。勢不可止。吾民忠勇。宜各任厥職。期使早致太平。顯揚國光。朕有厚望焉。大日本帝國明治二十七年八月初一日。

初十日。攻我威海衛。十一日。犯我旅順口。十八日。復來威海。擄我糧船。我大軍在韓者。十三日。自平壤進勦。迭復中和府等城。獲戰馬千餘匹。十七日。奉軍統領左冠亭軍門。復前勦。殲敵兵無算。進近韓京。離八十里。

朝鮮紀亂二

朝鮮蕞爾孤藩。二百餘年。憑仗寵靈。綿延弗替。君臣上下。宜如何小心兢業。夙夜咨儆。以承聖朝之估冒。以絕異族之覬覦。乃外則貪戀虛名。與日本定約章。公然稱爲自主。內則萌芽實禍。任東學結死黨。恣然莫敢誰何。而又貴族橫於朝。有賢才而不知用。小民怨於野。有貪黷而不能懲。嗚呼。亂之作也。雖曰天意。豈非人事哉。皇帝仁育義正。智深勇沈。故於其擅交與國。則恩宥之。

於其擅彙大綱。則威勸之。於其任用非人。則明燭而默化之。於其驅除大惡。則怒震而惠援之。選稽十八載以前。近證七十日之內。中朝之以大字小。誠比德於成湯。朝鮮之以君虐民。實貽羞於箕子。牙山方喜華兵之至。日本忽乘韓國之衰。不臘預決虞亡。不祀將哀。參滅濡毫以紀。不禁揮涕以陳也。朝鮮有金玉均者。裁及其身而禍延於國者也。其就戮於上海也。天奪其魄也。其送柩回朝鮮。而戮其屍。並及其孥也。朝鮮刑法之酷也。而甲申亂黨朴泳孝匿跡日本。又適以被刺幸免聞。日本刑官。反科朝鮮刺客李逸植等以重罪。杞憂之始。正在於斯。既而朝鮮政府。恐金玉均懸首藁街。易於潰腐也。又使人以鹽漬之。王巨君灰翟義之屍。不可爲訓。趙無卽漆智瑤之首。何以爲情。是以竊而埋之。之獄又起。王琳之頭。不須請於朱叔。楊業之骨。竟見盜於孟朝。豈所謂惻隱之心。人皆有之乎。抑亂黨尙徧布於八道。如蔓草之不可除乎。日本先聞金玉均慘死之報。卽營葬其遺髮。朝野貴顯。及上下議院人員。不下數千衆。皆甘心爲之執紼。及聞戮屍之耗。日本各新報。益復訾議蜂起。朝鮮外寇之亟。聞不容髮。而朝王不悟也。東學黨者。狃於舊習。與求新黨相爲水火。及見侈語求新之金玉均。斃於中華。華官遣威靖兵艦。送屍回韓。俾就屠戮。則知天朝之不許求新矣。繼見刻意守舊之洪鍾宇。行刺叛人。韓廷欲超授以五品之顯職。特示褒揚。則知朝

王之偏於守舊矣。朝鮮內亂之起，火厝於薪，而朝王不覺也。及至東亂大作，朝鮮披靡，始告急於大皇帝。華師甫至，日卒已來，宗社邱墟，誰爲首禍？嗚呼傷哉！顯其始，王師之駐牙山，曰爲屬藩勸亂，未嘗討日本之越俎而謀也。日本之逼漢陽，曰爲旅民設備，未敢抗中朝之扶義而東也。不料日人突入漢城而後，種種挾皆出情理之外。（恭讀增識 敬錄如右）先是日本兵船十餘艘，泊於韓海，一切仿照西法，妥慎料理。若且夕間即將開戰也者，中國鐵艦數艘，同泊附近，則仍好整以暇。識者已心竊憂之。日使大圭鳥介，居於漢陽，強令韓王謝絕藩稱，而稱自主，并迫令辭謝中國總辦通商交涉委員。新任浙江溫處道袁慰庭觀察世凱，及進勦朝鮮亂黨之直隸古北口提督葉曙青軍門志超等，相率回華。韓王不許，英俄二國政府，合德法意三國電致分駐中日二國之各星使，婉勸中朝不必遽傷陸誼。我大皇帝聖度如天，俯從外臣之請，而日本則悍然不顧，直欲以海島小邦，力抗五雄國。夜郎自大，乃至此乎？俄政府遂聲言朝鮮寸土介民，不能任人剖取，其爲助中以抑日歟，抑爲扶韓以利俄歟，皆所未喻。而總之捕蟬之雀，方將躍然以喜，而不知弋人之伺其下而已。李傅相知日人萬難以理喻，一面奏請飭下戶部准撥軍餉，一面筭飭向駐天津小站之盛軍馬步隊軍糧械銘軍馬隊旅順口毅軍砲隊共十餘營，給發治裝銀兩，尅期往韓，一面又飭招

商局洋輪暫停運載客貨。聽候示期載軍東渡。猶以爲未足。別賃西國商輪數號以輔之。旋由各統領督同營哨各官率領健卒陸續登輪。傳相又派北洋海軍鐵艦八艘。妥爲護送。密諭各兵艦管帶。如途次遇日本兵船敢於攔截。卽行開砲轟擊。毋得退縮規避。貽誤軍行。其南洋廣東兩處兵輪亦飭分赴朝鮮海面。以壯聲勢。此大兵之由海道往韓者也。其遵陸而去者。又有左冠亭軍門寶貴等統領雄師三萬名。從吉林山海關黑龍江奉天等處。檄調齊集。渡鴨綠江而東。入朝鮮義州界。迤邐過平壤道。直往漢陽進發。似此水陸交馳。將士厚集。朝鮮危而復安。易如反手。乃商務委員袁道雖已任滿。不能俟代者之至。遽返天津。此我之所不解一也。德將韓能根熟於戰事。發矧築造砲台。五月下浣。與華軍一千二百人同乘英商怡和公司之高陞輪船而赴牙山。日艦要之於中道。擊而沈諸海。不聞派出之各兵艦以一砲相加遺。此我之所不解二也。(是役也喪亡韓艦根羅入海中。幾水過救中四人皆驚。以爲神高。艦主以次各四人皆墮海。而後遇救。日本不操江一木質小兵船。救擄各國之怒也。其華兵之得慶生還者。皆法德各艦之力。日船並不援救。殘忍情形大違公法。)耳力本難支。而爲日艦所據。不能爲操江罪。海軍提督丁汝昌位在中興諸名將之上。其所部各兵艦如鎮遠一艘。大於日本之高千穗。比叡狄洲島諸艦。不啻倍蓰。乃竟不遇敵而遁。此我之所不解三也。(鎮遠既遁。漢江益不能支。遂被擄華人弁兵等擄拾餘員名及軍餉銀兩倍爲所劫。惜哉。)濟遠雙輪鐵甲兵艦。不及丁提督座船之大。而猶

能與日本之浪速艦。鏖戰八九點鐘之久。廣乙木質鋼皮船。不及北洋海艦之雄。而猶能與日本之荻洲島艦。同畢命於洪波巨浸之中。乃不聞丁提督統率全部。助濟遠而救廣乙也。此我之所不解四也。傳相接高陞被擊濟遠受傷之報。赫然震怒。檄令丁提督調集兵船十三號。速往朝鮮海面。瀕行之際。又傳諭各該艦。所有豫備逃生之小艇。一律卸置威海衛。其船面木質之屋。亦須折卸一空。以便酣戰。而杜逃竄。先聲所播。日兵不免膽寒。乃業已駛出重洋。忽又折回威海衛。從此逍遙河上。忘朝鮮待援之急。啓日本蔑視之心。此我之所不解五也。有此五不解。而朝鮮王被劫矣。朝鮮妃被斥矣。朝鮮之政令。悉爲日本把持矣。朝鮮之民人。忍氣吞聲。而無所冀望於中華矣。誰爲爲之。孰令致之。偶一沈思。怒髮上指。所幸者。葉曙青軍門。與太原鎮聶功亭總戎。士成統率熊熊之士。扼守牙山。牙山距漢陽僅一日程。六月二十五六等日。日兵大隊來犯。我師勇氣百倍。鎗砲所中。毛摧血飛。傳相奏達於朝。溥儀皇太后懋賞。擢甲執戈之士。聞之。皆感激涕零。然而援師不至。軍火將賈。日本若再肆猖獗。恐有敗衄之憂。果於六月二十九日。聞牙山失守之信。日兵以七千餘衆。攻華兵二千有奇。遂至於此。此我之所痛哭流涕者一也。我艦不出。日艦必來。五尺童子。亦能預決。乃各鐵艦避於威海衛間。仍伴遣偏師。開出口外。或三十里。或五十里。大抵啓

旋出口。約歷五六鐘者。迴輪入口。不過一點鐘許。此種情形。不言可喻。而且艦既入口。卽飛電天津督院云。某某船巡邏至某處。並無倭船蹤跡云云。噫。吁。嘻。日船磨聚朝鮮。或健忘如徙宅忘妻者。亦應偶然記憶。則卿直不欲尋其蹤跡耳。庸詎知日本以卿之不欲尋。乃偏欲尋卿之蹤跡。先致電於英國太姆士。美國得利裨宏。著名之兩大日報云。我今已驅各華艦於一海角。使不能運棹自如。尙常誘令交鋒。如不敢相見。亦必當別籌良法。務使之無噍類而後已。此我之所痛哭流涕者二也。七月初十之夜。果得日本十艦行抵威海衛之電報。十一日續電云。倭兵來攻威海衛。衝突兩處。皆不能入。此蓋威海衛砲台之砲力。遠於日艦所載之砲。倘日艦過於迫犯。深入華台砲界之內。則日砲尙未及台。而華砲已及其艦。故不敢輕於嘗試也。電末語曰。今日艦已往窺旅順口矣。十二日亥刻。又得威海衛電報曰。初十晨。日艦十艘。突犯威海。我各砲台潛心鳴砲。日本水師提督座船。受開花大彈三。其左隊大鐵艦。受開花大彈一。死亡當必不少。遂遁。同時又得燕台電報云。英提督斐君。乘聖域多利亞鐵艦。並率戰艦六艘。自朝鮮而來。燕台言。將往威海衛觀戰。查威海與旅順二地。挺出海中。遙遙對峙。實爲渤海天生之鎖鑰。歷年籌辦海防。又均屹然爲北洋之重鎮。若使守禦如法。津沽猶堂奧也。顧旅順口防守何若。日艦蹤跡。今真不知其何

若而報稱日艦並無蹤跡之人，亦更不知其何若。然則將改以並無華艦之蹤跡報耶。此我之所痛哭流涕者三也。有此三可痛哭流涕，而朝鮮之大局不可問矣。傷哉傷哉。

總理衙門照會各國公使書

爲照會事。前因朝鮮國全羅道有亂民滋事，該國王備文請援。由北洋大臣奏明，我朝廷因該國兩次變亂，均經中國爲之勘定，故特派兵前往，不入漢城，直赴金城一帶進剿。該匪聞風潰散，我軍撫卹難民，方謀凱撤。詎日本亦派兵赴韓，託名助剿，實則徑入漢城，分踞要隘。嗣又屢次添兵至萬餘不止，竟迫脅朝鮮不認中國藩屬，開列多款，逼令該國王一一遵行。查朝鮮爲中國屬邦，歷有年所，天下皆知。卽該國與各貴國立約時，均經聲明有案。今日本強令不認於中國體制有礙，已失向來睦誼。至比鄰之國，勸其整理政務，原屬美意，但祇能好言勸勉，豈有以重兵欺壓迫脅強行之理。此非但中國不忍坐視，卽各國政府諒皆不以爲是。英國政府及俄國政府，先飭駐紮日本大臣，向其外務省勸阻，并經英國外部大臣，勸其將兵撤出漢城，與中國兵分紮兩處，和平商辦朝鮮事務。此議甚爲公允。乃日本悍然不顧，反更添兵，朝鮮人民及中國在彼商民，日加驚擾。中國念各國共敦和好之意，斷不肯遽與開釁，致令生靈塗炭，商務有傷。後雖添兵前

往保護。亦距漢城尙遠。不至與日本兵相遇。啓釁。何意該國忽逞陰謀。竟於六月二十三日。在牙山外海面。突遣兵輪多隻。先行開砲。傷我運船。并擊沈懸山英旗之英國高陞輪船一隻。此則釁由彼啓。公論難逃。中國雖篤念邦交。再難曲爲遷就。不得不另籌決意辦法。想各國政府聞此。變異之事。亦莫不共相駭詫。以爲責有攸歸矣。今特將日本悖理違法。首先開釁情事始末。備文照會貴大臣。轉達貴國政府。須至照會者。光緒二十年七月□日。

十九日。敵復以海軍一隊。入大同江。欲截我軍後。軍之在江岸者。猝不及防。陣亡數百人。潮忽退。敵四艦膠於沙。我前軍聞警。馳至。毀其四艦。是夕。敵營內變。前降敵之韓兵。自殺其東學黨魁金學元。及敵帥大島義昌首級。來獻。願爲嚮導。我軍由間道。連復三城。殺敵兵萬人。

朝鮮紀亂三

中國不侵不叛之臣有五。緬甸、越南、暹羅、琉球而外。惟朝鮮尤爲恭順。今日本覬覦其土地。傾覆其社稷。仇視聖清。勘亂之師。抗違各國勸和之議。其不道之舉。顯然。方日本以傾國之師。狂趨三韓也。先以無聊之語。敢致書於中國總理衙門云。中日朝三國。壤地相接。朝鮮有亂。貴國與敵邦。利害同之。今時事日非。貴國早已洞悉。今擬仍由貴國及敵邦協議。釐正朝鮮之制度。則後

日之禍根既去。百年之大計可圖。敵邦今以兵往。祇期襄助朝鮮。得以獨立。庶永維東方之大局。云云。書上。總署王大臣第答之曰。東學黨既定。敵國卽撤兵。貴國亦應同時撤兵。以昭大信。李傅相亦以電牘咨朝王曰。日本忽動大衆。事出意外。我朝今必欲約令日本。同時撤兵。日使大鳥圭介。日來有無陳請。大王總不得過聽。似此辭嚴義正。日本既無詞以對。朝鮮俾有理可援。而豈料日本之恃強凌弱者。非文告所得而懾也。愚見所及。中國有亟應措置者五端。不揣固陋。敢爲當軸者借箸籌之。一曰厚集海軍。今南北兩洋。及閩廣等省。兵艦之多。駕乎日本。又有長江水師。威望素著。區區島國。豈敢爭衡。誠使中國羽檄四馳。刻期徵調各戰艦。配足砲彈。精選弁兵。會於威海。特簡熟諳泰西海戰之學者。不論品級。超擢海軍提督。予以便宜行事之權。然後逐一簡閱。凡武員中貴。至提鎮。賤至千把。皆許其黜陟進退。其能者。卽飭令管帶一艦。其次者。分別大副二副諸職。與管帶相助爲理。此選將之道也。凡兵船中。堅至鐵甲。脆至木輪。皆許其驅策調遣。其上等者。卽飭令速赴前敵。其次焉者。分別接應轉運諸職。與戰船相輔而行。此選船之道也。將得其人。船得其用。往東之大本定矣。一曰大發陸軍。今中國陸軍之在朝鮮者。爲數不可謂不多。徒以海軍提督。持重老成。故續遣援師。皆渡鴨綠江而東。既不免遷延時日。甚至牙山成壘。望洋而歎。不

得不棄而就平壤之大軍。誠使海道大通。日船不敢正視。然後商輪運艦銜尾疾趨。或從元山。或從仁川。或從釜山。與夫牙山等處。凡可以登陸者。分道揚鑣。與平壤大軍。收首尾。交攻腹背夾擊之效。即使日兵先在海口。各築砲台。無論避實擊虛。操縱由我。且艦戰業已足恃。日兵敢憑台以擊我。我何不可就艦以擊台。聚而殲旃。一彈指間事耳。陸軍聲勢益盛。韓都恢復可期。保藩之大局成矣。一曰以攻爲守。中國海口之多。指不勝屈。今者在在設防。即在在需兵而需餉。兵家之忌。備多而力分也。况百密未免一疏。安見日艦之竟不敢犯。誠使海軍之精華既聚。陸軍之威武孔揚。微論日本無暇顧朝鮮。并不能來中國。即使激而橫決。或遣偏師以擾我海疆。甚至奪地踞城。別有狡計。我惟持以堅忍。百折而不一撓。其失守地方之督撫。並不必予以處分。其出征前敵之海軍。斷不可撤回內地。其掃盪日艦。使之不留寸鐵者。無待言矣。而其命意之所在。專屬於日本之東京。日本四面皆海。我但定批亢擣虛之策。舍長崎橫濱神戶箱館諸口岸而外。何在不可以登陸。且海軍既躡其地。長崎等處雖已嚴防。我更可拊砲台之背而奪之。以爲我有。然後長驅直入。東京唾手而得。彼自稱爲明治天皇者。行見爲拿破崙第三之續矣。一曰以戰爲和。今萬國通例。罕有滅人之國者。故和之一字。中國自應存諸心中。特不戰而和。則權非自我而操。微論朝

鮮未必仍隸藩封。且恐日本別有所要挾。後患未杜。前恥曷滯。誠使陸軍之在朝鮮者。已盡掃乎日兵。海軍之在東瀛者。復俘日皇而取日地。然後憑各與國之商勸。示以中國之大度。慨許其爲城下之盟。我中國初無利人土地之心。亦不必以獻俘太廟爲慶。於是釋其組繫。俾仍覲然南面。定其條約。俾仍殷然內附。而兵氣銷爲日月光矣。一曰以存爲滅。日本既降。中國不必待之以藩屬也。和約既定。中國所宜防之如鬼狐也。故宥其既往。許其自新之際。朝鮮一國。不許其再行染指。無待言矣。高陞輪船。操江小兵船。所喪失之人命物業。逼令償還。亦無待言矣。至朝鮮被擾而後。廢時失事。家破人亡者。共值若干兆金。中國不得已爲應兵而後。耗於防務者。若干兆金。耗於戰務者。若干京金。緣戰務而耗於商務。耗於農務者。若干垓金。一一明示限期。使之完納。日本償銀。但有一毫之未繳。中國戍卒。卽無一日之離防。而戍卒之例。應供億者。亦悉惟日庫之是取。且逾期若干日。又可削其何等之權利。繳款若干年。又不能任其何等之設施。異時償款既清。華軍悉退。日本若有購艦築台之舉。必須請命於中朝。而嚴其限制。此爲當務之急。和約中必須切實聲明。若夫削其皇號。定其稱謂之類。則事之末焉者矣。之五端者。蓋誠可見諸實事。非徒託諸空言者也。中國不欲懲日本也。則已。中國而欲保朝鮮以揚聖武也。羣公袞袞。當必見及於此。而顯

煩下士之振筆疾書者亦自有故。高陞之受擊。曰惟華艦不能保護故。

(德國商船戰中國官商人等。百餘員名自朝鮮而趨華海邊)

遇日艦將爲高陞之續且屢次搜查之後已高揭紅旗待鳴砲矣德大驚英兵艦適見大怒亦探紅旗示將還擊日艦懼而逃其開戰也

操江之受擄。曰惟鐵艦不願拖帶故。(船中有

丹麥國人同遭毒手丹國政府委之怨日本始無奈釋之)朝王之被囚。曰惟海軍不肯速救故。

日將無如之何)於是七月初十日日本敢遣兵船犯我威海衛。十一日又犯我旅順口。雖以砲台力遠不能逞志。然使北洋大隊兵艦猝乘其後。驅入砲台界之內。當無難一鼓而殲。而任其來去自由。其

遊弋至山海關洋面也。是誰之咎歟。皇上聖明獨斷。六月初十日姑許日本使臣小村壽太郎親

見。小村壽太郎措詞失體。皇上諭令退下。既又欽奉上諭着戶部尙書翁同龢禮部尙書李鴻藻

遇有重要事件與軍機大臣會同商辦。所有總理衙門事件亦著一併與議等因。繼命直隸總督

李鴻章主持軍務。一意進勦。而廷臣之主戰者。封章前後數十上。大半奉旨留中。或命發交總署

暨北洋大臣議奏。故雖六月二十五日小村壽太郎尙赴總署謁見。然聖怒正盛。日兵若不撤退。

天討決不能稽。於是東三省練兵大臣定靜村元帥(安)亦奉東征之旨。而奉字馬步全軍吉字

齊字馬步練軍與北洋之盛軍毅軍銘軍先後向朝鮮進發。湖南巡撫吳清卿中丞(大猷)則統

率湘軍八營由鄂而東。江蘇按察使陳舫仙廉訪(選)則電飭公子(善)招募湘勇亦八營候旨

赴朝。南澳鐵劉淵亭軍門（永福）則慷慨請行。在朝之葉曙青軍門聶功亭總戎。則於六月二十五六等日。先由牙山退至誠觀。與日兵接仗。嗣又移軍過清洲、忠洲、金化等處。但遇日兵。卽行擊退。遂與平壤大軍相合。七月十三日。大軍發自平壤。以勦日兵。先得小勝。旋即日夕進攻。迭復中和府等城池。并獲戰馬千餘匹。十七日。奉軍統領左冠亭軍門（寶貴）奮勇進勦。殲斃日兵不計其數。中國大軍先距韓京五百六十里者。至是而僅距八十里矣。十九日。日本兵船駛入大同江。欲截華軍後路。華兵之在江干者。猝不及防。且旱隊砲彈。不如日砲之及遠。致陣亡三百餘人。前軍聞警。正欲赴援。不知大同江水勢甚淺。日船乘潮而入。滿擬可以久踞。少焉潮水忽落。聲城、天龍、鳳翔、天城四艦遂膠於沙。華軍業已大至。卽置行砲於山巔。對準轟擊。頃刻間四艦盡毀。其餘艦之在江口者。惟有痛哭狂呼。無從施救。是夜日營內變。先降於日之朝鮮兵。殺其東學黨渠魁金學元。及日帥大島義昌之首級。持詣華營。願爲嚮導。華軍遂由間道。連復三城。通計殲斃日兵不下萬人。大軍盡駐臨津。雖漢江之口。日本已築有砲台。猝尙未能攻破。然日人之喪膽奪氣。爲已甚矣。惟陸軍旣奏膚功。海軍尙無消息。日本國家之敢於藐視中朝者。卽在於斯。說者謂海軍了提督。或別有深謀歟。則試稽諸七月十二日。以終之所聞。橫濱英字報云。松島大鐵甲船已被

中國水師擊沈，并奪其運糧船山城丸矣。粵東廣乙戰船管駕官林國祥電告於香港云：本船於六月杪被擊受傷，隨即駛至灘畔，聽候修理。船中人均無恙。申報云：北洋濟遠兵艦與廣乙兵艦在牙山口外與日艦交鋒，擊碎日本頭號兵艦一艘，濟遠之頭，廣乙之尾，亦各受傷。及濟遠回旅順船塢修理時，查驗船面亦被格林砲洞穿，密如星點。其船主則頗能趨避。或謂匿於船底，餓甲最厚處。並不受傷。而大副某君。（日艦中砲大副力也）及文案父子二人，血肉橫飛，死狀殊慘。日艦中廣乙砲居多。又云：七月十八日，日人又以兵艦犯威海衛。北洋兵船突發巨砲，中日本之高雄艦，遂遁。而中國之杉板船及大瓜窠船，竟被劫去。中載棉花食米甚夥。統觀以上諸信，華艦之作何舉動，似可不言而喻。有志之士，所以把玩吳鈞，而浩然長歎也。

太白天下

張樵野少司農，前使美國，與其賢士大夫，往來晉接，彼此皆迭相引重。及至任滿回華，仍歲時通問不絕。中日難作，少司農親作西字一書，致美國華盛頓都城某大臣。（西報不記其姓名，惟於云通國知名者也）兩國失和之原委，至明且晰。（今不全錄其文，蓋此事之原委無不知之，無勞複述也）未言蔭桓之所以致書於左右者，一則表明中國，務在敦崇陸誼。此次衅非我起，且仍欲設法以冀免戰。一則冀閣下詳細披覽，如書中無不

合於理之處。請徧交各大日報。印入報章。俾天下人皆知是非曲直之所在。又言。蔭桓緣此變故。食不甘味。寢不安席。素承閣下垂愛。想亦常引以爲憂也。(按美大馬已以此書刊登各大報矣。少司農發書之期。則在甲午年柒月貳拾壹日)

附七月電音擇要

初三日電云。俄國擬會同英國。力勸中東兩國。言歸於好。如或不成。則朝鮮寸地。我俄斷不任人占取。同日又電云。俄國發運兵船八艘。載精兵而東。蓋以觀朝日之衅也。

初四日電云。中東兵連禍結。靡有已時。各西國互商。須調兵艦至東方觀戰。而兼以護商。

二十九日電云。日本不願從局外諸國勸罷兵。且欲調兵至北京。

八月初三夜。淮毅兩軍。遇於途。誤而互擊。各自退紮。是旬。北洋叠接軍電。十三日。傳相命招商局。新裕。圖南。鎮東。利運。海定。五輪船。載兵四千名。船與戰艦。各六艘。水雷四號。舢而護之。十五日。抵鴨綠江口。五續直入。淺水兵艦。及水雷護行。餘戰艦。約離江十里。守衛。

十六晨。瞭見黑烟。丁提督知敵至。傳令列人字陣守待。敵列一字陣來攻。敵陣倏變。襲人字於中。定遠提督之座船也。帥旗忽折。敵艦松島。令旗亦斷。俄而鄧正卿軍門之致遠。林總戎(永升)之經遠。方伯謙之濟遠。皆被撤出。另戰。致遠重傷。既賊疾艦欲與敵艦同沒。未及而自沈。經遠誤中水雷而

碎。濟遠急懸旗告傷。圖遁。誤撞揚威。沉之。逃返旅順。廣甲避出陣外。誤撞島石。致遠。經遠。超勇。同沒陣中。林參戎之鎮遠。重傷。逃而擱於礁管。帶林泰曾。忿投於海。死之。來遠。遭火。幸經撲熄。得與餘艦。退歸威海。是役也。我軍勇於艦前。敵艦巧於躲避。故不知其傷沉。其幾艘。越日。天津下令。梟伯謙之首。示衆。

附錄鴨綠水戰雜記

中日兩軍大戰於鴨綠江。定遠鐵艦有譚成文者。(就西音譯出)年纔弱冠。見其同伴受傷。忠勇奮

發。自始至終。鳴砲不輟。旁觀各西人。皆甚佩服。

西人毋而曰。鴨綠江之戰。日本吉野艦所發快砲。絡繹不絕。定遠鎮遠兩鐵艦僅發一砲。而吉野之砲。已約有四十彈。叢集我艦。是以人在艦面。測量準頭之成法。實無所用。聶格爾斯即緣是不成而死。準頭既不能得。即使亦有快砲。其彈僅入海。以斃魚鼈耳。且我艦甫開一砲。燭欲歷三四分鐘不散。豈不殆哉。其時。余在定遠。欲改用機器砲。苦於各砲之不同式。配彈甚難。欲量準頭。又苦不能得。故是役也。幸而邂逅相遇。日本不虞我至。未籌戰備耳。倘隨帶水雷船以來。乘我砲煙繚亂時。潛蹤轟我。恐我輩已無噍類矣。

鎮遠艦助戰西人某致書泰晤士報詳言鴨綠江之戰中有云余於無意中就職此艦中國海軍固有深合於海戰之道者然英報之譽未免過情也日艦少於我而敢攻我我艦之先行開砲者無可奈何也且西人實勸之也苟有可逃之路則鼠竄隨之矣况於萬無可逃之中兩艦業已先逃此兩艦者既不開砲又不救火故一則先返旅順口一則竟燬於回祿氏惜哉其時德人漢約根及奧白蘭皆甚出力英人泰賴亦受重傷且耳震聾目炸瞎矣

日本水師某弁言鴨綠江之戰實係日軍獲勝當中國鎮定二船未壞之先我軍心實不安我艦之最大者惟扶桑艦然尚不及該二艦之半我各艦之砲台共祇一百五門能洞穿鐵甲者則祇三門華砲則無一不可轟壞我艦惜其列陣既無定見交戰又似失魂我則進退周旋之合度又同心以遵將令用能避讓鎮定之砲而分道以攻之未幾定遠船首遇火而焚鎮遠亦大受夷傷然猶未遽沈也統計我彈擊中定遠幾及二千顆然無一彈能穿鐵甲扶桑艦發出鋼彈亦無所用清田艦又放開花彈擊中其艙既炸而仍無損遂廢然而返我艦則一受華彈卽已受損扶桑清田二艦各中三十生的米得開花彈幸未炸時先穿船脅而出水師提督座船松島艦中一開花彈適在羣彈堆中隨之而炸頃刻間傷斃一百一十一人全船幾無所用水師提督伊東祐

亨激勵士卒，略不懼怯，忽焉船中火起，無奈逃出，衆艦隨之而退，惜我軍無一大艦，故不能奪鐵定二船耳。查他國水師提督座船，多能容積萬餘墩，今松島僅四十墩，然昔年中法馬江之役，僅歷數分鐘，已燬九華艦，意與海戰時尚無快砲，亦僅交兵一點鐘，是役也，爭持五點鐘之久，斯亦奇矣。○字林報云：鴨綠江之戰，非日艦之大於華也，然而勝者，則華艦之速率不逮日也，日艦具飛行絕跡之技，乃能自立地步，我之砲可以擊人，人之砲不能擊我，其勝也宜哉。查美國素講快船，而不肯如英法等國之造大艦，故是役之起，各國戰士皆從旁冷眼而觀，因言華艦之重至此，苟能追近日船也，可使之無噍類，而無奈其疾於飛隼也。○英國新報云：鴨綠江之戰，我英國所最宜留意者，惟在快砲取勝一端，斷不能視爲緩圖，而失於教練，至英新船所置之砲，亦宜得其要領，方爲制勝之道。○西報又有論海戰之關係者，蓋不外快船勝於堅艦之一說，因考中國沈失之艦，如鄧正卿軍門所帶之致遠，每西辰一點鐘，可行海程十九里，林副將永升所帶之經遠，每一點鐘行十六里半，黃參將建勳所帶之超勇，每點鐘行十六里八，林參將履忠所帶之揚威，每點鐘行十六里五，然則中國鐵甲船之至快者，惟致遠耳，其餘如平遠一船，每點鐘僅行海程十里半，日本軍中，卽以行走最遲之比叻扶桑，赤城三艦而計，每點鐘亦均可行三十里，中國之

敗。蓋敗於速率之不逮日艦也。而又并其快船而失之。良可惜已。○倫敦報錄美國電信云。中國鎮遠兵艦管帶官馬吉芬君。(舊按鴨綠江之役。欽奉上諭。馬吉芬著以水師游擊。川並著賞戴花翎。給予李等第。登寶星。欽此)於中日未經海戰之前。致書於其梅鶴云。日本之衅既成。余與定遠統領海軍提督丁禹廷軍門之意。本欲決至朝鮮之濟物浦。先行發砲。以攻日本兵艦。乃將欲成行。忽接京電。不許出洋。遂止。此信刊諸美國日報。倫敦報既接此電。乃爲之論曰。此上策也。乃事敗垂成。全局大變。惜哉。惜哉。總之此策若行。日本艦隊必已大受傷。豈能飛揚跋扈。至於此極。且卽馬吉芬之家書而論。丁軍門果有此志。我等英人亦欽佩之不遑。獨奈何不得行其志也。○又云。余觀鴨綠江之戰。而不禁重念乎英海軍矣。英之戰艦多係舊式。鶴首與舵尾雖各有一大砲。而諸小砲皆橫置於兩舷。無論一有戰務。必以船腰向敵。且首尾二砲。偶有蹉跌。巍巍大鐵甲。不幾成二三等之戰船乎。愚以爲英船雖大。尙有破綻。此後繪圖及造舟者。所宜加之意也。且俄國所成之巡海鐵甲快船。較勝於英國新巡船。而我民間製造廠。新代他國製造戰艦。其舵尾安設三大砲。皆可向外轟放。實高出於英船之上。此後我英重造新船。宜於鶴首之正中。及兩旁肩際。分設三大砲。則船腰向敵之弊。庶乎免矣。○或問德人曰。鴨綠江之戰。有可奉以爲法。取以爲戒者乎。對曰。惟知巡海船宜加增速率。又宜但用綑帶之

船耳。或又問於美國名流曰。以君觀之。則何若也。對曰。中日海戰。不過一次。未能悉其究竟。所知者。其人才乎。日本如人大於船。故能使船如使馬。華人則舟行緩滯。且太近岸傍。不敢衝入海心。以攻敵艦。故轉折諸欠靈捷。西人恆言曰。有一目鹿者。爲獵人所迫。避至水濱。其目但知顧陸地之獵人。不知江干有一小舟。其舟師鳴鎗以擊之也。華人但知傍岸而陣。可專心致志於海面。而不知適攔於礁。此卽一目鹿也。哀哉。○英報言歐人之留心戰務者。皆曰。吾於中日兩國。在鴨綠江外大東溝海面之戰。而得可以師法之道三焉。一曰快船勝於堅艦。二曰快船勝於重彈。三曰以格致之學行船。日本戰船。火起者屢矣。苟其火勢炎炎。猝不可滅。卽遠退至陣雲之外。得以盡力施救。火熄之後。如其尙可重戰。卽駛入陣中。否則退歸海口。不致爲中國所得。此蓋深明格致學者也。中國則不然。致失四艦。（按濟遠管駕方伯謙或謂頗得此訣。然而中國軍律則以先逃而斬其首矣）○倫敦古水精宮。皆以琉璃造成。蓋天下第二次賽珍大會時。所留貽者也。英人賃之。以爲禮拜日遊賞之地。其中設有諸雜劇。士女往觀者。以千百計。近一禮拜。演中東海戰之火戲。（按卽如華人放炮火之類）凡鎮遠、定遠、吉野等船。一皆可指目。且兩軍皆神采如生。往觀者拍手叫絕。

陸戰。敵大軍分四隊。初十日。第一二隊。向平壤進。正兵向中和府進。由文川進者。截我軍後。馬帥聞

之率所部毅軍四營繞出江東爲犄角之勢。衛豐二帥率淮軍及西丹隊十八營駐守城南江岸。左帥率奉軍六營守北城山上。葉聶二帥居城中。十二日金徐楊三營出探城北見敵隔江列陣戰之。忽聞葉帥令速回敵卽渡江據山爲壘。左帥馳救不及遂堅守北城以大砲仰攻。十六夕敵運大砲至。向左帥猛擊受傷墮馬。徐與楊死。兵遂敗亂。葉帥懸旗止戰。敵令是夜離城卽退至義州。馬帥遠在江東孤軍接戰大勝。幸全師歸。閱日義州失。我軍皆退紮鴨綠江西岸之九連城鳳凰城一帶。而銘軍十五營與依帥統下九營皆先渡江。

朝鮮紀亂四

王師之戍於平壤也。葉軍門（志超）雖奉督勦之旨。未能迅奏膚功。湘撫吳清帥慷慨請行。李中堂又奏派直臬周玉山廉訪（寬）充前敵營務處。相機恢復。溫州道袁慰庭觀察（世凱）充朝鮮招討使。剿撫東學。八月初旬北洋查接軍電請濟師以壯聲威。遂命招商局輪船載運兵丁銀米海軍兵艦護送各大員。均出海至鴨綠江渡登彼岸。從此敦詩說禮之郤。穀嚙雪吞罷之蘇武。萬里封侯之班定遠。如虎如貔如熊如羆之諸健兒。齊集於樂浪唐岳之間。詩云。蠢爾蠻荆。大邦爲讎。方叔元老。克壯其猶。長楊賦曰。麾城梅邑。下將降旂。在此行也。諸君勉之哉。願大同江適介平壤。

之南。大軍不於此登岸。而偏取道於鴨綠江。其將入義州爲後勁乎。抑九連城便兼顧乎。不佞未明地勢。不免竊有所疑。且其時文戰正甘。但盼紅旗之報捷。又未遑擬露布以徧傳也。乃甫浹旬。而水陸兩軍。遽均以敗績聞。嗚呼噫嘻。其夢耶。其傳之非其真耶。西友之書。東軍之報。胡爲而在吾側也。西友之與於海戰者。自旅順口貽書云。八月十三日。招商局新裕。閩南。鎮東。利運。海定。五輪船。載兵四千名。自大沽出口。巡海船六艘。水雷船四號。護之。駛至大連灣。鐵甲船六艘。合隊同行。中秋日。安抵鴨綠江口。五運船鼓輪直入。淺水兵艦及水雷船四號。與之偕。餘艦小駐於離江十里。或十六里之海而。爐中之煤未熄也。既望之晨。瞭見南方黑煙縷縷。知日本海軍將至。中國海軍丁提督傳令起碇。旋即升旗指麾各船。列陣作人字形。鎮遠。定遠。兩鐵艦爲人字之首。靖遠。來遠。懷遠。經遠。致遠。濟遠。超勇。揚威。廣甲。廣丙。及水雷船六號。張人字之兩翼。兼以號旗招鴨綠江中諸戰船。悉出助戰。俄而敵艦漸近。列陣作一字形。忽變作五花八門之勢。向華軍遙撲。屈指計之。共十一艘。事後確探。則知爲吉野。松島。橋立。巖島。秋津島。浪速。扶桑。高千穗。赤城。比叡。清田。及別有商船之改爲兵艦者。西京丸云。其巡海船之速率。過於華軍。轉瞬間。又易而爲太極陣。裹人字於其中。虎視眈眈。其欲逐逐。華艦先開巨砲以示威。然距日船者九里。不中。宜也。砲聲未絕。

敵船屬至，與定遠、鎮遠相去恆六里許。畏重甲而避重砲，且華砲之力不能及，日砲之彈已可至也。與人字陣之末二艦相逼較近，欺砲略小而甲略薄也。誠狡矣哉。定遠者，提督之座船也。師之耳目在其旗幟，進退從之。不圖日砲一鳴，旗竿遂折，遂至呼應不靈。華軍大憤，羣砲萃於松島，亦擊斷其號旗之桿。然人字陣仍有條不紊。太極陣亦一氣混圓，彼此相持，勢均力敵。但聞大聲發於水上，噲呖如鐘鼓不絕。火彈怒飛，海波爲沸。少焉日艦圈入人字之脚，致遠、經遠、濟遠三艦皆被挖出圈外。考致遠造自英廠，爲上等之巡船，計重英權二千三百墩。每西辰一點鐘可行海程十八里。裝有口徑英度八寸，身重英權十二墩之砲三尊，口徑六寸，身重四墩。（履度皆準英之砲二尊。格林砲（以鑄砲之人多，名其開放至速）十七尊。曾往外洋肄業之鄧正卿軍門（世是爲管帶，方事之殷也），鄧軍門督率諸藝士，使船如使馬，鳴砲如鳴鏑，無不洞合機宜。乃如孤雁之失羣，船身叠受重傷，偏右斜欹，勢將及溺。忽見其開足汽機，向日艦飛馳而去，不謂未及日軍先隨海若，舟中二百五十人同時殉難。惜哉惜哉。中外人曰：鄧君戰績甚優，平時又精於訓練，其同時被挖出圈之經遠、重二千八百五十墩，每點鐘行十六里半。（時以西辰計路，以海程計下亦仍此）裝有口徑八寸二分半，身重十墩之砲二尊，口徑六寸，身重四墩之砲二尊，機器砲七尊，船羣甫離，火勢驟發，經遠管帶林總戎（永升）一面鳴砲。

一面救火，依然井井有條。遙見一艦似已受傷，即鼓輪以追之。揣林總戎之意，非欲擊之使沈，即須擒之同返。所尤可惜者，日艦放水雷一具，以相抗拒。經遠不暇避讓，誤中雷機，頃刻間全船碎裂。船中二百七十人同沈於海。後知遇救得生者，不過七人，餘皆存亡莫卜。哀哉！及查受傷七日艦，或謂與經遠相繼沈沒，惜無有親見之者。至管帶濟遠鐵艦之方伯謙，即一月之前，護送高陞運船至牙山，遇見日艦，伏匿於鐵甲最厚之艙中。繼遭日砲擊毀其舵，竟高懸白旂。下懸日旂，逃回旅順口者也。聞北洋本欲驅之，而易以力戰於廣乙舟中之林君（國祥）不知何以倖免。是日兩陣甫交，方伯謙先挂本船已受重傷之旗，以告水師提督。旋因圖遁之故，亦被日船割出圈外。其時致經兩船，尙與日船苦戰。方伯謙置而不顧，茫茫如喪家之犬，遂誤至水淺處。適遇揚威鐵甲船，又以爲揚威自應駛遠，當振舵避淺之頃，直向揚威，不知揚威先已擱淺，不能轉動，竟被濟遠撞裂一大穴，水漸汨汨而入。查揚威船身共重一千三百五十墩，一點鐘行六十里，裝有口徑十寸（英度以拾貳寸爲壹尺）身重二十五墩之砲二尊，口徑四寸半身重不知墩數之砲四尊，機器砲十尊。濟遠既不能救之，使脫於沙，反撞之使入乎水，是誠何心哉！揚威遭此蹂躪，約有一百五十人同闕水濱。方伯謙更驚駭欲絕，如飛遁入旅順口。其管理機器之西人登岸後，自言不幸而遇方伯謙。

兩次逃避。從此永不願與之同事。越日天津發下軍令。縛方伯謙斬首示衆。然則其貪生者。適以促其死而已。且前次之遁。不救操江。此次之遁。反撞揚威。一死豈足以塞責哉。同時效方伯謙者。厥有廣甲一艦。廣甲重一千一百墩。裝有格林快砲三尊。機器砲八尊。逃出陣中。未知其受傷與否。而以祇防後追。不顧前路之故。遂誤撞於島石。查此石距大連灣約英程二十里。傳聞戰之翌日。日本船過此。發水雷以轟碎之。鉅萬黃金。付庸奴之一擲。尤可浩歎。陣中自致遠。經遠超勇被沉。濟遠廣甲同逃之後。與日艦相支持者。僅存七艘耳。超勇與揚威同式。西人謂爲姊妹船。追鴨綠江中之運兵。淺水各船。及水雷四船。聞已罷戰而出。駛過戰場。但見超勇攔於沙際。大火尙熾。將有全船灰燼之勢。隨由各水雷船救出百餘人。據稱餘人皆斃於砲。是則華軍之所喪。實共四船矣。又查當猛戰時。各水雷船似無所用。且兩軍旗幟。俱已燒盡。各不能辨其孰爲華艦。孰爲日船。其略可識認者。僅在船之顏色形模。故水雷尤難亂放。若論軍中用水雷船之本意。蓋俾附於大艦之旁。俟砲烟繚亂時。潛放水雷以擊敵艦者也。乃是役也。日船巧於趨避。水雷均不能中華艦亦未受日本水雷之害。故兩國之水雷船。雖均不爲人所損。亦復不能損人。其不幸而誤值者。惟經遠而已。抑又聞之老於軍事者曰。日本之畏定鎮二船。甚於虎豹。故恆遠至六里之外。以避

重彈。而其所欲得而甘心者。亦惟定鎮二船。藥彈狂飛。不離左右。鎮遠管帶林參戎及助戰之二西人。開砲極爲靈捷。標下各弁兵亦皆恪遵號令。雖日彈所至。火勢東奔西竄。而施救得力。無不一一熄滅。俄而二西人均受重傷。後回旅順口療治。及至罷戰而歸。船中僅存大彈二十筒。據報本船共放口徑六寸之開花彈大砲一百四十八響。其小砲之彈業已垂盡。而本船艙面之所有。竟被日彈悉數掃去。又有一彈擊毀船右大砲之機器。此砲已無從開放。至於艙底之機器及砲位等。均無甚損傷也。此鎮遠奮勇禦敵之大略情形也。聞羣船中被震而跳落砲架之砲。共有三尊。不知鎮遠之所謂彈毀機器者。亦在其中否。又聞羣船之機器房中人。行駛皆甚合法。來遠一艦。火焚最酷。受傷重於他船。艙面皆已燬裂。如人之垂死者然。尙能合隊駛回。實可見行船之妙。若其全船之機器及砲械等。皆尙可用。又知其受害處皆祝融氏爲禍之烈也。若夫定遠一艦。爲水師提督之座船。卽西人所謂號旗船者也。船身重七千四百三十噸。每一點鐘行十四里。裝有克虜伯廠所造之三十七噸大砲四尊。四噸砲二尊。戰陣甫合。炸彈遽來。正中定遠之桅。桅頂鐵瞭樓中。有七人焉。彈力猛炸。七人與桅同墮海底。又有一實心彈至。擊中汽管。幸而未斷。在艙面司事之西人。受傷下艙。向在英國砲船之武弁。聶鼓鑼篩急上代之。聶鼓鑼篩先在

定遠船首爲司事。當火起時。曾捨命與祝融決勝。厥功亦偉。不料實心彈又至。竟及於難。丁禹廷軍門。汲昌與向在海關收稅。今來海軍助戰之西人。同立天橋。指揮督率。忽本船兩大砲同時怒震。船身大簸。二人猝不及防。拋墮艙面。均已眼花垂絕。已而復蘇。丁軍門謂似有鐵器相將激墜。猛壓其足。遂斃。釐不良於行。一華人將扶之下艙。則炸彈又至。其人竟作肉糜。或飄落海中。或黏著艙面。丁軍門謂我本瀕死之人。幸而不死。乃救我者竟死。不覺潛焉出涕。定遠又有一西人。以大聲猛作於其耳畔。耳中之薄皮。本如竹衣之冒笛孔。遽遭震裂。兩耳遂聾。然仍專心致志。於救火之役。各弁兵有恇擾者。亦竭力彈壓。不許凌躡錯亂。及回旅順口。華官稱謝不已。屢計是日之戰。鳴砲第一聲。係十二點三刻鐘。戰至三點鐘。日船忽紛紛遠去。不知聚商何事。倏又進逼華艦。猛擊不休。迨至鐘鳴五點。日艦又退。究未知其入水者何艦。受創者幾船。華艦見紅日將沈。整隊向旅順口進發。遙見日艦。尙有在六里之外。隱隱相從者。直至廟島而止。聞十八日日艦遁回之際。用水雷轟去廣甲揚威兩壞船。始返其麇聚之處。受傷之華人。在旅順口醫院療治者。共二百五十二員名。大半可期速愈。不必奏刀。甚然。惟軍中之華官。幾於無一不傷。且間有死者。戰時彈如飛蝗。不可捉摸。艙面之人。幸而不死。誠徵天之幸也。然定遠之死者。已十七人。鎮遠亦十五人。

其餘各船大致相似。合計尙不滿百人。其與船俱沈者。共有六百人。後有遇救得生者。尙未可知。致遠船中管機器之西人。先已受傷。後亦與船同殉。良可扼腕。其西人之在船者。統計二死四傷。二無恙。何以能無恙。曰。在艙底司理機器故。以上皆西友來書語。日本二等水師提督伊藤。於八月十九日下午兩點三刻鐘。自濟物浦電報日主曰。洋歷九月十四日。（即華曆八月十三日。下同類推）臣統戰船。第一上隊出海。其第二上羣船。仍泊濟物浦。八重山一艦。亦泊濟物浦。臣於十五日。至大同江口。派滿珠、赤城二艦。水雷一號。入江協助陸兵。於是臣部之船。共一十二艘。連一商船在內。十六日。自大同江口行至盛京外海面。過海陽島。到太古山對海小住。十七日晨。遇中國北洋海軍艦隊。瞭見共十四艘。及水雷船六號。中國鐵艦先放大炮。迨過十二點四十五分鐘。兩軍大小各砲連環轟發。不少間斷。五點鐘。砲聲頓止。似見中國來遠揚威、超勇、濟遠四艦。或已沈入波心。或已不能行走。其餘想皆受傷。定遠靖遠二艦。鎗而皆火。似難忍受。維時日已將落。中國艦隊退至威海衛。我船隨之而行。惟恐華艦於黑暗中。施放水雷。不敢逼近。是夕。臣等在廟島歇宿。準備十八日再戰。而華艦不出。或料其業已入鄒修理。我船亦於十八日折回。海中曾遙見兩船之煙影。我船振舵尋之。忽不見。及至昨日戰場。用水雷轟去擱沙之中國揚威艦。遂回至濟物浦。檢點各船內除

以商船改充兵艦之西京丸。舵已轟斷。舟中有觀戰之某大吏。幾被華軍連船擄去外。餘艦未沈一艘。然或受重傷。或遭小損者。無一能免。臣所乘之吉野艦。受傷尤劇。惟修整後。尚可駛用。其松島號旗船。與赤城。比叡二艦。亦皆備受夷傷。查赤城。比叡之重傷者。蓋緣力戰之故。且比叡爲華艦所隔。幾遭擒於中國。猶幸開足汽機。奮力逃回濟物浦。始克瓦全。八月十八日。臣伊藤恭記。以上係日將電報其主語。按之軍機。若有妄報。厥罪匪輕。過而譯之。所謂君子可欺以其方也。夫海戰之械。創自泰西。英軍於保護希臘之役。與突厥（即華人譯譯之土耳其）一試其端倪。然鐵甲之厚。砲位之大。及一切新法。皆不如今日遠甚。迨至精益求精之後。從未有較宮貝闕間。決性命於俄頃之事。中國之創海軍。最後於他國。能使夜郎自大。無知妄作之各戰艦。全數損傷。中國雖失數艦。不足以爲辱。然而究不得謂之勝也。不謂之勝。則敗矣。日主先於中秋前一日出宮。是夜在名古屋住宿。中秋日。至西京祭其祖廟。是夜。在神戶住宿。十六日。至廣島。遂就廣島爲久居計。其弟有棲川。其相伊藤博文。其臣西鄉大山。及各武弁。均隨之。是以伊藤之電。卽遞廣島。日主乍接之下。如膺九錫。卽發電至軍中。盛稱伊藤榮國之功。且命東京人升旗懸燈。同申慶賀。而不知日本之艦。全行破裂。今松島一艦已入船塢。驗得船面之物。無一瓦全。且又有一華彈。擊碎其護砲之鐵甲。修理

良非易易。故伊藤以八重山艦彌其闕。而改以橋立爲號令船。西京丸受傷後。遁至濟物浦。船中之人。如已赴法場。重邀恩赦者然。比叡艦受傷尤重。如將擢腰斬之刑。其火光熊熊也。則又將焚屍矣。赤城艦亦備受荼毒。而善於熬刑。故不死。至日本弁兵之就戮者。赤城艦參將一員。橋立艦都司二員。松島船都司一員。守備一員。吉野艦守備一員。比叡艦醫官二員。糧台官一員。巖島艦都司一員。其餘把總外委之類二十員。共官三十員。受傷者大小各官六十一員。水師之受戮者一百六十一名。傷者不計其數。且日本萬朝報。又紀大東溝（是日之戰係在大東溝外海面）海戰情形云。比叡、松島、赤城三艦。俱被砲丸所中。受損而沈。赤城艦中統帶以次九武員。士卒百餘人殲焉。然則豈能以得勝自誇哉。乃日主之沾沾自喜也。則尤有進。伊藤之電甫至。諾佐之電又來。舖張平壤之捷。尤爲驕妄。日主亦覆電賀之。而日本官報。錄誇疊媽提督八月十八日信云。初十日。日兵分作四隊。向平壤進發。第一隊日兵四千七百名。第二隊二千四百名。三隊三千六百名。四隊五千四百名。從中和府去者。爲正兵。從文川去者。爲截華軍後路之兵。十七日罷戰後。得華營器械甚多。又得金銀四十箱。每箱約重三百磅。高麗錢不計其數。米亦甚多。埋葬華軍卒忠骸二千具。其受傷者不知其數。留於日本醫棚中療治者八十四名。給以藥餌者六百一十一名。華軍之投降者一萬四

千五百名。中有武弁五員。此華軍死傷降附大約之數也。日本官之受戮於華軍者共八員。(日新開)

云步兵大尉田上覺町田實義林久實砲兵大尉山本忠知步兵中尉今井進經并有順共陸員皆死蓋僅據其所知也末弁及兵一百五十四員名。身受刑傷之武職二

十六員。(東京日日新聞又云砲兵少佐永田龜少兵大尉笨木崇憲小倉恭信鑓部尚若月曾壹那步兵中尉林榮敏平田時丸本岡德次郎參井每雄井野口春清步兵少尉乃方文太郎勝田太郎管野尚共拾委員皆軍傷重傷垂斃萬朝報

云步兵少尉田邊元次郎國宏末弁及兵三百八十一員名。不知下落之弁兵四十員名。合共傷亡弁官

兵丁六百九員名。以上皆日本所稱官報中語也。雖不免虛張聲勢。要亦不盡無稽。嗟我華軍。君

子化爲猿鶴。小人化爲沙蟲。乃若是之衆乎。然日本之死傷亦殊不少。殘民以逞。實大傷造物之

和。日主若猶不悛。吾恐天怒人怨。卽在目前矣。該報又云。擒得之華軍。今已按隊送至日本。受傷

之華軍。妥爲醫療。待之與日本傷兵無異。蓋日后已於一千八百八十六年。列名紅十字會。不得

不然也。按紅十字會。昉於泰西。每遇兩軍交戰之際。會中人繡紅色十字於其襟頭。直入軍中。自

成一隊。但遇受傷之人。卽奮力負回。竭力營救。其人絕不與聞軍事。故兩軍皆不得加害。中國軍

中亟宜明白告誡。庶免開罪於他國。且亦不妨仿而行之。以體天心。夫中國仁聲義聞久著五洲。

今亦稍稍替矣。得無謂余言爲迂乎。而中國之軍報。則尤有令人憤懣填膺者。申報館接奉天友

人信云。劉君振德隨奉軍右營管帶金君。赴高麗前敵。八月下旬率同五六人。由平壤回。急往詢

交戰情形。據云。平壤城極大。南北綿長十餘里。西南東三面。均有大江圍繞。北面峻嶺崇山。城在山上。城東江水。繞山南迤西而去。西北隅則無山無水。有一大道。直達義州。凡從奉天往朝鮮者。必取道於此。東南兩城門。雖有通衢。然至江水而止。我軍葉赫豐左衛馬六大帥。共統勇丁三十四營。自七月中取齊後。未與倭奴接仗。惟出哨之隊。彼此相遇。互相轟擊。時或死傷一二十名。八月初三日。淮軍與毅軍黑夜出哨。中途相值。誤傳口號。以致自相攻擊。嗣是而堅壁不出者五六日。初十日。聞日本增兵分道而前。欲攻平壤。馬帥遂率所部毅軍四營。繞出江東。爲犄角之勢。衛豐二帥率淮及西丹隊十八營。駐守城南江岸。左帥率奉軍六營。守北城山上。葉赫二帥居城中。此外尚有勇丁六營。及朝鮮兵八百名。十二日。余隨金君。管帶營勇。會同徐揚二君所部三營。出探城北。行八十餘里。見日兵已在隔江列陣以待。相距五六里。卽各以槍砲轟擊。自辰至申。不分勝敗。我軍死傷二百餘名。日本所傷約甚多。然逐漸增添。我軍東南二路時有以勝仗報者。忽聞帥令。著卽火速回城。余等隨拔隊而歸。日兵乘勢過江。搶登山頂。憑高爲壘。泊左帥親出禦之。已無及矣。乃緊守北城。以大砲仰攻。其時日本尙無大砲。左帥親自量準。發砲以拒。自十二晚至十六晚。鏖戰四晝夜。我軍無甚損傷。東南二軍。亦時報勝仗。詎料十六日傍晚。日本運到大砲。向左

帥違聲。左帥受傷墮地。口尙能言。經戈什哈背負下城。日營又發一砲。徐楊二君殞焉。兵遂敗亂。葉帥急懸白旗止戰。倭奴揮令華軍當夜出城。聲言如不遵從。卽行開砲。葉帥無奈。令衆軍速退。先是。電線已斷。軍情皆用探馬報知。葉帥本擬十五日退走。左帥竭力挽留。且令親兵看守。朝鮮兵恨葉帥刺骨。謂十二晚若不令營回城。日兵不得上山。日兵不上山。我軍安能敗北。遂於葉帥出城時。在城上開槍轟擊。及葉帥既出。而城南衛豐二帥之兵。亦各自逃逸。左帥及徐楊二君屍首。失落無蹤。是役也。我軍陣傷千數百人。嗣因退避時。被城上擊死數千人。及至義州。則祇存數百人矣。幸馬帥遠在江東。孤軍接戰。大獲全勝。奪得大砲七尊。生擒日兵數名。得以全帥而歸。當余折回時。路遇銘軍步隊十三營。馬隊二營。依帥所統馬隊九營。已過鴨綠江前進。閱日。聞義州亦失。我軍皆退至鴨綠江西岸之九連城。鳳凰城一帶。然則銘軍十五營。及依帥所統九營。豈皆不戰而退乎。真急索解人而不可得已。按葉帥卽日本新聞紙所稱。率數千人往北先逃之葉曙青軍門志超。蓋曾屢叨恩賞者也。聶帥卽聶功亭軍門全感。聞身受重傷。致與大軍相失。幸遇二朝人。贈以袍帽。俾日兵無可辨認。始得從間道歸營。豐帥旗人。未知官職。統領奉天盛字營練軍。左帥則賞戴雙眼花翎。賞穿黃馬褂。頭品頂戴。記名提督。原任廣東高雷廉三府總兵官左冠。

廷軍門資（袁世凱）死事慘烈。渥蒙恩卹者也。衛帥名汝賢。西報謂其私運餉銀八万兩回籍。以致軍心潰散。臨陣先降。今已奉旨革職拿問矣。馬帥未知名籍官職。由旅順口撥往。實統毅軍。依帥係欽命鎮守黑龍江將軍法什尙阿。巴圖魯。依堯山留守（克唐阿）夫袁袁諸公。堂堂大帥。不能奪日本之膽。使之不敢來攻。已屬可異。况紮硬寨打死仗手段。實爲陸軍之所長。十年前越南之役。唐薇卿方伯（袁世凱）馮萃亭宮保子材。劉省三爵帥（翁同龢）劉淵亭軍門（余福）先後獲勝於諒山鎮南關瓊州台灣。越裳氏各處。豈蕞爾一島國。更猛於歐洲素著名之法蘭西乎。論者謂往日之戰。恃乎人。今日之戰。兼恃乎械。平壤華軍所執之洋槍。係專於牟利。不顧喪師辱國之監司大員所轉購。藥不配彈。子不對槍。雖有精兵。亦將束手待斃。况中國之積弊。又不離募勇一策。邊疆有事。其素日隸名尺籍。晨夕訓練之兵勇。往往以防堵爲名。坐鎮舊地。其驅赴前敵者。大半投閒置散之武夫。招市井游手之徒。輕於嘗試。即使挾有利械。斷難命中及遠。而日本則全反中國之所爲。試問以不知死活之臭棋。與善弈者對局。能操必勝之券乎。總而言之。將不知兵。兵不知將。平日未孚以恩信。必不肯如手足之捍頭目。已犯兵家之大忌。又其甚者。專務尅扣軍餉。爲自肥身家之計。凡此種種。皆必敗之道也。

責備賢者

八月十八日上諭。倭人渝盟肇釁。迫脅朝鮮。朝廷眷念藩封。與帥致討。北洋大臣李鴻章。總統師干。統籌全局。是其專責。乃未能迅赴戎機。以致日久無功。殊負委任。著拔去三眼花翎。褫去黃馬褂。以示薄懲。該大臣務當力圖振作。督催各路將領。實力進勦。以贖前愆。欽此。

起用賢王

九月初一日上諭。朕欽奉慈禧端佑康頤昭豫莊誠壽恭欽獻崇熙皇太后懿旨。本日召見恭親王奕訢。見其病體雖未全愈。精神尙未見衰。著管理總理各國事務衙門事務。並添派總理海軍事務。會同辦理軍務。欽此。

同日。上諭。朕欽奉慈禧端佑康頤昭豫莊誠壽恭欽獻崇熙皇太后懿旨。恭親王奕訢。著在內廷行走。欽此。

附八月電音擇要

初六日電云。俄國現派海軍一隊。速赴高麗海面。

十五日電云。俄國派提督提耳洵。統轄朝鮮海面俄國各戰艦。

二十九日電云。俄之大日報館。忽發狂言曰。中日之戰。俄之關係。重於他國。不如合俄英法三國。割分中國而食之。抑何可畏。乃爾。

甲午中日戰輯

(二)

王炳燿初輯

中日戰輯卷之四

禍延盛京

東莞王耀燧初輯

秋九月二十八日敵渡江我軍力寡小戰而遁二十九日敵攻九連城我軍甫戰即潰宋保帥度在後路之鳳凰城聞警十月初五日敵第二軍由西河套口之大孤山登岸來攻我軍即退守摩天嶺遏敵進犯奉山之要路鳳凰城遂失。

二十六日敵別枝陸軍統領大山巖在金州登岸副都統連順棄城二十九日運兵一萬八千名進攻大連灣六臺喪二。

九月電音擇要

十八日電云俄兵之屯於黑龍江畔者已奉軍令言中國若有不測之事我必不置身事外諸將士其加意努力俟有後命即日成行。

十九日電云俄國戰船三十三艘已集中日海面而瑋春尙預備運船等類以待援師。

電云。英廷已議定。撥五兵艦至東方。法廷亦增撥五艦。皆與前派來華之各艦合成一軍。冬十月朔。復犯旅順口。船塢總辦。龔道照。與。逃至天津。傳相大怒。飭速回。以死守。

朝鮮紀亂五

吁嗟乎悲哉。余壹不知夫中國之遜懦。竟至於斯也。嗚呼惜哉。余壹不知夫朝鮮之潰敗。至於此極也。噫。吁。嘻。咄哉。余壹不知夫日本之狼狽跋扈。不可言狀也。夫余之爲亂朝記者。四矣。今將續而爲五記。又豈料日本之亂朝者。更甚而亂華哉。且日本非能亂華之國也。地小於華者。十倍。民少於華者。并不止十倍。謀臣猛士。不逮華者。又三四倍。日本欲至朝鮮。望洋與歎。中國則壤地相接。一葦可航也。日本欲徵兵籌餉。民懸耒而國懸馨。中國則地大物博。北洋縱軍。書旁午。而各行省農安於野。商藏於市。工居於肆。士肄於庠。甚至官吏。偃於牀頭。師旅逍遙於河上。晏然不知有金革禍也。然則華之足以勝日者。十之七八。日之幸於勝華者。十之二三也。奈何兵蚌既開。邊烽迭起。牙山則先遁。高陞則被燬。操江則就擄。猶可曰。勝敗兵家常事耳。更奈何統帶戰艦。不能得力者。厥有海軍提督丁汝昌。臨敵退縮。致潰全軍。尅扣軍餉。縱兵搶掠者。厥有統帶盛軍之寧夏鎮衛汝貴。於是海戰則喪師失律於大東溝。陸戰則又避敵偷生於平壤。此尙

得誘爲無罪乎。然猶有代爲之說者曰：海戰本無把握。日艦亦有傷沈。皇上且頒旌勇之恩綸。海軍未著貽羞之罪狀。以視古北口提督葉志超棄牙山而邀獎者。將無同。此一說也。或又曰：朝鮮鷄肋耳。雖曰棄之可惜。畢竟食之無味。倘戀戀於平壤。日本繞出其後。截歸路而震陪都。非計也。以平壤餌敵。而完我鞏固之金甌。卽云下策。亦見老謀。此又一說也。乃自義州不守。而藩封遂絕。王師之跡。所謂保藩者。固如是乎。鴨綠江天塹之險。無異於揚子一江。宋祝三保帥。奉旨幫辦北洋軍務。前敵諸軍。統歸節制。自葉志超等潰敗之後。不必收合餘燼。業已淬厲新鋒。且日本按兵不動者四十餘日。正可以其餘暇。慘淡經營。憑江先築砲台。日艦豈敢偷渡。台後復宿以勁旅。卽使砲台有失。猶可張殺敵致果之威。而皆計不出此。江邊僅設斥埃。而以重兵株守九連城。於是日艦遂亂流徑渡。九連城桓桓之衆。不戰而潰。宋保帥尙以濟師爲名。在後路之鳳凰城遲遲吾行。旣聞九連城警報。又不急思恢復。復藉口於鳳凰城難守。而退守摩天嶺。日騎遂駭駭焉。漸入鳳凰城。從此發祥重地。竟逼敵氛。浸假而烽火蔓延。震驚陵寢。列祖列宗在天之靈。爽必有愾然不安者。督師之肉。其足食乎。顧日人之垂涎者。尤在旅順一口。旅順與威海衛。峙峙海心。遙遙相對。渤海之鎖鑰。神京之喉咽也。李傅相久鎮畿疆。經猷宏遠。威海旅順。堅築炮台。聞當創議之。

初。屢遭腐儒之梗。猶幸苦心孤詣。克底於成。今津沽得以慶堂與之安。京師不致起腹心之患者。皆傅相之豐功偉業。萬世不可忘者也。而徒讀死書。眼光如豆者。尙復連章累疏。訐之不已。試任若輩爲政。吾恐師徒撓敗。不特不止於是。且將有腥染闕廷。能延鐘虜。爲海內臣民所不忍言者矣。然而防守之疏。亦不能爲賢相諱。旅順砲臺固矣。北洋軍艦。傷而復整矣。縱海軍提督不能得力。日本猶存顧忌之心。不敢以柔脆之快船。當中國至堅之鐵艦。至固之重台。然旅順既斜。挺於洪波巨浸之中。四顧蒼茫。惟藉金州一綫之通。近之可達復州。遠之可達遼瀋。乃兵艦不知所往。海道之接濟阻矣。金州又不能阻日兵。使不登岸。陸路之應援斷矣。軍火有垂盡之時。糧餉無轉輸之計。一日軍心渙散。大局何堪設想。總而言之。中國疆臣能通變達權。審時度勢。如李少荃相國。張孝達尙書。劉省三爵帥者。固所謂嶽降崧生者也。其餘衰衰諸公。渥邀心簡。自必有太過人者。中國洋務人員如蔡和甫觀察。鈞。羅稷臣觀察。勳。蘇。蔡毅若觀察。錫勇。伍秩庸觀察。廷芳。皆曾躬歷外洋。洞諳時局。其餘或聰明練達。或廉靜淵深。皆折衝禦侮選也。武職大員中。就久駐上海者而計。如陳宇山軍門。基湘。楊鏡巖軍門。金龍。蕭雲卿軍門。鎮江。皆百勝之將。軍律嚴明。能任艱鉅。其餘各提鎮。余雖不能悉知。度亦多干城之赴赴。蓋以中國之大。何地無才。苟取舍之間。用

其所長。去其所短。正不必如岳武穆所云。文官不要錢。武官不要命。而天下已無不太平矣。乃餘

碌碌。更不第如岳武穆所云已也。(或問然則如何曰。余爲之下臺轉語曰。是以卽此一月間而論。鴨綠

江有險可扼。而日艦則展輪而過矣。九連城不戰先逃。而日兵則整隊而入矣。自軍中聞華軍已遁。諸

不意竟不獲旅順口台堅於鐵。砲猛於雷。而金州則戎馬憑陵。視眈眈而欲逐矣。至於軍情瞬息

千變。多有傳聞異辭。僕等不欲以不根之言。浪費筆墨。且不忍以不吉之語。浪播寰瀛也。天心有

悔禍之機。人病卽有回春之象。敵驕必敗。我武維揚。會當鋪箋於鞍。磨墨於盾。樂代軍中記室捷

書夜奏甘泉宮矣。

初四日。敵已踞貔子窩。(此窩離大連約初九夜。敵艦游弋大連灣外。十五日。率戰艦十五艘。磨聚台前。

台寂無聲。蓋敵已由陸襲取矣。旅順益惶。

二十二日。駐防旅順後路之姜軍門(桂題)擒敵將一名。解至津。是日敵第二軍。進窺旅順之龍護

頭。二十三日。復以水雷數艘。在旅順前施放。煙霧迷天。眩我軍心。突以陸兵猛擊台後。戰至二十四

暮。旅順遂失。

朝鮮紀亂六

濯足扶桑客。自東洋貽尺素書云。日本幅員之狹。戶口之鮮。財賦之窘。俱遠遜於中國。而其水師將士。則自幼皆入塾讀書。歷加校試之後。派登練船。練習海戰諸法。西人從壁上觀者。謂與泰西水師。不相上下。陸軍則仿德國之制。募民爲兵。訓練三年。許歸田里。一旦有事。縱遠適異國。聞召必赴。而以先經訓練之故。較臨時招募之市井少年。出一頭地。僕身居異域。心繫故都。合就所知。藉陳當道。所冀各將帥。弗存藐視之心。亦弗存畏視之心。處處以慎重出之。而合南北水陸大軍。互相策應。必有轉敗爲勝之一日。所謂牛雖瘠。債於豚上。其畏不死也。鑄鐵生讀而嘆曰。客誠今之有心人哉。夫中國之所以敗於日本者。一在兵多而不精。幾年髮捻之亂。皆烏合之衆也。統兵諸鉅公。今日募五營。明日募十營。與賊衆相薄之際。彼此搖旗擂鼓。羌無新法。惟以王師剿賊黨。順逆之勢。相去天淵。故能次第奏膚功耳。日本豈髮捻比哉。乃欲使新充之孱卒。當久練之精兵。孔子曰。以不教民戰。是謂棄之。展卷沈吟。不禁泫然流涕也。一在勢分而不合。王畿千里。天下之首也。十八行省。其肢體也。人之被擊也。皆知護其首。而中國各疆臣。各以自保疆宇爲言。坐視北洋之糜爛。而不之顧。吾不知是誠何心也。一在權雜而不專。古者將在外。君命有所不受。今泰西各國之制。海軍提督。實總戰艦之成。乃中日戰禍初開之際。或謂丁提督（汝昌）督率鐵雷

諸艦將往朝鮮之濟物浦。忽焉中道折回。則奉海軍衙門之令也。是北洋大臣主於戰。海軍衙門主於守也。一國三公。吾誰適從。微特不能爲北洋大臣咎。且并不能爲海軍提督咎也。犯此諸弊。以臨三軍。蓋不待兵刃既交而始決其勝負也。不然。中華之財賦倍於日本。中華之土地。七八倍於日本。中華之生齒。十倍於日本。卽曰蜂蟄有毒。何至水陸之戰。十無一勝哉。嗚呼。傷哉。今就立冬以後。大雪以前。中西各報所紀戰禍之可信者。與夫泰西各國。緣此而有所關繫者。拉雜具錄於後。

西報云。中日戰事旣成。歐洲各國。特派人員。至中華軍中。觀水陸戰守機宜。隨時具報本國。各大報館。如英之泰晤士等。亦各派採訪使者。隨營觀戰。○俄國已許中國。斷不乘機侵佔朝鮮。然俄之圖得一海口。嚴寒之際。免冰封戰艦之苦者。非一日矣。英報因言。假使俄人貪言而肥。則不便於日本者。亦不便於英。故異時中日重立盟約。他國必應與聞。英國且宜與日本相合。以抗俄羅斯。○前聞俄國之兵。駐於朝鮮境外。又有兵船之羣泊琿春者。聽候朝命。行將有所舉動云云。此譎言也。俄人初不欲挑動歐州之衅。惟不許日本之奪朝鮮耳。然聞日本亦初無欲佔朝鮮之意。○拿縛司笛者。俄之大日報也。當平壤及鴨綠江罷戰之後。卽作一論云。

居今之日。各大國欲出而和解中日之釁。似已適當其可矣。愚謂各國不妨合力以壓中日二國。使不得再戰。此息事甯人之至計也。惟尙有說者。俄英法三國。大可剖分中國而食之。俾不得再有殺教士害商務之惡習。且中國大國也。而日本乃敗之。如摧枯拉朽之易。則我三國之分中國。不較易於英之定印度乎。俄報此論。咄咄逼人。譯畢。不覺手爲之戰。○又有俄報云。中日兩國和戰之局。應隸俄人主政。緣朝鮮最近於俄也。○英國泰晤士報云。余觀中日兩國之衅。起於保護朝鮮。而倥然有晤矣。夫中國平日之待朝鮮。未免太覺鬆懈。朝鮮內政外交。不甚奉中朝之號令。日本始得起而圖之耳。英之宜引中國以爲戒者。如印度境中有數地。及緬甸一國。亦各奉英爲保護主。雖商辦分界事宜。已將八載。而中國既有朝禍。英國亟宜步步留神。庶不致蹈於覆轍也。○西歷八月間。英國議院諸員。循例給假沐浴。當散值之前一夕。結束未了事宜。直至天明而罷。此歷年所罕見也。非中東交涉要事。何以致此。議院既散之後。諸大臣或遠游他國。以廣學識。亦有仍在本國境內。會議機務者。十月十日。協理外務刻疊大臣。宣講關繫國政諸綱領。因言及中日之戰。或問刻疊大臣。公意如何。則曰。凡歐洲各國與東方有交涉者。不得不冀其從速罷戰。罷戰愈遲。則爲禍愈無限止。至我國之本分。首在豫壯聲威。以保

護旅居東土人之性命財物商務。(衆人聞之皆鼓掌稱善)次在聯絡歐洲凡與東方有交涉之各國。務與英國同心并力。一旦事出意外。彼此皆有恃無恐。○是日。武物藥大臣亦在他處講論時事。環而聽者如堵牆。武物藥歷言東方戰事孔殷。與歐洲各國及美洲美國之關繫。殊非淺鮮。其大旨與格魯大臣不相上下。惟又言我英今已妥爲布置。果有干礙大局之處。即可奮袂而起。○英員魂升德述及大東遠地之戰云。是役也。與我英之商務所關匪細。或謂日本步武西法。井井有條。其能敗中國之兵。卽有益於英國之商。此言似也。然而英人有萬不可忘者。則以中國之毘連印度也。中國今不競至此。害我所屬之印度商務。已匪淺鮮。况有俄法二大國。在中國之左右乎。萬一不虞。法在華南。俄居華北。竟緣華而害印。我必不能以輕心掉之也。明矣。俄有環春鐵路。今又豫備水陸軍務。倘在中國有所舉動。英其若之何。至法之在暹羅。於大局更有關繫。且猝不能測其命意之所終極。英尤宜竭力防之也。又言英國所派駐中華之各領事。頗皆明於事理。英人赫德久宣力於中國。其所屬之員。多有籍隸歐洲他國者。赫德則爲中國倚賴之人。所徵關稅。爲中國常年入款之大宗。又言教會中人之存華者。今頗不便。然其中不乏明奮保身之士。當此連天烽火。惟有忍耐之一法。總之英事之危險。不在於中國之強。而在於中

國之弱也。○英議院散值之後，遇有軍國重事，例由各部大臣暫行專主。前日英廷忽召諸部尚書侍郎商議大政，外廷傳述皆曰：英廷議請歐洲各國、美洲美國皆合於英，以分解中日之戰也。而抑知否否。英國駐華大臣電致外部言：本大臣近觀中國北京氣象，儼如治絲而棼，恐無餘力以徧保旅華之諸西人及內地傳教士人云云。是以英廷急集部臣從長計議。既而英相羅士勃雷中堂分電各國各派兵艦至華，自行保護其民。各國皆亟許之。至於中日之戰，則仍了不相關也。○奧國新報云：英使既有此電，倫敦巴黎均集部臣會議。英國已擬派兵一萬名駐附近中華之大海口，大約俟議員入值，屆將請特撥英金四兆鎊。(以目下時價而計約合華銀叁千萬兩)充作兵費。○又有一新報論此事云：外間風傳英國欲合他國以威力阻中日之戰，此臆說也。各國增派師船遠往華海，無非欲自保其官民耳。然而徵調頻仍，有加無已。即欲別有所舉動，亦已綽有餘裕。觀歐洲各國之意，惟不任他國占取朝鮮，是為緊要關鍵。至於中日之戰，不論誰勝誰敗，要皆袖手旁觀而已。○法國時報亦負盛名。頃者特著一論云：華海增派師船之役，即使一國之力已足坐保太平，他國亦不能不去。我法更不肯任他人之先我著鞭也。今東方又有一病夫矣。(歐洲諸國恆謂突厥為有疾之人)日本雖小，竟將搖動其本根，摧傷其枝葉。法國之心，豈能怏然故即

使中國有深藏不露之神力。日本有雷轟運退之殘碑。一旦轉弱爲強。轉敗爲勝。事未可知。第就目下而計。則吾等惟有妥設善法。同心合力。以爲未雨之綢繆耳。○美京電致倫敦云。歐洲各國欲合力以阻日本。不任摧殘中國。出於分外。謂可免中國之內亂。馴至害及旅人也。然我美之官民。殊不謂然。美之輿論。皆贊揚日本。謂爲義戰。(二字費解之至。然美電亦既云然。不得不照譯之)方將藉戰禍而得實益。乃欲阻之使不得成。其可乎。倘任日本心滿意足。而後言歸於好。則不但有益於中國。且兼有益於天下也。(中國歷敗之後。西人持論多如此。奈何奈何)開礦築路。養民諸善政。皆緣此戰。而可期次第舉行也。或謂中日兩國。當釋怨聯交之日。若英若德。若法若俄。諸大國。皆宜與於壇坫會盟之列。願何以獨忘我美國乎。美國於中日兩國之商務。豈出歐洲下乎。○法京有人言。法英二國。各以全力保護其民。彼此似無甚芥蒂。要之所定章程。惟各國合意分力。一語而已。○德國新報云。我德之派船至華者。專爲保護內地教士起見。且先已請中國妥爲保護矣。○英人有在倫敦。公論中日和戰之局者。赫德君(與中國稅務總稅務司同姓)曰。日本之志若成。殆欲分中國之地。以爲已有也。大日報駁之曰。否否。不然。日本蓋欲與中國合。而強中國。以必興。然後中日兩國。成並立之勢。而與西方諸國遙遙相對。不致強弱互異。貧富懸殊也。日人向有興亞會之設。其卽此意也夫。○英

報云。德國武備院。今仍有肄業之日本人。或在步隊。或在馬隊。或在砲隊。均已一一派定矣。聞日本又有四武員。今至俄國。學習行軍之法。試問中國鷹揚宴罷人。亦曾具此遠志否。○俄國大日報。於中日戰務。津津道之。又有自爲計者曰。我與中國。尚有滿洲交界事宜。久未了結。又有一報云。中俄兩國前訂和約。準兩國船隻。來往於松嘉利江。（西音如此。未
知當何地也。）而迄未舉行。今當乘此機會。再行訂定。○意大利國旁觀客曰。日本尙能勝中國。無論婪索金帛。割取土地。皆與我不相干涉。惟其於朝鮮之事。則祇許代爲整頓。斷不許藉圖侵占也。至於歐洲諸國。欲乘機以取漁翁之利。我實不愜於心。我亦不願有所染指。我所冀於中國者。惟在骨節靈通。毫無阻闕。倘歐洲諸國。同具此志。則我願與之合力。以期大功告成。○英報言。和解中日之衅。歐洲各國。均無不願。惟英國各部大臣。以居間排解。原無不可。若欲以威權強一國。使之不敢再戰。則不可。且曰。無論日本禁逼中國。到何地步。但使不礙通商之局。英國卽不必過問。又聞英廷之意。雖不肯恃勢以勒成和局。然於日本之陰謀。無不留心伺察。故異日議和之際。日本卽欲與中國自訂約章。而英國與俄國。斷不允許。藉杜中日兩國合力。以干礙他國之弊。且查數年前。日本曾欲與中國私訂盟約。聯爲一氣。以興亞而抑歐。中國頗韙其議。惟中國欲執牛耳。而日

本拒之事遂中止。今倘重尋舊好。日本必以此爲詞。而奪盟主之號。中國當無可奈何之際。自必虛與委蛇。然以我歐洲諸國觀之。中日兩國之興亞。固屬分所常爲。若存抑歐之心。則不特陸誼大乖。且恐別有支節矣。○中東兩國。兵連禍結。勢皆不能不借國債。日本在其本國。向民人告貸。日本洋銀三十兆圓。(約合華銀貳任貳百萬圓)按照西例。以百圓爲一股。願借若干股。先付若干圓爲質。既而徧國核數。共有願借之款六京三兆二億二萬四千七百元。中有九萬餘股。額外報效。自二十圓至五圓不等。書此。以告華民之毀家紓難者。中國近託英商。在倫敦糾借華銀十兆兩。(不以金鈔計。亦免貶折也)以海關稅項保還。英人皆甚踴躍。期滿截數。共得願借之款三十兆兩有奇。可見中國地大物博。西商皆深信不疑也。(按此款限貳拾年清還。周息柒釐)

朝鮮紀亂七

朝鮮之亂。始於東學黨。揭竿而起。以除君側之惡爲名。朝鮮官兵不能禦。而乞援於上國。是東學黨之亂朝。一變也。華軍甫至。日艦已來。其弁兵人等。紛紛闖入漢陽。是東學黨之亂朝者。爲禍小。日本之亂朝者。爲禍大也。二變也。葉志超時爲直隸提督。率師駐於牙山。北洋續調雄師。配船東渡。英商高陞一艦。猝遭日砲擊沈。是日本之亂朝者。不過禍之發軔。日本之亂華者。已成禍。

之見端也。三變也。牙山不守。平壤又逃。安州城尙有遠戍之師。鴨綠江遠返清流之權。是華軍之救朝者。虛有其名。朝王之累華者。竟釀成實有其事也。四變也。九連鳳凰諸城。相繼淪陷。揚威超勇諸艦。一戰覆沈。於是日本之陸軍。鷹矚於發祥之地。日本之水卒。鯨戲於渤海之濤。是朝鮮之亂不暇謀。中國之亂大可懼也。五變也。守旅順口者。文則如龔革道（照豐）。武則如衛革提（汝成）黃革提（仕林）姜革鎮（桂題）程革鎮（允和）等。以監司提鎮之尊。當金城湯池之固。又有天險之足恃。地利之足憑。（西人恆謂旅順地但有得力之兵。伍伯名守之。敵人縱有若干萬。斷不能登岸。之。蓋日順今日本對峙甚。至旅順後踏金州失守。而後西人之談兵。寧者猶謂日本欲取旅順。惟有力過金州。以斷華人接濟之陸路。又以兵船滿弋於旅順及威海衛之間。以斷華人接濟之水路。俟至壹午。半載華兵根莖悉拔。將庶幾樹白幟。以乞降耳。假使欲以兵力取之。則乃鏖戰。不過數點鐘。斃命不過數百輩。忽焉而土崩瓦解。鼠竄狼奔。嗚呼噫嘻。中國之禍。匪朝鮮累之也。亦匪日本擾之也。直貪生畏死。天良喪盡之徒貽之也。六變也。旅順既失。地利人和。全不足恃。卽有宋祝三保帥奉天之捷。亦恐無濟於事。適值美國願爲中日之介紹。遂簡命張邵兩星使爲全權大臣。與日本重尋舊約。是置朝亂於腦後。而圖弭日禍於目前也。七變也。有此七變。厥生一幸。幸何在。幸中國承平而後。必知固執成法。不得爲識時之俊傑。鼓舞新機。遂有方親乎歐美二洲雄國之勢也。

敵得鳳凰城。越嶺襲岫巖。陷之。另取寬甸。宋保帥(慶)聞敵猝犯大連灣。復窺旅順。飭令部下。謹守。摩天嶺。自率精兵。倍道馳援。既抵復州。遇九連城逃員劉軍門。同赴金州。聞旅順已失。退駐蓋平。握守海城牛莊之要隘。

摩天嶺沿帶。經宋帥密防。十五日。革提聶桂林等。會同副都統陞阿之滿兵。夜攻敵營。至十六日下。我軍始退向遼陽。

附十月電音擇要

初一日天津電云。韓能根軍門。欽奉大皇帝特旨。召令來京陛見。敬聞大皇帝洞燭洋情。知其誠實不欺。行將親問。以水陸交戰情形。船砲防守事宜。韓能根軍門。既承恩命。夙夜恭繕一疏。以備乘此進呈御覽。

初十日英都電云。中國咨請泰西各國政府。和解日本之鯨。英法二國。已允同心商勸。惟不願爲各國之倡。

十八日電云。美廷電問派駐中日兩欽使。如中日兩國欲我代傳和議。我願爲之。
二十五日電云。日本謝美國道達和議之意。且曰和戰之局。中國不妨面談。

二十六日電云日本願請美使居間傳語。

十一月初八日忽有敵兵五十名奔入海城縣令先逃。十六日宋保帥去蓋平暫踞海城二十五里之屯王川。十七日敵窺海城我軍力薄不克守。十九日敵第一軍犯析木城。(此城在海城東南二十里約離城四十里)二十二日敵由海城進逼宋營。宋保帥兩面受敵。繞道退駐牛莊前。二十四日宋保帥猶子記名提鎮(總統)率兵七千五百名至牛莊前之王台。合保帥二十六日敵第二隊三萬名由天王塔來犯我軍二萬餘。鏖戰一晝夜彼此皆疲遂退。

附十一月電音擇要

初四日美京電云美國駐華欽使已接中國求和之據。旋託駐日美公使送至廣島。交日主察奪。

英國之司丹德大日報云以余之愚見及尋常識見而論中國應亟與日本議和且無論日本有何婪索。惟當一一應之。諺云青山留得有柴燒。中國以為如何。

初九日電云日本之意欲中國特派大臣觀面互商。此分毫無假借及勉強之處。

十二月初六日聶功亭軍門會宋保帥禦敵於蓋平。勝之時牛莊戒嚴。宋保帥率大軍扼守蓋平至

牛莊之要隘大石橋。

聶功亭軍門(士茂)會同保帥及諸統領禦敵於蓋州。多所斬馘。李中堂聞警。迭派陳舫仙廉訪(選)李爵道(光久)率湘軍先後出關。所有電線祇存山海關一路。經周玉山廉訪(選)飭在雙台子增設分局。以通軍報。其時營口戒嚴。居民臥不貼席。宋帥大兵扼守大石橋。自蓋至營必由之路也。人心略定。

山海關爲京畿輔屏。防守宜益密。吳清帥(大猷)奉命率雄師三萬出關。

吳清帥奉命出關。部下湘鄂雄師約三萬人。計魏午莊方統伯(光壽)威武軍十營。劉雲樵總鎮(樹元)統撫標親軍七營。曾重伯太史(廣鈞)練鋼武軍砲隊一營。步隊二營。余勳臣總鎮(虎恩)統振字三營。熊起午軍門(鐵生)統鐵字十營。譚子雲觀察(文煥)統忠信軍五營。吳協戎(元愷)統愷字砲隊四營。劉協戎(光材)統三營。王協戎(連三)統一營。三哨均歸清帥節制。清帥日偕王勝之太史(同愈)翁印若內翰(綏斐)晏海臣農部(安翻)督閱技藝。申明紀律。而湘中人材如左子異觀察(孝同)黃敬輿太守(自元)陳梅生太史(嘉言)或贊襄戎幕。或校理軍書。天子桓桓。多士濟濟。皆有氣吞三島之意。東望榆關。旌旗變色矣。

湘撫告示

幫辦軍務大臣頭品頂戴兵部尙書兼都察院右副都御史湖南巡撫部院吳爲出示曉諭事。本大臣奉命統率湘軍五十餘營。訓練三月之久。現由山海關拔隊東征。正二兩月中。必當與日本兵營決一勝負。本大臣講求鎗砲軍頭十五六年。所練兵勇。均以精鎗快砲爲前隊。堂堂之陣。正正之旗。能進不能退。能勝不能敗。湘中子弟。忠義奮發。合數萬人爲一心。日本以久賴之兵。師老而勞。豈能當此生力軍乎。惟本大臣以仁義之師。行忠信之德。素以不嗜殺人爲貴。念爾日本民人。各有父母妻子。豈願以血肉之軀。當吾鎗砲之火。迫於將令。遠涉重洋。暴師在外。值此冰天雪地之中。飢寒亦所不免。死生在呼吸之間。晝夜無休息之候。父母愁痛而不知。妻子號泣而不聞。戰勝則將之功。戰敗則兵之禍。拚千萬人之性命。以博大鳥圭介之喜快。念日本之賢士大夫。未必以黷武窮兵爲得計。本大臣欲救爾國民人之命。自當開誠布公。剴切曉諭。兩軍交戰之時。凡爾日本兵官。逃生無路。但見本大臣所設投誠免死牌。卽繳出鎗刀。跪伏牌下。本大臣專派仁慈廉幹之員。收爾入營。一日兩餐。與中國民人一律看待。亦不派做苦工。事平之後。卽遣輪船送爾歸國。本大臣出此告示。天地鬼神所共鑒。決不食言。致傷陰德。若竟迷而不悟。拚死拒敵。試

選精兵利器。與本大臣接戰三次。勝負不難立見。迨至該兵三戰三北之時。本大臣自有七縱七擒之計。請鑒前車。毋貽後悔。切切特示。

爽目子曰。向聞中國有吳清卿中丞。視師吉林。佐理北洋。華人譽以有治賦才。河決鄭州之役。出爲都水師者。湯湯洪水方割。清帥躬親督率。日刻合龍。余輩西人。始料其有經濟才。日本覺起。慷慨請行。乃道遙沾上者。瞬將半載。不免竊竊然疑之。及讀此示。不覺令人神往。夫中國當百戰百勝之際。忽得此恩威並濟之元戎。彼敗鱗殘甲。不能成軍者。如得金鷄肆赦。其尙不面縛輿櫬以降者。必非人情。余輩西人。於是始知清帥誠著作才也。清帥起家翰苑。假使敷歷禁近。鋪鴻藻。信景鏢。雍容揚揚。潤色鴻業。詎不甚善。又聞清帥之在軍也。雅歌投壺。如祭征虜。輕裘緩帶。如羊叔子。而料事如神。則又如江東之陸伯言。不圖營口一役。甫遇日兵。湖湘子弟。交綏而退。其負清帥訓練之苦心也。實甚。抑未知得諸某氏之漢印無恙乎。所著之古玉圖考。尙存乎。北望陣雲。曷勝愴惻。

李鑑堂中丞(柔術)。具摺糾參誤軍機之逃員丁(汝貴)。龔(照典)。衛(汝成)。藉警威海守將。

十二月十五日。敵陸軍第二隊。突犯蓋平。我軍不敵。退向海沙川。蓋平遂失。其水軍戰艦十三艘。水

雷十五隻，兵一萬七千名，游弋威海，密布水雷。二十四日，忽以三兵艦犯登州。二十五日，出奇兵二萬五千名，由落鳳江登岸，奪我榮城。二十八日，運兵至甯海，孫軍門（金彪）禦之，始退。

褒忠令典

上諭：宋慶奏請將陣亡將領議卹等語。此次倭寇撲犯蓋平，記名提督楊壽山、副將李仁黨力戰捐軀，深堪憫惻。均著交部從優議卹，以慰忠魂。其餘陣亡員弁，並著查明具奏。（光緒貳拾年拾貳月貳拾日）

中日戰輯卷之五

遣使議和

東莞王炳耀煜初輯

我皇上不忍生民塗炭，遣使議和。

中日之戰，瞬經半載，皇上憫生靈之塗炭，特命戶部左侍郎張樵野少司農（蔭桓）前福建台灣巡撫調署湖南巡撫邵筱村中丞（友濂）爲欽差大臣，並賜全權，會同日本全權大臣，互商和局。按張邵二星使，前均奉使歐西，熟諳交涉機務。邵星使久駐上海，張星使於十二月十九日，至滬，以同文書局爲行轅，并聞張星使在美時，值美國福世德大臣總理外務，深相投契。茲者，美總統已有願爲介紹之諭，故朝電請福大臣自美東來，斡旋其間。又聞日本將派前使美國之某大臣爲議和使者，某大臣蓋與張星使同時駐美，且亦與福大臣聯縞紵之懽者也。

皇帝勅書

皇帝特派戶部侍郎張蔭桓湖南巡撫邵友濂爲出使日本議和全權大臣，卽著前赴日本。

與日本所派議和全權大臣。妥商一切事件。電達總理衙門。轉奏裁決。所有隨往人員。均歸節制。此去務宜保全國體。輯睦邦交。竭力盡心。速成和局。無負朕之委任。欽此。

賢相致書

津海關稅務司德瑾琳樞使。奉中朝之命。東渡日本。會議和局。日主拒而不見。字林西報譯中堂致日相伊藤侯之公牘云。大清欽命文華殿大學士直隸總督部堂北洋大臣一等肅毅伯李。致書於大日本宰相伊藤侯閣下。竊念我朝素以慎固邦交爲首務。歷年以來。與泰西各國。同敦睦誼。乃至本年。而與貴國有違言。遂致和局中輟。戰禍繁興。兩國生靈。同罹兵燹。每一念及。良用惋惜。本大臣日夜籌思。冀得善策。俾水陸之戰。一切暫時停止。爰即奏奉我大皇帝諭旨。德瑾琳服官中國多歷年所。深知其秉性誠實。辦事幹練。即著李鴻章將兩國因何啓衅。及現擬仍歸於好之意。詳細告知。飭令德瑾琳迅速東渡。妥議釋怨。尋盟事宜。仍准德瑾琳將一切情形。隨時電告李鴻章。轉行呈進。欽此。本大臣欽奉之下。即派德瑾琳爲頭等議和使。乘輪馳赴貴國。請問貴國命意之所在。與夫停止戰務。軍訂和約諸事宜。本大臣更特奉此書於閣下。敬請進德瑾琳而效之。幸甚。不宣。光緒二十年十月二十一日。(按此書亦係轉譯恐文義未盡符合也)

李鑑帥率步兵一萬八千名，由福山往救威海。李傅相已派買軍，統雄帥、從武定、渡黃河，助鑑帥。復電飭張軍門統江南軍，折赴威海。乙未春正月朔寅刻，敵艦十九號突犯威海砲台。我北洋海軍均泊於劉公島畔。敵第一隊先以水雷逼近口門。卯初，敵陸兵一萬二千名直逼威海之西，自榮城出者分犯他處，皆爲我軍擊退，拾敵遺鎗四百七十九枝。

初五日來攻威海東，奪我坭台。我軍反擊，卽墮其一。斃敵無算，復傷敵艦一艘，沉水雷三號。其海軍皆退，惟我東台盡爲敵有。

威海南北兩岸之兵，向由戴孝侯觀察宗憲爲總統，劉提督超佩爲分統，劉公島營兵歸張協鎮德山統領。初聞日兵東犯之信，戴道請於東撫李鑑帥添勇六營，戴道自守北岸，計轄綏軍五營，水雷一營，北山嘴上中下砲台三座，黃泥崖砲台一座，祭祀壇砲台一座，劉提分守南岸，計轄鞏軍五營，水雷一營，南山嘴砲台二座，龍王祠砲台一座，戴道與劉提約曰：兵分雖見少，合則見多。如敵人來攻之際，彼此宜互相策應。及日兵進犯北岸，無懈可擊，改犯南岸，戴道正擬往援，而劉超佩已敗，三砲台失守，反訴諸鑑帥，以戴道背約，援救自解。戴道抗稟剖辨，并言願收復南岸三台以自贖，乃募敢死士各予百金，計得千人，果奪還二台，惟龍王祠一台未復，然死士已僅

存其半矣。日本大隊忽至。二台仍不守。且分兵以撲北岸。綏軍五營除奪台已死外。兵力更單。又失劉提之救。五台相繼淪喪。戴道無奈。往依劉公島張協。蓋張協諸營無恙。且劉公島南北各有地阱砲台。(西法穴地置砲。升降從心。擊敵異常靈捷。不似各口之築壘高聳。使人遠望而知也。)一座。荒島日島共有地阱砲台兩座。尙可有爲也。詎張協又一無所用。戴道遂殉節於劉公島。

初十之夕。敵復以頭隊水雷。扼守威海西口。俄而月落。第二第三兩隊水雷。直入東口。我之守口軍。不能禦。敵放水雷。擊提督座船。我艦還擊。其第八號重傷。第六號齧碎。敵艦退。

朝鮮紀亂八

嗚呼。觀威海衛之所以守。而知天下事之貴在得人也。又觀威海衛之所以失。而知天下人之貴在得勢也。方李鑑堂中丞秉衡之持節撫東也。申明紀律。杜絕苞苴。力戒因循。痛除委靡。深念威海與旅順。遙遙對峙。實爲渤海之鎖鑰。天津之門戶。日本有窺伺京津之意。必先於此肆其毒。是以受任而後。卽日輕軍簡從。周視海防。拋鈴閣之清嚴。而以燕台爲行館。及聞旅順失守。威海益復戒嚴。旣具摺糾參聞警逃竄貽誤軍機之丁。(汝昌襲照與衛汝成)諸人。辯警威海守將。復請濟師於北洋大臣李南洋大臣張。以壯聲威。而資捍衛。乃日人偏不肯稍戢凶餒。客臘中旬。屢

有兵弁乘坐小船潛往山東沿海各灣出沒不常十五日又有一兵艦直至威海北首砲台十里外之海面砲台發口徑九寸之砲中其船面始飛駛而去。（或曰此西京丸也）而日本報則又聲言在威海口外游弋之水師計有兵艦十三號水雷船十五隻兵一萬七千名且於各要隘密布水雷蓋誠有咄咄逼人之勢矣况乎狡獪之謀尤有出人意外者黃羊祀灶之日忽以三兵艦進犯登州府燃放大砲殘害良民登州兵力本薄駐防威海之華軍不免掣動豈知日本之志全不在於登州故僅遣偏師肆其騷擾迨華軍全力注於西北卽以重兵直趨東北岸之榮城灣二十五日日兵三萬五千人徑由落鳳港登岸中國之駐防榮城者僅有閩守禮等裨將數員或迎戰不力或救援不及榮城縣登時失守榮城既失日兵可拊威海砲台之背是又將蹈旅順之覆轍矣查旅順威海各砲台當時俱由西員認真監築不特工程鞏固已也更有天然之形勝無論堅船鉅砲斷不敢直薄台下故旅順之失也禍胎先在於金州日本欲得金州先以陸軍取九連風風諸城牽綴華軍不得兼顧金州遂爲水師所陷誠使當日者有知兵之大將移師以攻金州卽未能遽爾恢復日本當無暇進窺旅順又使守旅順者知金州之海頭爲旅順存亡之所繫日兵未至則嚴爲之備日兵既至則力與之爭旅順雖至今存可也而皆計不出此守台之兵心志既不齊又

日炫於水雷艇之砲煙繚亂。盡悉縮於台前。踞金之日兵遂麇聚於台後。而况駐旅之監司提鎮大員。無一不貪生畏死。頃刻間土崩瓦解。以經營十餘載。糜費數京金之重地。拱手而讓他人。此有志之士。所以痛哭流涕也。威海之榮城。猶旅順之金州也。金州失而旅順不保。榮城失而威海能無恙乎。何又誤墮於聲東擊西之計。顧登州而忘榮城。春秋責備賢者。此難爲當軸者諱矣。然而艦帥之與龔革道。相去豈直天淵哉。日兵犯旅順。龔革道望風披靡。日兵犯威海。艦帥則督率將弁。激勵士卒。誓死不去。防守愈堅。雖除夕之令節。元旦之良辰。振刷精神。分毫不懈。日本狃於平壤之勝。以爲葉志超等諸革員。正值慶賞中秋。遂得乘間闖入。今當改歲之際。度華軍必稍解嚴。因先於二十八日。徑以戰艦連兵至甯海。卽圖登岸。孫軍門（金彪）率師禦之。日艦始退。旋於元日寅刻。以兵艦十九號。突攻威海砲台。其時北洋海軍各艦。均駐泊於劉公島畔。（按威海形如鎖。殼劉公島適時。其中與海岸不相聯絡。而其東西武隘口有一夫當關。深知日本之伎倆。必將乘我不備。因議藉紅衣大將軍萬夫莫備之勢。定遠鎮遠武鐵艦各守隘深。合機宜。）神威以代驚山。艙之爆竹。先期與砲台相約會。各燃電火。遠燭重瀛。忽瞭見日船鼓浪而來。立即豫備迎勦。日艦分爲兩隊。第一隊先至。帶同水雷艇數隻。直逼口門。（卽海岸與劉公島相距處）砲台兵艦疊發大砲。及格林砲。聲若巨靈。各日艦受傷駭遁。水雷艇不耐風濤。又經砲火。隨波臣而去者三隻。第

二隊日艦不敢戀戰，振舵而往東南，直至不見煙影。華軍始奏凱歌。此海戰之大略情形也。當日艦之潛窺東海也。華軍防範日密，每距十餘里，必安一營。元且寅末卯初，日本陸軍約一萬二千人，與水師並發，直逼威海之西。中國先鋒營適當其衝，是營有馬隊八百人，大砲四尊，掌砲洋將一員，瞭見日兵將近，即退入林中，負險力拒。且飛電傳知後路，火速求援。守諭威海城之劉軍門得電，即飭海軍砲兵六百名，攜帶格林砲十二尊，快砲六尊，星馳而至。更調洋將所帶之陸軍四千人，攜大砲十二尊，隨後策應。日兵始退，其分犯他處之日兵，自榮城出者，亦皆退避。時交巳正，日兵已退至英程十五里外。(約合華程五十里)是役也，華軍共傷亡八十七名，日兵之死者，不知其數。事後拾獲日兵所遺之洋槍四百七十九枝。元且下午，日兵又自他途進，華兵仍悉力抵禦，無懈可擊。初二日，日兵從遼東一帶進犯，又遭華軍擊退。此陸戰之大略情形也。(按中國軍報於以上諸役類本探路之兵也，肆出偵伺，聞有砲聲即退而飛報其主將，日人故智如此，非真華兵擊而退之也，故不數日而即大舉。然余謂如元且寅刻之役，倘使華軍警備疏威海，必將失守，故台艦之功，終不可沒。)既而聞日兵又將攻燕台，先致書於英領事，略謂官商教士，須於四十八點鐘內，遷避他處。英領事即邀各領事公議，類皆以爲未便，而各國兵艦，已先駐泊燕台，大有氣吞東海之勢。按日本恐犯各國之怒，故通商口岸不敢侵軼，豈敢犯燕台，雖有此書，慮聲囑喝，仍不過牽制華軍之說，計耳，寧師知之矣。初五日，日兵大隊，猛攻威海東岸之砲台，查大砲台之砲門，皆向海面，無論

旅順威海。卽至吳淞等處。大概如此。蓋祇以防敵兵之從海道來攻耳。若有遼陸來攻者。豈能移砲以順後路。旅順之失。卽坐此弊。威海雖有鑒於此。新築向裏之土砲台。亦頗得機得勢。然而榮城既失。日兵聲勢正盛。非土砲臺之小砲。所能抵禦。况台前海面。又有日艦以助威。故華軍雖奮力抵禦。砲台所發之砲。抑且準頭極合。力量極足。然卒爲日兵奪去。土砲台三座。(均在南台地方)華台發砲擊之一台。中彈而墮。台內日兵聚而殲之矣。華軍又痛擊犯台之日艦。傷其一號。沈水雷艇三隻。日本海軍皆退。及初九之夕。忽得燕台電報。略謂威海衛砲台。悉被日兵奪去。砲位亦均轟毀。初十日。字林西報。得日本來電。謂日人已奪得威海東南兩面砲台。當兩軍相見之際。中國兵艦及劉公島等處砲台。悉力抵禦。日兵奪台。甚不容易。至晚。得末次來電。又云。威海衛並未失守。現在天氣嚴寒。風雪大作。中日兩國。俱按兵不動。又云。當日兵攻擊東面砲台時。英國勝吉利安伊亞勒思兩兵艦。均在海濱遙泊。目擊日兵奪取砲台。乃正在高懸日旗之際。忽有二砲台。突時坍塌。台上日兵飛入空中。蓋華軍已豫埋地雷於台下矣。又有一華艦。似係鎮遠。(以相阻故。遠駛入灣。詳難辨認)內。鳴砲攻台。日兵乃退。又云。戴孝侯觀察陣亡。綜觀以上各電。威海卽未全失。大勢實已岌岌。誰爲爲之。孰令致之。此余於威海後路之失。不禁痛惜彌深也。然而齊魯之間。有艦帥坐鎮其間。敵人雖虐。而未能遽肆。逃兵雖衆。而正以軍法市肆不釐。則又爲朝廷慶得人矣。

日將貽書文元

大日本國海軍總司令官中將伊東祐亨致書與大清國北洋水師提督丁軍門汝昌麾下時局之變。僕與閣下從事於疆場。抑何不幸之甚耶。然今日之事。國事也。非私仇也。則僕與閣下友誼之溫。今猶如昨。僕之此書。豈徒爲勸降清國提督而作者哉。大凡天下事。當局者迷。傍觀者審。今有人焉。於其進退之間。雖有國計。以家兩全之策。而爲目前公私諸務所蔽。惑於所見。則其友人安得不忠言直告。以發其三思乎。僕之瀆告閣下者。亦惟出於友誼。一片至誠。冀閣下垂諒焉。清國海陸二軍。連戰連北之因。苟使虛心平氣以察之。不難立觀其致敗之由。以閣下之英明。固已知之審矣。至清國而有今日之敗者。固非君相一己之罪。蓋其墨守常經。不諳通變之所由致也。夫取士必以考試。考試必由文藝。於是乎執政之大臣。當道之達憲。必由文藝以相陞擢。文藝乃爲顯榮之階梯耳。豈足濟夫實效。當今之時。猶如古昔。雖亦非不美。然使清國果能獨立孤往。無復能行於今日乎。前三十載。我日本之國事。遭若何之辛酸。厥能免於垂危者。度閣下之所深悉也。當此之時。我國實以急去舊治。因時制宜。更張新政。以爲國可存立之一大要圖。今貴國亦不可不以去舊謀新。爲當務之急。亟從更張。苟其遵之。則國可相安。不然。豈能免於敗亡之數。

乎。與我日本相戰。其必至於敗之局。殆不待龜卜而已定之久矣。既際此國運窮迫之時。臣子之爲邦家致誠者。豈可徒向滔滔頽波。委以一身。而卽足云報國也耶。以上下數千年。縱橫幾萬里。史冊疆域。炳然靡然。宇內最舊之國。使其中興隆治。皇圖永安。抑亦何難。夫大廈之將傾。固非一木所能支。苟見勢不可爲。時不云利。卽以全軍船艦。權降與敵。而以國家興廢之端觀之。誠以這些小節。何足掛懷。僕於是乎指誓天日。敢請閣下暫遊日本。切願閣下留餘力。以待他日貴國中興之候。宣勞政績。以報國恩。閣下幸垂聽納焉。貴國史冊所載。雪會稽之恥。以成大志之例極多。固不待言。法前總統末古末啞恆。曾降敵國。以待時機。厥後歸助本國政府。更革前政。而法國未嘗加以醜辱。且仍推以爲總統。土耳其之啞司末恆拔香。夫利加那一敗。城陷而身爲囚虜。一朝歸國。卽躋大司馬之高位。以成改革軍制之偉勳。迄未聞有撓其大謀者也。閣下苟來日本。僕能保我天皇陛下。大度優容。蓋我陛下與其臣民之謀逆者。豈僅赦免其罪而已哉。如榎本海軍中將。大島樞密。顧問官等。量其才藝。授職封官。類例殊衆。今者非其本國之臣民。而顯有威名赫赫之人。其優待之隆。自必更勝數倍耳。第今日閣下之所宜決者。厥有二端。任夫貴國依然不悟。墨守常經。以躋於至否之極。而同歸於盡乎。抑或蓄留餘力。以爲他日之計乎。從來貴國軍人與敵

軍往返書翰。大都以壯語豪言。互相酬答。或炫其強。或蔽其弱。以爲能事。僕之斯書。洵發於友誼之至誠。決非草草。請閣下垂察。倘幸容納鄙衷。則待覆書。貴臨於實行方法。再爲詳陳。謹佈上聞。

提督兩書譯文

革職留任北洋水師提督軍門丁爲咨會事。照得本軍門前奉貴提督來函。祇因兩國交爭。未便具覆。本軍門始意必戰至船没人盡而後已。今爲保全生靈起見。願停戰事。所有劉公島現存船隻及砲臺軍械。悉交貴營。但冀不傷中西水陸官弁兵勇。凡人之命。並許其離島還鄉。如荷允許。則請英國水師提督爲證。爲此具文咨會貴軍門。請煩查照。即日見覆施行。須至咨者。右咨日本海軍提督軍門伊東。光緒二十一年正月十八日。○伊東軍門大人閣下。頃接覆函。深爲生靈感激。承賜珍品。際此兩國交爭。不敢私受。謹以璧還。並道謝忱。來函約以明日交軍械臺艦等類。因兵勇須卸繳軍裝。收拾行李。爲時過促。恐有不及。請展限至正月二十二日起。閣下進口。分日交收各件。決不食言。專此具覆。並請台安。諸希裁察。丁汝昌頓首。正月十八日。外繳還香寶酒罈黃等共三件。

威海降約

一。中西水陸文武各官。須開明職銜姓氏。西人須開明國名姓名。其文案書職及兵勇人等。須開一總數。以便分別遣還中國。二。中西水陸文武官員。須各立誓現時不再預聞戰事。三。劉公島一切器械。應聚集一處。另開清摺。注明何物在何處。島中兵士由珠島日兵護送登岸。威海各東兵自十四日(西)歷五下鐘至十五日午正止。陸續遣歸。四。請牛道台。交代承交付兵艦砲臺之任。惟須於十五日正午以前。將艦中軍器臺上砲位開一清帳。交入日艦。不可遺漏一件。五。中國中西水陸各官弁。許於十五日正午以後。乘康濟輪船照第十款所載開返華界。六。中西各官之私物。凡可以移動者。悉許隨帶以去。惟軍器則不論公私。必須交出。或日官欲加以搜查。亦無不可。七。向居劉公島華人。須勸令安分營生。不必畏懼逃竄。八。日官之應登劉公島收取各物者。自十六日九點鐘爲始。若伊東提督欲求其速。可先令兵船入灣內等待。彼時中西各官仍可安居本船。俟至十六日九點鐘爲止。一律遷出。其在船之水師水手人等。願由威海遵陸而歸。可聽其便。其送出之期。則與各兵一律從十五日正午爲始。九。凡有老稚婦女之流。欲離劉公島者。可自乘中國海船。從十五日正午以後。任便遷去。但日本水師官弁可在口門內稽查。十。軍門等各官靈柩。可從十六日正午爲始。或遲至廿三日正午以前。任便登康濟兵船離島而去。伊東提督又

許康濟不在收降之列。卽由牛道臺代用。以供北洋海軍及威海陸路各官乘坐回華。此緣深敬丁軍門盡忠報國起見。惟此船未離劉公島之前。日本水師官可來拆卸改換。以別於砲船之式。十一。此約既定。戰事卽屬已畢。惟陸路若欲重戰。日艦必仍開砲。此約卽作廢紙。一千八百九十五年二月十四日。中國候補道牛日本水師提督伊東在松島艦畫押。此約以西文爲正。

劉公島降敵雜記

劉公島之失。實緣水雷艇先自脫逃。當被日兵奪去大半。其幸而得至燕臺者。詐稱劉公島已失。船械盡已委敵。余等捨命逃生云云。鑑帥信之。其已在半路之援兵。一律截回。丁帥日盼援帥不至。遂卽仰藥以殉。嗚呼惜哉。○津信云。傅相接北洋海軍覆沒之電。不禁泣下沾襟。而初不料誤於逃奔也。正月十二夜。丁革提督密令各水雷艇自劉公島隘口銜出潛轟敵艦。豈知一號魚雷船主王平與另一船主穆晉書竟自逃赴燕臺。以全軍業已覆沒。某等幸得保全船隻等詞。隙稟登萊青道劉蕪亭觀察(舍芳)。其時電綫已斷。劉道不審虛實。電稟中堂。遂致援師不出。是較之另一水雷艇主蔡某降敵之罪。尤爲不容於死。及經發覺。中堂震怒。通飭各海口地方官嚴拿務獲。○劉公島所有華兵。於正月廿三日乘華船至燕臺。丁帥劉楊張黃諸公之靈柩。日本特

遣康濟小兵輪送還中國。瀕行時。日艦下旂鳴砲。以志哀。日本諸將士更致敬盡禮以送之。所有效力海軍之諸西人。亦附是船同至燕臺。惟美人好惟前被拘於日本時。誓不至華。今乃仍在華軍中助戰。故拘留之。○威海既失。劉公島孤懸海外。北洋海軍雖依之爲固。究無生路可逃。已革提督丁汝昌遣弁齎降書至日艦。隨卽吞烟自盡。一時相率殉節者。如海軍左翼總兵劉（步蟾）記名總兵張（文宣）護理海軍右翼總兵（本在德兵林奏督以自傷座船蹈海而死）楊（川霖）儘先都司廣東大鵬協右營守備黃（祀逵）見危授命忠烈可嘉。（欽奉）上諭均照軍營陣亡例從優議卹至前經拿問之已革海軍提督丁汝昌總統海軍始終債事著毋庸議。惟北洋海軍則竟空諸所有。惜哉。據字林報言。威海之降日者。一曰定遠鐵艦爲水師提督之號旗船。先被水雷轟沈入海。其深十八尺尙見砲位。二曰鎮遠鐵艦傷而未沈。三曰平遠鐵艦。四曰濟遠鋼帶艦。皆尙完善。五曰靖遠鋼帶艦爲日本借砲臺之砲擊沈。六曰來遠鐵艦亦已沈海。七曰威遠木質船。八曰廣丙木質水雷船。九曰康濟木質水雷棧房船。（不能海戰之小船也）十曰湄雲木質小兵船又曰蚊子船四號。曰鎮北。鎮邊。鎮西。鎮中。又有水雷船五號。砲船三號皆未傷。另有寶發一船。亦已沈沒。統共劉公島灣內或傷或完之船。共大小三十三艘。悉爲日本所有。惟逃出之水雷船十三號。子立海面。嗚呼。噫嘻。天歎人歎。又查鴨綠江之戰。超勇揚威致遠廣乙先已或沈或燬。牙山之戰。廣

甲攔淺焚燬。操祇小艦被擄。旅順之役。被擄者輪船三。夾板船二。大連灣之役。被擄輪船一。小砲船二。曰蓮春。曰漢江。兵砲十五。蓋前後所喪失者不下五十餘艘矣。靜言思之。可勝浩嘆。至於威海之戰。確知日本壞水雷艇二號。一蓋爲風浪所沈。一則轟定遠而攔礁。尙不關華人之力也。○西簡云。日兵於元旦突犯劉公島。丁帥及各統領竭力抵禦。歷十餘日不懈。而援師者無消息。各艦煤火已斷。劉公島東首一小島亦爲日占。丁帥乃召集各統領飭令力戰解圍。無奈各兵弁略無鬥志。視軍令如兒戲。丁帥震怒。卽欲親臨前敵。本船水手又均不肯起碇。丁帥知無可挽回。傳令卽發地雷轟燬砲臺。以免資敵。更不謂兵士天良盡喪。早將地雷水雷各綫悉行割斷。水雷船亦皆潛遁。無奈再召中西各員會議。僉稱實已束手無策。不如設法降日。以救生靈。乃於十八遣日廣丙管駕張(璧光)乘坐鎮北小艦。高揭白徽。直造提督伊東祐亨之座船投遞降書。(書已錄前)

伊東祐亨急會諸將相議。并派四艦扼守西口。以防華艦乘機逸出。旋請張君入客艙。張君身穿行裝。口操英語。(前曾在美國讀書。英語甚爲諳練)。敘坐既定。伊東祐亨略與寒暄。因問丁提督安否。曰病。問劉總兵安否。曰安。曰食足乎。曰米與蘿蔔膠菜俱有。問牙山之役。方(伯遂)甚諳海戰。何故殺之。曰上命也。丁公殊不願問。威海何易失也。曰陸軍與水師不相顧也。又無戰律。諸事皆然。此總署之咎也。

再戰徒傷生命，恐無濟於事矣。問劉公島近況如何，曰：官眷及有財者皆去矣，窮民不能去，受貴軍中炸彈，其苦實深。（按問答語甚長，擇其要者錄之）伊東旋畀以覆書，及香賓酒等物，張（璧光）許以明晨再送書來而別。伊東覆書略言：尊示具悉，自合祇尊。明日望將兵艦軍械砲臺之屬悉數交下。敵提督常遣一船送貴將弁回華，閣下如欲至敵邦，亦無不可。停戰後仍思効力於貴國，亦必惟命是聽。至英提督作保一節，大可不必。閣下素著名望，敵提督已深信賜函矣。十九日鎖北又入日營而下半旗，衆咸不解，及接見張差弁，面深壘容，似甚戚。日人無不慘然，急叩其故。則曰：昨帶貴提督公牘及私信呈丁公，觀其容色，似甚感動，卽入座作函畢。（元書已錄）起而言曰：我事了矣，遂入臥室服生鴉片一大劑。劉總兵、張總兵各如法服之。今提督及左右二翼總兵皆已殉節，我輩無所措手。惟有照昨日所議勉強辦理而已。東將或問張君曰：島中今尙存若干人？曰：水陸兵士約共六千，水兵多閩廣人，願返燕臺。陸兵多山東人，願從威海登岸。惟醫院中尙存受傷者七十人，不能行動耳。日營遂定議凡受傷者運入醫船，送至日本妥爲療治，而派第三四隊船兵守島，派日艦守華艦，又命撈除水雷，并請華軍中之牛道臺主持降約。伊東因問張弁曰：貴軍在威海時聞我在榮城運兵登岸，曷不阻之？曰：吁，難言之矣。各艦已奉軍令而盡不肯行，曰：必欲去，則如以卵投

石耳。(按卽此以見前傳丁帥欲去而李中堂阻之之說妄矣)既而降約已定。(已錄前)廿二日全隊華軍出降於日營。日將先遣籍

隸東直之人各攜二日糧及其行囊號褂等物。送至威海日營之後。越日又遣閩粵之人至燕臺。皆扣留其軍械。再撥康濟一艦。拆去砲位。安置丁帥以次各靈柩及中西各員直赴燕臺。○廿五日。康濟兵艦自劉公島展輪。日艦悉遵西例鳴哀。砲下半旗。亂梳繩以送丁提督等之喪。康濟卽返燕台。艦中有靈柩五具。華官若干員。西官十一員。皆無傷損。

申嚴法紀

上諭。吳大澂奏。湘軍虎字營哨官都司石雲峰。經過靜海縣地方。強索驛站馬匹。凶毆傷人。請將該都司嚴辦。並自請議處等語。都司石雲峰。著卽行革職。驅逐回籍。並不准投効各路軍營。以示懲儆。吳大澂自請議處之處。著加恩寬免。嗣後各路軍營。倘再有騷擾地方情弊。無論官弁勇丁。卽著照軍法從事。以肅軍律。(光緒廿年十一月十三日)上諭。前因旅順失守。先後降官。將提督黃仕林。趙懷業。衛汝成。革職。拿交刑部治罪。並諭令李鴻章。嚴拿速解。茲據奏稱。黃仕林於旅順失守後。溺水遇救。輒卽南歸。江西南豐縣原籍。趙懷業。衛汝成。兩員。均籍隸合肥。至今仍無下落。難保不潛行回籍。請飭江西安徽。各巡撫查拿等語。著德馨。福潤。嚴飭各地方官。嚴密查拿。迅速解部。毋任

避匿。(十四日)上諭。宋慶電奏。蓋平於十五日失守。請將總兵章高元。徐邦道。嚴議。並自請處分等語。山東登州鎮總兵章高元。直隸正定鎮總兵徐邦道。均著交部嚴加議處。宋慶調度無方。著一併交部議處。(十八日)上諭。前因畿輔大兵雲集。諭令各路統兵大員。約束兵丁。嚴禁騷擾。近聞直隸山東一帶。師行所至。仍不免擾害地方。民間畏懼兵差。至有拋棄車馬。乘間竄匿情事。若不嚴加申儆。何以肅軍律而恤民瘼。著各路統兵大臣。嚴飭各將領。懷遵前旨。申明紀律。不准絲毫累民。所部弁兵。倘敢恃衆逞強。卽按軍法從事。毋許徇情。並著直隸總督山東巡撫。於大兵經過各州縣。將一切差徭津貼。以蘇民困。至沿途應設卡鋪。仍著責令地方營汛。派撥捕役。認真巡邏。毋稍疏懈。(十九日)上諭。刑部奏。遵旨定擬革員衛汝貴罪名。並聲明該革員罪狀較重。請旨遵行一摺。已革總兵衛汝貴。平日待兵刻薄寡恩。毫無約束。此次統帶盛軍。臨敵節節退縮。貽誤大局。並有剋扣軍餉。縱兵搶掠情事。罪狀甚重。若不從嚴懲辦。何以肅軍律而儆效尤。衛汝貴著依律論斬。卽行處決。派刑部尙書薛允升。監視行刑。(二十日)上諭。兵部奏。遵旨嚴議處分一摺。此次蓋平被陷。山東登州鎮總兵章高元。接仗未能得力。直隸正定鎮總兵徐邦道。赴援遲緩。經該部分別議以革職。均屬咎有應得。念該總兵等。迭次遇賊交戰。尙能奮勇。著加恩改爲革職留任。仍責令

戴罪圖功。以觀後效。宋慶著照部議降二級留任。(二十日)上諭。已革道員龔照瑛。前因旅順船塢

失陷。避至烟台。降旨拿交刑部治罪。茲據刑部奏稱。該革員現已解送到部。請旨辦理等語。龔照

瑛應得罪名。卽著刑部嚴行審訊。按律定擬具奏。(二十日)上諭。已革直隸提督葉志超。由公州退

回平壤後。又復漫無布置。節節潰退。前經降旨。拿交刑部治罪。茲據刑部奏稱。葉志超現已解送

到部。請旨辦理等語。革員葉志超。應得罪名。卽著刑部嚴行審訊。按律定擬具奏。(光緒廿一年正月初三日)

上諭。裕祿奏。查明失守地方各員。開單分別參辦。並自請議處一摺。奉天鳳凰城等。廳州縣地方

各官。均未竭力守禦。咎有應得。所有單開之劉繼勳等五十九員。均著革職查辦。按例分別治

罪。裕祿身膺疆寄。備御未能周密。著交部議處。餘著照所議辦理。前經降旨。將東邊道宜麟。鳳凰

城城守尉佑善。署鳳凰廳同知章樾。署安東縣知縣禱。革職查辦。尙未覆奏。著裕祿迅速拿辦。

按律治罪。毋稍遲緩。該部知道。單併發。(同日)上諭。前據刑部奏。革員龔照瑛拿解到部。當交刑部

嚴訊。按律定擬具奏。茲據御史蔣式芬奏稱。確知該革員悉棄旅順。實在情形。請歸案訊究等語。

卽著刑部。按照該御史所指各節。歸入前案。一併覆訊具奏。(初六日)上諭。兵部奏。遵議甘肅提督

李培榮處分。請以降二級調用公罪。可否抵銷。請旨一摺。李培榮著改爲革職留任。卽回甘肅提

督本任其所帶防營著歸江西九江鎮總兵宋朝儒統帶。(初八)上諭李秉衡奏特參榮城失守救援不力各將弁請旨懲處等語。上年十二月二十五日倭人由落鳳港登岸撲陷榮城縣城該處所駐各營或迎戰不力或救援不及均屬咎無可辭候補副將閻得勝戴守禮候補參將趙循發候補都司葉雲生試用巡檢徐撫辰五員均著暫行革職仍令帶罪圖功以觀後效其榮城縣失守文武官員並著確查具奏。(初九)上諭自上年軍興以來朝廷每念從征士卒冒險衝鋒勞苦情形時深軫惻著各路統兵大臣嚴飭各將弁等於所部兵勇務當優加體恤以期踴躍用命倘有尅扣軍餉虐待兵勇經朕訪問或被人參劾定當執法嚴懲決不寬貸該統領等其各凜遵毋忽。(拾肆)我朝全權大臣出使議和與日本全權大臣會日廷以無全權實據未議而返。

客臘二十八日福大臣偕隨員韓寶生曹郎先抵神戶張星使則於十八日抵滬以同文書局爲行臺元旦八點鐘會同邵星使自滬乘英國商輪向日本進發初五日晨安抵神戶僑寓西人所設之客館蓋福大臣亦寓是館也當星使登岸時日廷豫飭地方官妥爲照料禮貌頗合是日未正張邵二星使福大臣率各隨員登日本窪壞哩輪船初七同抵廣島日廷派內閣總理大臣伊藤伯爵博文外務省大臣陸奧子爵光宗爲全權大臣佐以外部西員藤宜生會同中國大

臣悉心計議。初八相見之下。彼此皆溫文爾雅。互道勞苦。旋即各出國書。遞換恭讀。聞二星使所恭齋者。係 皇帝御書。西報譯言。中日失和。致肇兵端。朕不忍兩國生靈共罹鋒鏑。特命戶部左侍郎張蔭桓。福建臺灣巡撫邵友濂。同使貴國。和衷商議等因。初九下午。中日大臣第二次會晤。伊藤伯等。攜日廷覆書。略言。朕亦不忍民人之塗炭云云。旋派總巡捕官一員。捕弁數員。帶同散捕。護送二星使等。仍乘雀環哩輪船。開往長崎。俟有便輪。卽行回滬。諒者謂。日廷之意。以中國淡淡著筆。一似置身局外。故亦以無關痛癢語答之。如泛交之友。閒談瑣事也。者至商議和局一節。日本全權大臣之意。以星使遇事必須請 旨。與全權之義不符。一也。兩星使之來。國書中未有名目。遂不知爲何事公使。二也。星使未佩關防。若有往來文牘。於何憑信。三也。故遂請星輶返旆。星使既至長崎。卽發電咨呈總理衙門。請爲代奏。十二日。已接京師復電。著在長崎小住。恭俟國書重資。再申前說。以免戰禍。是知中國頗和不願戰之心。實可質諸天日。和議之成。當計日而待矣。

請示全權日本全權大臣子爵奧陸氏明治貳拾捌年貳月壹號手致中國張邵斌星使

本大臣等奉我國天皇陛下勅書。其中載明一切條規。准便宜行事。毋須奏請裁決。是本大臣等。實有全權也。至貴大臣所執勅書。雖經捧讀。而其中文義。未及深察。將來恐多乖舛。因先函

請示知曾否載明便宜行事全權字樣。貴大臣等能否過事自專。毋須電請裁決。統希布覆。不宣。

明告全權 光緒貳拾壹年正月初八日張邵武星使覆日本伊藤陸奧貳大臣

大清光緒二十一年正月初七日。本大臣等於會議時。接得貴大臣陸奧氏親交手函。詢問有無全權字樣等語。本大臣等所奉勅書。已於會議時。互相換閱。其中載有全權字樣。則是已授以商議條款。便宜畫諾之權矣。和議一成。即可電請大皇帝俞允。約期簽字。帶歸恭呈御覽。然後再至貴國。互相調換。特此敬覆。即希明察。不宣。

重辦全權 日本宰相伊藤氏二次致書於中國張邵武星使

貴國從前。祇知閉關自守。近數十年。方與各國通商。凡遇交涉事件。恆存疑忌之心。不憑衆論。時違公法。卽如貴國與本國所立之約章。其始亦因使臣不肯畫諾。輾轉電奏。方克成議。竊意如此鄭重。必能歷久不渝矣。乃觀今日。則又不然。是以本國於此。斷難草率從事。必須有便宜行事。實界全權者。方可訂議。初聞貴國簡命貴大臣東來。以爲此次定能依照公法。執有全權。是以本國亦派本大臣等爲全權大臣。特許便宜行事。及至互閱勅書。載觀手札。始知貴大臣等議立約章之後。仍須請命而行。則是全權兩字。有名而無實也。本大臣等一經畫諾。卽可永遠施行。貴

大臣等議難自專。尙須電請裁決。其全權之虛實。一望而知矣。况按勅書中。既不確載商議條款。與便宜簽字之權。又不指明所議何事。意存虛飾。語涉渾淪。殊非本國所及料。要之。既訂交涉事件。應照萬國公法。不能但援貴國成例。自下兩國。既啓兵端。事務更爲鄭重。如必欲言歸於好。務須以誠意相孚。良緣此次和議實出貴國之自願。非由本國之強求。安得憑一紙空言。虛應故事。本國素敦忠厚。貴國既有願和之意。本國豈存樂戰之心。倘使真心實意。另簡著名大員。實有全權。可與共議者前來商訂。本國無有不從也。此布。順頌日祉。

日使致詞 元文

日本國明治二十八年二月二日。伊藤總理大臣。向大清國欽命出使日本國議和全權大臣張樵野邵筱村兩星使致詞。元文錄左。○本大臣與陸奧大臣等。所作處置。非過事吹求。實于理上萬不得已所致。不能歸咎於本大臣等也。自來清國情形。於列國勢若冰炭。全然離睽。或有時與列國連和。共享昇平之福。揆其與二國守信之道。往往有不能克全者。蓋清國常以孤立不羈。猜疑刻薄爲政。故其於外洋交涉之端。敦睦隣邦之道。所必需之公明信實二者。其闕如也。宜矣。(舊國欽差大臣交涉事宜應立約書之件於公然允准之後却不肯署名。其有於已立之約章並不聲明詳細情由竟然中止者歷來實蹟不一而足) 印 由此而觀。足徵當時清廷意中。

並無誠實修睦之心。所委欽差。又不與以應行之權。歷觀往事。莫不比皆然。我政府有鑑於斯。故與清國欽差。若無定議全權。及一切便宜行事者。決不開議。免勞往返。當聞欲來議和時。已預先聲明。清國所派欽差。不可不加以定議和局。并名捺印之全權。款。而清國已恪遵此款。准派全權大臣。前來我國。我大日本天皇陛下。確認無疑。故特派本大臣與陸奧大臣。會同清國欽差。全權大臣。共商和局。並賜訂立草約。并名捺印之權。清廷既經允遵。特派全權大臣。而兩閣下委任之權。殊不完全者。足見清廷之意。尙未切于求和。輒昨日兩下對調之委任諭旨。殊不待判斷。其懸殊之處。已彰明昭著。竊思今日之事。非泛常可比。我帝國所派全權大臣。係文憲諸邦通用之全權。毫無指疵之處。願清國於全權委任。應有諸項權利。幾乎全無加之。兩閣下攜帶之委任諭旨。與閣下等所應陳應爭之條款。亦不明載。又不與以訂立草約。并名捺印之權。且與閣下議定和局。應行事宜。清國皇帝陛下。於事後批准。亦未題及一語。然則所委閣下等之職權。不過探聽本大臣與陸奧大臣陳述之言。歸報貴國政府而已。事既如此。本大臣斷不能再行續議也。或云。今番之事。於向來成例。並無不合。本大臣決不能照如此解說。卽足以重續前議。至於清國內地之例。本大臣原無容喙之權。然關係我國交涉之件。則清國向來成例。顯違列邦全正交際之

義。所有不洽正理之處。非獨本大臣之權利。可以主張裁抑。亦本大臣之所應爲也。況易干戈而爲玉帛。係至重至大之事。今者重啓輯睦。再續邦交。與訂立和約。固有一定不易之意旨。至互相訂立之後。猶期有克踐斯盟之誠衷也。講和之事。我帝國雖無反向清國求就之理。然我帝國重體上天好生之德。免致生靈塗炭之苦。清廷如履至當不道。以與我國言和。則我帝國亦當重修舊好。若徒託空談。止成虛約之議。則本大臣再不敢聞命。至我帝國與所立之約章。必期實踐。斷不食言。故不得不向清國要以確實堅守盟約。永無爽信之據。故清國如果切實求和。其使臣必須委以實在全權。且須擇素有碩望之大員。當斯重任。與所訂立之約章。確能保其實踐無詐。則我帝國自可允其議和。再不堅却也云爾。

臨別贈言 此篇與上請示明告重辦全權等三篇皆係從西報譯錄

大清欽命出使日本議和全權大臣(張蔭桓)爲照會事。照得本大臣與貴大臣今日會晤時。貴爵相伊藤談論一切。繼又鈔示所論之言。已經先後領悉。貴大臣等以本大臣所執文憑。未可爲據。囑令本大臣回國。并將不能成議緣由。詳明錄示亦已閱悉。本大臣奉命而來。議雖未成。然應將貴大臣未是之處。縷晰言之。本大臣於初議時。曾將所執文憑。交付貴大臣閱看。憑中載明。

准予全權字樣。但使約章兩有利益，即可畫諾成議。既由本大臣詳細面言，且中國大皇帝所致貴國大皇帝御書中，亦均詳載。初議時，曾請轉呈，未蒙貴大臣允諾。茲將御書繙釋送閱，至云：本大臣於議妥後，仍須電請中國大皇帝允，然後畫諾。以爲背有全權之意。不知此是中國向例，非與全權有所背謬也。本大臣亦曾詳細面言，兼由貴國電致駐華美國公使，轉詢究竟有無全權字樣。美公使當接中國總署照會，謂本大臣等實有商議簽字之權。想美公使早經電覆，則本大臣之實有全權，可以概見。文憑中倘有未周之處，本大臣曾言，可以電奏改正，而貴大臣不允。惟囑本大臣等回國，此舉甚不合理。本大臣所執文憑，與向日出使各國議和全權大臣，初無二致。今獨貴國以爲未定，殊不可解。此次本大臣奉命而來，專爲和局，並非談論以前交涉之事。本大臣亦憐兩國人民塗炭，深願言歸於好，化干戈爲玉帛。乃貴大臣概不應允，其故何歟。再貴國不以全權大臣之禮，接待本大臣，亦爲未是。據貴爵相伊藤言，本大臣發電至華，不得竟用暗碼。又據貴國外部大臣陸奧言，近有中國發與本大臣電文，因用暗碼，不便交出，且欲索閱暗碼底簿。方肯交出云云。本大臣由華起程時，曾聞美國駐華公使言，萬國公法，使臣電信，向有用暗碼之例。貴國此舉，顯違公法矣。至於本大臣自到貴國後，往返廣島，荷蒙護送款待之處，感謝不宣。

常張邵兩星使之將東渡也。美國國務卿福世德乘輪先至橫濱。美理事及警部長(前總捕頭)齊田氏警部水上乘飛龍小火船出迎登岸。福大臣於乘火車至東京。訪外務省次官林姓。晤談片刻。卽返橫濱。又登輪船而赴神戶小住。正月三日張邵二公同帶隨員繙譯僕從四十七人行抵長崎。初五日抵神戶於上尾張輪船赴廣島。沿途有警視總監督園田率警部巡役護衛。既抵廣島。日本全權大臣伊藤陸奧二氏接見之下。設席洗心館。爲洗塵之宴。又款之於春和園。禮意頗優。既而疑二公爲窺探虛實而來。並無議和權柄。以致和議決裂。拂衣而歸。(按此非已)

如明日黃花特爲傳和
露和張本因補志之

朝鮮紀亂九

魏絳有言。和戎有五利。其二曰。邊鄙不聳。民狎其野。穡人成功。其四曰。以德綏戎。師徒不動。甲兵不頓。此爲千古和戎之濫觴。實爲千古安邦之至計。今中國雖非晉比。日本亦非無終比。而此二利之所在。則竟與當日之情勢。無不吻合。中國大皇帝。體上天好生之德。斥廷臣主戰之非。簡命戶部侍郎張樵野少司農。福建臺灣巡撫。調署湖南巡撫。邵筱村中丞。爲議和全權大臣。直抵扶桑。重修舊好。日本宰相伊藤伯爵(博文)。外務省卿陸奧子爵(光宗)。亦拜全權之命。

訂期好會。既而互閱勅書。乃以中國使臣遇事須稟承朝命。與萬國公法所載全權二字之義。間有未符。遂婉辭張邵二星使。伊藤大臣旋私於中國隨員伍秩庸觀察（廷芳）曰。猶憶當年。本大臣與貴道同肄業於歐州。切磋琢磨。匪伊朝夕。別後雲飛雨散。歲月駸駸。俱不覺老之將至矣。秩庸觀察曰。唯唯。伊藤大臣曰。貴國之意。果欲與敵國言歸於好乎。抑使二星使與貴道等前來。勅探虛實也。觀察曰。我朝實係誠心修好。是以使憲不遠千里而來。若謂貴國之虛實。則已知之有素。安用是偵探者爲。大臣曰。然則曷爲不遣重臣來。勅書又曷爲不如式。觀察曰。二使憲一任侍郎。一任巡撫。皆敵國之重臣也。且曾奉使歐美。熟諳時務。皇上知人善任。是以遣之。至爵相謂勅書不如式。敢問電請於朝。重照公法所載。迅易以來。二使憲則暫駐行旌。以待後命。其可乎。大臣沈吟曰。此恐有窒礙處。今本大臣與貴道。願爲朋友之閒談。請問恭邸何不可來敵國。觀察曰。親王位尊而望重。向不輕出都門。安能遠渡重瀛。直造貴國。大臣曰。李中堂安否。何如。曰。安。惟齒尊而任重。精力漸不如前矣。大臣曰。鄙意中堂大可主持和議。貴國曷不遣之。觀察曰。中堂總持軍旅。恐未暇分身矣。大臣曰。貴國既樂於言和。尙何軍旅之與有。觀察曰。本道今亦願與爵相作朋友之閒談。試問中堂如銜命而來。貴大臣等樂與訂議否。大臣曰。中堂如願蒞盟。敵國

自樂與晉接，唯必需合例之勅書耳。觀察曰：然則中堂亦需來廣島乎？大臣曰：以愚見而論，中堂年邁似未便遠適異國，特未知我廷議何如耳。觀察曰：上海乎？曰：未可也。其香港乎？曰：未可也。我則旅順口乎？此敵國與貴國適中之地，亦中堂舊游之地也。觀察曰：唯唯。大臣微笑曰：猶憶十年前，本大臣至天津，與李中堂訂約之時，中堂以爵相之尊嚴，氣餒干霄，令人生悸。今中堂若紆尊降貴，本大臣決不步其後塵也。觀察又曰：唯唯。抑又爲朋友之閒談者，貴國遇事動稱公法，試問全權大臣應享之權利，如發電許用暗碼之類，公法豈未之載乎？大臣曰：然。有之。特非自敵國壞之也。猶憶兩國甫經決裂之時，汪芝房星使（鳳藻）在我東京，繕發密電無虛日，而我小村大臣（壽太郎）在北京，卽已阻不許發。此其例自貴國開之。今阻張邵二君之暗電，則敵國效之耳。遂相與握手珍重而別。迨張邵兩星使回滬，并以伍道問答諸語，電達樞垣轉陳。宸聽於是。諭令北洋幫辦大臣王夔石制軍（文韶）署理直隸總督兼北洋大臣，而召李儀叟相國入覲。中堂星夜趨朝。平章軍國重事。皇上又命譯署電飭各省三品以上大員，電奏主和主戰，以決從違。旋據紛紛覆奏，多主於和。聖意遂決。中堂當晝日三接之後，陛辭回津料理行裝。一面電咨日本，請約定訂議之地。日本仍以廣島爲言。中堂亦無所不可。按李中堂入都後，事宜原詳電輯。蓋至是而中

東戰局將定。和局將成矣。靖邊鄙之烽塵。免生靈之塗炭。定對歐之至計。復興亞之良謀。胥於中堂是行卜之。海濱下土。逖聽風聲。不禁詠卻看妻子。愁何在。漫卷詩書。喜欲狂之句。作亂朝記九。蓋是亂由朝鮮而起。雖共亂極思治。不得不仍其本名也。（電報所傳。其錄後幅。并志月日。西報所述。具有闕繫。節譯於左。閱者察之。）

日本欲保中國。欲保朝鮮。欲保歐洲大局。卽以保其國。前曾商請中國訂立密約。英國亦欲與中國訂立密約。蓋皆爲防俄計也。中國素不願與聞外事。故皆拒而不許。不知再越五年。俄國西伯利亞鐵路慶成。必致無可爲計。日本憂心如恢。乘機亟起。如果得遂其志。俄燄雖熾。陰已有以遏之。英國在南。中日在東。皆可安如磐石。惜乎中國之不悟也。○有自稱爲老中國人者。言於西報云。中日之衅。不知作何結局。余謂和議旣成。中國各行省。必將盡開通商口岸。有益於華者一。中國可入萬國通商會。萬國皆無容藐視。有益於華者二。是所謂因禍而得福也。苟中國仍甘避入海角。不願與萬國通往來。爲禍必將更烈。且安知日本之不強中國以必通乎。○福世德大臣。自日返滬。曰。中日兩國。雖有議和之意。實則艱難萬狀。日廷遴派伊藤陸奧二大臣。初無兜擗之心。雅有敦篤之誼。然察其議院。訪其輿論。皆謂戰雖屢勝。尙未滿意。二大臣不得不兼籌並顧。議和時。倘使略涉退讓。將爲衆矢之的。馴致不克保其名位。此日本之

難也。中國與日本議和，必予以絕大償款。廷臣尚在夢中，不能徧喻。故無論何人往議，即使極存體統，廷臣仍必交章參劾。此中國之難也。且尤有難焉者。李中堂屢被利彈，甚至加以惡詆。如真銜命而往，事事能從輕減，彼不知時勢者，尙疑事事從重。吾知自命爲獬豸之徒，必將曰：旅順口威海衛北洋海軍，盡爲李某所賣。今又賣國矣。然則中堂肯輕許日人乎？或謂似此相左，實皆難乎其爲大臣。莫若兩皇覲面互談，庶幾早定和局。是說也。揆諸西例，尙非決不可行之事。惟須擇一適中地段而已。然逆料中日兩國，必皆不肯出此。○日本增造一新艦，落成於橫濱附近之大船塢，統計日本大小兵艦，共三十一艘。水雷艇廿六隻，尙有現正趕造之二等巡海艦一艘，水雷艇二隻。均約年內落成。其廣島附近之船廠中，又有趕造之三等巡海艦一艘，報信船一艘。未知何日告成。另向英國阿姆士莊廠，定造大艦二艘，皆重英權一萬餘噸。約於明年告成。似此增製利器，不遺餘力，信足畏也。然北洋大小兵艦及水雷艇，亦共五十餘艘。其堅利亦不亞於日本。而竟一敗塗地，實屬奇不可解。欲歸咎於何人？沈思而不可得。惟聞日兵分乘運船，欲就榮城登岸時，丁提督（汝昌）請令往攻，是役也。如果成行，卽不能勝，必傷日兵無數。○美教士李君佳白，久居中國，舉充廣學會督辦，與李君提摩太齊名。去歲因事回國。

忽聞中日之衅。航海東來。幾爲日本所擒。既抵上海。時馳入都。指陳時政。名聞當道。日者軍機王大臣。特延李君入軍機房。商議要事。仰見恭邸及諸大臣。集思廣益之至意。美國駐華欽使田貝君。前承總署之囑。竭盡心力。代擬策遣張邵兩大臣使日之國書。按照公法。無瑕可摘。王大臣殷殷謝致。非尋常口角春風之比。及至攜書東渡。日使忽曰。不如式一也。無題目。二也。全權不足。三也。美欽使大異之。豈中國重行刪改乎。且福世德大臣之束裝而來者。亦緣早接電音。知有合例之國書耳。今若此。殆不啻騙之也。字林報喟然嘆曰。中國今僅存一良友矣。必欲并此而失之。且仍視爲無足重輕之事。是誠何心哉。京師虛橋之氣。毫不倭改。故棄公法而執私例。一若在所當爲。如築室然。必重立基址而後可。非徒修葺已也。○英俄二國於東方大局。未必強相阻闕。中國既許朝鮮爲自主之國。則他國皆可與聞。然今尙未知其作何定局。以英國而論。先已與中國立約。不許他國往占朝鮮。旁及巨文一島。他國亦不許過問。日本雖強。預朝鮮內政。然亦明言。決不侵佔。俄國則又布告各國云。朝鮮一國。必應仍如舊制。不得妄改。故各國不致緣此而失和。似可預卜。日本又言我欲中國之能自驅。爲之鄰者。庶可無恐。逆料後日。惟在日之善代爲謀耳。惟此次之衅。實開自日。所望議和時。不致有掣動全局之事。則夫

幸矣。○英美諸報新聞中國有願和之意，皆甚欣悅。惟望日本存講信脩睦之心，不加峻拒而已。不料張邵二星使東渡，竟如袍笏登場，中國之繚而曲，如往而復，竟至於此。實我輩歐人所未喻。○士丹特報云：此次講和之局，能使中國化其驕傲之氣，不再藐視他人，則此戰誠不無小補也。○泰晤士報云：中國似輕氣球，今被人戳破，忽然癘矣。其授劉峴莊制府（坤一）爲欽差大臣，全軍皆歸節制，深合機宜。蓋兵權貴專一而忌二三也。但爲時已晚，又恐不甚有益。爲中國計，倘能早聘歐洲名將，予以節制水陸軍務之全權，吾知中國既有能戰之材料，又有可戰之機宜，或不至一敗塗地也。今事已至此，大小官弁水陸士卒，皆早存一思慮之心，即使聘我西將，恐亦無所用之矣。○又云：中國當承平之際，人不論文武，官不論大小，半皆徇私而忘公。旅順威海既造砲臺，其安置於臺上之砲，竟有不堪一放者。其輕售砲械之人，固儼然顯官也。只知七折八扣，售者又因以爲利，假如一砲也，報銷千金，經手者侵蝕二三百金，售主則以但值五六百金之砲，應命，皆不問其爲可用否也。又若補署一缺，委留一差，先自較量肥瘠，絕不計利國利民之事。中國用若輩以使之治事，不知若輩惟利是圖，於公忠報國之道，儻然也。日本則正與中國相反，其國中黨類甚多，種類亦不一，戰禍既成，猝如四肢百體之合而成軀。

穀爲國亡身皆所不惜。迴溯維新之際。儘有自命爲老成持重者。顯與新事爲仇。今尙未漸滅殆盡也。既與華戰。卽亦盡心護國。大將軍昔握主權。被削閒居。不無怨懟。乃今雖盈顛霜雪。亦復慨捐鉅金。以助軍餉。然則中東相較。奚啻天淵。日之勝中。蓋爲意料所及。非咄咄怪事也。華人無恥不忠。惟守其驕傲之咄見。吁。其殆哉。○又云。北京閣部大臣。聞旅順口失守之信。驚駭失措。卽洩各國強令罷戰。觀於中國頤和之至意。料戰事將次告終矣。又觀華官所辦之事。爲歷來未有之奇。大抵心膽已碎。故措置皆乖。至身在行間者。極似西孩聚沙而成之房舍。其名固不異於魚鱗瓦屋也。而一孩舉足踢之。便已虛空粉粹。吾輩向所望於中國者。至此皆爽然若失。嗚呼。惜哉。其水陸各兵。皆不知戰陣爲何事。誠使早延西人。爲之訓練。餉銀則毫不尅扣。兵器則悉屬精良。吾知必有能專心力戰者。今乃有兵之名。無兵之實。問以行陣之分合。而未練者不知也。問以槍砲之利鈍。而幾成徒手也。卽有。亦不能用也。問以糧餉之多少。而幾盡枵腹也。卽發亦必扣成也。職此之故。彼可以爲兵之材料。無不心灰意懶。但冀有可搶劫財物之處。則惟肆其搶劫而已。爲之將者。驅令臨敵。幾如逼之至行刑之地。其誰肯用命乎。有不知而覺去者。然亦不過殺之云爾。於戰事庸有濟乎。至於戰敗之後。或竟被殺於敵。或則四散逃生。

無人照管。遂如流離載道之乞丐。其悍者遂相率而爲盜民。間亦幾不聊生。豈不大可哀乎。中國又有空糜巨金之弊。卽如烟臺者。本無可扼之險。非築造砲臺之地也。卽爲敵人所踞。亦無損於中國。豈值以成兆銀錢。堆於海角。乃數年前。忽有善於肥家之一職官。謂各處紛紛築台。他人皆已發財。此處亦應仿造。則我亦可發財矣。於是請於大憲。欣然開工。至於今。無論煙臺也。卽威海衛防守之事。皆已無所用之。此又可長太息者也。若天北洋海軍。於開戰之始。業已神出鬼沒。令人不測。忽而旅順口。忽而山海關。忽而大沽口。忽而威海衛。三出三入。其故何歟。總之不離於避敵者近是。旅順將失之際。丁提督固儼在海面也。今又至威海矣。野鴨驚雷。紛飛水國。曾是水師提督之威望。而若是乎丁（汝昌）之在軍也。杳不知敵人之何往。亦不知敵艦之若干。或有語以貴艦堅大於日本者。既不肯與之一試。甚至 皇上有迅掃日軍之命。依然縮首不出。其時。掌握兵權者。欲借助於西人。爰有歐洲北境之人。忽焉挺身而出。謂我實可以探信。可以領港。可以指揮雷艇。其餘軍中之事。無不優爲。其人年雖少而膽則大。且又極聰明者也。惟必需訂一合同。又需予以每點鐘能行海程二十里之一鐵艦。然則其人仍不過在一點鐘祇行八九里之一艦。能行廿里之艦。中國固未之有也。掌握兵權者。不

過空許之也。且許易而行難。陰肆擠排者。又不知幾輩也。此人遂不能成一事。而况鴨綠江罷戰而歸。各艦之膽益小。有時遙見本國軍艦之烟。卽已倉皇思遁。雖有西國之能人。其將安所用之哉。若論天津。則將中軍之元帥也。極知旅順一口。關繫重大。何亦節節耽延。儼如不知者。及至事急。不吝重賞。募人往救。試問雖鞭之長。能及馬腹乎。旣而警報叠至。一西人目擊守旅之文武官。號令不一。散而無紀。奔告李中堂。中堂亟稱其不謬。旋又慨然曰。舍我誰能行令者。然我又不克離天津。奈何奈何。不數日遂失守。總之中國至今日。孱弱已至萬分。其砲如木雕。其人如紙糊老虎。吾等西人無不代爲憐憫。若無他國相助。務俾去積習。而煥新猷。吾不知其伊於胡底矣。○古拉非報云。假使今日曾惠敏公尙在人間。應悔前作之先睡後醒論。未免失言也。中國如願行成。日本而非笨伯也者。宜不可太讓。然日本而爲聰明人也者。宜不可太不讓。查日本自開戰以至今日。全仿西法。一一照書行事。及至終篇。若使如童子之背書。記錯一字。則夏楚隨之矣。○倫敦日日新聞云。中國自失旅順。聞已亟盼議和。蓋旅順爲要害之地。陷於日本。華艦已失海權。且又不能別立大海軍。不但無可水戰。卽京津亦無險可扼。危孰甚焉。至日本竟能成此大事。實出意料之外。日本學戰於歐人。一旦乘機猝起。照書行事。今有可

和之機亦宜無失書意。否則忍心狠戰。恐無裨益。我等惟望中國之迅速行成。尤望日本之以特勝拒和爲戒也。○去臘某日。沛而未而報云。鴨綠江之敗。旅順口之失。中國海權大損。北地大危。可知目下之大勢。實惟海權爲至要。至靈之樞紐。今華艦雖避至威海。而黃海已通於東瀛。無論日兵欲由何處登岸。悉聽其便。且華船。卽尙完整。吾料日本欲全吞北洋海軍。亦非難事。海軍既沒。竟可直入京津。或謂旅順既失。中國其將與日本議和歟。然此事須中國自知不能再戰。則可否則惟有依然三戰三北而已。○東京某報云。自中日開戰。以至明治二十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劫得華軍各物。共值日銀七百三十一萬二千圓。內計大砲。在牙山劫得八尊。平壤四十八尊。九連城七十八尊。鳳凰城五尊。金州及大連灣一百二十九尊。旅順口三百三十尊。岫巖州五尊。海城四尊。共六百七尊。洋槍。在牙山劫得八十三枝。平壤一千一百六十五枝。九連城四千三百九十五枝。金州及大連灣六百二十二枝。旅順口一千八十枝。金家窩子五十枝。共七千三百九十四枝。砲彈。在平壤劫得八百四十顆。旅順口九萬六千三百七顆。金州及大連灣二百四十六萬八千二百顆。九連城三萬六千三百七十四顆。共二百六十六萬一千七百二十一顆。槍子。在平壤劫得五十六萬粒。九連城四千三百萬六千六百六十粒。金州三

千三百八十一萬四千粒。旅順口八萬四千一百二十五粒。共七千七百四十五萬八千七百八十五粒。米穀在牙山劫得日量二萬谷古。每一谷古合華權二百廿五斤。平壤四千六百谷古。九連城四千十五谷古。鳳凰城五千五百三十七谷古。金州及大連灣二千六百五谷古。旅順無米。大奇共三萬六千一百五十七谷古。馬在平壤劫得二百五十四匹。金州八十五匹。旅順三十三匹。共三百六十八匹。金銀銅錢在平壤劫得金二十五貫目三百五十刃。銀一百三十三貫目九百十刃。零物四貫目六百刃。高麗錢二萬八千二百四十千文。日本鈔票五千九百九十五圓。按東語一貫目合華權一百兩。一刃卽一錢。九連城鳳凰城制錢二萬一千九百千文。金州及大連灣銀錢六十圓。共合日本銀錢約一百萬圓。行帳在平壤劫得一千八百頂。九連城四百一頂。旅順口一百二十一頂。共二千三百二十二頂。旗在牙山劫得三十三面。平壤三百面。金州及半島一百四十四面。共四百七十七面。船在花園口劫得民船十五艘。大連灣劫得容三十噸之小輪船一艘。旅順口劫得小輪船一艘。帆船二艘。雲程海鏡兵船二艘。在豐島沖劫得操江兵船一艘。此外尚有鼓劍刀槍號筒車輛工作具踞鍋地雷水雷火藥傘快靴衣服電綫不計其數。噫。中國竭數十年之精力。萃二十一省之菁華。始得壯其軍容。備茲利器。乃

一日鄰邦聲啓。竟致不能抵禦。悉數委之敵人。藉寇兵而竄盜糧。能不痛恨於敗軍之懦將哉。譯畢。爲之呼天痛哭。○中東生聲以來。中國兵船之被燬被劫及中砲而沈者。前後共有九艘。而威海劉公島之役。尙不與焉。嗟乎。勇將無勇。謀臣少謀。悞國殃民。莫此爲甚。有心人能不痛哭流涕哉。計北洋所屬操江木質砲船。容九百五十噸。被劫。廣東所屬廣乙鐵甲船。容一千噸。被焚。北洋所屬遠帶甲船。容二千九百噸。被擊沈。北洋所屬致遠鋼甲船。容二千三百噸。被擊沉。北洋所屬超勇鋼甲船。容一千三百五十噸。被擊沉。北洋所屬揚威鋼甲船。容一千三百五十噸。被焚。廣東所屬廣甲鐵甲船。容一千二百九十六噸。被焚。廣東所屬海鏡木質兵輪船。容一千四百五十噸。被劫。北洋所屬木質兵輪船。容七百五十噸。被劫。今定遠來遠威遠又燬。餘亦一律投降。北洋海面數千里。幾不復有帆影輪聲。嗟乎。嗟乎。此豈可徒以一死謝天下乎。○牙山之戰。華軍盡節約二百人。傷約三百人。日兵死三十五。傷六十。平壤各戰。華軍盡節約二千人。傷約三千人。日兵死一百八十二。傷五百二。九連城各戰。華軍盡節約五百人。傷約一千人。日兵死三十三。傷一百一十一。金州各戰。華軍盡節約四百人。傷三十人。日兵死二十。傷五十。旅順各戰。華軍盡節約一千五百人。傷約三千人。日兵死四十。傷二百七十。豐島沖之戰。華

軍盡節者約一千二百人。傷者不知細數。日兵傷三。鴨綠江之戰。華軍盡節約六百人。傷約三百人。日兵死八十。傷一百八十六。草河口之戰。華軍盡節二十人。傷約一百人。日兵死十一。傷四十一。金家窩子之戰。華軍盡節約一百人。傷約三百人。日兵死五。傷二十五。海城之戰。華軍盡節四十人。傷約一百人。日兵死五。傷六。瓦崗寨之戰。華軍盡節約一百人。傷約五百人。日兵死十二。傷三百五十七。都計自光緒二十年五月初九日。日本大島混成旅團。由仁川上岸。占踞高麗。以迄是年。撲犯旅順。共大戰七十次。華軍之奮不顧身。沙疆効命者。約共六千六百六十人。誅斬日兵四百十三人。華軍之裹創血戰者。約共九千六百人。擊傷日兵一千七百二十人。此外尚有華兵一千一百六十四人被擄。今文登寧海榮城。又以次淪陷。威海劉公島扼要之處。更先後失守。迎降。青燐碧血。匝地迷天。執筆者既不及書。亦不忍書。惟有北望燕齊。爲之痛哭流涕。長太息而已矣。二十二日。宋保帥攻海城。不克。敵日逼近。遂退紫田莊台。劉峴帥率雄師已抵牛莊。

明罰勅法

上諭吏部兵部會奏。遵議處分一摺。山東巡撫李秉衡。著照部議。降一級留任。不准抵銷。提

督孫萬林總兵李楹均著照部議。卽行革職。准其留營効力。以觀後効。(廿一年正月二十日)上諭。福裕奏。假期已滿。病難速痊。請開缺回旂調理。一摺。奉天現係軍務省分。該府尹行抵中途。屢次藉病。奏請開缺。顯係意存規避。奉天府府尹福裕著卽勒令休致。(二十一日)上諭。德馨奏。特選縱勇沿途滋擾之守備。請交部議處。一摺。廣東候補守備宋鵬飛。經李瀚章派令前往皖江。招勇赴粵。路過江西贛縣。及南康大庾等縣。縱令勇丁沿途從船毆人。強搶號馬。種種騷擾。該守備並有捏搶訛索情事。似此縱勇肆擾。貪婪暴橫。殊屬大干軍紀。宋鵬飛著先行革職。由李瀚章派員押解江西。交德馨嚴行審訊。按律徵辦。以儆效尤。(同日)上諭。前經降者。將失事各員。拿交刑部治罪。並迭次飭催速解。除業經拿解到部。及准令留營効力各員外。現尙有趙懷業。衛汝成。黃仕林三人。未經拿解到案。該革員等均屬獲咎甚重。豈容日久潛匿。卽著直隸總督安徽江西各巡撫一體嚴拿。務獲。速卽派員押解來京。毋任逗遛。並著福潤。德馨。將趙懷業等三犯家產。先行查抄。(二十一日)上諭。刑部奏。遵旨研訊革員葉志超。龔照璵。按照律例。分別定擬罪名。請旨遵行。一摺。已革直隸提督葉志超。已革道員龔照璵。均著照該部所擬。斬監候。秋後處決。(二十五日)

循名實實

上諭前因在廷諸臣交章參劾葉志超軍在誠觀等處接仗所報獲勝情形均係虛捏請將保案撤銷當諭令宋慶確查具奏茲據宋慶奏稱該軍所報行抵韓城之西北金化遇倭戰剿一節查無實據其在誠觀一戰提督聶士成督隊戰剿身先士卒提督江自康總兵譚清遠副將馮義和參將許兆貴游擊魏家訓孫禮達聶鵬程都司徐照德守備王臣均係接仗出力著仍照原保給獎候選道吳學濂總兵葉玉標游擊毛殿颺未曾臨敵所保均屬徇情著即將保案撤銷都司戴長榮守備鮑俊卿僅資策應知府張雲錦知縣劉長英金慶慈范汝康同知史雲龍縣丞任家祐僅係充當文案等差並無戰功足錄所得獎敘著先行撤銷俟軍務肅清另行核辦以昭核實而免冒濫(正月貳拾貳日)李傅相鴻章拜受議和全權大臣

附正月電音擇要

十五日電云總署王大臣現與各國欽使商議派往日本大臣之全權○二十一日電云李中堂前得處分盡已開復朝命派爲出使日本議和全權大臣○又電云十八日北洋海軍降敵丁汝昌劉步蟾皆仰藥死越日張姓某姓二員亦死統領綏鞏軍戴孝侯觀察(宗燾)先於威海台亡時從容引決惜哉○二十二日電云今日東兵全收中國降艦凡中西官弁士卒

悉縱之。惟美人好衝，前俘於日，誓不助華，今仍在華艦，施放炸藥，故羈留候鞠。

二月初四日，敵第一軍之中軍，自海城擬犯遼陽牛莊，其右軍向摩天嶺進，左軍暫踞蓋平，先以第五隊進逼大夫墩，我軍退舍，其中軍遂至遼陽，聶軍門率兵士一萬五千名戰之，我別軍三千名，乘虛襲海城，不克，敵中軍銳進，至太岨，綏遇我大軍，大雪遂止，後直逼遼陽，唐沅圍軍門，(仁廉)長留守，(順)禦之，兩軍血戰，遼陽幸無恙。

初七日，兩軍戰於牛莊前，吳帥(大澗)甫聞砲聲，忿息狂奔，動宋保帥(慶)之軍思遁，宋帥大怒，令斬退者，吳部衆潛傷宋帥坐騎，墮馬而傷，敵入牛莊，宋帥退守神沙帶，吳帥安營在左，牛莊之失，全壞於吳清帥一人，當中日兩軍接戰時，清帥於軍前特樹一旗，大書降者免死，不意部衆一聞砲響，忿息狂奔，并牽動宋祝帥之軍，紛紛思遁，祝帥大怒，傳令退者必斬，更不意其部衆潛傷祝帥墮馬，而傷腰脅，衆遂昇之而退，十三日，兩軍鏖戰於田莊台，我軍向西北退，田莊台失，十九日，敵過遼河，前進，保帥退之，二十二日，敵馬隊四百名，至天橋場，劉峴帥傳令迎勦。

恩威並用

上諭李秉衡奏參文武各員請旨懲儆等語，山東平度州知州茅思綬於應付兵差車輛藉

錫荷派。迨聞信激任。並將嚴飭置之不理。亦不支應兵差。臺莊營參將陳佑和。短缺防兵額數。尅扣口糧。均著卽行革職。經健右營管帶官俞懌趙正元。經該撫派赴登州防營。臨期請假。藉詞推諉。著以都司降補。以示懲儆。餘著照所議辦理。該部知道。(花朝)上諭。前因吳大澂身爲統帥。徒託空言。疏於調度。業經交部議處。著卽撤去幫辦軍務。來京聽候部議。(貳拾壹日)上諭。兵部奏遵議帶兵大員處分一摺。宋慶統軍勦寇。屢經失利。嗣回紮田莊臺。又未能力扼狂氛。以至營口被襲。田莊臺亦不獲守。部議降二級調用。實屬咎有應得。姑念該提督甫至田莊臺。未暇穩紮。遽行接仗。所部將士。尙能殺敵致果。因衆寡不敵。致有挫失。吳大澂身爲統帥。徒託空言。疏於調度。初次接仗。輒卽敗退。本應照部議降三級調用。惟念其前在湖南巡撫任內。疏請從戎。勇於救難。迨奉命出關。立卽起行。尙屬勇往。此次牛莊失挫。將士尙能力戰。情亦可原。宋慶吳大澂均著加恩。改爲革職留任。以示朝廷權衡賞罰。一袁大公。該部知道。上諭。吳大澂著卽回湖南巡撫本任。毋庸來京。上諭。張之洞奏請將約束不嚴之管帶官懲辦等語。廣東陸路提標守備張武。管帶粵勇駐防鎮江西門外。所部勇丁。離營滋事。不服彈壓。該守備約束不嚴。實難辭咎。張武著卽行革職。以示懲儆。滋事勇丁。著嚴飭統帶官副將李先義。訊明。按照軍律懲辦。餘著照所議辦理。該部知道。

中日戰輯卷之六

傅相議和

東莞王炳耀煜初輯

李傅相奉旨出使議和。

附二月電音擇要(上)

初一京電云。昨日軍機大臣會商日衅。皇上命電飭各省三品以上大員。直陳主和主戰之意。并許由電馳奏。以免稽延。嗣後即著爲例。又云。李中堂入都後。皇上召見兩次。皆於軍機處。皇太后皇上又同召見數次。特命行內廷燕見禮。不必拘泥拜跪之節。其宮監女侍人等。悉屏於外。故奏對之語。外人無知之者。遙見中堂慷慨激昂。皇太后皇上皆容動相顧而已。○初二。京電云。各省三品以上大員。奉到電諭。垂詢和戰機宜。本日已有五總督。七巡撫。六布政使。三按察使。遵旨電奏。(按湘省人不諳世務。竟敢抗拒奉旨。展接之電。緣今有此緊要大事。獨不與聞。豈非甘居化外乎。凡有與新政爲仇者。此後請以湘人爲鑒。)其中三分之二有奇。皆主於和。惟謂東洋倘索重金。似無不可。若論中國土地。皆祖聖神宗心血之所留貽。如敢妄肆要求。惟有與

之苦戰云云。此外又有將軍都統提督等數大員，亦已電復，惟未知其作何語耳。○初三，京電云，恭邸精力雖遜，然常至督辦軍務處，指示機宜，不辭勞瘁，慶邸則稱疾乞假，不甚理事，惟皇上甚倚重之。傳聞皇上與慶邸一德一心，皇太后與恭邸李中堂亦同德同心。至翁李兩尙書（同和）之識見，亦復和而不同。又云，李中堂已蒙召見三次，皇上倚畀如左右手，特命爲出使日本議和全權大臣。○初六，東洋電云，日主已表明甚願款接李中堂之意，惟中國若用巧妙言語，似係日本求和於中國也者，中心殊不願。既接駐華美使西文之電，甚屬合宜，惟傳譯漢文，略有歧異，蓋將爲載入國史計也。於是定議，俟李中堂行抵馬關，先請宣示國書，然後迎至廣島，訂議和局。更聲明曰，李中堂所奉全權，必兼割地一說，庶免徒往返。○初九，京電云，昨日傅相第五次入覲，皇太后皇上均御寶座，軍機王大臣皆在列，皆力主和議，乃某大臣尙欲沮撓，恭親王袖出奏咨各件示之，并剴切言之曰，吾之所以不克遽興者，非李某之咎也，李某之意，具見於此數紙中，而有人再四阻之，故其咎實在吾輩。目前之挫失，亦惟吾輩之罪，某大臣始不敢言。京電云，朝廷專倚傅相，予以切實勅書，鈐有玉璽，重以御筆，信足爲全權大臣之證。○又云，前日傅相入覲，皇太后於國政之利弊，一一直陳，無有隱諱，某侍御奏稱，今事勢當危急之秋，言者動責李鴻章，豈知我之

所以致敗者不在天津而在京師乎。李鴻章爲北門鎖鑰，思深慮遠，期一切加以整頓。承平之日，不忘武備，封章具在，可覆按也。乃總署及戶部遵旨議覆之際，動輒駁斥。戶部尙書翁同龢且哂之曰：「蕞爾日本，何足介意。時則朝鮮尙未起衅，朝臣之關於事理者，亦或左袒翁同龢及高陞被擊。李鴻章又亟請於朝，欲撥鉅金，速往外洋，購取額外之軍械。又欲購南美洲之鐵甲船一大隊。翁同龢又不許。且曰：日本豈真敢犯於上國哉。北洋之所豫備，已足破日本之膽。逆料其必不渡海遠來。然其所謂已足者，翁同龢殆忘歷年駁斥之案也。抑豈能保日本之不來。萬一竟來，又不能保中國之必勝。至於萬一有不測之險，翁同龢全未想到。今乃共責李鴻章，臣竊寃之。疏上，劾及上書房總師傅，奉旨留中。今中堂入京，備承殊眷，人皆服某侍郎之先見。○京電云：李中堂將回天津，皇太后特賜親王穿用之翠雲裘一襲，隆恩異數，微傅相何以克當。又云：傅相退朝之暇，徧拜各國欽使，及赫魯賓方伯德。在英美兩使館晤談最久。且彼此往來，不止一次。○英電云：外間傳聞中國欲請德俄二國干預中日議和之事，藉阻日本割地之妄說。敬聞皇上深契傅相謀國之忠，往日諸讒言本屬無間可入。今更渙然冰釋，且環顧朝臣，無如傅相之足恃者。既授爲全權大臣，持節赴東，訂定和局，并將委以總理善後事宜之全權。皇上又面諭廷臣，躬自引咎，凡

傅相平日有備無患之策。悔未能一一聽從。卽泰西各國種種興盛之機。亦悔未克一一察驗。主
聖臣賢。我國家有道之長基。此矣。○傅相實定於十八往東。禮裕在津伺候。○廿三
日東電云。今晨李中堂至馬崎。(卽下日本外務省員)登舟敬迓。中堂遣長公子伯行觀察程方及
福世德大臣先行登岸。答拜伊藤陸奧兩全權大臣。○廿四日黎明。傅相舟抵六連島。日官卽派
太湖丸(輪船名)出迎。又備人力車五十輛。上插淡黃小旗。排列江干。豫備從者乘坐。旣而公義禮裕
兩輪船鼓浪而至。桅巔高插黃龍旗及德國旗。日本外務書記官井上氏。外務屬員大杉青山二
氏。乘小野田丸爲第二奉迎使。傅相改乘小輪船登陸。警部長後藤山口縣二氏。左右護衛。中國
伍秩庸馬眉叔羅稷臣。三觀察。傅相長公子伯行觀察。及美國廬世德國務卿與各隨員等。均相
隨入行轅。日官欲設供張。傅相辭焉。乃專派精細醫員。代驗行轅中所購諸食品。以免匪人暗算。
○中日全權大臣。以西門舍革爲會議公所。廿四下午相見。互閱國書與全權。合卽議和局。廿五
早中堂遷入日官代備行轅。下午又議和局。已在廣島開議。以兩國暫息干戈爲第一義。日本待
李中堂。甚有睦誼。逆料不致決裂。○廿五日未刻。傅相與伊藤伯會議和局。伊藤令內閣書記官
井上氏。操英語。書記生奈良氏。操華語。傅相令參贊伍觀察操英語。互相問答。申正二刻各散。不

知所議云何。惟聞是夕。傳相兩次發電至京師。○全權大臣應享種種權利。如公私函牘。外人均不得稽壓拆視。暗碼電報往來。均不得攔阻之類。皆是傳相祖東後。日人格遵公法。不若張邵二公之敢於藐視也。○傳相之將蒞馬關也。日本內閣大臣伊藤博文。頒令四條。一曰。不論何等人。有何等事。悉不許入會議處。派警察官禁止。二曰。各報各書籍。皆由警察官檢查允准。方可印刷。三曰。除官廳許可以外諸人。不准攜帶一切凶器。四曰。各客寓旅人出入。須由官稽查旅券。○和議未開之先。日廷續派第四軍至華。以小松宮大勳位彰仁親王將之。所有在陸之水陸各軍均受節制。該王定於三月八日(即西四月二日)就道。檄調參謀長川上氏。海軍少將山本氏。海軍少佐伊集院氏。野戰衛生長石黑氏。野戰監督長野田氏。陸軍少佐渡邊氏隨行。

兩國全權大臣第一次問答

光緒二十一年二月廿四日午後二點半鐘。帶同參議李經方。及參贊官三人乘輪登岸。赴會議公所。與伊藤陸奧及書記等官六人坐定寒暄畢。○伊云。中堂此來一路順風否。○李云。一路風順。惟在成山停泊一日。承兩位在岸上預備公館。謝謝。○伊云。此間地僻。並無與頭等欵差相宜之館舍。甚為抱歉。○李云。豈敢。○伊云。本日應辦第一要事。係互換全權文憑。當由參議恭

奉勅書呈中堂。面遞伊藤。伊藤亦以日皇敕書奉交中堂。○伊令書記官閱誦英文。與前電之底稿相較。○陸令書記官將敕書與前電華文之底稿相較。○李令東文繙譯與羅道比較。日皇敕書。並所附繙譯英文底稿畢。○陸云。日皇敕書是否妥協。○李云。甚妥。我國敕書是否妥協。○伊云。此次敕書甚妥。○李復令羅道宣誦擬請停戰英文節略。誦畢。將節略面交伊藤。伊藤略思片刻。答以此事明日作覆。旋問兩國敕書應否彼此存留。○李云。可以照辦。○伊云。頃閱敕書甚屬妥善。惜無御筆簽名耳。○李云。此係各國俗尚不同。蓋用御寶卽與御筆簽名無異。○伊云。此次姑不深求。惟貴國大皇帝既與外國國主通好。何不悉照各國通例辦理。○李云。我國向來無此辦法。且臣下未便相強。○伊云。貴國未派中堂之先。固願修好。然前派張邵二大人來此。似未誠心修好。中堂位尊責重。此次奉派爲頭等全權大臣。實出至誠。但望貴國既和之後。所有此事前後實在情節。必須明白。○李云。我國若非誠心修好。必不派我。我無誠心講和。亦不來此。○伊云。中堂奉派之事。責成甚大。兩國停戰重修睦誼。所繫匪輕。中堂閱歷已久。更事甚多。所議之事。甚望有成。將來彼此訂立永好和約。必能有裨兩國。○李云。亞細亞洲我中東兩國最爲鄰近。且係同文。詎可尋仇。今暫時相爭。總以永好爲事。如尋仇不已。則有害於華者。未必於東有益也。試觀

歐洲各國練兵雖強。不輕起釁。我中東既在同洲。亦當效法歐洲。如我兩國使臣彼此深知此意。應力維亞洲大局。永結和好。庶我亞洲黃種之民。不爲歐洲白種之民所侵蝕也。○伊云。中堂之論。甚愜我心。十年前我在津時。已與中堂談及。何至今一無變更。本大臣深爲抱歉。○李云。維時聞貴大臣談論及此。不勝佩服。且深佩貴大臣力爲變革俗尚。以至於此。我國之事。固於習俗。未能如願以償。當時貴大臣相勸云。中國地廣人衆。變革諸政。應由漸而來。今轉瞬十年。依然如故。本大臣更爲抱歉。自慚心有餘力不足而已。貴國兵將悉照西法訓練。甚精。各項政治。日新月盛。此次本大臣進京。與士大夫相論。亦有深知我國必宜改變方自立者。○伊云。大道無親。惟德是親。貴國如願振作。阜天在上。必能扶助貴國。如願以償。蓋天之待下民。無所偏倚。要在各國自爲耳。○李云。貴國經貴大臣如此整頓。十分羨慕。○伊云。請問中堂。何日移住岸上。便於議事。○李云。承備館舍。擬自明午前登岸。○陸云。明日午後兩點鐘。便否再議。○李云。兩點半鐘即來。○伊云。我與貴大臣交好已久。二位有話。儘可彼此實告。不必客氣。此次責成更重。○李云。貴大臣辦事有效。整理一切。足徵力大心細。○伊云。此係本國大皇帝治功。本大臣何力之有。○李云。貴國大皇帝固然聖明。貴大臣贊助之功爲多。○李云。兩位同居否。○伊云。分居。○李云。何日來此。○

伊云。陸外署三日前到此。本大臣昨日方至。平時往來於廣島東京之間。乘火車有三十餘點鐘之久。辦理調兵、理財、外交、諸務。實屬應接不暇。○李云。貴國大皇帝行在廣島幾個月。○伊云。已七月矣。○李云。宵旰勤勞。不勝欽仰。○伊云。誠哉萬幾無暇。凡一切軍務國事以及日行諭旨。皆出自親裁。○李云。此處與各處通電否。○伊云。與各處皆通。○李云。本大臣有電回國。○伊云。前張大人等來。本大臣未曾允電。此處自應遵命飭電局照發。○當時未曾開議故耳。即彼此相問年歲。○伊云。五十五。○陸云。五十二。○李云。我今年七十三矣。不料又與貴大臣相遇於此。見貴大臣年富力強。辦事從容。頗有消閒自在之樂。○伊云。日本之民不及華民易治。且有議院居間。辦事甚爲棘手。○李云。貴國之議院與中國之都察院等耳。○伊云。十年前曾勸撤去都察院。而中堂答以都察院制起自漢時。由來已久。未易裁去。○伊云。都察院多不明事務者。使在位難於辦事。貴國必須將明於西學。年富力強者委以重任。拘於成法者。一概撤去。方有轉機。○李云。現在中國上下亦有朋白時務之人。省分太多。各分畛域。有似貴國封建之時。互相掣肘。事權不一。○伊云。外省雖互相牽制。都中之總理衙門當如我國陸奧大臣一人專主。○李云。總理衙門堂官雖多。原係爲首一人作主。○伊云。現係何人爲首。○李云。恭親王。復本與大鳥兩位。現辦何事。

○伊云。校本現任農商部。大鳥現爲樞密院顧問官。請問袁世凱何在。○李云。現回河南鄉里。○陸云。是否尙在營務處。○李云。小差使無足重輕。○李云。全權文憑旣已妥善。互換所有應議條款。祈卽開示。以便互議。○伊云。當照辦。○當時卽訂明日午後兩點半鐘會議。並訂明日午前十點鐘移住岸上館舍。遂散。

兩國全權大臣第二次問答

光緒二十一年二月廿五日下午二點半鐘。仍在原所與伊藤陸奧會議。○李云。承備館舍甚佳。有賓至如歸之樂。謝甚。○陸云。前備行廚相待。中堂辭却。只得遵命。○伊云。中堂昨交停戰節略。現已備覆。○卽將英文朗誦。另備華文參議。閱後轉呈。○陸云。英文字句較爲明晰。○羅道將英文譯誦一遍。○李云。現在日軍並未至大沽。天津、山海關等處。何以所擬停戰條款內。竟欲佔踞。○伊云。凡議停戰。兩國應均佔利益。華軍以停戰爲有益。故我軍應踞此三處爲質。○李云。三處華兵甚多。日軍往據。彼將何往。○伊云。任往何處。兩軍惟須先定相距之界。○李云。兩軍相近。易生齟齬。天津衙門甚多。官又將何爲。○伊云。此係停戰約內之細目。不便先議。試問所開各款。可照辦否。○李云。雖爲細目。亦須問明。且所關甚重。要話不可不先說。○伊云。請中堂仔細推

敵再行作復。○李云。天津係通商口岸。日本亦將管轄否。○伊云。可暫歸日本管理。○李云。日兵到津。將住何處。○伊云。俟華兵退出。卽住華兵營盤。如不敷住。添蓋兵房。○李云。如此豈非久踞乎。○伊云。視停戰之久暫而定。○李云。停戰之期誰定。○伊云。兩面互商。但不能過久。○李云。踞所不久。三處何必讓出。且三處皆係險要之地。若停戰期滿。議和不成。則日軍先已踞此。豈非反客爲主。○伊云。停戰期滿。和議已成。當卽退出。○李云。中日係兄弟之邦。所開停戰條款。未免凌逼太甚。除所開各款外。尙有別樣辦法否。○伊云。別樣辦法。現未想及。當此兩國相爭。日軍備攻各處。今若遽爾停戰。實於日本兵力有礙。故議及停戰。必須有險要爲質。方不吃虧。總之停戰公例。分別兩種。一則各處一律停戰。一則惟議數處停戰。中堂所擬。乃一律停戰也。○李云。可否先議那幾處停戰。○伊云。可指明幾處否。○李云。前承貴國請余來此議和。我之來此。實係誠心講和。我國家亦同此心。乃甫議停戰。貴國先要踞有三處險要之地。我爲直隸總督。三處皆係直隸所轄。如此於我臉面有關。試問伊藤大人設身處地。將何以爲情。○伊云。中堂來此。兩國尙未息兵。中堂爲貴國計。故議停戰。我爲本國計。停戰只有如此辦法。○李云。務請再想一辦法。以見貴國真心願和。○伊云。我實在別無辦法。兩國相爭。各爲其主。國事與交情。兩不相涉。停戰係在用

兵之時。應照停戰公例。○李云。議和則不必用兵。故停戰爲議和第一要義。如兩國尙相戰爭。議和似非誠心。○伊云。若論停戰。應有所議之款。如不能允。不妨擱起。○李云。現如不議停戰。議和條款可出示否。○伊云。中堂之意。是否欲將停戰節略撤回。再講和款。○李云。昨日初次會議。已說明向來說話不作虛假。所議停戰之款。實難照辦。○伊云。中堂先議停戰。故擬此覆款。如不停戰。何妨先議和款。○李云。我兩人忠心爲國。亦須籌顧大局。中國素未準備與外國交爭。所招新兵。未經訓練。今既到如此地步。中日係切近鄰邦。豈能長此相爭。久後必須和好。但欲和好。須爲中國預留體面地步。否則我國上下傷心。卽和亦難持久。如天津、山海關係北京門戶。請貴國之兵。不必往攻。否則京師震動。我國難堪。本大臣亦難以爲情。且此次爭端。實爲朝鮮起見。今華兵業已退至奉天。貴國之兵。惟尙未到直隸耳。如貴國之兵。不卽往攻天津、山海關、直隸地面。則可不必議及停戰。專議和款。○伊云。局面竟至於此。非余之過也。戰端一開。伊於胡底。詎能逆料。此次交戰之始。本大臣無時不願議和。而貴國尙無議和之誠心。自今以往。局面又將大變。所以議及停戰。必須以大沽、天津、山海關爲質。○李云。以此三處爲質。日本不必實踞。但立作質名目之條款何如。○伊云。設停戰之限已滿。而和局未定。所指三處。又將與日軍開釁矣。○參議云。不必

停戰。但議和之時。定一限期。不往攻三處。可否照辦。○伊云。如此辦法。與交戰無異。和局未定。彼此相攻。終當相拒。○李云。可否請先示議和條款。○伊云。然則停戰之議如何。○李云。停戰暫行攔起。○伊云。停戰一節。未曾定結。恐議和時。又復重提。○李云。頃聞貴大臣談及停戰。有兩種辦法。一爲一律停戰。一爲指地停戰。今不攻天津。山海關等處。卽爲指地停戰之法。○伊云。中堂停戰節略。係指一律停戰。本國之兵散處遠。實難一律停戰。而所指數處停戰。本大臣細思無法可保。且指地停戰。係於戰場上會議而言。此處距交戰之處甚遠。所以不必議及指地停戰。○李云。卽請貴大臣出示和款。○伊云。此事業已說過。宜先將停戰之議攔起。○李云。停戰之款。未免過甚。萬做不到。但旣請我來。必有議和條款。○伊云。議和之款。業經辦好。○李云。卽請示見。○伊云。現在停戰之議。不提及否。○李云。停戰之款。旣難應允。且無別種辦法。姑講和款。○伊云。中堂所交停戰節略。是否撤回。抑或擬復聲明不能應允。○李云。照此辦法之後。又將何爲。○伊云。或再行議和。○李云。如此語氣。尙未定準。貴大人不云和款已備乎。○伊云。但看中堂復文如何。○李云。本大臣擬復文云。停戰之款。萬難應允。姑且攔起。卽請會議和款云云。是否如此辦法。○伊云。中堂初見停戰之款。應先仔細推敲。以後再復。頃則遽云萬難應允。還請中堂再想爲是。○

李云。遲數日再復。○伊云。幾日。○李云。一禮拜後。○伊云。太久。○李云。假如復以不能做到。以後是否卽商和款。○伊云。應請中堂將所呈停戰之款。仔細商量。或節略抽回不提。然後再商量和款。惟本大臣不願貴大臣已將停戰之議。攔起於議和時。又復提及。○李云。和款一定。戰卽不議自停。○伊云。貴大臣究竟幾日答復。○李云。四日後答復。○伊云。三日須復。愈速愈妙。○李云。和議條款。不應如停戰條款之太甚。○伊云。我想並不太甚。○李云。只恐過甚。難以商辦。○伊云。此正兩國所以派使臣會商也。下次會議日期。可否先定。○李云。且待細想。復文辦妥。或面交。或差送。○伊云。聽便。○李云。復辦文好。卽遣人定期相會。○伊問陸奧。答應如此辦理。○李云。惟願貴大臣力顧大局。所擬和款。務須體諒本大臣力所能辦。則幸矣。○伊云。本大臣亦願力顧大局。有裨兩國。但不知貴國以爲何如。○中堂乃離席。各散。

兩國全權大臣第三次問答

光緒二十一年二月二十八日下午三點鐘。與伊藤陸奧第三次在原處會議。寒暄畢。○李云。前次會議。停戰要款節略。茲已作覆。○卽誦英文。由中堂將華英文二分。親送伊藤。○伊閱英文。陸閱華文數遍。卽指後半篇。交其書記。譯出東文。陸與閱譯。又與伊藤對換華英文詳校。復與

伊東書記以東語相商甚久。似未能遽決之狀。於是伊乃云。停戰之議。中堂是否攔起不提。○李云。暫且攔起。我來時專爲議和起見。○伊復將英文反復細看。伊東乃以東語解之。伊復取烟捲。延時細想。乃云。中堂未動身之先。自己與貴國深明長下戰局情形。誠心講和。重修舊好。○李云。我年已邁。從未出外。今本國日暗時艱。且知我與貴大臣有舊。故特派來此。足徵我國誠心議和。我不能辭。○伊云。所議之事。一經議定。必須實力踐行。查貴國與外國交涉以來。所允者。或未照行。我國以此事所關重大。派我來辦。凡已應允者。必能見諸施行。惟望貴國亦然。○李云。貴大臣所言。想係道光季年我國與外國初交之時。咸同以後。所定一切約章。皆經批准施行。卽十數年前。與俄國所辦伊犁之約。稍有齟齬。隨後卽派使妥結矣。○伊云。額爾金之約。固未批准。我兩國既派頭等大臣會商。定議若不施行。有傷國體。而戰端必致復起。且所以議和者。不獨爲息戰。且爲重締舊好耳。我忝爲敝國總理內閣大臣。凡所議定。必能實踐。亦望中堂實能施行議定之事爲幸。○李云。我忝派欽差頭等大臣。此次進京。召見數次。實因此事重大。奉有明白訓條。前屢與貴大臣言及。日後和款必須體諒。本大臣力所能爲。果可行者。當卽應允。其難行者。必須緩商。斷非三數日所可定議。請貴大臣卽將和款出示。○伊云。請俟明日交閱。○李云。明日何時。○伊云。

請中堂擇定。○李云。十點鐘可否。○伊問陸奧首肯。○李云。所示和款。若與他國有關涉者。請貴大臣慎酌。○伊云。何意。○李云。如所示和款。或有牽涉他國權利。必多未便。我兩國相交有素。故預爲提及。○伊云。此次議中東兩國之事。他國皆在局外。未便攪越。○李云。去年曾請英國從中調處。貴國不以爲然。自無須他人調處。我兩人商議之事。如不能成。恐無人能成矣。○伊云。萬一不成。則貴國大皇帝可以親我。歐洲各國議和。皆由國主親議。○伊云。中國則不然。卽恭親王總理譯署多年。亦未親議條約。兩國暫行相爭。終久必和。不如及早議定爲妥。去歲戰端伊始。本大臣卽苦口勸和。今已遲矣。○伊云。戰非幸事。亦有時不免。○李云。能免不更妙乎。前美國總統格爾德遊歷過津。與本大臣相好。云當我國南北交爭。傷亡實多。後居總統總不輕起爭端。後時以此奉勸同志。中堂勦滅髮捻。卓著戰功。我勸中堂。亦不可輕言戰事。本大臣嘗奉此語爲圭臬。此次起釁。貴大臣豈不知非我本意。○伊云。兵兇事也。傷人實多。有時兩國時勢交逼。不得已而用之。○李云。戰非仁人所爲。況今日器械銳利。殺戮更衆。我年邁矣。不忍見此。貴大臣年歲富強。尙有雄心。○伊云。此次爭戰之始。議和甚易。○李云。當時我亦願息爭。乃事多拂逆。時會使然。○伊云。其時所求於貴國之條款。無甚關係。未蒙應允。大爲可惜。初戰之始。我兩國譬如兩人走路相

距數里耳。今則相距數百邁。回首難矣。○李云。終須回頭。貴大臣總理國事。何難之有。○伊云。相距數百邁。回走又須數百邁矣。○李云。少走幾邁不亦可乎。縱令再走數千里。豈能將我國人民滅盡乎。○伊云。我國萬無此心。所謂戰者。乃兩國將一切戰具如兵船砲壘器械等彼此攻滅。以相弱耳。與兩國人民毫無干涉。○李云。現國家已願和矣。自可不戰。○伊云。我兵現駐金州等處。見所有華民較朝鮮之民易聽調度。且做工勤苦。中國百姓誠易治也。○李云。朝鮮之民。向來懶惰。○伊云。朝民招爲長夫。皆不願往。我國之兵。現往攻台灣。不知台灣之民如何。○李云。台灣係潮州漳泉客民遷往。最爲強悍。○伊云。台灣尙有生番。○李云。生番居十之六。餘皆客民。貴大臣提及台灣。其遂有往踞之心。不願停戰者。因此英國將不甘心。前所言恐損他國權利。正指此耳。○李云。不守則又如何。○伊云。有損於華者。未必有損於英也。○李云。將與英之香港爲鄰。○伊云。兩國相敵。無損他國。○李云。聞英國有不願他人盤踞台灣之意。○伊云。貴國如將台灣送與別國。別國必將笑納也。○李云。台灣已立一行省。不能送給他國。二十年前貴國大臣大久保。以台灣生番殺害日商。動兵後。赴都議和。過津相晤云。我兩國比鄰。此事如兩孩相鬪。轉瞬卽和。且相好更甚於前。彼時兩國幾乎戰爭。我力主和局。倡議云。生番殺害日商。與我無涉。切不可因之。

起釁。○伊云。我總理庶政。實甚煩冗。○李云。我來相擾。有誤貴大臣公務。但此事商辦。恐需時日。○伊云。我國一切事務。由皇帝簽名後。本大臣亦須簽名爲證。至一切未經呈奏之件。本大臣亦應過目。我今來此。日行公事。另有大臣代理。惟大事尚須自辦。○李云。如是。貴大臣在此。可久居相商矣。○伊云。各部辦事。仍在東京。惟公文辦成。即寄廣島。本大臣因此事所關至重。故一切國務。暫由他人代辦。此地實未便久居。○伊云。且待貴大臣所議和款如何。倘易於遵行。和議即可速成。否則仍須細商。需時必多。惟望恕罪。○伊云。和款一事。兩國人民盼望甚殷。愈速愈妙。萬不能如平時議事延宕。且兩軍對壘。多一日。則多傷生命矣。○李云。聞貴國皇帝將往西京。○伊云。尙未定。廣島天氣不甚相宜。或徐往耳。○當即起席。各散。

二十七日。吳軍退至錦州東北之十三山。宋軍在吳軍之東五十四里。漸次退回。敵逼近東沙河。是時敵之海軍南下。攻澎湖。

二十八日。敵踞錦州南四十里之桃花島。二十九日。澎湖失守。

三月初四日。敵欲渡西河。宋帥禦之。馬軍門（玉崑）在田莊台西二十二里勝敵。追至田莊東。智復牛莊。

附二月電音擇要（下）

廿六英電傳聞日艦封禁台灣之淡水。○二十七日攻澎湖。○王鏡中彈殉難。守兵大亂。三砲台連失。朱守上洋部衆二千五百名。退入後山。敵兵將往犯之。艱械盡爲日得。日失二船。先傷於水雷。後燬於砲。華兵陣亡一千三百六十五名。後接日學人信謂日本惟古野艦擱淺已送長崎修理華兵死者無多東電。往攻澎湖者。兵一萬八千名。運兵船外有砲船十二艘。雷艇八隻。○東洋末電云。澎湖失守。南方亦復敗績。澎湖鎮周靜山軍門（振邦）會澎湖防朱幼懋太守上洋以知兵稱。二月廿七之戰。日本吉野艦觸於礁。遽以擊沈兩艦。電告台北。廿八電斷。廿九業已失守。上已台北官場。始得確報。查澎湖迤西之西嶼島。斜對澎湖。平日輪船之往澎湖者。必經其間。實一天生形勝。故兩島之嶺。各築砲台。以成兩面夾攻之勢。乃日艦舍西而東。以攻澎湖之背。諸軍奔命不遑。仍被潛入龍門港。運兵登島。直入東門。而出西門。攻金龜頭砲台之後。既踞砲台。卽鳴砲以擊西嶼。西嶼有劉都司（忠梁）督率宏字兩營。及砲兵守禦。相繼淪陷。有水雷局人之逃回廈門者。據稱澎湖防守本嚴。各海口先已密布水魚各雷。迨敵艦駛近。局中急發電機。不料早爲奸細割斷電線。遂至束手無策。朱太守力戰陣亡。○台灣確電云。廿七日。伊東祐亨帶巡艦九砲船二。開砲先打澎湖東砲台。而潛以運船

五。運兵三千名。在砲台後登岸。是夜華兵全退。廿八晨日兵入台。移砲攻下游各台。西砲台華兵燬其台而退。東軍死一。傷廿七。獲華軍千餘。任乘船而去。是役也。吉野艦礁傷。故不與。英國良德艦泊其側。親見日兵三千登島。帶四月糧。其餘各艦。分派運船。裝煤至澎湖。將以爲攻台之基。陸惟繼又思。遄返東洋。想緣和議將成之故。英艦去後。法國衣斯裂艦。泊澎湖。昨聞劉淵亭軍門。永懸在台南電請台北。速添軍砲山砲。當有北兵數營。乘火車而南。今日打狗相近之恆春縣。已見日艦十五。往來不定。黑旗兵。汕頭新兵。林時甫大臣。羅邁之團練兵。分守恆春打狗等。可以登岸之地。（廈門電云）廿八。東兵在澎湖之媽宮上岸。華兵不甚力戰。東兵定於明日往攻打狗。

日匪謀傅相。

李中堂自議和處回行台。將入門。一少年凶人衝出。以手鎗擊其面。凶人已就獲。電廿八日下午。中堂將返行台。日人翹足道旁。以一見顏色爲幸。忽一少年壯士。自人叢中出。左手攀憲輿。槓右手開鎗。傷中堂頰。其彈今日可出。伊藤陸奧二大臣。及地方官聞報。驚駭非常。羣趨行台。問候輿居。並發電奏聞日廷。聞日主迅派御前大臣。攜日主日后手書慰問。並道歉衷。又遣二御醫。與大臣同乘飛輪。星夜出廣島。今晨已抵下關。全國官民人等。聞此警報。無不憂形於色。皆祝吉。

人天相傷而不害。今日下午，東御醫佐藤電奏言：中堂傷勢可保無礙。(又)凶手姓小山，年二十一歲，身穿民服，放鎗後逃入一店。中堂之傷在左目下一寸，無損目光。中堂隨帶之兩西醫，先在傷處探彈不獲，緩日再探。醫言傷雖重，約可無礙。中堂心甚鎮定，痛苦亦能強忍。與人敘談，有條不紊。并云：仍當力疾辦公。行台內外，今已密布兵捕，妥慎保護。發電時，中堂方安臥。(又)日主命其從弟小松宮大勳位彰仁親王(即有棲川之子)至華總統陸軍。

附三月電音擇要

初三日英電云：中堂平安，佐藤仍在下關悉心療治，和議不日重開。該省巡撫及警部長以疏於防範，悉予革職。○東電云：中堂無礙，不日可重申和議。日主特頒手諭，以儆尸位。

日主卽停戰

清國雖與我國從事干戈，惟仍循照禮節，特派欽差東來議和。是以朕亦命全權大臣馳往馬關，照章款接，同商和局。凡我國人自應以兩國往來之禮，優待清國欽差，盡力保護。何至忽有意外之事。朕今特頒此諭，爾諸臣其敬聽之。此次行刺之凶犯，下賤無禮，極爲可恨，必須查照國例，治以極刑。朕之所以不憚諄囑者，誠欲使爾官民人等咸喻朕意，卽以保全我國之榮光，不致

貽人譏笑。損辱體統。自今以往。益宜嚴加防範。毋得再任凶徒。橫行不法。此諭。

停戰條約

第一款。大清國。大日本帝國政府。今允中日兩國。所有在奉天直隸山東地方。水陸各軍。均確照以下所訂條款。一律辦理。○第二款。兩國軍隊。應遵此約。暫行停戰者。各自須駐守現在屯紮地方。但停戰期內。不得互相前進。○第三款。中日兩國。現約在停戰期內。所有兩國前敵兵隊。無論或攻或守。各不加增前進。並添派援兵。及加一切戰鬪之力。惟有各分派布置新兵。非遣往前敵助戰者。不在此款之內。○第四款。海口。轉運兵勇軍費。並所有戰時禁物。仍按戰時公例。隨時由敵船查捕。○第五款。兩國政府。於此約簽名訂定之後。限二十一日期內。確照此項停戰條約辦理。惟兩國軍隊駐紮處。所有電線不通之地。各自專馬知照。兩國前敵各將領。於得信後。亦可彼此互相知照。立即停戰。○第六款。此項停戰條款。約明於明治廿八年四月二十日。即中國三月廿六日。夜半十二點鐘。屆滿彼此無須知會。如期內和議決裂。此項停戰之約。亦即中止。中日兩國。全權大臣。即行簽押蓋印。以昭信守。

附電音擇要

英電。日主爲中堂受傷。萬分愁悶。飛諭伊藤陸奧兩大臣。不必取中華之物爲質。中堂初與議

百端要挾。聞竟欲得大沽砲台及山海關爲質。立卽停戰。以表歉忱。(廣島特電)中日今立停戰約。此日本因中堂受傷。故自願停戰。

不關人諱。(津電)寓津西人公電。問慰中堂。接覆電。傷處痛彈難出。然仍可臥治。承慰感謝。○初六

京電。已發電照約停戰矣。和議甚有可望。中堂具奏情形。奉旨嘉慰。知宸威之稍霽矣。(東電)傅相已

可力疾辦公。故伊藤大臣。重至馬岐。其違禁放槍之凶手小山。訊知早蓄殺心。定監禁終身。兼作

苦工之罪。東醫佐藤。察傅相傷在左目下半寸許。形帶長圓。腫漸蔽眼。傅相在京時。向法使館借

得官醫。特派司日伺起居。以傷勢匪輕。宜查彈入所在。然須遲一禮拜。或七日方得。日官醫時欲

剖視。傅相不許。法官醫駁。以彈尙未知下落。豈能妄割。駐京德使館。當聞警報時。急遣賜刻立勃

官醫。東往佐治。至是亦如法醫言。日醫謝不敏。始罷奏刀。(福世德大臣電)中堂日有起色。和局亦有進境。

下關與京師電報。往來不絕。○英電。中堂似甚不善。惟彈未出。凶手小山。愛國之獸子也。(或曰小山之兄

在津爲中堂獲而質。謹法故藉此以報仇)○日使交和款。中堂卽與逐款妥商。惟日廷諱莫如深。不使他國與聞。一東報

記停戰事。於約款未發之先。立被封禁。連日中堂來往行轅公所。問兵捕之保護者。至嚴極密。有

欲入城之人。隨身必佩照會。更須搜檢。自華東渡之諸隨員及福世德等。各西員。皆請毋離下關

城。以便保護。中堂傷勢將痊。精神甚好。辦公甚忙。當中堂之受傷也。日主潛然下淚。日遣女奴侍疾。皆穿紅十字會衣服。中堂令具箋申謝。傅相受傷。東電李公子。程方授爲全權大臣。日廷認之。○後中外傳電問候之書。共一百九十三封。郵局遞到者八十八封。面致者三十七封。口信十二次。今已氣體康健。飲食如恆。云。庸下書生不禁以手加額。亟志之。

朝鮮紀亂十

東藩有事以來。其間事故百出。變端萬狀。驚心動魄。衝髮裂眦。總而言之曰。弱不可以敵強。而小大衆寡之說不與焉。顧自起禍迄今。月圓十度。撰爲十記。十者。數之終也。物極必反。天道之常。是以中朝顛化干戈而爲玉帛。簡命重臣。畀以全權。乘輪東指。日本則降心相從。優待全權大臣之禮。無微不至。亦無美不臻。日廷并頒手諭。凡下關總持和局一隅之地。不准民人佩帶刀杖。以保平安。蓋逆料有不逞之徒。妄效秦舞陽豫讓輩之所爲。如前歲刺刃於俄太子(即今俄皇)。故事。鐘虜震驚也。不謂尙有小山其人者。敢逞血氣之勇。以釀悖謬之禍。手鎗怒發。傷我元勳。此固普天之下。五洲萬國之君民上下。所切齒皺眉。不直日本者也。(參閱例全權大臣至厚至貴。無論仇怨深重。斷不得傷害)。猶幸我合肥儀叟傅相。龍馬精神。天人福澤。雖傷面部。仍克力疾。遄公北省。停戰之約先定。東方議和之局重

開中外朝野。翹首仰望。無不冀戰燬之速。而商務之重興。願此一月間。中國受害。又至深矣。北洋海軍之既燬。牛莊海關之既喪。海州則謠言遽起。澎湖則失律頻聞。是北方之戰雖停。又將嫁禍於南省也。台灣消息中斷。而勝負未知。日本新軍過發。而往來莫測。時局之變。未可究詰。嗚呼噫嘻。誰爲爲之。孰令使之。此吾輩所以援筆躊躇。恨然何已也。姑循舊例。取近事之可信者。一一筆諸後幅。以質諸君云爾。(西報論東方情形。具有至理。探取雜錄之以資參考)

中東之戰。英人以兩國戰士多其肄業弟子。戰具又多購諸英。不啻觀本國之人。自行磨兵。故尤分外留意。頃閱西報。有英人爲比例之說曰。日人賢矣。水師將領胆大心靈。又重之以慷慨。異時可馳名於四遠。我英駐泊東方之水師提督。先已褒獎不置。并稱其駛船之法。亦頗敏捷也。至論華艦之水軍。其胆量不弱於日本。毫無疑義。惜無日本之玲瓏懸壺。南省之人。更形懶惰。然使水師將領盡能如丁水師提督。汝昌之智勇。中國戰事。萬不致糜爛若此。又使中朝知丁君之智勇。不任他人掣其肘。則與日本羣艦。惡鬪於海中。亦必較歷戰情形。煥然改觀矣。按前營言及丁水師提督。先欲徑往朝鮮之濟物浦。繼欲往山東之榮城縣。皆爲京師所阻。英人則屢言。華人具有當兵之材料。惜未有裁製以成物者。日人前後二十五年。勤學不輟。是

以媾於戰事。華人則約略僅學二十五月耳。以月較年。宜其不逮遠甚。中東兩軍水戰。如牙山。如鴨綠江。債事之艦。皆來自南省。非久隸丁君麾下者也。由此以觀。廣東福建水師。與北洋較。直如中國與日本較耳。日本所以能勝中華者。惟在素日之勤學。其兵心亦靈活。及能恪遵軍令耳。英名將戈登。亦皆言華人深有常兵之材料。惟須爲之將者。開誠布公。使兵不疑。又須糧餉充足。則雖使之赴湯蹈火。亦所不辭。○泰晤士報云。日本一鼓而奪旅順口。實爲戰務之大關鍵。又爲國政之大關繫。中國失此。完全美備之機局。船廠。暨儲煤修船醫病運糧之重地。而日本乃唾手得之。成敗利鈍。相去天淵。以余論之。日人誠善爲戰。其將領亦多諳韜略。中國如海軍。任人擇肥而割。他省仍漠不相關。假使歐州亦有如旅順口者。猝爲敵兵所奪。全國中丁男子。無不引爲己憂。反是以觀。華人誠拙蠢之至矣。死守其藐視他人之陋習。而於尊君親上之忱。徒託空言。貌爲愛憤。夷考其實。則如沙泥之四散而已。嗚呼惜哉。若考局外各國。至今仍無舉動。日本卻已表明。不聽他人解散商勸。亦不任他人干預。東方戰務。未知何日平也。○英京日日電報（喻其疾也）云。鴨綠旅順二戰。中弱日疆之勢。業已顯見。今中國似已被人按倒於地。舍議和之外。別無長策。日本則似有駸駸然進逼畿輔之意。然以余觀之。日本不必再戰矣。

局外各國。皆知日勝如訟獄。然負者宜以金償勝者。惟皆緣通商之益。慈愛教化之理。謂日本已心滿意足。不可再出於戰。如其事至於此。毅然罷戰。日後中國化其錮蔽之習。去其阻遏之私。一如他國之勃然而興。則中日之戰。爲不虛矣。○士丹登報云。日本到此地位。已顯雄才大略。他人亦無不稱之。然亦有關礙其國不可不留意者。議和之際。假如日廷需索過鉅。使中國歷數十年之久。未能復元。則旁觀之國。斷難默爾而息。故夫日本於此。尙在可得可失之間。按理而爭則得矣。私心勝而軼乎情理之外。以無道待中國。必致犯各國之怒。將并其所宜得者。而亦失之。嗚呼。可不懼哉。○倫敦特報云。中國之失旅順。自我歐人觀之。直如法之敗於綏丹。(普法之役法師敗於綏丹。意與普和)然而中國如海蜚。要害被割。尙攸然未之覺也。日廷先已咨照中國。如能彼此觀面議和。必無不願。故今各西報。異口同聲。力勸中國行成於日。惟其中亦有甚難者。中國事力爭體統。日本偏必欲損其體統。使人何以堪之。然以歐洲之往事例東方。萬無再遲延之理。閱東來各電報。知駐華各公使。皆辭中國居間之請。合諸英美德法諸京議論。亦謂中國宜自向日本理論。中國誠自知其苦况而議和。日本必將按公道以息戰。不再增中國之恥。且日本不欲干預中國內政。及不必強中國以所萬不能行之事業。已較然可見。日本但欲中國

化其驕傲之氣。初不欲傷害中國。又欲中國之能自強。與日本合力。以遏西方之欲。亦復顯然可知。或謂日本幸而待手。必將待步進步。惟以理測之。當不至此。中國不妨開誠布公。明與議和。日本必如博者之自露底牌。所需者何物。所索者何事。必不如此日之藏頭露尾。蓋中日議和之局。萬國之公事。非二國之私言也。○英新聞略言。觀於張樵野(蔭桓)邵筱村(友廉)二星使之自日回華。而知中國之力持大體也。日本於此役。自始至終。無非欲中國之降心相從。推日本爲東方之首國。而中國之所不願者。卽在於此。是皆無形之爭。而得地失地之機。不與焉。但事勢至此。中國尙牢執己見。恐有不忍言者。日兵進逼京都。曹部一空。豈尙有人與日本議和哉。中國之禍其殆始矣。○泰晤士報云。中敗而不自承其敗。猶可說也。及至遣使議和。則已自知不敵。然仍含驕傲之意。此豈局外人所能測哉。中國將謂他國皆糊塗蟲哉。及觀其待各國也。亦無不然。各國之所以讓之者。蓋一敬其爲古大國。一念其語言文字之末節。不必錄之而多事耳。日本則不然。且業既開釁。戰亦甚易。非平空宣戰可比。爲中國計。自宜先知日本於我藐視之心。素不甘服。則辦理和局。自易奏功。乃不但不知。且仍視日本爲邊寇。故不能以兵力威而去之。卽姑以財力賄而出之而已。日本則灼知中國之心。決不能低頭忍受。且更欲強逼

中國奉日本於萬國之中立一地位。此和議之所以難成也。○英大日報云。以我觀之。日本不欲搖動中國朝廷。又不欲剖分中國疆土。亦不欲傷礙中國。以激動歐洲各國。而其所耽耽逐逐者。我可預決焉。一欲朝鮮自主。或更依其肘腋之下。二欲與中國別立通商條的。俾日貨通行各內地。三欲中國付戰費。及罰款英金五十兆磅。以威海旅順滿州台灣爲質。及戰後所得各物。按此皆李中堂尙未東行之先。旁人揣測語也。及覬旌將東之際。上海字林報云。日本與中國。先有電報來往。欲中國全權大臣。包括五事。一曰朝鮮獨立自主。二曰賠償兵費罰款。三曰割地。四曰中國大開通商之途。五曰東人居中領事有自治之權。華人居日。統歸日轄。此五事者。皆強中國以所難。而其難尤在於割地。李中堂入都後。與各國公使。冠蓋往來。不絕於道。又與俄英法諸公使。論冀免割地之事。一面傳電至津。仍竭力以備戰事。亦緣此也。○英名士德隔辣寺。深於華文。沛而未而報館使人問焉。德隔辣寺曰。華人之性喜靜不喜動。絕似讀書士子。觀其古史。從未有先與人戰者。又閱其稗官野史。非曰某人善於行師。卽曰某人高中狀元。若有以一刀一鎗。爭勝於邊疆者。卽目爲驍人。今此戰畢後。吾想中國如寐者忽醒。謂我所藐視仇視之東洋人。竟敢敗我奇險。不可思議。故全國人心。必將盡去其驕傲。而國政亦必將

整理矣。報館友人曰：整理奈何。德隔辣寺曰：西人赫德代中國整理關稅，人心甚悅。今必將仿照此法，延請西國賢員，一切加以更變矣。問者又曰：然則是戰也，爲有益於華歟。曰：中國欲求大益，更無有加於是者。中國如天之福，必將有基於是者。我謂是役非出於英俄法諸國，而出於日本，尤可爲中國喜。東人熟於中事，駕歐人而上之，東人之志得成，中國內事力爭上游，東人亦可代爲指點也。○前公使某君新著一論，刊入蘇格蘭季報。(西人有日報如中國申滬港坡諸報，西文會報之類有禮拜報如中國益聞錄之類有季報，中國無之又有因事列名之報如中國格致彙篇之類略云：一問日本何以欲戰，曰日本初與中國同教而並行，後乃棄舊易新，中國目之爲背道而馳一也。中國待邊陲諸屬國，或謂如別無私意也者，然底面不相符，卽如目下之朝鮮，已明許其與他國立約。(西人謂從無屬國可與他國訂約之理)而暗中仍不許自主以行約。二也。中國以此道待朝鮮，異日必致啓衅，設有強有力者起而圖之，日本觀其情形，心大不願。三也。一問中東之戰，何以能了，此難詳言矣，但觀其已成之事，他國必不相阻，設他日議和之際，日本不占中國全境中之陸地，他國當亦無起而議之者。三問戰爭告畢，日本與他國若何，與中國又若何，曰：日本幸而得行其志，則在遠東。(土耳其爲歐洲之近東，故日本爲遠東)成國政之首領，中國反降而爲第二等，但日本雖忘身竭力，到此地位，仍宜與中國益加親密，彼此均有蒸蒸日上之勢。

日之上勢。始保無虞。蓋日與西方各國。雖無罅隙。亦鮮交情。倖而獲勝。斷不能捨華而獨立。此必然之理也。惟能與華同心合意。同好共惡。東方時局。始臻穩固。特不知日人能見及於此否。果已見及。議和之際。中國自無不允。又未知中國果肯照行否也。中國苟或不願。日本無奈。孤行於東土。泰山之倚。未卜何年。然而日之強。中之弱也。能不爲中國危。○西報云。近四五年來。日本於中國。沿邊沿海及各腹地之事。一一刺探紀載。小大不遺。即使皇上通諭各疆臣。轉飭道府州縣。覈實開報。亦未能如此之詳且盡也。是以東兵之來。其帽中各有一地圖。而且移步換形。欲攻一新地。卽易一新圖。中國軍中。反憐然而未及知。勝負之數。直可預決。且日人不但洞諳中國輿地已也。一切軍需防守之祕。亦復洞若觀火。是以明目張膽。突如其來。華人非無目者。特如行黑暗之中。明明一條大路。左顧右盼。昏沈迷罔。疑心遂由此而起。諺曰。疑心生暗鬼。是以每遇戰事。官先逃。兵亦散。一若日人有三頭六臂也者。甚至不敢覲面。吁。不明外事之禍。誠烈矣哉。○英國遣往東方戰艦。有自本國奉檄而出。有從印度新嘉坡移調而去者。兀然成一海軍。自地中海向推巨擘而外。其二卽此軍矣。試爲屈指稽之。隸於東方水師提督。福靈曼特之麾下者。有出海大鐵甲艦一艘。護口大鐵甲艦一艘。巡海快船十一艘。尋常礮艦十二

艘。另有舊戰船一號。報信船一隻。且諸事皆已準備。猝聞警報。或同往。或分遣。有條不紊。皆可與人相見於驚濤駭浪之中。將來中日議和之際。可留心以伺俄法之舉動。俄法羣船。或敢妄思嘗試。則英已思之爛熟矣。○日本既踞海城。發出告示。凡城中各屋主。限五日內返其故居。限滿不歸。卽將無主之屋。一律焚燒。有與市面毗連者。作爲官產。其守海城之日官。爲大島宏毅及北山平助。○秦晤士報。錄訪事友信。略言日本既得旅順。縱兵焚殺四日。嘗縛數華人於一處。鳴鎗肆擊。復以利刃亂刺。至體無完膚。始已。蓋因有日兵數名。前被華軍獲。而尸諸市。故爲此報復之舉。然其暴虐之慘。各國皆含憤矣。○美教士狄考文。述日兵狂攻登州事。略云。正月十八號下午。忽聞砲聲。探悉日艦來攻。北門城西山巔小砲台。及城外水城中駐防華軍。亦鳴砲還擊。然彈力皆不及艦而墮。日兵艦之開花大彈一顆。則已打入城牆。轟約二百碼。隨後擊入之彈。共二十五顆。毀華屋九間。死者一人。日艦並不停輪。旋向旅順而去。然照萬國戰例。豈有不先知照。且舍砲台而打城牆之理。我等已通報燕台西憲。與之理論矣。詎次日下午。又來日艦開砲攻城。在登之海教士。奔赴水城。向武員乞得一舢舨。手持白旗及美旗。飭舟子駛向日艦。而前後左右。彈如雨點。危險萬分。駛行將近。日艦仍如不見也者。余時高登瞭台。持

美國旗盡力飄颺。日人仍對華城樓圍擊不絕。有六七彈飛過余頭。至今猶覺惴惴。余下台時。見一彈擊中北門城樓。幸未炸裂。他彈之轟入者。約有四十餘。其時北山礮台開砲還擊。海軍回登。言僅有一彈。將及爲首之敵艦。惜亦墮入水中。查日艦初攻登州。華民已恆擾異常。搬運之費驟貴。今去而復來。城中人更驚惶無措。手攜什物。狼狽逃生。小民何辜。乃罹此禍。日人之肉。其足食乎。

傅相負傷議和

兩國全權大臣照會酌議和款

致伊藤陸奧照會光緒二十一年二月二十八日

大日本帝國大皇帝欽差全權辦理大臣閣下。本日下午。本大臣自會議處所歸途。忽遇意外可悼之事。致使而訂明日上午十點鐘會議之期。未能躬親。殊爲抱歉。是以特此知會貴大臣。明日於所定之時。由本大臣委派李經方趨候貴大臣。祈將已承允諾出示大日本國擬結和局要款之節略。交由李經方賚回。本大臣一經接到貴大臣應允見示之和款節略。卽當迅速細加察覆。並望早日復能與貴大臣會議也。手此並頌日佳。

伊藤陸奧照會覆文光緒二十一年二月二十九日

大清帝國欽差頭等全權大臣閣下。奉到昨日來函。承示爲可悼之事所阻。致使本農約會無由躬親。囑將日本國所擬和約條款之節略。交由李參議將呈貴大臣等因。查昨日日本大臣等一聞茲可悼之事。以致貴大臣未能躬親會議。本大臣等卽迅速躬赴貴大臣行轅問候起居。並聲明因此凶虐狂悖之事。本大臣等萬分憂愁之意。當時所陳之語。日本舉國上下皆抱此情懷。蓋非但本大臣兩人而已。本大臣現應遵照貴大臣所囑。以表恭敬之忱。所有會議事宜。與李參議知會一切。惟貴大臣所遇最可悲悼之事。本大臣等理應先行奏明本國大皇帝。難免稍有稽延。一俟可以知會李參議。當卽迅速照辦。遇此可痛之事。本大臣等實深抱歉。請再陳明。敬頌台祺。

照會伊藤陸奧文光緒二十一年三月初一

大日本帝國大皇帝欽差全權辦理大臣閣下。接到貴大臣昨日來函。以本大臣違可悼之事。不能躬親會議。故有二十八日之函。深抱歉忱。並陳擬卽遵照本大臣前函辦理之事。難免略有延擱等因。均經領悉。昨承貴大臣駕臨館舍。見詢起居。並以本大臣負傷之故。至爲惋惜。本大

臣實深銘感。旋奉貴國大皇帝存問有加。大皇后慈慮稠疊。頒賜御製裘傷物件。又承敕派御醫前來診視。本大臣不禁感戴之至。所恃御醫技術精良。貴大臣僚誼周摯。俾本大臣得以早占勿藥。體氣復原。再行陳明貴國大皇帝。大皇后存問扶拯之盛意。至來函內開貴大臣允諾見示之和議條款。暫有延緩。情形洵屬甚是。本大臣自應靜候。此事於本國關係甚大。本大臣曷勝慮念。手此奉謝。並頌台祺。

致伊藤等照會光緒二十一年三月初五

大日本帝國大皇帝全權辦理大臣閣下。停戰條款現已畫押。本大臣甚願即將永遠和局事宜。從速開議。俾停戰期限未滿之先。和局已可成議。本大臣現因受傷靜養。中外名醫均以輕出爲戒。是以一時不能躬往會議處所。如承貴大臣體諒。擬請將所擬和局要款。開具節略。送到本大臣。以便查覈。設如此辦法。貴大臣未能遽以爲然。本大臣擬於寓內布置會議處所。俾本大臣不至負傷外出受風。仍可與貴大臣會議一切。爲此。本大臣專候示復。以便照辦。或於本日下午。或於明日某點鐘。均隨貴大臣之便。專此奉布。並頌台祺。

陸奧等面交節略

望大清帝國欽差頭等全權大臣在三日或四日以內回覆。或將約內各款全行承允。或將某款更行商酌爲要。

復日本全權辦理大臣陸奧函光緒二十一年三月初七日

逕復者。頃李參議等回稱。貴全權辦理大臣商允在四日以內回覆。或將約內各款全行承允。或將某款更行商酌等因。本大臣雖受傷靜養。而和約事宜關係重大。不得不力疾籌商。務望卽刻將條約全開專員齎送。以便逐細查閱。或將各款承允。或將某款更行商酌。卽於本日某鐘點接到後。於四日內某點鐘回覆可也。此頌日佳。

覆伊藤陸奧和約底稿說帖光緒二十一年三月十一

大清帝國大皇帝欽差頭等全權大臣李覆大日本帝國大皇帝全權辦理大臣所擬和約底稿說帖。承示約稿限四日內作復。當經力疾逐細查閱。其最有關繫之款。尤爲竭力考究。然終恐受傷之後。精神尙未復原。本大臣實恐無以上對朝廷倚畀之重。設此說帖內回覆之語。有不周不備之處。實因傷疾未愈。力不從心。尙祈貴大臣原諒。數日之後。必能一一詳復也。今將約稿大意。分爲四大端。以免逐條應對之煩。所謂四端者。卽一朝鮮自主。二讓地。三兵費。四通商權利。

○一。朝鮮自主。中國已於數月之前聲明。欲認保朝鮮爲完全無缺之獨立自主局外之國。此次立約。自應載入。惟日本亦須照認。日本所擬約文。自應酌改。○二。讓地。查日本所擬講和條約。序文內有訂定和約。俾兩國及其臣民。杜絕將來紛紜之端等語。是第二款內。自應照此辦理。今查擬請所讓之地。如果勒令中國照辦。不但不能杜絕爭端。且必令日後兩國爭端紛紛而起。兩國子孫永成仇敵。傳之無窮矣。我輩旣爲兩國全權大臣。不能不爲彼此臣民深謀遠慮。自應立一永遠和好互相援助之約。以保東方大局。中日係緊鄰之國。史冊文字。藝事商務。一一相同。何必結此仇讐。國家所有之地。皆列代相傳數千年數百年無價之基業。一旦令其割棄。其臣民勢必欲恨合寬。日思報復。况奉天爲我朝發祥之地。其南邊各處。如被日本得去。以爲訓練水陸各軍駐足之地。隨時可以直搗京師。凡在中國臣民。覽此約文。必曰。日本取我祖宗之地。以養水陸之兵。爲乘隙蹈瑕之計。是欲與我爲永遠之仇敵也。且彼此邊界。必多設砲台。多養水陸各軍。以資防守。所費不貲。而兩國無賴之徒。皆以彼此交界爲通逃藪。藉端生事。無所不爲。添出無數交涉案件。日本與中國開戰之時。令其公使布告各國曰。我與中國打仗。所爭者朝鮮自主而已。非貪中國之土地也。日本如果不負初心。自可與中國將此約稿第二款。並以下所指各款。酌量更改。

承爲一永遠和好彼此援助之約。屹然爲亞洲東方築一長城。不受歐洲各國之狎侮。日本如不此之圖。徒恃其一時兵力。任情需索。則中國臣民。勢必營膽臥薪。力籌報復。東方兩國。同室操戈。不相援助。適來外人之攘奪耳。○三。兵費。此次戰事。中國並非首先開釁之人。戰端已開之後。中國亦並未侵佔日本土地。論理似不當責令中國賠償兵費。惟上年十月間。我政府因戰爭不息。美使願出調停。有允償兵費之說。原爲息事安民起見。本年正月二十三日。又由日本電致美國駐紮北京公使。聲明如所定數目公道。本大臣自當應允載入和約款內。惟據日本聲稱此次戰事。日本之意在於欲令朝鮮自主。然中國於上年十月二十五日。業經聲明願認朝鮮自主。是縱使勒令中國賠償兵費。亦只應算至中國聲明願認朝鮮自主之日而止。過此不應多索。且估定兵費數目。亦應酌量中國財力能否勝任。如中國財力實在短絀。一時勒令立約畫押。後來不能如數賠償。日本必責中國以負約之罪。兵端必因而復起。現查日本所索兵費數目。必非中國現在財力所能償。現如將內地賦稅加增。百姓必至相率爲亂。蓋國家屈志求和。百姓已引爲深恥。如復橫征暴斂。貧民豈能相安。如將洋關之稅加增。而現在未屆修約之期。各國何能應允。且一時縱可修約。必待各國衆謀僉同。方能開辦。亦屬緩不治急。至商借洋債一節。亦必以新關稅款。

爲質查西歷本年三月初一日江海關稅務司報稱因借洋債以爲戰餉西歷一千八百九十五年新關應認還洋債關平銀三百九十三萬七千四百二十兩九十六年應認還六百二十八萬一千六百二十兩九十七年應認還五百一十四萬二千二百三十八兩九十八年應認還三百六十四萬四千五百一十六兩九十九年應認還三百五十二萬七千五百四十六兩二十年之內應由新關認還洋債七千八百另二萬七千一百另三兩此係西歷本年三月初一日新關應行認還洋債之數目本年三月以後中國所借洋債尙不在此數之內中國從前借款甚易利息亦輕自中日交兵以後洋商居奇中國借債聲名大爲減色洋債行息周年竟至七八厘半其六厘之債爲數不多且須折扣據殷實銀商云中日和局已定後中國如擬借洋債不折不扣周年之息非六厘至七厘不可自西歷一千八百九十年至九十三年新關所收正稅及子口半稅並洋藥厘金拉算每年約得關平銀二千二百五十四萬八千一百五十兩中間六成應撥歸各省督撫作本省公用如將此款挪移作賠償兵費之用則各省公費必須另籌款項加賦添稅而百姓不願如借洋債以償日本周年行息六厘半連本帶息限二十年還清必須關平銀六百九十兆如此鉅款豈中國所能賠償且和局已成之後中國必須辦理善後事宜在在需款卽如遣散

兵勇皆成游手。搶劫生事。國家自必設法彈壓。且百姓不以國家之屈志求和爲然。亦必憤而思亂。國家辦事必更棘手。不但新添之稅難收。且恐原有之稅旋失。故必仿用西法。訓練陸兵。造船簡器。重整海軍。方可自保其利權。夫練兵造船二事。非有鉅款可指。何從措手。如中國一面須賠兵費。一面須練陸軍海軍。何能有此財力。至中國擬辦內地一切興利便民之事。更無論矣。故非請日本將擬索兵費之數大加刪減不可。且日本所索賠款。既名爲兵費。似卽指此次用兵之費而言。其迄今所費。詳細數目未覩。官中簿籍。雖非外人所能周知。然較之日本所索之數。恐不及其小半。日本新報班班可考。似可得其兵費大概之數。如稍有錯誤。應請貴大臣代爲更正。查兵端未開之先。日本大藏省計存現洋三十兆元。中間計用多少作爲兵費。外人雖未確知。今姑將全數作爲兵費而論。迨兵端既開。日本復借國債洋一百五十兆元。作爲兵費。西歷本年二月二十日。日本首相伊藤伯爵於廣島和議不成之後。回至東京。在下議政院宣言曰。照戰後現在情形而論。不知和議何時能成。從前所籌兵費。恐因日後戰事不休。必將告罄。是以不得不請諸公預先籌及等語。據此而言。是第一次國債洋一百五十兆元。當時尙未用盡。非至戰事不休。一時無從告罄。且日本字新報內稱。新籌之款。現在並無用處。須待至西歷本年六七月間。方需此款。

首相伊藤乘議院未散之先，令其預籌，並非一時急用也等語。西歷本年二月二十三日，東京英字新報云：第一次國債洋一百五十兆元，中有五十兆元股票尚未銷售，其八十兆元股票雖經售出，而銀洋究未收齊等語。此外尚有民間報效之款，如大藏省存款所借國債等項，統共合算，日本與中國用兵所費，迄今似必不能過一百五十兆元之數。且日本此次用兵既已得勝，所得中國兵船軍械軍需折價，爲數甚鉅，自應從擬賠兵費中劃出扣除，且限年賠費，復行計息，更屬過重不公，亦難照辦。本款既鉅，復以子母相權，中國財力有限，曷克勝此。尙望貴大臣詳細思之。

○四、通商權利。此款專索通商權利，情節極爲繁重，非一時所能徧加考覈以下。所陳各節，只照現時所見得及者而言。隨後自應商酌增改。惟望貴大臣覽此說帖，便知此款中國既有可以照准之處，亦卽有必加更改之處，方能照准也。前此通商條約，一經開戰，卽作罷論。和局旣成，自應另立新約。中國之意，亦願以中國與各國現行之條約章程，作爲底本。惟開端應將兩國優待彼此相同一句，敝入第一條。第二條應答之語，現請暫緩作覆。第三條據將子口半稅減作值百抽二五，並擬將一切稅鈔豁除等語。查子口半稅本係值百抽二五，今將五數除去，是每百兩除去五錢。查日本此約，擬向中國索賠兵費鉅款，非中國現時財力所能勝任，所有中國餉源，不但不

當令其壅塞。且應爲之代籌開源之法。是議減稅不如議加稅矣。且現在日本方與歐美各國條約。加增稅則。豈有令中國將本來甚輕之稅。再行減輕之理。至洋貨一經進口。賣與華人之後。尙欲令其免納一切稅鈔。此爲各國公使久在北京歷年要求而不得者。蓋所謂並無公道故也。最保通商權利者。莫如英國。最善謀利者。莫如英國之商人。英商屢憊。其公使以爲釐爲請。迄無成議者。以其短於理也。英國公使額爾金帶兵進京。盤踞都城。以戰勝攻取。自居氣燄甚大。要盟之下。何求不得。而不肯以洋貨免釐爲請。曰。洋貨既入華人之手。英人何能保其免納釐金。此理所未解。是以不願爲之代請。此語見一千八百七十一年英國修定天津條約。藍皮書第四百四十三頁。英國通商部所以監理英國與各國通商之事者也。英國外部令其查覈此事。亦云。洋貨既入華人之手。尙欲令其免納釐金。英國國家不當爲其代請。查通商條約。並無此款。內地土貨。既應遇卡抽釐。洋貨何能獨免。縱條約顯有此語。亦不可遵。何況並無此約。見以上藍皮書第三百四十七頁。威妥瑪駐京充當英國公使甚久。人甚能幹。中國商務極爲熟悉。常謂釐金一稅。與英國之進款稅相仿。外人何可挑剔。國家所入。不敷所出。自有隨時徵稅之權。旁人何可厚非。今若令各省督撫將釐金除去。用費將從何出。如令中國商人領有洋人之護照。便可在中國境內。

運貨縱橫無阻。其理更爲不公云云。見以上藍皮書四百四十四頁四百四十七頁。以上數公所陳之說。極爲秉公合理。想貴大臣見之。亦必深以爲然。自可將此款更改。祇令洋貨在洋商之手。時方行免釐。此係照最優待之國之約章辦理。日本亦應足意。第四款所陳之事。無論是否公道。卽以辦事謹慎而言。亦未見其得計。夫洋商既非地方官所能管轄。而竟深入內地。暫行居住。距通商口岸既遠。該國領事鞭長莫及。地方官更覺爲難。從前英商亦以此事爲請。咸妥囑告之曰。此事貪多務得。我萬不能准。洋商既不歸地方官管轄。卽不應請辦此事。如洋商聚集內地太多。勢將購地作爲租界。豈非又添枝節云云。見以上藍皮書第四百三十五頁四百四十九頁。第六條所指之利益。係指機器進口。改造土貨而言。駐北京各國公使。久經議過。未邀准行。洋商在中國改造土貨。久有例禁。各國以此係中國自主之權。亦卽聽從中國。如准洋商在華改造土貨。勢必盡奪小民生計。於華商所設製造廠所。極有妨礙。國家自不能不出力保護。此事關係中國經久章程各國公共之事。不能因一時戰爭遽行更改也。至日本國臣民在華改造土貨。運入內地。免完稅課一節。於向例既有歧異。卽屬窒礙難行。如果中國以此等利益准予日本。各國皆援一體均霑之例。則華商之製造廠所立卽擠倒矣。第八款末云。但通商行船約章。未經批准交換以

前日本國仍不撤回軍隊等語。此款既不公道。又屬過慮。第六款內。本有新訂約章未經實行之前。所有日本政府官吏臣民。及商業工藝行船船隻等。與清國最爲優待之國禮遇。視視一律無異等語。既有此款作保。卽不必以不撤軍隊爲詞。以上各節。係本大臣將貴大臣交來和約底稿。細加察閱之意見。所限時日無多。傷病又未平復。本大臣今已力疾作復如此。直言無隱。似亦不能再求詳密。至關繫稍輕之款。並未逐細作復者。誠以四大端彼此意見。如果相同。其小節細目。自可隨時相商。本大臣尙有一言效其忠告。惟貴大臣怨而聽之。本大臣回溯服官中外近五十年。現在自顧晚景無多。致君澤民之事。恐終於此次之和局。所以極盼約章一切妥善。毫無流弊。兩國政府從此永固邦交。民生從此互相親睦。以副本大臣無窮之願望。今和局將次議成。兩國民生後來數世之造化命運。皆在兩國全權大臣掌握之中。故宜遵循天理。以近今各國大臣深謀遠慮之心爲師法。而保兩國生人之利益福澤。方能克盡全權大臣之職分。日本現在國勢已甚強盛。而人才衆多。尤爲方興未艾。今日賠費數目。或多或少。今日思得兵力所到之地。以增幅員。或廣或狹。皆屬無關緊要。至於中日兩國官民。日後或永遠和好。或永遠讎仇。則有關於日本之國計民生者。甚大。不可不深思而熟慮之也。本大臣爲中國頭等全權大臣。自能代中國決計。

與日本全權辦理大臣訂一周密完善永遠和睦之約章。俾將來嫌隙無從而生。弊端無從而起。如此和局。訂約者不但不遭後人之唾罵。亦且與有光榮。庶東方兩大國百姓。日後永遠和睦。彼此相安。福澤綿長。實基於此。望貴大臣熟思而圖利之。

照譯伊藤等東文覆函光緒二十一年三月十二日

大日本帝國全權辦理大臣。常明治二十八年四月初一日會議之時。提出和約條款。大清帝國欽差頭等全權大臣。欲將該條約全案一併開出之意。反覆陳說。是以大日本帝國全權辦理大臣。卽照來意開具條約全案。抑或某款尙須商酌之處。約於四日內爲限。請卽回覆等因。詎料茲接大清帝國欽差頭等全權大臣所覆之處。不過縷述大清帝國之國內情形。請大日本全權辦理大臣更加察酌。不但不能視爲回覆我國政府所具條約之意。且須如何商酌。亦未說明。至於大清帝國國內之情節如何。當茲議和之時。固不必具論。况因戰後索款。自與尋常事件不同。同日而論。故大日本全權辦理大臣將所開之和約底稿。再請大清帝國欽差頭等全權大臣。或全案或按條可否之處。卽請明覆。如有商議改易。亦請一一開明條款爲望。明治二十八年四月初六日在下關。

照譯伊藤等英文覆函光緒二十一年三月十二日

明治二十八年四月初一日。大日本帝國大皇帝全權辦理大臣陳明送交和局條款。理宜商定會議之法。俾和約底稿。可以按條送交大清帝國大皇帝頭等全權大臣。或按條允許。或某條不允。爲此按條次第辦結之法。惟中國全權大臣再三說明和約底稿。必須全冊送交。日本全權大臣因順從其意起見。卽遵照辦理。將和約底稿全冊送交。並與中國全權大臣約明限四日內。中國全權大臣聲明。或全數應允。或某某款不能應允。現在查閱中國全權大臣所交之說帖。見其中爲祇將中國自家爲難之事。詳細陳敘。並囑日本全權大臣將和局條款再行細想。日本全權大臣殊爲失望。所交說帖不但並非和約底稿復答之詞。且亦未將中國全權大臣所欲之意說明。總之。中國自家爲難之事。並不在此次會議時應議之列。用兵以後所索之款。並非尋常議事所可比。不得不將此意再行聲明。日本全權大臣惟求將此意申說明白。中國全權大臣勿庸再有延緩。卽將已交之和約底稿能否全數應允。或某某款不能應允。實在說明。如欲有更動之處。亦請寫在款式也。明治二十八年四月初六日在下關。

第一次擬改日本和約底稿光緒二十一年三月十五日

大清帝國頭等全權大臣復大日本帝國全權辦理大臣說帖。三月十五日承示以本大臣前於本月十一日送交大日本帝國全權辦理大臣之說帖。未副所期。本大臣殊屬抱歉。失望。該說帖並非專陳中國自家爲難之事。原係考究日本送來和約底稿。尤爲緊要條款。所有意見皆經載明。茲欲確合大日本帝國全權辦理大臣之意。俾其便益。特卽另擬約稿一冊。與貴大臣送來之約稿條條相對。其新添之十一款。諒貴大臣必以爲可行。該冊另擬約稿。據現在會議情形而言。已盡全權大臣責成之力量。如中間仍偶有遇貴大臣意見不能盡合之處。如經兩國全權大臣晤而會商。想卽易於就緒。現在停戰日期所賸無多。惟望貴大臣速訂會議日期。勿再稍有延宕是禱。○第一款 中日兩國公同認明朝鮮爲自主。並公同保其作爲局外之國。約明或干預朝鮮內務於其自主有礙。或令修貢獻典禮於其特立有礙者。嗣後概行停止。○第二款 中國允將管理下開地方之權。併將該地方上所有城池、公廨、倉庫、營房及一切屬公物件讓與日本。第一奉天省南邊四廳州縣地方。一安東縣。二寬甸縣。三鳳凰廳。四岫巖州。以上四廳州縣所有四至。均照原有界址爲據。第二澎湖列島。北至北緯二十四度止。南至北緯二十三度止。東至英天文台東經一百二十度止。西至英天文台東經一百一十九度止。應照英國海圖該經緯四

線相交所成小方形之內。茲特聲明以免相混。○第三款 前款所載及粘附本約之地圖所劃疆界。俟本約批准交換之後。兩國應各選派官員二名以上。爲公同劃定疆界委員。就地踏勘確定劃界。若遇本約所劃疆界於地形或治理所關有礙難不便等情。各該委員等當妥爲參酌更定。各該委員等當從速辦理界務。以期奉委之後。限一年竣事。但遇各該委員等有所更定劃界。兩國政府未經認准以前。應據本約所定劃界爲正。○第四款 中國允將庫平銀一萬萬兩交與日本作爲償給用兵之費。該款分爲五次交完。第一次交二千八百萬兩。嗣後每次交一千八百萬兩。第一次約在本約批准交換後起。計六個月內交清。其餘四次每次交款之期。均與於次相隔一年。共計本約批准後四年半內一律交清。或於期前交付。均聽其便。○第五款 中國讓與日本地方之居民。如欲遷往所讓境外居住者。聽其任便。變賣產業物件。退出界外。并不因此勒令輸納公捐稅鈔等項。今訂明自此約批准互換後。予限兩年。俾其辦理此事。限滿之日。其尙未遷徙者。日本可視同日本臣民。至中國臣民已由所讓之境退出。並不僑居其地。而產業物件仍在所讓境內者。應由日本政府一律優待保護。與日本臣民之產業物件無異。○第六款 兩國前此所有約章。均以戰停廢。今中國日本約明自此約批准互換之後。各派全權大臣會商訂立

水陸通商章程。其新訂約章。即以中國與泰西各國現行約章爲本。所有口岸。行船。稅鈔。憑貨。輸稅等項。悉照中國所待泰西最優之國無異。又本約批准交換之日起。新訂水陸通商約章未經批准之前。所有日本政府官吏。商務。行船。邊界通商工作。船隻臣民等。與中國最爲優待之國禮遇護視。一律無異。其中國政府官吏。商務。行船。邊界通商工作。船隻臣民等。與日本最爲優待之國禮遇護視。亦當一律無異。○第七款 日本除照本約第八款。暫行佔守軍隊外。其現駐中國境內者。應於本約批准交換之後。一個月內。全行撤回。○第八款 中國爲保明認真實行約內所訂條款。聽允日本軍隊暫行佔守山東省威海衛。俟本約所訂應貼軍費第一第二兩次交到。日本立將軍隊一半撤回。末次軍費交清。立即全撤。○第九款 本約批准交換之後。兩國應將是時所有俘虜盡數交還。中國約將由日本國所還俘虜。並不加虐待。若或置於罪戾。中國約將認爲軍事間諜。或被嫌逮繫之日本國臣民。即行釋放。併約從此交仗之間。所有關涉日本國軍隊之中國臣民。概予寬貸。並飭有司。不得擅爲逮繫。○第十款 本約一經中日兩國全權大臣畫押。日。應即按兵息戰。○第十一款 現爲預防將來中日兩國更有爭端戰事。或因解釋此約。或遵行此約。彼此歧異。又或會議。或解釋。或遵行。第六款內所云之通商。行船條約。邊界通商條

約。兩國政府意見不合，非會議公牘所能辦結者，兩國約明應公請友邦保薦公正人，代爲決斷。如兩國所擬請之公正友邦仍不能合，則由美國總統保薦一人，充當公正人，代爲決斷。兩國約明公正人所下斷語，必當信實遵行。○第十二款 此約俟進呈大清帝國大皇帝陛下，大日本帝國大皇帝陛下御覽，以爲妥協，并御筆批准後，定於某處，某年，某月，某日，互換。今欲有憑，兩國全權大臣畫押蓋印，以昭信守。某年，某月，某日，在下關訂，共計四分。

照譯伊藤面交英文說帖和約序文光緒廿一年三月十六日

日本全權大臣不願將原擬和約序文更改。○第一款 日本全權大臣以爲此款應照前次送交中國頭等全權大臣之約稿內所開之第一款辦理。日本全權大臣查核中國頭等全權大臣所擬改之。○第二款 實在不能照辦，然尙願將日本所原擬者更改如左。中國將管理下開地方之權，併將該地方所有堡壘、軍器、工廠及一切屬公物件，永遠讓與日本。第一，下開劃界以內之盛京省南部地方，從鴨綠江口起，溯該江流以抵安平河口，從此劃線而抵鳳凰城、海城及營口。以上所指名之地，皆在所讓境內。遼東灣東岸及黃海北岸在奉天省所屬諸島嶼，亦一併在所讓境內。第二，台灣全島及其所有附屬各島嶼。第三，澎湖列島，卽英國格林尼次東經百

十九度至百二十度。及北緯二十三度至二十四度之間諸島嶼。○第四款 日本全權大臣不能按照中國全權大臣所擬者辦理。然願將原擬之款更改如左。中國約將庫平銀二萬萬兩交日本國作爲賠償軍費。該賠款分作八次完。第一次五千萬兩。應在本約批准互換後六個月之內交清。第二次五千萬兩。應在本約批准互換後十二個月之內交清。餘款平分六次。遞年交納。其法列下。第一次平分遞年之款。於兩年內交清。第二次於三年內交清。第三次於四年內交清。第四次於五年內交清。第五次於六年內交清。第六次於七年內交清。其年分均以本約批准互換之後起算。又第一次賠款交清後。未經交完之款。按年加每百抽五之息。但不論何時。或將該賠款全數。或將幾分先期交付。均聽中國之便。○第五款 日本全權大臣不能應允擬改之第五款。○第六款 日本全權大臣不能按照擬改之第六款辦理。然允將原擬之款。更改如左。中日兩國所有約章。因此次失和。自屬廢絕。中國約俟本約批准交換之後。速派全權大臣與日本所派全權大臣會同訂立通商行船章程。及陸路通商章程。其兩國新訂約章。應以中國與泰西各國現行約章爲文。又本約批准交換之日起。新訂約章未經實行之前。所有日本政府官吏。臣民。及商業工藝行船船隻陸路通商等。與中國最爲優待之國禮遇護視一律無異。中國約將下

開讓與各款。從兩國全權大臣畫押蓋印日起。六個月後方可照辦。第一。現今中國已開通商口岸之外。應准添設下開各處立爲通商口岸。以日本臣民往來僑寓從事商業工藝製作等。所有添設口岸。均照向開通商海口。或向開內地鎮市章程一體辦理。應得優例及利益等。亦當一律享受。一。湖北省荊州府沙市。二。四川省重慶府。三。江蘇省蘇州府。四。浙江杭州府。日本政府得派遣領事官於前開各口駐紮。第二。日本輪船得駛入下開各口。附搭行客裝運貨物。一。從湖北省宜昌溯長江以至四川重慶府。二。從上海駛進吳淞江及運河以至蘇州府。杭州府。中日兩國未經商定行船章程以前。上開各口行船。務依外國船隻駛入中國內地水路現行章程照行。第三。日本臣民在中國內地購買經工貨件。若自生之物。或將進口商貨運往內地之時。欲暫行存棧。除勿庸輸納稅鈔派徵一切諸費外。得暫借棧房存貨。中國官員勿得從中干預。第四。日本臣民在中國輸納稅鈔及規費。可用庫平銀核算外。亦得以日本官鑄銀元。照標明之價輸納。第五。日本臣民得在中國任便從事各項工藝製造。又得將各項機器任便裝運進口。止付所訂進口稅。日本臣民在中國製造一切貨物。其於內地運送稅。內地稅鈔課雜派以及在中國內地沽及寄存棧房之益。卽照日本臣民運入中國之貨物一體辦理。至應享優例。亦莫不相同。嗣後如有

因以上加讓之事。應增章程規條。卽載入本款所稱之行船通商條約內。○第七條 日本全權大臣不能應允擬改之第七款。○第八款 日本全權大臣不能應允擬改之第八款。然允將原擬之款更改如左。中國爲保明認真行約內所訂條款。聽允日本軍隊暫行佔守山東省威海衛。俟本約所定應賠軍費第一第二次交清并通商行船約章批准互換之後。中國如將海關進款。允妥商。作爲尙未交清應賠軍費本利之押質。日本卽行撤回軍隊。如無此項押質。其軍隊應俟軍費一律交完方行撤回。但通商行船約章未經批准互換以前。日本仍不撤回軍隊。所爲日本軍隊暫行佔守一切需費。應由中國支辦。○第十款 日本全權大臣查此款應仍照原擬。○第十一款 新增日本全權大臣不能應允此新增之款。

照譯西歷一千八百九十五年四月十一日卽光緒廿一年三月十七日日本全權大臣

伊藤博文來函

大清帝國欽差頭等全權大臣伯爵李閣下。昨日遞交改正和約條款時面陳之語。理宜再用函續申明。查所爲昨交和約條款。實爲盡頭一著。中國或允或否。務須於四日內告明。其四日限期。係從昨日算起。本大臣前接貴大臣說帖中論日本原擬和約條款爲難情形。日本全權大

臣因而細加斟酌。將原索之款直減至無可再減。實爲體諒貴大臣所陳種種爲難情形。如果日本仍索原擬之款。中國必有許多難處也。原擬軍費。現已減去三分之一。交付之法。亦視前擬爲較鬆。暫行佔守地方。前擬兩處。今已改爲一處。嗣後中國如不願以地方爲押質。亦可將關稅款爲押質以代之。請免釐稅。并他項內地稅一條。并黃浦口挖深攔江砂一條。均全行刪去。以上減輕各款。係因貴大臣以中國庫款支絀爲難情形詳細見示。故日本亦卽不肯堅持原議也。至讓地一節。日本亦極力不肯多索。故較之原擬已減去不少。夫戰事持之愈久。則花費愈多。此節本大臣屢向貴大臣申明。日本現在所能允從之款。若遲之又久。卽不能允從矣。特此奉布。并頌崇祺。伊藤博文

復日本全權大臣伊藤博文函光緒二十一年三月十八日

大日本帝國全權辦理伯爵伊藤博文閣下。昨承惠函。所論會議和局進步端倪。茲爲中國國家并本大臣起見。理應簡明布復。方足以昭公允。查前由貴大臣囑本大臣將所索和款中國實在應允不應允先行函復。日本全權大臣方能與本大臣晤面會商和款一節。應請熟記勿忘。今於第一次晤面會議和款。本大臣應與貴大臣面談之語。尙屬含意未伸。而日本已將現在貴

大臣所催促之盡頭條款見示。按照如此情形。將來并不能說已先予本大臣以陳明中國國家意見之機會。而後日本方以盡頭條款見示也。查日本將原擬索款稍爲裁減。實堪欣悅。惟現索之數。仍遠過於用兵所費之數。且如此重任。中國力不能勝。而中國所擬將來改變內政。利國便民之舉。必因之而俱廢。至讓地一節。貴大臣所稱大加刪減等語。尤爲本大臣所未喻。查日本盡頭條款內所擬之劃線。除略有裁挪外。奉天南邊所有日兵會踞之地。均已包括無遺。且格外復索日兵所未到之富庶險要省分。如臺灣者。此實各國議和所未聞。交涉成案所未有。至通商優例一節。日本全權大臣將經駁各條酌量刪去。本大臣固應承認日本全權大臣所辦之得體。惟盡頭條款內所索商務之款。仍有未見向例。未昭公道之處。如擬以軍隊佔守中國地方。脅成商酌。彼此意見如有異同。不肯聽從公正友邦判斷。商約未行之先。日本商民之在中國者。索照泰西最爲優待之國一體優待。而中國商民之在日本者。并不肯認明一律優待。日本商民在離開通商口岸之內地。可租棧房。可運進口。並可採買土產。不由華官干預。日本商民可在中國隨便何處設立製造廠。所造之貨。并不完內稅。以及請准日本銀元照標明之價完納稅費之類是也。以上所陳各節。并非徒資辯論。不過因會議和款。祇有前日一次。日本已將盡頭條款交出。本大

臣不得不將當日面陳之語，擇其簡要，用函重述一遍。務望貴大臣詳審熟思，於貴大臣面約下次會議時見告。屆時本大臣當將朝廷旨意，欽遵作復日本所擬之盡頭條款也。

照譯日本全權大臣伊藤來函光緒二十一年三月十九日

大清帝國頭等全權大臣伯爵李閣下。昨日惠函，業經接到，即係回復本大臣前日之函。查本月十一日，即中歷三月十七日，本大臣作函命意所在，即係日前面告之語重述一遍。冀貴大臣於現時實在情形，歷歷深曉。至於貴大臣前此陳說之語，本大臣業已慎思深慮，故將原索之款加以裁減。是此次日本國家索款實爲盡頭一著，所宜回復者，惟有允否兩字耳。此節之意，本大臣願貴大臣詳察之也。循誦來函，既稱貴大臣復函之意并非徒資辯論，而於日本國家盡頭索款及所會議規模加以評議，并令本大臣於貴大臣所指駁者，詳審熟思等因。誠恐貴大臣於本大臣命意所在，尚有誤會，應再行申明。所有本大臣於本月初十日，即中歷三月十六日，面交條款，實係盡頭一著，無可再商。戰後索款，與尋常商議之事不同。日本全權大臣因關切大局，格外和衷，姑許貴大臣將國家索款加以辯論。今實已讓到極處，無可再讓。如此苦心，如復不蒙相諒，則以後若有變故，本大臣可有辭以自諉矣。現在欲免後來誤會，本大臣尙有一言相告。此次

本大臣未允將日本索款重加考究者，并非以貴大臣駁辦之語爲然也。願頌崇祺。伊藤博文。

致日本全權辦理大臣伊藤函光緒二十一年三月二十日

逕啓者，前與貴大臣約，擬於今日四點鐘復行會晤商定一切。今有不便之處，定於明日四點鐘會晤可也。此頌日佳。李鴻章。

兩國全權大臣第四次問答

光緒二十一年三月十六日午後四點鐘，至春帆樓與伊藤會議。○伊云：今日復見中堂重臨，傷已平復，不勝幸甚。○李云：此皆貴國醫生佐藤之力。○伊云：佐藤醫治中堂，其效甚速，可喜。○李云：聞佐藤謂陸奧大臣身熱是否。○伊云：陸奧大臣身子本不甚健，現患春溫，至爲惦念。○李云：服藥當可有效。○伊云：今日身熱稍平。○李云：曾進食否。○伊云：無多。一月前本大臣亦患此症，現已愈矣。中堂身子今日好否。○李云：甚好，惟兩腿稍軟耳。○伊云：我父母年皆八十尚健旺。○李云：何在。○伊云：現在東京。我生長此處。○李云：是長門否。離山口縣多遠。○伊云：約二十英里。○李云：長門乃人物薈萃之地。○伊云：不比貴國湖南安徽兩省所出人物。○李云：湖南如貴國薩斯馬，最尙武功，長門猶安徽，然不能相比，所遜多矣。○伊云：此次敗在中國，非安徽也。○

李云。我若居貴大臣之位。恐不能如貴大臣之辦事著有成效。○伊云。若使貴大臣易地而處。則政績當更有可觀。○李云。貴大臣之所爲。皆係本大臣所願爲。然使易地而處。卽知我國之難爲。有不可勝言者。○伊云。要使本大臣在貴國。恐不能服官也。凡在高位者。都有難辦之事。忌者甚多。敵國亦何獨不然。○李云。貴國上下交孚。易於辦事。○伊云。間亦有甚難爲之事。○李云。雖有難爲。賴貴國皇能聽善言。○伊云。皇上聖明。當登極之時。卽將從前習尙。盡行變易。故有今日局面。○李云。如是則諸臣之志願得舒矣。○伊云。此皆皇上聖明。故有才者得各展所長。現談應辦之事。停戰多日。期限甚促。和款應從速定奪。我已備有改定條款節略。以免彼此辨論。空過時光。中國兩次節略。一則甚長。一卽昨日擬改約本。中國爲難光景。我原深知。故我所備節略。將前次所求於中國者。力爲減少。所減有限。我亦有爲難之處。中堂見我此次節略。但有允。不允。兩句話而已。○李云。難道不准分辨。○伊云。只管辨論。但不能減少。○李云。旣知我國爲難情形。則所求者。必量我力之所可爲。○伊云。時限旣促。故將我所能做到者。直言無隱。以免多方辨論。否則照我前開約款所開。必須辨論到十日之久。方能減到如此。○李云。節略有無華文。○伊云。英文東文已齊。但華文未全。伊交英文。另有要款華文三紙。○伊云。只賠款。讓地。與佔守地方三節。譯有

華文。○李閱後云。卽以此已譯三端。開議第一賠款。二萬萬爲數甚鉅。不能擅當。○伊云。減到如此。不能再減。再戰則款更鉅矣。○李云。賠款如此。固不能給。更鉅更不能給。還請少減。○伊云。萬難再減。此乃戰後之事。不能不如此。○李云。前送節略。核計貴國開銷之帳。相離不遠。此次賠款。必借洋債。洋債爲數既多。本息甚鉅。中國將有何法以償之。○伊云。前節略云。計二十年還清洋債。何不遠至四十年。爲期愈遠。本息卽不見重。此非我事。偶爾言及。切勿見怪。○李云。四十年。按還本息。爾願借否。○伊云。我借不起。洋人借債。爲期愈遠愈妙。○李云。自開戰以來。國帑已空。向洋人商借。皆以二十年爲限。爾所言者。乃本國商民出借耳。○伊云。卽非本國之民。借債皆願遠期。○李云。外國借債。但出利息有永不還本者。○伊云。此又一事也。但看各國信從否。外人借債。皆願長期。銀行皆爭願借。○李云。中國戰後聲名頗減。○伊云。中國財源廣大。未必如此減色。○李云。財源雖廣。無法可開。○伊云。中國之地。十倍於日本。中國之民。四百兆。財源甚廣。開源尙易。國有急難。人才易出。卽可用以開源。○李云。中國請爾爲首相何如。○伊云。當奏皇上。甚願前往。○李云。奏如不允。爾不能去。爾當設身處地。將我爲難光景。細爲體諒。果照此數寫明約內。外國必知將借洋債。方能賠償。勢必以重息要我。債不能借。款不能還。失信貴國。又將復戰。何苦相逼。

太甚。○伊云。借債還款。此乃中國之責。○李云。不能還。則如之何。○伊云。已深知貴國情形爲難。故減至此數。萬難再減。○李云。總請再減。○伊云。無可減矣。○李云。第一次款交清後。餘款認息五釐。德之於法。固然如此。但中國自道咸以來。三次償給英法軍費。皆未加息。不過到期未還。始行認息。貴國豈能以西國之事來比。○伊云。如可全還。自不計息。○李云。但二萬萬實債不起。如出息五釐。可允不還本否。○李云。是猶向日本借款。日本無此鉅款。○李云。不必貴國出本。但取息耳。○伊云。此辦不到。○伊云。餘款加息。惟有出息不還本。如此辦法。請爲細想。○伊云。戰後款應全給。所以分時償者。亦以舒中國之力也。○李云。全行償還。向無辦法。德之於法。亦分期。現在中國先出息銀。待中國籌到款項。再行還本可否。○伊云。亦辦不到。○李云。既辦不到。餘款當不認息。款鉅而又加利。不啻兩次賠款。○伊云。償款如不分期。卽分期。而年限尙短。當可免息。○李云。國庫已空。勢必借債。待債借到。再酌減年限何如。○伊云。約內不得定明年限。○李云。約內可加活語。如能早交。息當從免。○伊云。能交清。息可全免。○李云。先期交清。則應免息。自不論先交若干。○伊云。初次應交五千萬。云云。批准後一年。再交五千萬。如第二年全交。則可免息。○李云。如不全交。第二年餘款可免息否。○伊云。視餘款之多少。少則免息。○李云。息不能認。日本雖

勝總不能強於英法。英法之於中國。戰後尙未強以認息。今日認息。華人聞之。心大駭異。且爲數甚鉅。加息豈不更重乎。○伊云。如能全數清償。○李云。免息自不煩言而解。○伊云。所爲全數清還者。非一時也。乃分兩年之期。期內清還。自可免息。○李云。我未能答應。借債之權在人。不在我。能借到。自能早還。日雖得勝。何必逼人太甚。使人不能擔當。○伊云。不能擔當。是否不允之說。○李云。我誠願修和。但辦不到事。不能不直說。○伊云。照我節略。已是竭力減少矣。○李云。再講讓地一節。歷觀泰西各國交兵。未有將已踞之地。全行請讓者。以德國兵威之盛。直至法國巴黎都城。後將侵地讓出。惟留兩縣之地。今約內所定。奉天南部之界。欲將所踞之地全得。豈非已甚。恐爲泰西各國所訾笑。○伊云。如論西國戰史。不但德法之戰而已。○李云。英法兵亦曾佔踞中國城池。但未讓割寸土尺地。○伊云。彼另有意在。不能以彼例此。○李云。卽如營口中國設關納稅。乃餉源所在。貴國又要償款。又要奪關稅。是何情理。○伊云。營口關稅。乃地生之貨所出。○李云。旣得地稅。尙要賠款。將如之何。○伊云。無法。○李云。譬如養子。旣欲其長。又不喂乳。其子不死何待。○伊云。中國豈可與孩提並論。○李云。現貧瘠實甚。猶如小孩。且營口貴國待之無益。營口之北。地面甚廣。貨所從出。汝旣踞關。將來貨從內地運出。中國必加稅。加捐。旣到營口。又納關稅。如

是貨貴必滯銷。關稅必少。且貨在內地。華官又勸商人從他處出口。或重加釐稅。華商斷無不從之理。○伊云。此可彼此相商。且中日可與各國商酌。況將來陸路通商章程。所當議及者。○李云。加捐乃中國自主之權。外人豈能相強。所以踞有營口。無益貴國。不如退出。再商別處。○伊云。營口以北。業經退讓。萬難再讓。○李云。台灣全島。日兵尙未侵犯。何故強讓。○伊云。此係彼此定約商議之事。不論兵力到否。○李云。我不肯讓。又將如何。○伊云。如所讓之地。必須兵力所到之地。我兵若深入山東各省。將如之何。○李云。此日本新創辦法。兵力所已到者。西國從未全踞。日本如此。豈不貽笑西國。○伊云。中國吉林。黑龍江一帶。何以讓與俄國。○李云。此非因戰而讓者。○伊云。台灣亦然。此理更說得去。○李云。中國前讓與俄之地。實係甌脫荒寒實甚。人煙稀少。台灣則已立行省。人煙稠密。不能比也。○伊云。尺土皆王家之地。無荒涼與繁盛。○李云。如此。豈非輕我年髦。不知分別。○伊云。中堂見問。不能不答。○李云。總之。現講三大端。二萬萬爲數甚鉅。必請再減。營口還請退出。台灣不必提及。○伊云。如此。我兩人意見不合。我將改定約款交閱。所減只能如此。爲時太促。不能多辨。照辦固好。不能照辦。卽算駁還。○李云。不許我駁否。○伊云。駁只管駁。但我主意不能稍改。貴大臣固願速定和約。我亦如此。廣島有六十餘隻運船停泊。計有二

萬噸運載。今日已有數船出口。兵糧齊備。所以不卽出運者。以有停戰之約故耳。○李云。停戰限滿。可請展期。○伊云。如和約已簽押。限期可展。否則不能。○李云。德法停戰。曾再展十日。○伊云。時勢各別。其時法國無主。因召明選議贊。開議院選總統。派使臣等事。故多需時日。○李云。爾所欲者。皆已大概允許。意見不合者。惟此數端。如不停戰。何能暢議。○伊云。期限惟有十日。今日條款。卽請決定可否。三日後四點二刻。當候回信。○李云。事有不諧。尙須會議。○伊云。三日後如蒙見允。卽請復函。尙須預備約章。彼此簽押。又須延多數日。○李云。不必復函。一經而允。自可定議。三日斷來不及。我明說。尙須電報請旨。不能限以時日。○伊云。接到回旨。卽可決斷。○李云。請旨後如何。再與貴大臣而議。俟接到回電。再來相請。○李云。不能多待。必有限期方可。○李云。至多四五天後。尙在停戰期內。○伊云。三天內當有回旨。○李云。此事重大。必須妥酌。今日所言各節。皆有訓條。我不能專主。○伊云。五天過久。急不能待。○李云。停戰之期。尙有十天。○伊云。我須及早知照前敵。○李云。停戰有期。前敵豈有不知。○伊云。前敵諸將。隨時探知此地會議之事。○李云。尙有十天。再會一次。卽可決定。且節略甚多。譯華文者。只有三節。其餘今夜譯齊。方可發電。第四日當有覆旨。至遲五天。○伊云。北京回電。我想三天足矣。○李云。一有覆音。卽請相會。是否存在。

此抑請貴大臣來寓相會。○伊云。隨中堂便。來此會議更好。○李云。賠款還請再減五千萬。台灣不能相讓。○伊云。如此。當即遣兵至台灣。○李云。我兩國比鄰。不必如此決裂。總須和好。○伊云。賠款讓地。猶債也。債還清兩國自然和好。○李云。索債太狠。雖和不誠。前送節略。實在句句出於至誠。而貴大臣怪我不應如此說法。我說話至直。台灣不易取。法國前次攻打。尙未得手。海浪湧大。台民强悍。○伊云。我水師兵弁。不論何苦。皆願承受。去歲北地奇冷。人皆以日兵不能吃苦。乃一冬以來。我兵未見吃虧。處處得手。○李云。台地瘴氣甚大。前日兵在台。傷亡甚多。所以台民大概吸食鴉片烟。以避瘴氣。○伊云。但看我日後踞台。必禁鴉片。○李云。台民吸烟由來久矣。○伊云。鴉片未出。台灣亦有居民。日本鴉片進口。禁令甚嚴。故無吸烟之人。○李云。至爲佩服。○伊云。禁煙一事。前與閣相國言及。甚以爲然。○李云。英人以洋藥進口。我國加稅。豈能再禁。○伊云。加甚少。再加兩倍。亦不爲多。○李云。言之屢矣。英人不允。○伊云。吸煙者甚懶。兵不能精。○李云。此事迫於英人。難以禁止。○伊云。當先設法自禁。洋煙自不進口。中堂起席。與伊藤作別握手。請將賠款大減。伊藤搖首云。不能再減而散。

兩國全權大臣第五次問答

光緒二十一年三月二十一日兩點半鐘至春帆樓與伊藤會議。○李云陸奧大臣今日身子何如。○伊云稍好。本願來此會議。佐藤醫生戒其外出。○李云佐藤今晨言及陸奧身子尚未全愈。不可以風。昨日我派經方至貴大臣處面談各節。一一回告。貴大臣毫不放鬆。不肯稍讓。○伊云我早已說明。已讓至盡頭地步。主意已定。萬不能改。我亦甚爲可惜。○李云現已奉旨。令本大臣酌量辦理。此事難辦已極。還請貴大臣替我酌量。我實在無法酌量。○伊云我處境地與中堂相似。○李云爾在貴國所論各事。無人敢駁。○伊云亦有被駁之時。○李云總不若我在中國被人駁斥之甚。○伊云我處境地。總不如中堂之易。中堂在中國位高望重。無人可能搖動。本國議院權重。我做事一有錯失。即可被議。○李云去歲滿朝言路。屢次參我。謂與日本伊藤相交好。所參甚是。今與爾議和立約。豈非交好之明證。○伊云時勢彼等不知。故參中堂。現在光景。彼已明白。必深悔當日所參之非。○李云如此狼兇條款簽押。又必受罵奈何。○伊云任彼胡說。如此重任。彼亦擔當不起。中堂惟中堂一人能擔此任。○李云事後又將羣起攻我。○伊云說便宜話的人到處皆有。我之境地亦然。○李云此固不論。我來議和。皇上令我酌定。如能將原約酌改數處。方可擔此重任。請貴大臣替我細想。何處可以酌讓。卽如賠款。讓地兩端。總請少讓。卽可定議。

○伊云。初時說明。萬難少讓。昨已告明。伯行星使。已盡力讓到盡頭。不然。必須會議四五次。方能讓到如此。我將中國情形細想。卽減至無可再減地步。蓋議和非。若市井買賣。彼此爭價。不成事體。○李云。日前臨別時。請讓五千萬。當時貴大臣似有欲讓之意。如能讓。此全約可定。○伊云。如能少讓。不必再提。業已讓矣。○李云。五千萬不能讓。二千萬可乎。現有新報一紙在此。內載明貴國兵費。只用八千萬。此說或不足爲憑。然非無因。○伊取報紙細看云。此新聞所說。全是與國家作對。萬不可聽。○李云。不必深論。但望減去若干亦好。○伊云。我國之費多於此數。○李云。請讓少許。卽可定議。當電明國家誌感。○伊云。此可稍讓。盡已讓出。○李云。貴國所得之地甚多。財源甚廣。請從寬處著想。不必專顧目前。○伊云。所有財源。皆未來事。不能劃入現在賠款。○李云。財源甚長。利益甚溥。○伊云。將來開源之利。皆用在地面上。萬無餘款。○李云。財源不僅如此。必定興旺。○伊云。欲開財源。所費必大。○李云。卽以台灣而論。華人不善經營。有煤礦、煤油、金礦。如我爲巡撫。必一一開辦。○伊云。礦產一開。必以賤價售諸華人。○李云。華商不能自得。○伊云。未開之地。必須經營。所費不貲。○李云。所費愈大。得利愈溥。何妨賠費略減若干。他日利源所補多矣。卽我中國借債亦稍容易。我在北京。洋人肯將台灣押借二千萬金鎊。後我東來。知日人強索台

灣。此事卽擱起不提。所押已如此之多。出賣則其價更鉅。○伊云。中國財源甚大。借債不難。○李云。無論如何。總請讓數千萬。不必如此口緊。○伊云。屢次說明。萬萬不能再讓。○李云。又要賠錢。又要割地。雙管齊下。出手太狠。使我太過不去。○伊云。此戰後之約。非如平常交涉。○李云。講和卽當彼此相讓。爾辦事太狠。才幹太大。○伊云。此非關辦事之才。戰後之效。不得不爾。如與中堂比才。萬不能及。○李云。賠款既不肯減。地可稍減乎。到底不能一毛不拔。○伊云。兩件皆不能稍減。屢次言明。此係盡頭地步。不能少改。○李云。我并非不定約。不過請略減。如能少減。卽可定約。此亦貴大臣留別之情。將來回國。我可時常記及。○伊云。所減之數。卽爲留別之情。昨已告伯行。星使。初約本不願改。因念中堂多年交情。故減萬萬。○李云。如此口緊手辣。將來必常記及。○伊云。我與中堂交情最深。故已多讓。國人必將罵我。我可擔肩。請於停戰期前速卽定議。不然索款更多。此乃舉國之意。○李云。賠款既不肯少減。所出之息。當可免矣。○伊云。日前會議說明。換約後。一年內兩期各還五千萬。又一年將餘款一萬萬還清。息可全免。○李云。萬一到期款借不到。但出息可乎。○伊云。不能。此與日前所說相同。但認息不還本。只算日本借錢。我國無此力量。○李云。中國無力量。日本開戰以後。未借洋債。中國已借數次。此日本富於中國之明證。○伊云。

此非日本富於中國。日本稍知理財之法。○李云。中國將效日本理財。現在甚貧。借債不易。○伊云。我看甚易。斷不爲難。○李云。現在毫無頭緒。俟我回國再議。如三年之內。本還清。可免息否。○伊云。三年內。果能清還。息可全免。○李云。約內可添明。若三年後清還云云。此乃活語。如此寫法。不過少有體面。所有便宜無多。○伊云。約內寫明。第一次交清後。餘款認息云。如三年不能交清。則以前之息。必須一體加添。○李云。三年內清還。免息。如不還。一併加息。○伊云。一併加息。此事甚爲糾葛。○李云。莫若二萬萬內減去二千萬。以抵償息。如此一萬八千萬。卽照約內所載辦法。不更簡捷。○伊云。不能。且三年內交清免息。應於約內載明。以免誤會。○李云。如此鉅款。豈能預定。○伊云。我亦恐兩年內交清。難以預定。故將還期延至七年之久。○李云。少去二千萬。中國可少借二千萬。○伊云。萬萬不能。○李云。三年內清還免息。不必寫入約內。可另立專條。○伊云。此事不能另立專條。應於約內寫明。○李云。你將第四款返復觀看。可另有主意。○伊云。或三年內還清免息。或否。應寫明一定辦法。○李云。無妨加一活語。倘三年內云云。○伊云。必須寫出一定辦法。○李云。借錢之權在人。借到方可寫明。○伊云。只好照原約寫。○李云。中國前賠英法兵費。但寫明過期不還。方認利息。今卽加息。亦太不情。○伊云。英法甚富。故可免息。○李云。爾想錢太

過。索款又鉅。利息又大。○伊云。其時英法之兵。不如日兵之多。○李云。英國其時調有印度兵。○伊云。所調不多。○李云。兩年清還免息。可添入原款乎。○伊細想多時。乃云。如要停息。只有一樣辦法。三年爲照舊認息。若三年之內果真清還。可將所認之息。抵作本款。○李云。是否三年將本全還。並認利息。則將已償之息作本。○伊云。比如換約後六個月。交五千萬。再六個月。又交五千萬。其時應交一萬萬之息。第三、第四等期照算。如三年屆滿。將餘款交清。則前二年半所認之息。即可劃算應交餘款。惟三年當自換約之日起算。○李云。卽寫如三年之內能將全款清楚云云。請貴大臣看後。卽可添入第四款。○伊與屬員互商。卽云添入。○李云。尙有數條相商。并非與原約有所增減。不過將約內之意聲明。以免將來誤會。如遼河口界線。該線一到營口之遼河後。當順流至海口止。彼此以河中心爲界。此乃公法。凡以河爲界者。莫不如是。○伊云。將來勘界時。可定。○李云。卽可照此添入第二款內之第二條下。○伊云。甚是。可照行。○李云。第五款二年後讓地內尙未遷出之華民。可視爲日本臣民。但有產業在讓地內而人遠出者。二年後應請日本保護。視同日本臣民之產業。○伊云。此事難允。現在日本與西國所訂條約。不准外人在日本地內租賃產業。○李云。我所說者。乃原有之產業。與外人新置之產業不同。○伊云。此與日本律法有

異。不易辦理。外人必將藉口。○李云。此乃祖先留傳之產業。可照章納稅。有何難辦。中國人民皆可在別縣置產。○伊云。華民在中國隔縣置產。非外人可比。如日本聽華人在內地有產。則外國必將援一體均霑之例。以要我。○李云。台灣華人不肯遷出。又不願變賣產業。日後官出告示。恐生事變。當與中國政府無涉。○伊云。日後之事。乃我國政府責任。○李云。我接台灣巡撫來電。聞將讓台灣。台民齊謀。誓不肯爲日民。○伊云。聽彼鼓謀。我自無法。○李云。此語並非相嚇。乃好意直言相告。○伊云。亦聞此事。○李云。台民戕官聚衆常事。他日不可怪我。○伊云。中國一將治權讓出。卽是日本政府之責。○李云。不得不聲明在先。○伊云。中國政府只將官調回兵撤回而已。○李云。綠營士兵不可他往。駐防之兵可撤回。○伊將所譯免息一條英文閱畢。與華文相對不錯。○李云。卽可照此添入。○李云。台灣官紳交涉事件紛繁。應於換約後六個月。方可交割清楚。此節添入約款內。○伊云。我意批約後數禮拜卽派兵官赴台收管。○李云。可派人與台灣巡撫共商。以清經手事件。○伊云。換約後請華官出示台民。我派兵官前往。將一切軍器暫行收管。○李云。所派有文官否。○伊云。文官亦派。○李云。交割是大事。應先立簡明章程。日後照辦。方免糾葛。○伊云。我不能延至六月之久再議。交割換約後。立卽派人前往。○李云。約內可改云。換約後

兩國互訂交接簡明章程。○伊云。有一專條在此。專爲台灣之事。卽將東英文交閱。○李接看東文不懂。令譯英文。其略云。一切堡壘。槍砲。與公家物件。皆交日本武官收管。所有華兵行李私物。准其自攜。日官指定一處。令華兵暫住。直至調回內地。中國政府限日撤回。一切費用。中國自認。兵撤回後。日官將洋槍送還。然後派文官治理地方。公家產業由彼收管。其餘細節。皆由兩國兵官彼此商定等語。中堂聽畢云。此係換約後之事。我無權先定。○伊云。中堂改期有權。此條與和約均重。何爲無權。○李云。此皆換約後應商之件。如通商水陸章程諸事。皆可同時商約。○伊云。此乃最要最急之事。○李云。換約後方可定。我無權管台灣巡撫總理衙門。方有此權。應在總理衙門商議。現議之約。不過將台灣讓與日本而已。抑或俟互換本約時。另立讓台簡明章程。○伊云。耽誤時日。○李云。約不互換。尙不算准。台灣仍係中國之地。○伊云。是也。○李云。可寫明至台灣。一俟本約批准互換後。兩國再行互議交接章程。○伊云。我卽派兵前往台灣。好在停戰約內。台灣不在其內。○李云。本約內可將台灣刪去。候貴國自取。○伊云。交接之時。何不限定。○李云。此事我難專主。○伊云。六月爲期太久。換約後總理衙門可否卽定簡明章程。蓋約一經互換。台灣卽交日本。○李云。雖交日本。交換之時。應另議簡明章程。○伊云。無須章程。中國當將駐台之

兵撤回而已。○李云。如不要章程。何以有此專條。○伊云。專條之內。不過數款。單讓撤兵之事。惟延至六個月之後。再行交接。未免過遲。○李云。何不云換約後。兩國派員議定交接章程。○伊云。應否限定日期。○李云。不必。○伊云。換約後。即行交接。○李云。不議章程否。○伊云。限一月足否。○李云。可俟條約批准互換後一月內。兩國派員妥議交接章程。○伊云。一月內。應即交接。不必議章程。○李云。你說要派文官。何不令文官與台撫相商。○伊云。伊東寫出英文。一俟換約後一月內。兩國各派大員辦理台灣交接。○李云。一月之限過促。總署與我遠隔台灣。不能深知情形。最好中國派台灣巡撫與日本大員。即在台灣議明交接章程。其時換約後。兩國和好。何事不可互商。○伊云。一月足矣。○李云。頭緒紛繁。兩月方寬。辦事較妥。貴國何必急急。台灣已是口中之物。○伊云。尙未下咽。饑甚。○李云。兩萬萬足可療饑。換約後。尙須請旨派員。一月之期甚促。○伊云。可寫一月內奉旨派員云云。○李云。不必寫明奉旨等語。○伊云。一月內。可派員否。○李云。一月即可派員。至交接一節。應聽台撫隨時酌定。○伊云。當寫明兩月內交割清楚。○李云。月內各派大員妥議。交割不必限定何時。○伊云。當寫明兩月交割。免生枝節。○李云。但寫一月內兩國各派大員議定交割。○伊云。月內派員妥議。兩月內交割清楚。○李云。兩月內派員交割。○伊云。

不如一月內派員。再一月交割。○李云。各派大員。限兩月內交接清楚。○伊云。爲何不允一月內派員。再一月交割。○李云。不如寫兩國速派大員。限兩月內妥議交割。○伊云。可改互換後。立即派大員云云。○李云。可寫又台灣一省。應於本約批准互換後。兩國立即各派大員至台灣。限於本約批准互換後兩個月交接清楚。○伊接看云。可以照辦。○李云。第六款內第三條。日本國臣民租棧一節。未得官員勿得從中干預字樣。此條本意原爲華官不能強索日商規費等事。但如此寫法太混。假如日商犯案。逃匿所租棧房。本地方官卽無權入棧搜查。所以應請將前項字樣刪去。○伊云。可刪去。○李云。第四條中國海關皆用關平納稅。今此條內改用庫平。不能一律。又日本銀元在通商各口。皆與英洋照市價用。此條何必寫明。全條可刪。○伊云。可全刪。○李云。第五條原文。日本臣民准在中國製造一切貨物等語。意未清楚。如此日商亦可前往內地製造。應寫明日本臣民准在通商口岸城邑製造一切貨物等語。以示限制。○伊與其屬員往返細商。方允添入。○李云。第八款威海衛留兵。日本究派多少。○伊云。一萬。○李云。無處可住。○伊云。將添蓋兵房。○李云。劉公島無餘地。○伊云。在威海衛口左近。我武官初意想派二萬住盛京。二萬住威海。○李云。款內各費有中國支辦等語。可將此節刪去。前英法亦曾住兵我國。皆未償費。○伊

云。駐兵償費。乃歐洲通例。○李云。既已割地。又賠兵費。而且加息。留兵之費。應在賠費內割出。○伊云。賠費乃戰事所用之費。留兵之費。又是一事。○李云。中國認不起。○伊云。此照歐洲通例。○李云。現在亞細亞。何云歐洲。且英法未請支辦中國。約章俱在。可查明也。○伊云。何時。○李云。英國留兵在廣東舟山大沽等處。○伊云。彼留兵非爲抵押賠款。○李云。英法於同治初年。留兵大沽上海。皆爲賠費之質。中國並未給兵費。本約皆已全允。些許小事。何不相讓。○伊云。一年之費不費。○李云。已賠兵費。數年之利。又數百萬。何必如此算小。此甚小事。○伊云。本約何時簽定。○伊云。此次英文不必簽押。惟將中。兩文簽押而已。不過英文句意清楚。萬一誤會。可用解明。爲此有一專條。請看。○李將專條華文閱後云。此華文可行。○伊云。我處各寫本約英東文兩分。請貴處寫華文兩分。○李云。貴處英東文何時可齊。○伊云。明晨卽有。至威海衛駐兵一節。另有華文專條在此請看。○李接看云。皆可照辦。惟須將支辦軍費一條刪去。○伊云。自簽約起。至換約時。限十五日可否。○李云。批准換約。皆係大皇帝之事。本大臣不能專主。必須請旨可定。○伊云。明日簽押時。當定明互換之日。○李云。本大臣到津。當專員賚約晉京。送與總理衙門。然後進呈皇上方。可擇日批准。轉折甚多。難以限定日期。○伊云。約內必須寫明換約日期。○李云。約內寫

定換約之期。皆在簽押後。多則一年。少則六月。○伊云。此約簽後十五日換約足矣。○李云。前已言明。轉折甚多。或者十五日之先亦未可知。但此係皇上的事。不能預定。○伊云。兩國大皇上皆應如此。○李云。不能寫定。○伊云。凡約皆應寫明換約之期。我國主現在廣島。即可批准。○李云。此近我遠。不能相比。○伊云。換約之地何處。○李云。當在北京。○伊云。北京我無使臣駐紮。如派人往。當派兵護送不便。○李云。此次我來所費實多。簽押之後。兩國即係友邦。批約後更加和好。可在天津換。我國換約。向在北京天津兩處。○伊云。此非成例。○李云。議約我來貴國。換約貴國。常派人往華。有來有往。方稱和好。○伊云。換約之前。我兵在旅順大連灣者有二十萬。兩處皆無營房可住。故皆在船上聽候換約。方能撤回。故換約之期。愈速愈妙。可否即在旅順換約。○李云。日兵即可撤回。此約將必批准。○伊云。不換約。和局尙未定。○李云。何不武員來津換約。最好派川上。○伊云。派人皆由皇上定奪。川上未必能去。○李云。川上爲人和氣。與津郡文武人員相好。○伊云。他尙難離營。○李云。簽押後必不開衅。營中無事。川上可來。○伊云。萬一不批准。又將如何。○李云。一經批准。我即電告爾處。電報用何密本。○伊云。電報可用英語。無須用密碼。但換約之時。與換約之地應定。○李云。此皆我皇上之事。難定。○伊云。凡約皆定明換約之期。故請定十

五日。○李云。十五日爲時太促。一月稍從容。○伊云。我兵太多。住一月太久。○李云。一月之內可否。○伊云。三禮拜內。○李云。約內從未寫禮拜兩字。○伊云。不寫禮拜。寫二十日。○李云。一月之內。○伊云。多至二十日。○李云。天津換約可定否。○伊云。應派兵護衛不便。○李云。派一兵船足矣。○伊云。兵船不能過攔江沙。何不在烟台換約。○李云。烟台換約。亦常請旨。○伊云。換約之地有定。約方可定。○李云。天津換約可定。○伊云。何故不在烟台。○李云。簽約之後。可到天津必不生事。所貼兵費可定否。○伊云。現已議過。定約之時與定約之地。是否即在烟台。期以二十日爲限。○李云。總須一月之內。○伊云。此約諒可批准。萬一不批。又將開衅。故越速越妙。○李云。此約諒可不駁。但請放心。○伊云。總須定明換約之時。○李云。敕書內寫明。如果詳閱各條妥善。再行批准。所以我不能作主。○伊云。我國敕書亦是如此寫法。○李云。批准在先。換約在後。一經批准。當卽電告。○伊云。總須訂明。經批准。接電後方可派員。○李云。爾已許二十日。我說一月之內。我差十日無多。○伊云。明日簽押。後日中堂登程到津。卽可專差將約本賚京。爲時甚速。○李云。我到津後尙須請假。另派員將約本送至總署進呈。中國作事轉折甚多。期限不能過促。○伊云。此講和之事。非尋常可比。故越速越妙。○李云。平常約章換約。皆在一年之外。○伊云。去歲我國

與英國新立約章。在七月十七畫押。十八日英君主即已批准。○李云。中國之事。不能如此。比如批准後。又須派員至津候船。至烟台。皆不能尅期。烟台換約從爾。日期當由我定。○伊云。二十日足矣。所差九日。所費實多。六十隻運船在大連灣。兵皆在船守候。○李云。據我看簽押後。即可將兵調回。○伊云。不能。○李云。我在下關三十日定約。不爲不速。他日約本由津送京呈進。蓋用御寶。然後派員來津守候。船隻到烟台。此中耽誤日期不少。何必匆促爲此不情之請。○伊云。十天所差太多。○李云。此甚小事。豈可因此齟齬。中國辦事向來延緩。比如我正月十九日奉旨。卽速料理來此。已二月二十三日矣。換約之期。寫明簽押後一月之內。我當能催早。限定二十日太促。萬一不及。又將失信。○伊云。西國議和皆皇上自定。立卽批准互換。○李云。現在亞細亞。何必常以歐洲之事相比。換約之地從爾。期限當從我。○伊云。一月究竟太遠。○李云。留兵貼費完。究竟可去否。○伊云。不能去。○李云。何法。○伊云。中國爲難情形。無論如何。兵費總須各認一半。○李云。二百萬兵費太多。一百萬不問所費若何。每年我淨貼五十萬。一應在內。○伊云。此費只可養一營。○李云。何必多派。留兵與貴國甚近。萬一有需。卽可調來。○伊云。留兵爲抵押賠款。非爲別事。○李云。英法留兵皆無兵費。貴國應寬大辦理。○伊云。換約之期。究竟二十天定否。○李云。已

講明一月。○伊云。太遠。簽約應從速批准。互換亦然。○李云。轉折甚多。○伊云。二十日足矣。烟台甚近。如能准二十天。我即准費五十萬。不然必要一百萬。○李云。換約之期總請換約旨。每年貼費五十萬。自換約之日起。○伊云。如能允二十日。○李云。我不能作主。○伊云。能允一月。何不允二十日。○李云。寫明一月。我可權及早互換。會議已久。當派參贊將約本校對清楚。後日簽約。○伊云。何不明日簽押。我處明早即可寫齊。○李云。我處必須明晚方齊。後日簽約。○伊云。即定後日十點鐘。○李云。仍在此處當面簽約否。○伊云。然也。但兩件事應定明。○李云。我回去請旨。換約日期可定。○中堂起席。○伊又諄諄以二十日爲請。方可允貼費五十萬。○中堂答以言定不必多議。而別時已七點鐘。

和約彙登

字林報得官電云。中日兩國新訂和約。共十三條。其大意若曰。登臺灣讓於日本。以批准後二閱月爲期。貳遼東七州縣。改隸日本。營口亦在其列。○參中國以庫平銀二百兆兩。(即貳萬萬兩)給日本以爲兵費。計批准後六個月。先付五十兆兩。(即伍仟萬兩)。閱六個月。再付五十兆兩。餘分六年付清。年息五釐。(按第一期應付息款已需銀伍百萬兩借哉)。三年付清。不取息。蘇州。杭州。沙市。重慶。新開通商碼頭。其餘各

內地。悉准各國商人。任便貿易。他城鄉鎮市之合宜者。廣設紡織局等類。中國毫不禁阻。二閱月後。兩國各遣大臣。劃分界址。塞日本派兵八千。戍於威海衛。中國歲給餉銀五十萬兩。償款付清之日。卽撤戍兵。擱兩軍俘獲之人。卽日互相交還。彼此並不苛待。亦不根致。致朝鮮爲自主獨立之國。拾通商條款。以盡諾後六個月內安定。前訂息兵約。再展三禮拜。以待中國批准。拾憲擇期四月十四日。(卽西五月號)在烟台換約。拾憲寓日華人。歸日例統轄。寓華日人。仍照舊約。歸日官約束。(拾叁)中國允不遣使至朝。致有駭異之事。朝鮮人至華。亦與政府不涉。(如逃貢之類)此外。另訂一中東互相輔助之密約。若有不利於兩國者。彼此同心攻守。朝鮮亦與其列。此項密約。俟正約定後施行。各不宣露於外。照此相輔之密約而言。大抵中國多聘日本之長於兵事者。教習陸師。有時或竟允日將統領中國海軍。并開約中另有一條。中國許用新法。整頓文武各官之積弊。蓋緣日本曾經指明。若中國仍率舊章。無論與何國有事。斷不能冀其戰勝也。○申報錄電傳簡要原約云。登朝鮮自主。貢獻盡廢。貳割地。叁劃界。肆賠款二百兆。伍割地限兩個月讓出全臺。陸通商條款。悉照泰西。外添五款。計日本臣民往來僑寓蘇杭重慶沙市四口。從事商業工藝製造。一也。日本輪船。駛入上開各口。二也。進出口貨。暫存棧房。俟出貨時完稅。三也。日本臣民。得在口岸城邑。從

事工藝製造。又將各機器。任便製造。四也。日本在口岸城邑。製造一切貨物。卽照日本運入之貨物一體辦理。五也。遂日本撤兵。限三個月。中國兩個月。擄威海衛抵押。務兩國釋回俘虜。拾批准換約後息戰。拾登批准後。在烟臺換約。○申報續得津信補和約原文云。意中國認明朝鮮自主。○貳奉天南境各地。從鴨綠江湖江抵安平河口。又從安平河口。劃至鳳凰城海城及營口。以遼河中心爲界。割畀日本。參前款所載。及黏附本約之地圖。俟本約批准後。兩國應各派二員。前往公同劃定。限一年竣事。肆中國約將庫平銀二萬萬兩。賠償日本軍費。於七年內。分八次交清。伍本約互換後。限二年內。日本准中國讓與地方之人民。願遷居讓與地方之外者。任從變賣田產而去。限滿未遷。酌官視爲日本臣民。其臺灣一省。應於本約互換後。兩月內交接。陸本約互換後。兩國速派全權大臣。會訂通商行船條約。所有中國已開口岸外。應於湖北荊州府之屬沙市。四川之重慶。江蘇之蘇州。浙江之杭州。添設通商口岸。柒日本軍隊駐中國境內者。於本約互換後。三個月撤回。捌約內所訂條款。聽從日本軍隊。暫守威海衛以爲質。玖本約互換後。兩國應將所有俘虜。盡數各交還本國。拾本約互換日起。按兵息戰。○滬報譯字林報云。中日約款。另有二條。壹中國准日本遴選賢大臣二員。爲軍機處幫辦。貳中國製造局。各延一日本幹員爲會辦。○滬報

又錄燕臺電云。當俄艦逼阻換約之際。以六款要日本。豈朝鮮仍屬中國。或日本攻取各地。悉還中國。委於中國。允償兵費內。提出三百萬兩。撫卹遼東等處受害華民。日本在威海衛。劉公島等處。所得中國戰艦等物。凡係丁汝昌力竭獻奉。非由交戰而奪得者。悉還中國。伍陸未詳。并限於四月廿五日。(西伍月拾玖日)以前作答云云。恐傳之非其真也。○官電。皇上於李中堂議訂最要之款數條。皆已俯允。中國先許李中堂定約。皇上與軍機處總理衙門各王大臣。詢謀僉同。其阻止和議者。今適入闕。言官亦未有陳奏。大約中堂過返後。尙將大放厥調。

和議成傳相歸國

中日草約既成。兩國全權大臣均於三月廿三日書諾。中堂卽於是夕登輪。廿六清晨舟抵塘沽。午初乘火車回津。卽入節轅。宥得瞻丰采者。謂相國精神依然矍鑠。誠聖朝之福也。又聞之法醫生云。槍傷業已收口。槍子雖未取出。而其骨中空。料無妨礙。○福世德與伍廷芳。進呈和約譯署大臣。卽出與各國公使計議。言官之上章諫阻者。實繁有徒。時適恭邸在。告諸大臣。皆不敢專主。(又)中堂大約不必入都。惟俟御筆批准後。赴燕換約耳。今在安危轉關之時。京中勢甚岌岌。聞宋慶(免唐阿)劉永福諸將帥。仍有主戰之意。數督撫電奏。與臺諫封章。皆以滿洲爲發祥重

地。豈宜割畀他族。考中堂之所以許讓者。恐財力之不逮也。而論者。則謂割寸地。不如給一金。

附電音擇要

十一京電。王大臣會議和約。福世德國務卿均在座。今已出都赴津。(又) 朝官封奏。無日蔑有。均責讓地之失。臺灣大吏派入京師議事之員。不肯輕棄臺地。且言業已預備冲戰。即使萬不能保。亦願讓與歐洲。○十二京電。皇上批准和約。並未明降諭旨。聞軍機處實主其成。恭邸爲領袖。孫萊衫、毓文、徐小雲、兩大臣助之。譯署諸公不與也。○中堂既回。請假二十天。而託福世德大臣送約入都。皇上命樞臣會議。李蘭蓀宗伯仍主戰。小軍機沈鹿萃、光祿等。聯銜封奏。請罷和議。管士修侍御。請以賠款二萬萬金。改爲殺賊之賞。必有踴躍從事者。此外九卿科道。各部院司員。聯銜陳奏者。實繁有徒。大都謂和議難行。皇上電問封疆將帥。旋據宋祝三軍門、劉淵亭軍門電奏。皆云戰有把握。李鑑堂中丞電奏。不戰無以張國威。唐薇卿中丞電奏。臺省民心惶惑。如果草草成和。衆情不服。恐難約束。張香濤制軍亦有主戰之奏。○會試諸孝廉。公推臺省林孝廉爲首。具呈都察院。以宜戰不宜和等詞。求爲轉奏。列名者一千數百人。裕壽田總憲。挑剔避忌字樣。不肯代遞。徐頌閣總憲。與諸副憲。皆大不以爲然。遂卽具疏入告。○中堂訂立此約。苦心孤詣。本

係無可奈何之事。國人不諒苦衷，交章論奏。又有俄、德、法三國爲梗，議幾中變。皇上特命劉峴莊欽使、王夔石制軍，悉心會議。兩帥夤夜參酌，聯銜覆奏。由是蓋用御寶，和局遂成。○李傅相回華後，三請開缺。皇上三次慰留，惟許給假養疴。○中朝接得日主御書，皇上亦親御丹毫作答。交聯道芳致伊藤美久治御書大意云：朕覽來書，嘉慰無似。朕亦願盡闕前隙，與貴國敦崇睦誼。日後貴國有事，中國自應相助。○俄京朝報傳單，俄決不任日佔華陸地。○法報已堅請法廷出阻，并約歐洲合力。俄國以機會可乘，先顯其不從之意，并請歐洲各國同阻。即使各國不許，亦必怒馬獨出。字林報論之曰：俄人此舉，非有愛於中國也。惡日本之太強而逼俄也。俄甚喜中國之孱弱善睡，朝鮮之貪劣昏庸，得以安築西伯里亞鐵路。路成後，惟所欲爲，忽見日本之興，出於意外。其能不先事折之哉。德、法兩國，本已與俄同志，英似不甚措意。蓋俄以侵地爲急，日之得，俄之失也。（嗚呼此係何等語氣，中國執政紅顏悟否）英以通商爲重，日之利英未必害，又可踵其利也。惟日本若思害及印度、緬甸、新嘉坡、香港諸處，則必投袂而起矣。俄以瑣春相近，其心最切。法爲安南、暹羅之故，注意臺灣。○英、法、德、俄三國駐日公使，聯銜致公牘於日本外務省，略謂中國以陸地讓貴國，心實不服。英、電、三國再致公牘於日本，詞氣甚屬和藹，惟割地一節，驚動北京門戶。（實言之，如有人持棒立戶外，即不下擊門內人有戒心矣）且礙

朝鮮務請退讓之為妙。京電聞譯署昨接王爵棠星使之卷俄京來電。俄決不聽華讓地於日。俄日交誼將中斷。○日為俄、法、德所逼。俄以日踞遼東。不便於俄。較華尤甚。(按此事大不便於華而俄乃以此為言其故可思矣)故日願還華地。而索增銀百兆兩。○日廷派副水師提督樺山為台灣巡撫。云又日本議俟中國償款交付若干兆。戍兵即退出若干里。付清則退清。云又俄日兩國商改中東和約。彼此親愛有加。(東)日京報刊出和約原文。并日主手諭。聲明與中國永遠輯和之意。且言願從俄、德、法之勸。不必久佔滿洲。其應與中國互商之續約。隨後再議。

附日廷兩諭

予自即位至今日。以保守太平為念。忽與清國失和。殊非始念所及。賴諸大臣與議院諸員。和衷共濟。水陸軍士亦皆用命。凡定計籌餉。保國安民諸大事。次第奏功。匡予不逮。此內政之可幸者也。吾兵在外。不畏鋒鏑。不避寒暑。旌旗所指。無往不利。苟非秉性忠勇。何能若是。而吾軍亦由是著名。予甚嘉焉。今和局已成。戰期又緩。吾國當益臻興盛。方欣喜之不暇。豈尚有仇視清國之意。且清國深悔從前之失睦。語出至誠。吾國倍有榮矣。惟吾民教化之道。猶多未足。此後益宜加意訓迪。俾忠烈之氣。化以謙遜之德。循規蹈矩。日進雍熙。豈不懿歟。予見吾民因勝而驕。侮慢

與國勢將損及交鄰之誼。是用特頒誥誠。要知清國已與吾國立約。彼此批准而後。重修舊好。芥蒂盡融。方將親密於前。豈宜再念曩事。吾民其敬體予意。毋忽。○吾國今與清國各派使臣。完全和局。惟和約將換未換之際。俄、德、法三國欽使。照會我外部。謂我如佔遼東一境。東方永無復享太平之日。不如交還中國之爲善等語。予本欲永保太平之局者也。近雖與中國構兵。亦惟欲立永久太平之基而已。俄、德、法三國。勸阻割地。亦卽此意。是以吾國特爲益保太平起見。並不決計以佔遼東而使兩國之民。重罹兵禍。並阻吾國恢張邦治之願。今已將吾國之舉動付天下人公論。則去年清國與吾國絕交之誤。更覺顯而易見。凡予所取遼東諸地。卽從俄、德、法三國之請。交還中國。於是清日兩國。批准之和約卽於約定日互換。兩國不特和好如初。且將比之從前。益加聯絡。想局外各國。及其官民。日後定能喩焉。

西人之寓日者。或以日本要挾中國。立此約章。深恐中國有復讎之意。因往問於某爵臣。（某爵臣曾至北京熟諳華事）爵臣對曰。日本未計及此也。人有恆言。皆云中國大國也。富國也。足兵之國也。而不知皆非也。昔年余會面告李中堂曰。各人無合一之心。各省有獨立之勢。不幾如各小國之同居一境乎。中堂首肯者再。而迄今未改舊章。故中國非大國也。中國朝野上下。不甚聯絡。假如欲在本

國揭借銀錢。有肯挺身而出。爭相承借乎。故中國非富國也。中國民數三四百兆。而人各有心。既無衆志成城之固。又罕有忠肝義胆。以愛國而事上者。中日交兵之際。勝敗本無常數。乃以衆心渙散。不能雖敗猶榮。故中國非足兵之國也。中國如欲復讎。必先整頓以上三大弊。吾知李中堂於和局既成之後。必急起而圖之。然中堂老矣。繼其志而成其事者。吾未知其誰屬也。華人讀孔子書。而不能明時中之義。是非徒無益而已。閉其目。堅其心。一如孔子之古式。問其於目下事勢。有合與否。全不想到。不善學孔子聖之時。而蔑視西方之教化。不啻孔子害之矣。居今日而欲與中國。惟有重視西學之一法。凡西方格致諸學。視爲本分之所宜。盡考試以取士。甄別以受官。胥於是分優劣。則誠淳然而興矣。若以今日之局面言之。誰謂將報讎。而遽能害及東洋哉。○日本某侯以高壽而負重名。答報館之問曰。中東時會已至。和局必成。李中堂與伊藤相國。可謂兩美必合。兩國朝廷。亦甚願重敦睦誼。吾知愁雲慘霧。豁然開朗。東方將杲杲出日矣。所可恨者。惟狂徒之傷害中堂耳。倘并此而無之。日來和議慶成。扶桑全國中。不共欣聞太平之聲哉。但此約既定。頒發天下。竊料歐洲各報館。必又有出於意外之警報。今姑不必明言。(揣其意以指歐洲大國。必有不悅者而言)倘使別無窒礙。卽當籌辦善後諸事。日本所得於中國之地。必先整頓治法。彼土著之華人。約束當不

其難。不致關及國政。且華人日人氣息文字。無不相近。日本將鼓舞民人。樂於前往。漸化其民。操東語。又設日本學堂。以教幼孩。此皆必不可少者也。

朝鮮紀亂十一

朝鮮有事以來。月圓十度。中日兩國。始得休兵息民。重脩舊好。其間之傷害人命。殘毀物業。耗費金錢。幾不可以紀極。而況商務之所阻滯。農事之所荒廢。推原禍始。厥惟一戰。甚矣有國者之不可輕言搆釁也。顯費端之啓。實在朝鮮。費端之成。實在日本。而朝鮮儼列爲自主之國。日本得償款二百兆金。又驟增戰時所得之堅艦利械銀幣米穀。其受損而益復加損者。實在中華。中華之孱弱至此。凡有血氣心知者。得不同聲浩歎哉。然而中外締交。垂五十載。目睹他國之隆隆。日上。中國曾不改因循委靡之積習。江河日下。胡所底止。自有此敗而因循者。一變而爲振作。委靡者一變而爲明強。所謂殷憂爲啓聖之資也。向之侈然自足者。今則抑然自下。提封十萬里。一切改絃而更張之。日後縱有爲禍之大於日本者。以有所懼而不敢逞。然則塞翁失馬。安知非福一語。不啻爲中國道。此尤各國人士之所冀望者也。今者寒極未春。痛定思痛。迴溯榆關萬里。滿目狼烽。澎湖一隅。驚心鯨浪。宰相和戎而東渡。困於匹夫。將軍奉命而北征。隕於強敵。索需無藝。

割地且重摸金。撥攘不休。踞險復將耗米。凡此難堪之舉動。要皆不競之機關。故雖俄羅斯糾約法德二國。力扼日本。俾不得逞志於滿洲。陽託於仗義執言之例。實則各自保其利益。初非有愛於中華也。(傳聞中國前道王雲五方伯之春生請俄使兼賀即位之際。致有密約以黑龍江額俄之地。賂俄俾俄西俄人伯里亞通至太平洋海口運春之鐵路。得以徑行直達。而即以聯指日本爲請事。其秘密無從徵信也。)俄人之駭駭圖南者。已非一日。日本之顧俄羅斯之憂也。其必抗之者。勢也。法人既得安南。即圖台灣。

今忽焉而折於日本。法人之不能甘心者。亦勢也。(日本傳聞駐泊中國洋面。獨德與法爲世仇。俄與法各兵艦已開赴臺灣矣。)獨德與法爲世仇。俄與法

合。德即聯奧意以拒之。今助俄法。事出意外。英人袖手旁觀。亦頗動人疑訝。(或謂俄思染指於中日之

米爾分界步步退讓。旋與英訂密約。請英任俄覓食黑龍江事亦甚密。)總之。各有深意。絕不肯爲中國援手。則皆事有必至。理有固然也。四

月十四日。中日兩國各遣使臣。換約於烟臺。俄兵艦。踵至。以力阻日本割地爲詞。洵洵然勢將尋

鬪。日本震懼。自願退還侵地。而索中國加銀一百兆兩。是固何傷於日本哉。乃目論之徒。偏若深

得俄人。并言。無論歐洲人欲得何項利益。悉願予之。獨不願予日本。夫中國之於日本。信有恨矣。

而同洲之義。日本縱置不講。中國詎可遠忘。奈何甘助外人。而抑鄰國哉。吾請以一言決之曰。中

國能自強。寸土尺民。不可與人也。否則與歐洲。無若日本。(中日兩國停戰前事及訂約後事均

有可紀者。并雜採西報附志於後。)東報云。澎湖之役。日本實得重砲山砲共二十尊。來復鎗一千九百四十六枝。藥彈一千九百八十二匣。格

林砲彈六萬八千九百枚。鉛彈六十二萬二千八百枚。火藥三千九百七十包。米九百十一袋。刀槍等一百十三枝。鼓十九面。帳篷五十座。鐵銚一百八十隻。鋤八十個。其餘小件甚多。又云威海沈毀之華艦。計定遠仍在水面。不論潮勢漲落。皆可望見。特未知能救與否。靖遠須潮退時始見。而似可救。蓋傷於砲彈。而非傷於水雷也。來遠則船底朝天。更難撈救矣。

中日復和如期換約

批准和約

四月初二日奉上諭。新定和約條款。劉坤一王文韶。想皆知悉。讓地兩處。賠款二萬萬兩。皆萬難允行之事。而倭人恃其屢勝。堅執非此不能罷兵。設竟決裂。則北犯遼瀋。西犯京畿。皆在意中。連日廷臣章奏甚多。皆以和約爲必不可准。持論頗正。而於瀋陽京師重大所關。皆未計及。如果侮約。卽將決裂。如戰不可恃。其患立見。更將不可收拾。劉坤一電奏云。戰而不勝。尙可設法撐持。王文韶亦有聶士成等軍。頗有把握。必可一戰之語。惟目前事機至迫。和戰兩事利害有關。卽應立斷。着劉坤一王文韶體察大局所繫。及各路軍情戰事究竟是否可靠。各抒所見。據實直陳。不得以游移兩可之詞。敷衍塞責。欽此。自李傅相與倭相伊藤議立草約後。廷臣會議參差。自四

月初三日至初八日，封奏之章三十餘件，皆諫止和議。皇上特電飭青直督王制軍馳往與劉峴帥會議，確查現屯紮之兵，確有把握，堪操勝券否？王制軍劉峴帥通盤籌算，知此等兵士未足深靠，故照事直陳。皇上乃定議從和，批准和約，蓋用印璽。○日本已派內閣書記長伊藤美久治爲換約使，將於四月三日起程來烟臺。○四月十四日辰刻，日本換約使者伊藤美久治乘八重山兵艦抵烟，砲台鳴砲爲禮，登萊青道劉蕙林觀察（含芳）及伍聯三觀察均迎諸水次，撥兵五十名護之。○中日使者晤談後，伊藤美久治以未奉更改之命，原約既不能換，屢欲告辭回東。於是華使請命於京津兩地，日使請命於東京，電報往來忙於梭織，而俄國泊燕十砲艦忽焉拆卸卸鎗，面礙戰諸器物，各水師皆整衣理械，若臨大敵。華官不知所爲，飛電譯署，譯署轉問俄使，則曰：日本如決不肯改約，卽移權以攻旅順口，非與貴國發難，貴王大臣其無恐。夜半十二點鐘始換約。

附錄電音

十五烟電。本日本清晨，日使伊藤美久治登橫濱丸，賈換約而去。或曰實登八重山艦到旅順口，然後返東。至改約之事，外間尙未得知。傳言駐華英公使與赫總稅司，於調停之事與有力焉。總之中日戰局至此實已大定。他國之所注視者，惟在日本與俄、法、德三國交涉事矣。（京半）

月以來。將軍督撫。及統兵大員。均奏請注銷和約中割地一節。傳聞約中有不可從者。已奉御筆抹去。(津德廷派副水師提督考拿。統領艦隊來華。先電致津關德稅司(羅琳)轉交傅相。傅相以聞於朝。京朝議以增償百兆。頗費躊躇。赫總稅司一力承當。乃諭飭各省。所收捐借各款。悉交赫德。并特派赫總稅司。爲經理償款大臣。聞各省已共籌集銀二十六兆兩。期至六月中。又可收三十兆。兩皇太后於三十年來。節省內帑銀十三兆兩。欽奉懿旨。發作償日之用。)又俄人言。並無侵佔滿洲境地之意。惟因防禦日本。故有目前一切舉動。(英)廣東調兵五千名至臺。聲言彈壓黑旗兵。以便日本派員收臺。然逆料粵兵既至。必與黑旗聯爲一氣。

甲午中日戰輯

三

王炳燧初輯

臺民抗約自立。

附電音擇要

夏五月朔臺電。唐薇帥昌言曰。臺灣今爲自主之國。旗用藍地黃虎。并備文照會各國。○廿五津電。欽派李經方爲交割臺灣使者。蓋惡其大失國體。且和約中亦隨同畫諾也。伯行觀察以疾辭而不獲命。傅相乃請福世德大臣偕往。西報謂割贈臺灣之舉。欽奉皇上傳電允行。微特與伯行觀察無干。且亦不能責傅相也。○踞澎之日兵。已有六千。行將增至二萬。以圖逼索臺灣。新派之樺山總督亦已到澎。劉淵亭軍門(永福)駐守臺南。邱主事(逢甲)以團練兵駐守臺中。福建水師提督楊西園軍門(岐珍)駐守臺北。○日艦及運船均已廣集淡水口外。臺民均預備禦敵。○初七臺電。日艦數艘泊基隆口外。○初九之夕。李公子已在舟次。舉中國交割臺灣文據。畀日本樺山總督。樺山亦將接受文憑呈公子。轉呈中國。初十公子展輪回滬。又台灣民主國已失。伯理瓊天德遜位。行宮火起。○初十台電。基隆華軍已與日艦開仗。○十一台電。日艦十五艘。駛抵台灣東北洋面。即派兵約三千名登陸。台兵接戰。未分勝負。○日兵既至基隆。即進攻台北府。居民震恐。電局華人皆散。海線未斷。西人海孫仍駐局辦事。廈有懸德旗之輪船。被台兵發砲攻擊。台北

城垣及火藥廠均於昨夜焚毀。轟斃亂民百人。日兵現在滬尾。離台北約三十里。○望日港電唐總統帶兵二千。登德國矮德輪船。行將出口。砲台鳴砲阻之。適德國壹里壹斯艦泊於附近。遙見之。目爲台盜。且擊其商船也。卽發砲以攻台。台兵悉遁。矮德遂出口。○既望滬尾電。台灣砲臺亂民發砲擊德國矮德輪船。死七人。傷十七人。德國壹里壹斯開砲還擊砲台。死十三人。傷未詳。電樺山報稱。日本御林軍於十一日進攻基隆。沿途屢經險阻。大砲既須捆載以行。而天氣漸熱。兵士盡如牛喘。行至遂湖地方。台民紛集抵禦。日兵被殺十八人。台民約死百人。及抵基隆砲台。防守頗嚴。先攻其西南二座。自未正起直至酉初。砲兵始退往台北。遺存軍械藥引糧食等物無算。盡爲日有。日弁檢點兵籍。共斃三十人。據獲到之臺兵供稱。守基隆者共約六千人。統領爲張月樓軍門。受傷而退。是以不支云云。日兵前隊遂向臺北府進發。○中堂於此數日內。卽須晉京。津關稅司德羅琳君。信義洋行主孟特而君。隨之而往。福世德大臣已辭行回美矣。○十八英電。中俄貨銀議定。柏靈倫敦人心皆不悅。蓋恐華之受制於俄也。又得俄京電。俄迫日還華地大局已定。今又將迫日撤朝戍。○十九東電。樺山報稱臺北華官已散。華兵四出搶掠。西人患之。邀日兵速往彈壓。日將遂設中軍於臺北府。十四日臺灣北境。盡歸日轄。西人無一受損。臺民亦無不服。

至臺北府及淡水、滬尾、基隆等處。前日被亂民焚掠後。燬失物業約值一百萬金。

附臺灣自主文牘

中國立約棄台。原非得已。而台地官紳士庶。願作聖朝之赤子。必不甘爲異族之羈囚。痛哭呼天。飛章乞命。此誠考成之所悼歎。烈士之所拊膺者也。方其初舉義旗之際。有電奏到京。計十六字曰。台灣士民。義不臣倭。願爲島國。永戴聖清。○台撫唐葆帥。既膺台民公舉。暫主總統。卽電致各直省大吏曰。日本索割台灣。台民不服。屢經電奏。不允割讓。未能挽回。台民忠義。誓不服倭。崧奉旨內渡。甫在摒擋之際。忽於五月初二日。將印旗送至撫署。文曰。台灣台民總統之印。旗藍地黃邊。不得已。允暫主總統。由民公舉。仍奉正朔。遙作屏藩。商結外援。以圖善後。事起倉卒。迫不得已。電奏並佈告各國。能否持久。尙難預料。惟望憫而助之。景崧○台灣民主國總統。前署台灣巡撫。布政使唐。爲曉諭事。照得日本欺凌中國。大肆要求。此次馬關議款。於賠償兵費之外。復索台灣一島。台民忠義。不肯俯首事仇。屢次懇求。代奏免割。總統亦奏多次。而中國欲昭大信。未允換約。全台士民。不勝悲憤。當此無天可籲。無主可依。台民公議。自立爲民主之國。以爲事關軍國。必須有人主持。於四月廿二日。士民公集本衙門。遞呈請。余暫統政事。經余再三推讓。復於四

月廿七日相率環顧。五月初二日。公同刊刻印信。文曰。台灣民主國總統之印。換用國旗藍地黃虎。捧送前來。竊見衆志已堅。羣情難拂。不得已爲保民起見。俯如所請。允暫視事。卽中議定。改台灣爲民主之國。國中一切新政。應卽先立議院。公舉議員。詳定律例章程。務歸簡易。惟是台灣疆土。荷大清經營締造。二百餘年。今雖自立爲國。感念列聖舊恩。仍應恭奉正朔。遙作屏藩。氣脈相通。無異中土。照常嚴備。不可稍涉疏虞。民間有假立名號。聚衆滋事。藉端仇殺者。照匪類治罪。從此臺灣清內政。結外援。廣利源。除陋習。鐵路兵輪。次第籌辦。富強可致。雄峙東南。未嘗非台民之幸也。特此曉諭。全台知之。永清元年五月某日。○台民布告曰。竊我台灣。隸大清版圖。二百餘年。近改行省。風會大開。儼然雄峙東南矣。乃上年日本肇釁。遂至失和。朝廷保兵恤民。遣使行成。日本要索臺灣。竟有割台之款。事出意外。聞信之日。紳民憤恨。哭聲震天。雖經唐撫帥電奏迭爭。並請代台紳民兩次電奏。懇求改約。內外臣工。俱抱不平。爭者甚衆。無如勢難挽回。紳民復乞援於英國。英泥局外之例。置之不理。又求唐撫帥電奏。懇由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商請俄、法、德三大國。併阻割台。均無成議。嗚呼慘矣。查全台前後山。二千餘里。生靈千萬。打牲防番。家有火器。敢戰之士。一呼百萬。又有防軍四萬人。豈甘俯首事仇。今已無天可籲。無人肯援。台民惟有自主。推擁賢

者權攝台政。事平之後。當再請命中朝。作何辦理。倘日本具有天良。不忍相強。台民亦願頌全和局。與以利益。而台灣土地政令。非他人所能干預。設以干戈從事。台民惟集萬衆禦之。願人人戰死而失台。決不拱手而讓台。所望奇材異能。奮袂東渡。佐創世界。共立勛名。至於餉銀軍械。目前儘可支持。將來不能不借資內地。不巳卽在上海廣州及南洋一帶埠頭。開設公司。訂立章程。廣籌集款。台民不幸至此。義憤之倫。諒必慨爲扶助。洩敷天之恨。救孤島之危。並再布告海外各國。如肯認台灣自主。公同衛助。所有台灣金礦煤礦。以及可墾田可建屋之地。一概租與開闢。均霑利益。考公法讓地。爲紳士不允。其約遂廢。海邦有案可援。如各國仗義公斷。能以台灣歸還中國。台民亦願以台灣所有利益報之。台民皆籍閩粵。凡閩粵人在外洋者。均望垂念鄉誼。富者挾貲渡台。台能庇之。絕不欺凌。貧者歇業渡台。旣可謀生。兼同洩忿。此非台民無理偏強。實因未戰而割全省。爲中外千古未有之奇變。台民欲盡棄田里。則內渡後。無家可歸。欲隱忍偷生。實無顏以對天下。因此搥胸泣血。萬衆一心。誓同死守。倘中國豪傑。及海外各國。能哀憐之。慨然相助。此則全臺百萬生靈。所痛哭待命者也。特此布告中外知之。

全臺紳民電稟總理衙門南洋大臣閩浙總督福建藩臺暨全臺憲官文曰。敬稟者。臺灣屬

倭萬民不服。迭請唐撫院。代奏臺民下情。而事難挽回。如赤子之失父母。悲慘曷極。伏查臺灣。爲朝廷棄地。百姓無依。惟有死守。據爲島國。遙戴皇靈。爲南洋屏蔽。惟須有人統率。衆議堅留唐撫臺。仍理臺事。並劉鎮永福。鎮守臺南。一面懸請各國。查照割地。紳民不服公法。從公割斷。臺灣應作何處置。再送唐撫入京。劉鎮回任。台民此舉。非戀戴皇清圖固守。以待轉機。情急萬繫。伏乞代爲電奏。四月二十一日。全台紳民同泣叩。臺灣民主國。鎮守台南幫辦軍務。劉淵亭軍門永福。示於衆曰。爲開誠布公。激勵軍民。共守危疆事。照得倭寇要盟。全台竟割。此誠亘古變異。爲人所不忍聞。所不忍見。更何怪我台民。髮指眦裂。誓與土地共存亡。抗不奉詔。而爲自主之國。本幫辦則以越南爲鑒。迄今思之。無日不撫膺痛哭。追悔無窮。不料防守臺民。未嘗建樹。離奇百變。意見兩端。何以天無厭亂之心。而使民遭非常之劫。自問年將六十。萬死不辭。獨不思蒼生無罪。行將夏變爲夷。嗟乎。積忿同深。自可挽回造化。厚德載福。諒能默轉氣機。願台衆志成城。制挺勝敵。在我堅心似石。棄職以爲。所有旗後鳳恆地方。業經布置。倭如有志。任往試之。刻願與情。移住南郡。查平安海口。天險生成。此外要隘。多不難補。其罅漏。惟軍民共守。氣味最貴相投。淮楚同仇。援助豈容稍異。本幫辦亦猶人也。無尺寸長。有忠義氣。任勞任怨。無詐無虞。短願人攻。雖將弁不妨面告。

事如未洽。卽紳民急宜指陳。切莫以頗有虛聲。便爲足恃。更莫因稍尊官制。遇事推崇。從此有濟時艱。庶可稍舒衆望。若因力微畏怯。語不由衷。在上天斷不佑予。若因餉絀吝籌。頗爲撓阻。本幫辦亦難恕爾。總之如何戰事。一担肩膺。凡有軍需。紳民力任。誓師慷慨。定能上感天神。慘淡經營。何難徐銷倭餓。合應剴切曉諭。爲此示仰軍民人等。須知同心戮力。自可轉危爲安。達變通權。無用端拘小節。不以斯言爲河漢。仰各凜遵而毋違。

朝鮮紀亂十二

吁嗟乎悲哉。生靈之禍。豈真未有窮期哉。鐵嶺金州。尙瘡痍之滿目。鯤身鹿耳。復燧燧之驚心。國子之元不歸。甚宏之血驟碧。問天莫對。斫地頻呼。蓋自朝鮮有事以來。時閱一年。職司載筆。如鯨生月課一文。亦積成十又二首矣。聞之身處局外者曰。兩軍相見於驪場。必其互有勝負。互相攻守。如觀弈然。忽焉而魂驚魄動。忽焉而色舞眉飛。爭看下子之機關。方鼓旁人之意興。若使一則著著著(均將略切)。一則差差差(均楚皆切)。差(音文)。則直勝棋樓。燬於莫愁湖。而嘆湊棋圖裏。絕無先著。斧柯爛盡。徒喚奈何而已。嗚呼局外之言。尙復如是。矧夫身居華土。籍隸中邦者。其能無淚灑風前。神馳日下。深冀得一當以禦外侮。否則忍一慚以待後圖哉。猶幸有德位名望。久著寰瀛。

之李中堂奉詔東行。日廷亦簡命敦崇睦誼之伊藤陸奧二大臣。彼此釋怨言歡。推襟送抱。遂平鐵馬金戈之氣。而締珠槃玉敦之歡。大局雖失夫便宜。大禍已銷於俄頃。况遘非常之奇險。(謂遘刺事)尤爲不世之奇勳。何圖京外臣工。昧今狃古。交章劾奏。舉國若狂。不知勢均力敵而和。與智盡能索而和。事勢已屬兩岐。情形自然各異。若不償其貪慾。豈能受我範圍。且中堂雖奉全權。准予便宜行事。然事前備經請旨。臨事復於割地償銀通商諸大端。逐一飛電奏陳。(開東電局共收中國電報。計日銀參萬員。悉用暗碼。代遞日官。以此係全權大。臣應享之權利。恐不獨阻。)迨接奉電旨。允行。然後畫諾。此蓋皇上仰體皇太后聖慈。俯念億兆民生計。是以含宏光大。委曲彌縫。中堂亦以文恬武嬉。士不用命。屢經敗績。迭失邊城。除却和光。別無善策。是以忍辱負重。勉副要盟。凡中堂萬不得已之苦衷。與皇上無可如何之聖意。天下後世。皆應曲諒。伏讀四月初一日密旨。新定和約條款。劉坤一、王文韶。想皆知悉。讓地兩處。賠款二萬萬兩。皆萬難允行之事。而倭人恃其屢勝。堅執非此不能罷兵。設竟決裂。則北犯遼瀋。西犯京畿。皆在意中。連日廷臣章奏甚多。皆以和約爲必不可准。持論頗正。而於濟陽京師二地。重大所關。皆未計及。如果悔約。卽將決裂。苟戰不可恃。其患立見。更將不可收拾。劉坤一電奏有云。戰而不勝。尙可設法撐持。王文韶亦有聶士成等軍。頗有把握。必可一戰之語。惟目前事機至迫。和戰兩事。利

害攸關。卽應立斷。著劉坤一、王文韶體察現在大局所繫。及各路軍情戰事。究竟是否可靠。各抒所見。據實直陳。不得以游移兩可之。敷衍塞責。欽此。(此係元文)仰見皇上。詢岳關門。權衡利害。非但李中堂之不能獨任其咎也。既而王夔帥。特乘火車。會劉峴帥於榆關之內。再四熟商。皆恐萬一不虞。必致震驚鎗虜。於是聯銜覆奏。決意請從和議。并開總理衙門王大臣。曾以草約。徧視各國駐京公使。而以意圖悔約爲言。各公使皆曰。中堂既奉全權。卽古所謂如朕親行者也。况所議條款。一一由電請旨。皇上命之畫諾。不啻御筆之批准。今若許而復悔。何以大信於天下。堂堂中國。何以自存。又以約款言之。中國一敗塗地。至此而極。日本要求之事。祇此數端。尙不失爲公道。既承明問。請貴王大臣。轉奏大皇帝。實無可以悔約之理。云云。恭邸洞諳公法。本知此約。爲必不可悔。既與各公使商酌。遂與軍機大臣孫萊衫。尙書徐小雲。侍郎。具以入告。聖意益決。蓋用御寶。准於四月十四日。在煙臺換約。及至換約禮成。言者嘵嘵不已。四月十七日。皇上特召六部九卿。翰詹科道。至內閣。張子青中堂拱立。向外宣言曰。有旨。諸臣卽排班跪聽。張中堂恭捧詔書宣讀曰。奉上諭。日本覬覦朝鮮。稱兵犯順。朕瞻懷藩服。命將出師。原期迅掃敵氛。永紓邊患。故凡有可以裨益軍務者。不待臣工陳奏。皆已立見施行。何圖將不知兵。士不用命。畀以統領之任。而僨事日

深予以召募之資。而流氓麇集。遂至海道陸道。無不潰敗。延及長城。內外險象環生。比來戎馬駸駸。有進無退。甚將北犯遼瀋。西犯京畿。危急情形。匪言可喻。和戰兩事。必應當機立斷。念朕臨御天下二十餘年。宵旰憂勤。未嘗稍釋。今乃忽有此變。實惟藐躬涼德。有以致之。且天津海嘯爲災。衝沒營壘。爲史策所僅見。上天示警。尤可寒心。乃爾諸臣工。於所議約章。或以割地爲非。或以償銀爲辱。或更以速與決戰爲至計。具見忠義奮發。果敢有爲。然於時局安危得喪之所關。皆未能通盤籌畫。萬一戰而再敗。爲禍更難設想。今和約業已互換。必應頒發照行。昭示大信。凡此已成之局。均不必再行論奏。惟望京外文武。大小各員。自今以後。深省愆尤。痛除積弊。咸知練兵籌餉。爲今日當務之急。切實振興。一新氣象。不可因循廢弛。再蹈前轍。諸臣等均爲朕所倚畀。朕之艱苦。當共深知。朕之萬不得已。而出於和。當亦爲天下臣民所共諒也。欽此。（此係譯文）諸臣恭聽畢。叩首起立。張中堂隨將詔書。敬謹封固。恭送進內。於以知皇上頒行約章。固不待再計決也。然事更有出人意料者。俄、德、法三國。忽地挺身而出。力阻日本。使不得割遼東地。在無識者視之。鮮不曰三國厚我厚我。且虛言狀。而不知之三國者。祇各便其私圖。絕不爲中國計也。（說見上文所譯西報各論。且俄德法駐京三公使。聯銜照會譯署略言我等聞日之割遼東地。恐於俄德法有所不便。非爲貴國也。貴國異日有事。請弗以冰山爲恃云云。）且俄人陽拒日本。而陰圖黑龍江。俾西伯利亞大

鐵路得以直達暹春海口，其爲禍於中國，實不亞日本。常煙台換約之際，俄艦聲勢洶洶，勢將尋關。又有德、法二國，遙爲之助。故今者遼東一隅，仍歸中國，中國而亟行新法，日起有功也。塞翁得馬，固非敢曰必爲禍也，否則俄已視爲砧肉，釜魚，其能終爲華有哉。

朝亂閩紀

日本之在亞細亞洲，一彈丸黑子之島國耳。三十年來，去倭俗之舊汗，師泰西之良法，君臣一德，文武同心，官民無隔膜之嫌，將卒有投膠之樂，凡歐洲大本大原之所在，似已得其要領，不徒襲其皮毛。至於通商惠工，敬教勸學，議訂平等之和約，精練新制之海軍，猶其事之顯著者耳。朝鮮畔起，進犯滿洲，海警紛乘，邊烽肆起，迨至紆尊東渡，換約西來，償金二垓，割土一省，日本遂儼然爲亞洲之雄長，中國赫赫盛名，則稍稍凌替矣。有志之士，泣下沾襟，恨不得徧告通權達變之大人，博採良箴，勤求上理，遠追聖祖一朝之隆軌。（漢魏而降，華人之頌揚主德者，不曰嚴密，即曰能變，跨舞四七，不打詭語，尤恥獻媚，實誤乃其稱聖祖仁皇帝也。曰善，以人同舍已，從人樂取於人，以爲善，雖有幾舜，莫以加茲，茲乎，探哉。）近邁歐洲諸國之成規，其尙敢諱飾以爲工鋪張以爲美哉。故自去年夏至今，爲朝亂紀者，十有二類，多實事求是，要言不煩，而信史寓焉矣。今和局已定，善後事之亟需整頓者，尙未有聞，其將以貨金購械爲要圖，而以富國養民爲迂論乎。羣公衮衮，當不至斯。

爰證以今昔之所聞，及上卷之所遺，凡有關於中日朝戰事，及中國可引以爲法戒者，續爲朝亂閏紀，括豆可記，折花欲遺，禦日之尾聲，其卽爲興華之楔子歟。(所列各條多採西報其華報之可信亦並存之其有未盡尙期原諒)

韓王誓詞 元文

維開國五百三年十二月十二日朝鮮國王李某敢昭告于皇祖列聖之靈，惟朕小子粵自冲年，嗣守我祖宗丕基，迄今三十有一載，惟敬畏于天，亦惟我祖宗時式時依，屢遭多難，不荒墜厥緒，朕小子其敢曰克享天心，竄由我祖宗眷顧，倚惟皇我祖肇造我王家，啓我後人，歷有五百三年，逮朕之世，時運丕變，人文開暢，友邦謀忠，廷議協同，惟自主獨立，迺厥鞏固我國家，朕小子曷敢不奉若天時，以保我祖宗遺業，曷敢不奮發淬勵，以增光我前人烈，繼自今毋他邦是恃，挾國步于隆昌，造生民之福祉，以鞏固自主獨立之基，念厥道毋或泥于舊，毋狃于憊，惠迪我祖宗宏謨，監察宇內形勢，釐革內政，矯厥積弊，朕小子茲將十四條洪範，誓告我祖宗在天之靈，仰藉祖宗之遺烈，克底于績罔或敢違，惟明靈降鑑，一割斷附依清國，慮念確建自主獨立基礎，一制定王室典範，以昭大位繼承，暨宗戚分義，一大君主御正殿視事，政務親詢各大臣裁決，后嬪宗戚不容干預，一王室事務與國政事務須卽分離，毋相混合，一議政府及各衙門職務權限，明

行限定。一人民出稅總由法令定率。不可妄加名目。濫行徵收。一租稅課徵。及經費支出。總由度支衙門管轄。一王室費用。率先減節。以爲各衙門及地方官模範。一王室費用。及各官府費用。豫定一年額算。確立財政基礎。一地方官制亟行改定。以限節地方官吏職權。一國中聰俊子弟。廣行派遣。以傳習外國學術技藝。一教育將官用徵兵法。確定軍制基礎。一民法刑法。嚴明制定。不可濫行監禁懲罰。以保全人民生命及財產。一用人不拘門地。求士遍及朝野。以廣人才登庸。

日攻臺南

八月電音擇要

日帥率師往攻台南。戰艦共分兩隊。十六日由基隆動輪。駛往澎湖。俟聚會後。兩隊水師齊發。一由安平之北進。一由安平之南進。○至斗理門河畔。遇台軍萬人。交綏良久。台軍敗績。退入府城。黑旗軍勢。遂被挫折。日軍復定期二十一日。遣水陸兩軍。夾攻台灣安平兩處。○傳言二十一晚。日軍已攻破嘉義城。不日進兵往台南府。查日軍原擬二十三日進攻台南。迨因是晚英荷兩領事。忽坐硃美砲船往澎湖。欲說日軍招撫劉軍門。故展期限至二十四日。惟陸居西人。均引避于英砲船。是日劉軍門。委員前去英砲船。見英荷兩領事。後兩領事復見日提督。而日提督核

令劉軍門親至船上共商方可緩戰。否則翌日十點鐘燃砲攻台南。劉軍門以日將驕滿遂決意迎敵。

二十四日日兵艦抵台南府。十二點有日艦三艘駛近台南。相去砲台尙遠不能遙擊。而日艦之巨砲。准可遙擊砲台。至三點後。又有日艦一艘。共成四艘。一曰浪速。一曰吉野。一曰太利。一曰秋津島。三點一刻。砲台上忽懸暫停戰旗。英荷兩國領事官。駕船往見日提督。約爲劉軍門言和。約法四章。一要日人繳回劉軍門日前簽發銀鈔價值十萬元。二要日人賞給每名黑旗軍銀十元。俾作內渡川資。三要派船送劉軍門及其麾下弁官內渡。四要日軍不得虐待台南府城內外。及安平居民。日提督不允所請。劉軍門聞言。怒氣沖髮。預備接仗。惟洋關兩西人夏士定雅里士頓。前往見日陸軍統將。願說劉軍門罷戰。讓出地段。日將亦不准。

二十七日攻打狗台。軍不敵。棄台而逃。至兩點半。遂爲日踞。

劉軍門遁

九月電云。軍門棄台南。駕土舟而逃。有云。劉假巡緝之名。私以黑布裹頭。短衣赤足。廁於勇隊。潛登英商參利士輪船。賂船主以七百五十金。蟠臥於其寢室。日艦遣人二次搜查。船主在牀

前飲酒。若爲無事也者。而不知劉以毯毯捲體。正屏息於牀中也。西人有謂其易女裝而逃。黑旗以主帥逃亡。衆有投誠之志。日水軍在安平港口。遂放艇送兵將次登陸。忽聞台端有鳴槍聲。日艦卽鳴砲應之。台民皆遁。日兵遂入台南府。毫無傷損。於是台灣全島。盡爲日有。自歸於日。大爲整理云云。

日本議還遼東

欽派合肥相國。與日使林董氏。會議讓還遼東。日使所擬草約。中有窒礙難行者數事。相國逐一批駁。日使則未允刪改。日使所要求者四款。一中償日銀三千萬兩。二俄、法、德永不得佔東三省。中亦不可割讓。三許日在大連灣。任便通商。四大東溝及大孤山。新開商埠。此約款妥議後。聞於九月二十二日同簽押。

附衷私議以廣公見論

中東交戰一役。和局纔定。俄、法、德三國。起而阻日本之割地。英國則效寒蟬之噬聲。彼華人之無識者。必將感三國之助我。而疑英之陰袒日本。嗚呼。豈其然哉。豈其然哉。今將各國之意見。復行選擇於後。參西各大報館。恆與政府。稱和相。周要之。就其國而言。祇成一國之私議。就華人而言。可旋故。讀主宰之論。如見執政之心。

觀萬國之公見。（又按中東有事之先中國布告各國請為排解鴨綠江故轍之後又請各國禁阻和約將定之際更請各國干豫而不知各國皆自爲計絕不爲中國計也中國若深維失助之故言下頓悟則振興之機在是矣）

英國肆撥獸達（譯音）報云今中東和約已定俄國聲言必阻東割華地我英則漠然無動或

疑英之陽示鎮靜而陰與俄有成言也則應之曰否否藉曰有之豈能以鎮靜終哉必將與俄聯

袂而出宣明不願割地之意英之戰艦更宜一揚神威日本苟或不遵事出無奈則必掃盪其海

軍以救中國且盡逐盤踞洲上之日人（西人以陸地爲全洲所繫目之曰洲若塞澎則海島耳無關輕重也）而後即安夫使英國誠有此

舉中國陸地之事信可救矣而海權全失畢獻其孱弱情形無可救也大失體統於各國之前亦

無可救也况乎救清朝而開罪於華人（此言大謬）於英何益所益者祇在俄耳俄欲割華之奉吉黑三

省暨伊犁等地又欲爲朝鮮之主（如英之主印度）英何益乎英素無割華土地之心如曰欲得舟山藉保

通商之無阻也似也然綠是而破其敵國華必轉而不讓乎英矣英何益乎且英實不願見西伯

里亞俄路慶成而爲北冰洋之主今乃緣華而助俄乎俄國銳意進取罔知蹙足又急欲在遠東

一帶別立足以自養之子國（西語以本國爲母國爲子）彼如之人不便於英孰甚英反出而助之獲一海戰之

勝績是不過於英國屢勝之極長清單後濡筆而尾添一事耳實則此勝也非顯英強而增英弱

也其勝後之所能得者或與華立相輔之約以抗強隣然獨不思華爲糜爛之國耶俄人猝來以

不旋踵。矧已新敗於日。豈能稍助於英。英惟增一仔肩之重任已耳。(英常謂保土耳其以後顧茫茫。拒俄羅斯實一重擔)合當有事。將不但保印度。又需保中華。英其何以堪之哉。故調英砲艦滅日海軍。所得酬勞之薪水。屈指計之。一曰攬極難之重擔以爲傭。二曰改極睦之好友以爲讐。三曰惹極彊之貪夫以爲敵。如斯而已矣。其尤堪危險者。異時保北京之不爲俄占。一如保康斯但提挪泊。(全都)則若之何。而況以目前論。英俄卽立約以攻日。亦必無成。何也。日本或不畏與西方一國戰。或竟敢與英戰。然決不願以一小敵二彊。故聞英俄之合。必先自甘退讓。而以收取臺灣琉球。及中國償款爲請。聲明不礙他國之意。英其奈日何。惟見更彊之俄。更弱之華相並而向英耳。夫中國至今日。幾已不能自保。有日本在。甚願出而助之。英國之可釋仔肩者。卽在於此。曩有鬧忙先生曾著一書云。日本欲舉亞洲之地。悉歸亞人統轄。故願拔劍以助中國。此其志不在小。英若不喻其意而反阻之。目前固懼而聽命矣。然緣是而毫無所失。且多得華銀而驟富。其民又驟勝而狂。異時或閱一年。或十年。或二十年。憶及此事。謂我無害於英。而英忽阻我。我必有以懲之。如是則亞洲之地。俄與日同爲英敵。而猶不但此也。又有佔踞越南暹羅之法人。素與英不睦者也。南洋之末來由人。印度之土人。恆思竊發者也。日本或竟與之勾結。不啻火上添油。不於英有大害乎。或以英不畏

日爲言固也。然既擾其怒，豈能不防其毒。日本海軍，艦爲歐製，法爲歐教。又奪華艦以傳其翼，英荷防之則必駐泊太平洋。（即中國及孟買、印度、海日）之羣艦，不可退亦不可減。年中糜餉，何可勝道。矧彼新興之乖巧，愼密疾速，以顯其幹才者，且專以十萬人跳刀拍張於大海。我歐洲第一善戰之國，尙恐無能相匹。英乃阻其大欲，啓其忿心，事之失計，孰有甚於此者哉。是故日割華地，倘無意外之事，礙英大局。又無同志之國，爲英後應。萬萬不可輕舉妄動。此理甚明，無待再計。至英之宜專心致志者，固自有在也。我等願見歐人仍爲政於亞洲，極少以二百年爲度。（此言可數）不願見回教人及沛根人。（譯音教化未深也，或暗斥日本而中國亦所不免）反奪歐人爲政於亞洲之善舉。故黃人。（歐人也，白亞人也，黃）欲私立互相扶助之約，亟宜竭力以撓之。否則日相伊藤氏請中國合於東洋，或東爲中之領袖，歐人其尙能穩坐亞洲哉。而且設教之善，不能免流血之災。較昔年阿迭拉。（向教中人）之率匈奴以掃蕩歐洲，其禍尤爲慘酷。若舍是而外，別有必需于豫華事襄助俄事之故，則非吾等之所知也。更抑有說者，滿洲一地，或改歸於日，或仍隸於華，皆與英無所出入，亦不能指割地爲大罪。且日本卽得洲上之地，未必愈形鞏固。惟擾及北京，而執華權則增日後之力矣。然其目前之力，尙有不逮，卽入北京仍不能久踞也。○英國潑颺報云，觀中日和約於朝鮮事，不過淡淡著筆，可見是役也。不過借朝

鮮爲起釁之階梯耳。○英國臺笠拾拉飛(譯音日報云)約款之可慮者。在於日本索償太奢。中國

力不能支。害及他國。然猶其小焉者也。若潛立相輔之約。以華爲體。以日爲用。異時合東黃而拒

西白。其險固不可思議。且西方之商務。工務。目前已將受其大害。不禁頻喚奈何。或曰。兩國實有

此約。果爾。則豈特東土之權盤歸日本。爲可慮哉。鄙意歐洲各國。急宜同心合意。以撓之。庶白人

不致永失遠東之權。亦不致頓減通商之利也。(歐人以土國爲近東。中國等處爲遠東。)○英國刻羅賦割耳(譯音報云)

近事之萬無可疑者。俄必在大東方再覓一出海之路也。俄於波斯灣黑海口兩頭。久爲歐洲各

大國封禁。海軍不能舒展。今幸有機會之可乘。或命公使婉商。或遣將軍豪奪。誰歟。能阻之者。英

日兩國。於此勢難安枕。而日廷尤爲棘手。何也。日之先圖朝鮮者。侮華而兼防俄也。乃仍不能息

俄之欲。東方尙可爲乎。○英國解甜(譯音報云)報云。約款之最要而最宜辨論者。莫如日之佔遼東。

假如有俄而無語。洵太奇矣。日本保朝鮮爲自主之國。又得毗連之遼東地。俄於東方不又增一

勃而忌里亞國乎。(或譯作加加利)有勃而不能出地中海。有朝而不能出黃海。俄人斷不能堪。故雖阿迷

尼亞事。(詳見上數卷)至急至重。而從緩從輕者。倘欲留其餘力。以從事於東方乎。(按此報出時尚未。知三國合盟事也。)○英

國沛而末而報云。中日之約定矣。余向謂定約之關繫最大。或竟觸延於西土。今則時已至矣。然

關係雖大幸無必致動兵之禍。惟我英須牢記於心者。太平洋之事業。英大於俄。不知幾許。假使俄人出而宣言曰。日佔華地。害俄不淺。華應讓畀俄地。七倍於日之所得。英不將曰。害英益大。華應讓七十倍。又七倍於日本所佔之地。以畀英乎。(倍數甚夥。解之。不償好意而已。)○英三者。姆四報云。俄倘因此約而與日齟齬。英將若之何。俄報有言。今英祖日。大關不應。應移而祖俄云云。然吾願英之兩無所祖也。○英揉羅勃(譯言地球)報云。西方各報提及東方事。知其關係重大。不敢放言縱論。而我對鄰洲上。(指法國。法皆陸地。英為島國。)之大報。館皆言。今日不知明日事。相與提心弔膽。我願我國各大報館。亦復如此。總之我英一島國。日亦一島國。英甚喜本島人之有新心。忠心。愛國心。而遠東一島遙遙相對。安有不喜之理。然亦安可舍己而芸人哉。○德國官報云。中日兩國。今已開議和局。而德廷尙火速調船。增東方之兵力者。不過自保通商之局。非如他國之別有深意也。爲時既至。得此則保護商務。綽有餘裕矣。(按德廷新遣東來之艦名曰該撒。即皇帝也。大小與定遠相若。又有大巡海艦。)○俄京官報云。俄廷於日割中國洲地及海地一節。決不准行。故調駐泊地中海一軍。星夜馳往太平洋。俟其時至。卽伸阻止之權力。○俄報云。某大僚有言。日本逼華允許之和約。恐有大轆轤大關係者。莫如割地一層。俄斷不肯任其所爲。致礙及西伯利亞之大鐵路。且與俄全國應得之益。顯相違悖。(此何益乎。寧人宜細思之。)故卽中國竟許日本。

俄或命駐中駐日欽差申明不願之意。或竟用他法以阻之。此俄蓋實有不得已之苦衷。日本若堅執已見。卽與之戰。亦所不懼。○俄京蒲而斯譯音報云。中國今請歐洲七大國俄報未言何國大抵英俄法德意奧四

會商訂約之事。俄料此七國者。欲在中國同興一善教善政之新法。免致淪陷於東洋。獨行其暴

虐華人之法。然欲扶助清朝以復昔時之隆軌。則是違逆天命。七國其能當此重咎乎。此是何等語氣中國不可

不知清朝屬下人之苦到盡頭者。以兆數計。今時會已至。歐洲應秉仁人之心。盡聖人之量。掃除地

面似此之惡習。滅其朝而救其民。高晉無忌至此吁可畏哉惟若任東洋執其權以臨其上。則亦斷斷不可。○俄

國拿泊佛律尼爺報云。俄海部曾言東方尙少一船塢。彼琿春者。地勢固屬甚佳。情太遠。與何處太遠若謂指

船塢有人如或不遵。俄之陸兵。行將集於琿春。其烏蘇里河邊。已有三萬人。當漸增至九萬名。可

借英法商船以運之。異日者。視我號令。以定前塵之所指。俄何畏他人哉。○俄水師報云。俄艦之

由地中海而東者。共廿一艘。內有上等鐵艦六艘。須俟全局大定。始可撤退。○法國報云。法決不

任日占華洲地。與俄見解相合。故俄若有所舉動。法必攜手同行。○法京報云。中日草約。略知梗

概。巴黎政府。今正瓊瑤玉佩。大放厥詞。皆曰。以矮子而勝偉人。奇矣。自始至終。中國戰無一勝。爲

從古至今五洲萬國之所未有。尤奇。今觀其議和條款。電文未甚明晰。如中國之有七巧板。不知排成何物之形。惟歐洲各國。今皆立定主意。不論其約款何若。但以各保本國之利益爲第一義。英、俄、法三國於此。皆有不得已之處。故較他國爲尤切。○法國周報云。華舉台灣以讓日。恐有某國不許。(或即暗指法國)○法國太姆司報云。此約大有關係。或恐東方之禍。如時度之傳染於西方。致歐洲之失睦誼。吾願各國政府。各國報館。務矢合而爲一之心。以杜亂萌。是爲要著。○法京官報云。阻撓和約之事。不必起自法也。法介印度中國之間。(指越南)固不能任日本。忽興於海中。爲東方掌權之大國。若英若德。亦豈能守金人之戒乎。假使歐洲達於中華之各路。全歸日本掌握。商務往來。亦惟日本之便。後患不堪設想。聞他國已將出而刪改約章。想必能歸於盡善。以釋各國之憂也。昔之人有行之者。俄土戰後。另訂柏靈和約是也。○奧國京報云。中日和約。多未妥處。甚願歐洲各國。會議修改之策。○英國泰晤士(譯音時也)報云。東方戰事畢矣。後來之關係。非特中東兩國而已。且將徧於地球。故目下殊難逆料。若僅以目下情形言。衆皆謂日本必將成一大國。與歐洲相匹敵。余姑不必贅論。其約款所開。似於中國不甚傷損。蓋戰而互有勝負。和約自必公平。今中國一敗塗地。僅失區區之便宜。則猶屬公平也。更論中國所得。但願經此磨折。如濃睡者之受驚而

醒。急以日本之變法爲法。吁！二世後。祖宗不辨子孫矣。謂中國中日後大與知人遠勝而倘仍懶惰驕

傲。動稱遠人爲夷狄。吁！二世後。爲日本之印度矣。此語似屬過密。然亦豈可不防。○英國士丹達報云。東方有人

常夢東方有極大之國。採取西方流入之善法。以拒西方。今其人更飲賀功酒而醉心矣。醉而又

夢無敵於天下。初不知其權力之有限止也。故執是權以議約。不可夢仍不醒。况未戰以前。已有

告之者。馬關議約之際。必先憶及所訂新約。必付天下公議。今已有議之者。○英國臺笠牛師言

新日報云。日本以戰事而出一頭地。頓成執掌大權之國。中華則竟成癱瘓。異哉。中華數百兆人。

皆甚靈敏。節儉耐勞苦者也。若有導其先路者。無一事不能爲。卽以用兵言。又善戰而兼大膽。

今中日既仍歸於好。不知後事如何。豈此數百兆人。果盡由日本導其先路乎。遙遙東望。將真有

一新興之大國矣。○英國支那即中報云。各國新報。今皆暢論中日約款。其大略相同者。謂日佔

洲地。歐洲不免干豫。或如維也納拿破崙亂後各國會於奧都定總約。柏靈俄土戰後各國會於德得改新約。故事。自保遠東之利。○德

國報云。德京人議論中東約款。不遺餘力。聞部臣之所不從者。但屬通商一節。其讓地之事。與德

無涉。然仍合於俄者。冀彼此互爲助也。德報之黨於推廣商途者。力勸德廷。駁辨日本獨需商利

一條。按英國素重商務而偏喜此條。謂必可冀轉弱爲強也。前使華大臣博蘭德任滿而歸。進見德皇後。作一總論。內略言。德國甚

願與日本相近者。喜其如德之勃興也。今閱其通商條款。關係於歐洲者甚大。各國宜共屏之。○德國大日報云。我國於中日之約。不宜干豫。更不宜阻止。卽以商務而論。亦多在紡織一門。然開礙者。英也。德若挺身而出。其將爲英效力乎。故德國仍宜守局外之說。(前者英請各國排解中日兵紛。德獨堅守局外之義。遂無成。)且宜分外與日本相連。或曰。中日立相輔之私約。則奈何。曰。亦無傷於德也。姑任之可也。卽如我與奧意私訂盟約。他國亦如我輩。何哉。○德官報國(與國家聲氣相通者)云。統觀各大僚之意見。皆謂歐洲各大國。似須取中日和約。妥爲刪改。不使日本獨握中國利權。致礙通商大局。誠如是也。或不免有所震動。若夫讓地一節。則任他國之與有相關者。好自爲之可也。○美國報云。中日和約。聞已簽字。逆料通商之途。必更增廣。今已急遣人東渡。查看中日兩國。有何新興之商務。其船廠總商。苦爾伯。亦遣人至華。俟其議造新船時。就近承攬。謂北洋戰艦全失。今想必須續造也。至美洲海頭。向議鑿而通之。以爲中美舟行之捷徑。今更視爲緊要之大工程。速望集資興辦。○俄京蒲而新報云。日本志在亞洲陸地。其關繫甚大。英宜合俄以拒日。日自知難而退矣。至若英更許華語地於俄。俾西伯里亞鐵路。得一終南捷徑。俄願於印度劃界案內。分外退讓。以答英貺。○又云。俄非有大不得已之事。必不願妄動干戈。蓋一緣俄皇新卽位。一緣前託法國代鑄新槍百萬桿。今

先交到四十五萬桿。行伍中除舊更新。幾無暇晷也。○俄京官報云。當中國出使諸大臣。分請各國。敦迫日本罷戰議和之際。德法兩國答之曰。置身局外。毫無疑義。他國答之曰。時尚未至也。○英國解甜報云。中國敗績於東。求救於西。鄙意歐洲各國。大宜亟起圖之。假如日本欲奪台灣及滿洲等地。實爲天下之罪魁禍首。此端一開。凡貪頹中華土地者。必將如洪水之橫流。一發而不可收拾。夫俄素以開邊爲長技者也。機有可乘。必將先動。英雖持盈保泰。然俄忽圖欲蠶食。英必難遏獅威。(歐洲日英爲獅蓋猛獸之存仁心者也)他國知之。亦將譁起而相角逐。深恐十九周之大禍。蔓延至二十周。(西人以百年爲一周。今正在耶穌降世後十九周之季。年至一千九百零一年。則爲第貳十周矣)而尙未有窮期也。故夫歐國之阻日。使不得逞志於華者。非僅妬其專利已也。欲杜歐洲紛紜擾攘之機。必先解中國離析分崩之厄。必先杜日本翦割攘奪之心。日本倘噴有煩言。或竟緣此而廢我鉅金。亦所不惜。以市道論。作爲買取平安之價值焉。可也。至若中國戰敗行成。照例必有償款。但不可任償金之爐火。殃及西方。是以中日兩國。卽共願釋怨。亦需合歐國平安之道。斯兵革息而頌聲作矣。○上海字林報云。英國某爵臣言。爲今之計。莫若各國合力以保中國。而我英則按平日之階級。以爲各國之領袖。則一了百了。天下從此太平矣。(按英爵臣之語得行誠中國無疆之福也)○英國支那報云。德國派駐各國

之欽差均奉德皇特旨宣示今會俄法合籌亞事之意曰德在東方之商務與中日新約有所關涉不得不亟圖保護其餘之事則任他人好自爲之耳並飭乘便告諸各國政府使明知朕意○德國親王銜俾士麥報（以前相之姓爲報館之名凡前相之意見備具於報）於中日和戰大局久置不問及德助俄法以拒日俾王從而論之曰德國糜財力以籌遠東之事若能克副宏願歐洲各國均得略審其益非德之專爲己謀也何也俄常慮德瞻英以相拒今漸釋其疑團一也英當藐視他國前歲斐洲立約不成引以爲恥今更化其矜心二也（前歲英欲與德及北利時訂立斐洲條約德固拒之法國亦不爲然遂止英人譏政府太懦致損有進無退之威望）法常仇視德國且給俄援以壓德今特化其恨心三也且英向在斐洲爲德法二國之敵在亞洲又爲俄國之敵今三國合謀亞事同拒英人蓋有莫之致而致不期然而然者况關繫日後之事及有未可知者在乎○俄國扼東矢記親王（俄之宗室也俄今皇爲儲君時遊歷東方王從後車代撰日記）新撰一論刊於日報（俄報初不生戰及聞日佔地凡墮厲以須之語盡情已露而王論尤爲可懸）云運會已至時不可失今宜徧告天下萬國俾知亞洲之事宜盡歸俄廷主政若有奮螳臂以當車者禍不旋踵矣○俄國木司寇（舊京名也）報云俄之所躍躍欲試者非圖佔盡亞洲也其界限之所在不過欲取中國之陸地而已（按以上兩論狂悖之氣咄咄逼人亟譯其要欲告當軸又安俄國各報比來論及中東大局皆癡莫英國不肯附和之乖謬略謂俄於帕米擬對界事過讓英國實爲失計而不知英之報我者竟若此也總之俄於中日之事英宜相助而德不必相干）○法國巴黎報云英於東方大局竟如鉅鹿之戰諸侯

皆從壁上觀。初以爲奇。而繼乃恍然也。俄在東方之險。蓋與英情事相同也。俄於西伯里亞新築鐵路。宜防日本之阻其通海。亦猶英以印度爲藩屬。而防俄羅斯之撤其藩籬也。英之不願助俄。殆妒俄也。然亦不敢助日。以佔華地者。則恐觸俄之怒。而防印度也。俄之險既同於英。則日本欲佔華地。不得不亟起阻之也。○法京大日報云。觀於英國不預東方之事。不禁令人齒冷矣。英國矯矯不羣。各國皆不能與之共事。無論法人及他國人之明於事理者。類能鑿鑿言之。然亦知英之靈巧。爲天下萬國政府所莫能及者乎。英之老練。爲天下萬國辦事之人所莫敢比者乎。當中日之甫有事也。英欲強爲干預。迨請歐洲各國合謀。如築室道旁。三年不成。遂退而私與日本比。直踵柏靈會議。俄土約章之際。先與土比之故智。而其識見之高。則更加人一等矣。何則。東方忽出一新人。濃腫初醒。肢體靈活。精力彌滿。勇氣百倍。英先與之聯若岑之契。而獨睚眦之。非事理之所應爲乎。若我法國。曷不學英之機警。而乃助中以抑日乎。憶昔越裳氏之役。中國陽示優禮。陰通黑旗。又助虜人勒贖之賊黨。以害法。試問於法何恩。若論俄國。自前皇愛烈珊德卽世而後。亦似與我不甚親睦。德國新開北海波羅的海中間之河道。固以防我法也。今將設盛會以落成。俄艦強牽法艦。同往申賀。已乖我法之素志。又竭力挽留東方諸戰士。助之以扼日本。更逼

我與毫無趣味之德艦。同泊一隅。同辦一事。吁。彼固借我民間金錢七千兆福蘭克。

（尋常市價每華銀一兩約合法

（金六錢）者也。而其所以報我者。乃若此乎。而我之惟命是聽。靡役不從者。又若此乎。○日斯巴尼亞

（即西班牙）報云。我所屬之呂宋。近枕東方。日本忽地稱雄。宜有戒心。故願與歐洲各國。合力以阻其

進取也。○奧國維也納報云。接京俄要信。述及俄在東方所辦之事。俄政府電致日廷。詞氣頗形

嚴厲。且俄國新任外部大臣。親王銜羅丹勞夫。接見日使時。明言俄阻日割華地。係自保大東之

局。故馬關新約之有害於俄者。不得不代為除却云云。以愚意觀之。日廷若以民變為憂。即俄恃

勢欺凌。當亦未遑兼顧也。○美國公牘報云。聞有歐人言。英美二國。宜合而親日本。則東方之事。

皆可惟所欲為云云。此譎言也。美國初未聞有英人之約。亦未與日本道。及此事。我美國之意。但

使寓華之美人。及其業產。不致遭池魚之殃。及則斷無干預亞東至計之意。且美國向例。不喜與

他國合辦事件。惟若遇大衆皆有裨益者。始可偶一為之。至於擾亂人國。且竟出於用兵。則美尤

敬謝不敏者也。○和蘭官報云。我外部衙門。今已接到俄、德、法三國公牘。請同心以辦亞東之事。

○西四月廿六號。倫敦特報曰。中日議和。據電報所傳。內有數條。於歐洲頗多關涉。聞前日德國

報言。今俄、德、法三國。已議訂挺身而出之局。各保本國大東之利益。（西人以突厥為東方而以中國。故及日本等國為大東亦曰遠東）

中日兩國互換馬關和約之際。大抵將取其原文。逐一檢查。妥爲整頓也。又查俄京報言。中日之約已定。俄欲會齊各大國。自願西洲關繫之事。即使有一二國。意懶心灰。俄亦必怒馬獨出。以行其志。合觀兩報之意。知歐洲中有俄國。已被中日和約。逼到水盡山窮之地。若文告之而日本不從。惟有藉威力以定殘局耳。夫俄廷之覬覦東三省。以及朝鮮也。多歷年所。日本知之深而籌之熟。謂俄若遂其己私。日必礙於自主。故其所以侵敗華略者。卽其所以杜絕俄謀也。(中國乃如在俄人亦洞燭日謀。不得不逐日於遼東。先見好於中國。若使日本深閉固拒。則舍示戰之外。別無長策。故本月廿四號。駐日俄公使。已糾法德二使。由東京台致公函於日本外務省。雖詞氣之間。尙覺謙和。而不許日本佔取遼東之意。則一字不肯放鬆。日本外務卿卽日裁牋作答云。辱承明諭。敬聞命矣。其若民心之蠢動何。)(日本人醉心於戰勝。不願與中國聯和。)倫敦今接續電。知俄阻割遼之意。百折不回。任日本逞蘇張之辯。斷不能淪其初志。查我英曾接俄電。囑英合俄以謀日。英政府於廿三號。徧集各部大臣會議之下。詢謀僉同。遂峻拒俄人曰。英不但不願附於他國。以干涉中日之戰也。又不願見日本頓失戰後應得之利益。且中日之兵。旣已息戰。我方深以爲喜。豈肯橫生枝節。重啓爭端。而况細察中日新約。於英又絕無干礙乎。俄廷旣得此電。不知若何懷畏。而俄法德三國都城

之日報。緣是皆談辯如雲。德國哭龍報述德政府之意曰。德廷於中日之釁。自始至終。常願安居局外。故雖有他國招德共承排難解紛之任。亦所不願。(英國初欲糾集歐洲各國以紓中日戰禍而德拒之其議遂廢)但至今而有不能漠視者。則以日本之權。將漸移於好戰一黨人。而牽涉歐洲。致損歐倭之陸誼也。是以三月間。飛諭駐日使臣。以德廷之命轉告日廷云。貴國與中國議和之際。亟宜斂抑雄心。毋使逾分。又重言以申明之曰。日本若欲割華之陸地。恐開歐洲干預之門。今雖事越數禮拜。(以禮拜分日期。西紀事之通例也)度日本言猶在耳。事尚縈心。乃誤信戰黨之虛榮。不顧友邦之實義。遂致激動數國同心出阻。德與俄已投膠比漆。毫無隔閡。且法國亦允為合辦。尤屬可喜。惟德、俄、法三國。尚思先禮而後兵。故用公使解圍之法。致函於日政府。聲明此約之繫於歐洲者。首在割華之陸地。(總而言之。絕非有關於我華也)日廷倘謬執私見。仍欲割取遼東及威海衛。以顯其在華之權。高出於歐洲各國。是自速其禍也。日本在中國之北。既得旅順口威海衛。以扼守京邸之海門。又在華南。踞守臺灣澎湖。以中梗歐華通商之孔道。是不啻雙手合抱中國。而屏各國之人為門外漢也。各國能不亟起阻撓。以免日後之大損哉。惟觀日本水陸兵法。大似威嚴肅靜。由是以推諸他事。知非徒逞血氣之比。故我輩但命公使將關繫歐洲之處。先與之詳細剖辨。或可有轉圜之望。我甚喜日本慎保分所應得之福澤。

而不致如醉漢之癡狂也。(特報原注云德政府之見解如是如是然竊料此事係俄爲政而德從之也李中堂與伊藤春敏定約時俄政府念德公電備告各國請合力以拒約德許之法亦許之餘如日斯

巴尼亞恐此後日本逼近呂宋必許俄請俄國亦當有續許者 ○德廷既從俄請遂合法以拒日德民間之直若晴天霹靂茫然不知

頭緒且曰隨俄以抑日如騎虎以馭羊險莫甚焉况與去年不肯借英以勸和之初心大相刺謬何也有某德報者銷路極暢更作論以駁之曰德廷之辦此事予不能不以爲大錯矣前任駐華

使者蒲爾德回德覲見我皇之後卽與公使行文之議不許日本於撲下之佳果一潤渴吻殊不

可曉夫使日本欲沾分外之利以遏西人又或壘斷商務以妨德國德之不能大度包容也固也

今日本非有是事德竟助俄以一臂之力竊恐俄爲猴而德爲貓爪也。(四語流傳昔有一猴擁爐取燂

火箴計無所出爐旁適臥穿猴遂握箴爪入火爬栗夫食栗者猴也而猶爪爲矣) 俄無所酬於德而德則失其權於日也德之於華亦豈能索取

重謝不知在華之德商又有何益乎吁若我俾士麥王仍居相位豈任我皇之貿然從事哉又有

二德報一曰德欲阻日而合俄此大不可一曰英國乃偏不願過問此事良所未喻或又問於某

報云據三國之意既不許日割華地復不許露額外通商之利豈中日罷戰之際日但得銀而遂

已乎則答之曰三國第不許其踞遼陽耳若臺澎諸小島則一字未曾道及也况三國之心不過

欲令日本知關繫國政之大事不能獨逞己意惟所欲爲耳日本今雖不免怨三國而日後言下

頓悟。知所警戒。則三國之於日本。亦未始一無裨益也。某德報又言。得俄京信。俄廷已令駐華使
者商請總署。讓出滿洲沿海無冰之地。界俄以爲謝。(按滿洲天氣苦寒。無嚴冬不封之海。口意者俄欲得朝鮮之元川釜山乎)想中國不能
不允也。竊謂俄人之所志。業已十得八九。而德則何所志乎。且德欲合於俄法。初未付議院公評。
諸議員必詳問外部。其將何詞以對。查我王相俾士麥解組以後。德政府初出與人家國事。仍偏
於本國若渺不相關者。可異孰甚焉。是故博訪輿論。迭聽公評。皆似有不服之意。○俄國拿泊佛
律尼爺報云。德法助俄矣。日本不能佔遼瀋地。又不能佔朝鮮權矣。俄必思有以酬德法。倘德欲
廣中國通商之利。法欲增越南劃界之權。我不皆極願助之。俄大報又云。日佔華地。於我俄所關
匪細。斷不能任一二國私相授受。(指中東也)或謂俄宜亟請各大國如柏靈故事。(俄土戰後立約各國大會於德都廢私約而公訂之)
公議其損益。但恐人心不同如其而。或竟反爲俄累。不如俄獨致哀的邁敦書於日廷。申明本意。
日本如或不從。卽我一以當之。而已綽有餘裕矣。又有一俄報云。俄軍之在東方者。已有戰艦廿
二艘。大小砲三百六十尊。人亦敷用法之海軍。若與俄合。共有戰艦三十七艘。砲六百十尊。俄國
陸兵之待於暉春左近者。亦有二萬名。以此制敵。何敵不摧。以此圖功。何功不克。又云。俄武員論
日佔遼東地。謂其關係之大。不可思議。此地居中國海岸之極邊。以之鎮陸軍之砲臺。泊海軍之

鐵艦。實爲天下無敵之勝地。（按此亦華在人爲耳中國守之日乃唾手奪之故曰地利不如人和）且又前壓北京。後壓東三省。旁壓朝鮮。

是故日本而不欲奪中國也。日本欲奪中國。此其嚆矢矣。抑更有進者。遼東之地。直達滿洲。壓以

俄界。吁。俄欲拒老中國。（鐵衰房也）老中國於吉林三省等處。築砲台而練重兵。一旦伐俄之烏蘇里

河省。俄已措手不及。况活潑潑地。戰勝誇榮之新日本。而任其立脚於此。有不以黑龍江爲界乎。

（烏蘇里河俄本得之於中國。其言日本將送而出之也）俄親王銜河東獅記。（一作獅矢東記）俄皇爲太子時。挈以東游。熟諳時勢。今亦作

論以達其意。曰。俄於日佔遼東事。蓋不得已而出阻者也。日本若能諒俄心。從速退讓。當不致聞

砲聲而見血光矣。俄舊京木司寇大報則曰。日本若不知難而退。俄必致哀的邁敦書。聲明不任

焚割寸土之意。報中又明告日本曰。汝不必望英之來助也。英若憐汝救汝。事勢一經決裂。卽已

訂之帕米爾。（或作巴馬中英俄鼎峙之界也）劃界條約。必將中廢。印度遂必受大虧。英其肯冒昧從事哉。惟英不願

與俄聯同志。俄新京彼得羅堡人皆所不解。豈謂英不與我合。俄與法德三大國盡成癩瘕之證。

而不能歷日乎。願爲寄語曰。牛雖瘠。債於豚上。其畏不死。俄京官報曰。俄之阻日。非與華訂有密

約也。俄欲保大東之局勢。自必挺身而出。吾觀日之佔遼。僅片時之空喜耳。其餘各俄報。類多譏

諷英國。幾於不留餘地。○法京巴黎報曰。巴黎聞英不從俄請以拒日。輿情均不免失望。數禮拜

前。法人聞日本勝後之約。均謂歐洲之關係最重者。厥惟英。今仍寂然不動。何也。法在東方之事。不如英多。且亦不如俄多。今助俄一臂之力者。蓋先示惠以悅俄。冀俄他日轉而助法耳。以余觀於英。坐視俄、德、法三國之成敗。非忽然於亞事也。豈緣去年英請各國助華以和日。德先梗議。他國亦多鵠突。英積憤於心。今遂以此報之耶。法京大日報館。又使人問於駐法日使云。貴國得通商之益於中華。其詳可得聞乎。日使曰。其益蓋與各國共之。所謂一體均霑也。非日本之所敢私也。或疑日本一切工藝之價。較廉於西方。故在華必獨佔利藪。此非本大臣所敢知。或者歐洲於兼用金銀及舍銀用金之處。尙未斟酌盡善。於貿易之道。不免有所出入。倘異時改正關法。必當煥然改觀也。日報館人又曰。聞有一事。不覺大有所奇。貴國已與中國密訂互相輔助同攻共守之約矣。日使嚶然曰。此必無之事也。馬關訂約之際。並未道及同攻何人。同守何地。且無論今無攻日之國也。藉曰有之。中國安能救。日乎。報館人曰。聞貴國俟華事定後。欲從事於他海島。信乎。日使莞爾曰。敵國之志。不在於奪取亞洲地。及其他亞洲島也。惟欲就新興之路。將一切工商事務。大加振作。其綱目甚繁。更僕難以悉數。至欲辨外間之謠誑。則更無暇矣。故前見某報言。西班牙經營呂宋防務。深恐日人飛渡云云。諸如此類。皆付之一笑而已。○奧國日報云。接俄信。俄必

欲在中華。或在日本。或在滿洲北。或在朝鮮南。擇定一地。或鳩佔之。或瓜分之。至華南之台灣及通商事務。俄人概不與聞。亦未必有欲戰之心。其所以顯水陸之威武者。蓋嚇日而兼以嚇華。試其究竟有無相助之密約也。若論法國助俄之故。則不過逐隊觀光而已。法之砲艦。既未備戰。法之戶部。亦未籌餉。豈能遽爾興戎乎。至於德國之合俄。實屬令人不解。或藉此以示與俄皇親密之意乎。英部臣袖手寂坐。一無舉動。當緣不喜我輩前所相待之故。指英欲與各國以解圍事但有人言。英知無及於事。故不動也。我奧地利阿。亦曰奧斯馬加本與德早有成約。德既欣然舉事。奧雖不欲助力。抑豈不欲同心。倘德諸事順手。良所冀幸。抑尤有望者。法德二國。顯分冰炭。今乃合力以助俄。倘日後俄亦有相助之處。詎不甚善。然總而言之。三國拒日之意。各不相同。而亦各不相敵也。又一奧報云。意奧二國。本與德合。而爲三約國。惟中日之役。奧意與不甚相關。故雖緣德國已在局中。深望德俄法均得遂其志。然不必緣德而致有干預也。奧都維也納。得俄信云。俄別有需索於日本者。或速撤代掌朝鮮之權。或擇一隆冬不凍之海口。如元川也者。使之改隸於俄。聞日本意殊鞅鞅。且謂朝地不可以與俄。朝鮮王則曰。余無讓地之權也。○西班牙報云。頃聞中日約款。又知中國已讓台灣。西都中人情震動。上而政府。下而報館。中而議院。皆舉此事以相問答。有上議具問國

家曰：大東之事，曾有豫備不虞之策否？能保屬地之不爲人佔否？又有下議員往叩於某將軍，將軍答曰：已派兵至呂宋矣，且新鎗發矣，新砲換矣，水師部又傳令製造局，將預先定造之計，重七千墩大巡船一艘，刻日裝配齊全，開往呂宋矣。查今泊呂宋之大小戰艦，共有七艘云云。上議院某公爵則宣言曰：令我與日本甚敦睦誼，當無意外之慮，但我必全守呂宋羣島，不任一島稍有荒廢，以杜覬覦。至關繫大東之事，我西必與英法及他國同心商辦。○意大利報云：我意自有主意，雖向與德國聯盟，仍不必與歐洲諸國同意。○英國泰姆士報云：若論大東商務之關繫，我英實甲於他國。（原注曰：合歐洲諸國在華之商務，而綜計之，尚不能與英、國相埒）然使中國永學龍蛇之蟄，明言雖有怒雷，亦不因驚而忽起。日本則水陸兩軍，絕不妄逞其威武，則英於東方，雖百年無事焉，可也。但今又別換新世界，隨處皆有激動之象，倘利有伏於無形者，英必須搜巖剔穴以出之。至中東之新約，東若分外欺中，而失其公道，或東人識見不到，求益而反致損以損人，英自不能任其所爲。今據電報所傳者，反覆參觀，不見其有干礙英人之處，必欲迫令日本，毋割華地，而失日之歡心，在他國或自有他故，甘犯不韙而爲之，英則何必步其後塵哉？况歐洲各國之公見，皆以中東之約，任其自定爲便，英更不必怒馬獨出，倘異日有必應干豫之事，各國亦衆論僉同，英自不肯居於人後也。又一英

報云。俄之竭力阻闕。其意甚明。法德之插手扛幫。其情叵測。法德之在華也。不過略作小稗販。英有絕大貿易於華。華地爲日本所割。英尙無關痛癢。法德其何以自解哉。然爲日本計。固不可得步進步。至觸英怒。亦不可固執不化。致觸俄。法德之怒。俄、法、德之強豫華事。非徒託空文之謂。其謂匣中有劍。久作龍吟。文告不從。請飲我刃。故日本應聽我言。必以退讓之道行之。苟或不然。禍不旋踵矣。某英報又曰。今東方山火之煙燄。已蓬蓬勃勃。上衝霄漢矣。(火山發火先見濕地燄盛火燄坤輿大變以喻戰禍之將動地也)

俄已明致公牘於日。指點馬關約款中。有某某事。必須酌改。至俄操何術以成其志。今尙未宣布於外。若以用兵言。恐俄兵欲入日本。不啻凡夫俗子之欲入月宮。(何至於此英報過矣) 惟其陸兵欲出蹕

春。以攻遼東之背。則勝負未可知也。俄其善自爲籌哉。英國官報曰。我與俄羅斯等國。見解不同。而與美國之心。則雅相吻合。英之所宜親附者。惟美而已。至俄法西。(即西班牙宜書作日斯巴尼亞) 視中日新約

之關繫。非我英之關繫也。豈可毀貓之代猴取粟。而自傷其爪哉。(解見上文) 美國視太平洋中之事。

(即美) 爲其威權之所應。及不任歐洲各國。妄來干豫。而已亦不願干豫歐洲之事。又遑論乎亞洲。若論檀香山之權。實惟美得而執之。(或疑日本有親何檀島之意故英官報及之) 美又素與中日兩國相交好。中日釁起

後。北京東京之事。皆由美爲介紹。余謂我英宜立定主意。與同類之美國。(美人皆英之苗裔) 結同心之深

契斯策之上者也。

附錄胡雲楣廉訪（滬芬）奏變法自強條陳疏

奏爲因時變法力圖自強謹條陳善後事宜恭摺仰祈聖鑒事。臣聞五帝殊時不相沿襲。三王異世不相襲禮。蓋窮變通久。因時制宜之道不同也。上年倭人肇釁。陸師屢挫。海軍繼失。寇餒猖狂。神人共憤。我皇上不忍兩國生靈久罹鋒鏑。以大字小舍戰言和。雖兩害從輕計。不能不出於此。然自古馭外之策。斷無一意主和。可以久安之理。唐於吐番。宋於金人。是其明鑒。今遼河以東失地。雖由俄德。法三國合起而爭。許還故土。但倭人仍有從容商議之語。恐不免枝節橫生。台灣交地。近復激成變端。倭人能否不起責言。固難預料。然此風一開。事變亦日亟一日。及今而不思改計。竊恐數年以後。大局更不堪設想。目前之急者在籌餉。次練兵。而籌餉練兵之本源。尤在敦勸工商。廣興學校。伏查國家賦稅所入。歲有常經。今忽添此二萬萬兩之兵費。非借洋債。從何措置。以最輕利息。六釐計算。每年需息銀一千二百萬兩。而陸續償還本銀。尚不在此數。且自上年用兵以來。關內外各路。溝兵購械。所借華洋商款。雖償本息。已屬不少。此外奉直兩省善後事宜。仍須節節增修。次第興舉。北洋海軍。亦不能不從新創辦。以圖補苴。約計購船置械。非千數萬

金不能成軍。此後水陸所需。每歲又不下千餘萬金。入者祇有此數。出者驟然加增。雖日責司農。籌劃度支。亦恐無從應付。竊觀泰西各國。無論軍餉工程。千萬之需。咄嗟立辦。何者。藏富於民。多取之而不爲虐。而民亦樂輸以奉其公。彼其器械。日製而日精。商務日開。而日盛。水陸之兵。日練而日強。蓋董勸之始。國家設各項學校。以培植之。藝術既成。分各項官守以任使之。故民有人人自奮之思。治有蒸蒸日上之勢。今中國土地之廣。人民之衆。物產之饒。爲泰西各國所未有。辦理洋務以來。於今五十年矣。如同文方言館。船政製造局。水師武備學堂。凡富強之基。何嘗不一一倣行。而遷地弗良。每有淮橋爲枳之歎。因中僅製緒餘。未窺精奧。亦因朝廷所以召人才。首在科目。天下豪傑所注重者。仍不外乎制藝試帖楷法之屬。而於西學。不過視作別途。雖其所造已深。學有成效。亦第等諸保舉。議敘之流。不得廁於正途出身之列。此所由操術疏。而收效寡也。日本一彈丸島國耳。自明治維新以來。力行西法。亦僅三十餘年。而其工作之巧。出產之多。礦政郵政。商政之興旺。國家歲入租賦。共約八千餘萬元。此以西法致富之明效也。其徵兵憲兵。預備後備之軍。總計不過十數萬人。快船雷艇。總計不過廿餘號。而水陸各軍。皆能同心齊力。騰暢戎機。此又以西法致強之明效也。反鏡以觀。得失利鈍之故。亦覽可知矣。今士大夫。莫不以割地賠費。種

種要挾爲可恥。然時勢所逼。已無可如何。則惟有急求雪恥之方。昔普法之戰。法之名城殘破。畿盡。電線鐵路。處處毀裂。賠償兵費。計五十兆佛蘭克。其數且十倍今日之二萬萬兩。然法人自定約後。上下一心。孜孜求治。從前弊政。一體蠲除。不及十年。又致富強。仍爲歐洲雄大之國。論者謂較盛於拿破崙之時。今中國以二十二行省之地。四百餘兆之民。所有失陷者。不過六七州縣。而謂不能復仇洗恥。建我聲威。必無是理。但求皇上一心振作。破除成例。改絃更張。咸與維新。事苟有益。雖朝野之所驚疑。臣工之所執難。亦毅然而行之。事苟無益。雖成法之所在。耳目之所習。亦決然而更之。實心實力。行之十年。將見雄長海上。方駕歐洲。舊邦新命之基。自此而益鞏。豈徒一雪割地賠費之恥而已。臣之愚昧。何敢挾其芻蕘之見。輕言變法。但縱觀世運。撫念時艱。痛定思痛。誠恐朝野上下。高談理學者。狃於清議。鄙功利爲不足言。習於便安者。又以爲和局已定。泄沓相仍。設或敵國外患。猝然山舉。更慮抵禦無方。從此臥薪嘗膽。求艾療疴。其何可稍緩須臾耶。微臣早夜焦思。今日卽孔孟復生。舍富強亦無立國之道。而舍做行西法一途。更無致富強之術。用不揣冒昧。就管見所及。舉籌餉練兵。重工商。興學校數大事。敬爲我皇上縷晰陳之。一開鐵路以利轉輸也。中國鐵路之議。屢舉屢廢。自經此次軍事。利鈍之故。昭然共見。應請援照前兩廣督臣

張之洞原議。自漢口至京。開辦幹路。顧辦法次第。必當先定大綱。第一在勸立公司。准民間自招股本。而一切窒礙之處。如買地勘界之類。必須官爲保護。第二在勘明道里。從前原議。北自蘆溝橋至正定。南自漢口至信陽州。分頭舉辦。查漢口至信陽。山路崎嶇。工費較鉅。不若取道襄樊。地勢平坦。其鐵軌渡河之路。尤宜在鄭州以西。滎陽以東。已出山險。經流不改之。既渡河。則東循淇衛。西倚太行。北行而達保定。地高路平。較爲穩固。第三在多開支路。自漢口至京。迤長三千里。若僅有幹無枝。則貿易必不旺。商旅必不多。其勢亦難持久。竊謂支路宜分三段。南路由光山岡始出六安。以載茶葉。由應城京山安陸出荆門當陽。以運煤鐵。西路由懷慶出軹。開經蒲解。以達關隴。東路由開封歸德過宿泗。以抵清江。如此則天下大局。若網在綱。商務工務漕務軍務。莫不四通八達。第四在議定規制。自高脚鉄軌之制出。而火車一變。自電氣傳力之機出。而火車又一變。今俄人自加斯濱海達渾春壹路。卽係用高脚軌電氣車之法。今創辦之初。宜擇其至便至捷而爲之。以免他日紛紛改造。又有我鈍彼利之歎。迨辦成後。每年除公司費用修理費以外。所餘利銀。官收其什一之稅。誠能各省一律舉行。則公家歲可得數百萬金。而且東西南北。節節流通。則土物日出。商務日旺。釐金關稅亦日饒。是每歲所增入。又不下數百萬金。一旦疆場有事。運餉運

兵朝呼夕至。今日寓於強富之道。計無有切於此者矣。一鑄鈔幣銀幣以裕財源也。昔元明以鈔票爲虐政者。則以一紙空券。欲抵鉅萬現銀。情同誑騙。西國以鈔幣便民者。則以有一萬之銀。始發一萬之票。無絲毫虛浮也。中國不自設銀行。自印鈔票。自鑄銀幣。遂使西人以方寸花紋之券。抵盈千累萬之金。如匯豐、德華、有利等洋行之鈔票是也。以低潮九成之銀。易庫紋十成之價。如墨西哥、呂宋、日本等國之洋錢是也。今誠能於各省通商口岸。一律設局。自鑄金、銀、銅三品之錢。預定相準之價。垂爲令甲。一面於京城設立官家銀行。歸戶部督理。省會分行。歸藩司經理。通商碼頭。則歸關道總核。購極精之器。造極細之紙。印行鈔票。而存其現銀於銀行。安定章程。明頒諭旨。俾民得以鈔幣兩項。完納租賦稅厘。至各省旗兵綠營防營之餉。京外文武百官之廉俸。亦卽以鈔幣兩項。分搭勻撥。而尤必各處銀行。於出入授受之間。隨時查核。不至鈔溢於銀。並絕無毫厘短折。方能取信於人。持之久遠。惟用人必須按照西法。用商務之章程。杜官場之習氣。慎選精明廉潔之人。綜計出入。其餘亦須屏絕情面。皆由公舉。不得私薦。方免弊竇。至於放息。責成殷實保人。一有虧折。惟保人代償。押款則值十押七。一經逾期。拍賣償抵。不足仍向欠戶追還。果能照此認真辦理。實力奉行。其收回利權。華生息款。計每歲盛餘之數。至少當在千萬以上。此誠今日

至要之務。一開民廠以造機器也。中國各省設立製造船槍砲子藥等局。不下十餘處。向外洋購買機器物件。不下千百萬金。而於製造本源。並未領略。不聞某廠新創一槍。自造一砲。能突過泰西。不聞某局自製一機器。能創垂民用。一旦有事。件件仍須購自外洋。豈真中人之智。不及西人。推其病源。厥有三故。各廠之設也。類依洋人成事。而中國所延洋匠。未必通材。往往僅曉粗工。不知精詣。襲迹象而遺神明。其病一。廠係官辦。一切工料資本。每歲均有定額。卽有自出心裁。思製造一器。而所需成本。苦無從報銷。且外洋一器之成。如別色麻之鋼。克鹿卜之砲。或法經數易。事更數手。成本費數十萬金。然後享無窮之利。垂久大之業。今中國之工匠。既無此堅忍之力。國家又別無鼓舞之途。遂事事依樣葫蘆。一成不變。其病二。外洋各廠之工匠頭目。均係學堂出身。學有本源。而其監督總理之人。無不曉暢工藝。深明化重電算數之學。故能守法創法。精益求精。今中國各局總辦。提調人員。或且九九之數未諳。授以礦質而不能辨。卽以機器括而不能名。但求不至偷工減料。已屬難得。器械利鈍。悉聽工匠指揮。茫無分曉。其病三。竊謂中國欲藉官廠製器。雖百年終無起色。必須准各省廣開民廠。令民間自爲講求。如國家欲購槍砲船械機器。均托民廠包辦包用。其試不如式者。雖定造亦必剔退。則人人有爭利之心。虧本之懼。自然專心致

志實力講求。以期駕乎西製之上。如此漏卮既塞。而一有兵事。取求易給。不至爲洋商壟斷。居奇受重價之累。且不至爲敵人阻港攪舟。冒行海之險矣。一開礦產以資利用也。中國煤鉄五金。遍地皆是。從前業經各處報商開辦。乃卒至股本耗折。成效毫無。則非礦之不可開。實由辦之不得法。夫辦礦之要。又有四。第一在重聘礦師。西洋實有學問之礦師。其國中且延致不及。故往往不願來華。其願來者。不過外託行家。陰圖漁利。迨一悟其欺妄。而全局已隳。故欲開礦。當先求師。欲求師。當先重聘。第二在慎選礦地。夫貴州鉄質非不佳也。乃轉運至千里以外。則成本重。而其價昂矣。漢河金苗非不旺也。乃地處極邊。百貨騰貴。則工作難。而出數少矣。故開礦之地。必須擇其水陸交通。轉運便利之處。則人工往來易於招集。物件輻輳易於取求。第三在細考礦質。同一礦也。而質有良楛。卽質分貴賤。故往往集本同而獲利不等。假使當日以開平礦務之規模資本。而開齋堂錫維之佳礦。則今日獲利。當倍蓰於此矣。第四在厚集礦本。夫資本出於富家。則原有置產業。貽子孫之心。資本出於市儈。則無非借股票低昂。爲買辦空盤之計。收效稍遲。卽乘如敝屣。從前公司爲股票牽掣。一傾百倒。皆由於此。故招股。不如招大股。招商股。不如招官股。而其大要。尤在辦理之得人。必須正大光明。赤心爲國。絕無一毫私見。否則礦不成。則害在公家。礦既成。

則利歸私室。初次選擇。斷不可瞻徇情面。果能於此四者。講求盡善。而謂礦務不能辦。礦利不可求。必無是理。況將來欲廣造鐵路。則處處需鐵軌。需煤筋。欲自鑄錢幣。則各局需金。需銀。需銅。欲自開民廠鑄槍砲機器。則各需五金及硝磺鉛汞等質。是招股開礦。實今日之最大利源也。一折南漕以節經費也。查京倉支用。以甲米爲大宗。官俸僅十之一。八旗兵丁。不慣食米。往往由牛綠章京。領米易錢。折給兵丁買雜糧。約南米一石。僅合銀一兩有奇。官俸亦然。四品以上。尙多親領。其餘領米票。轉賣米舖。每石亦一兩有奇。夫南漕自催科征調。督運驗及。經時五六月。行路數千里。竭百姓無數之脂膏。聚吏胥無數之蠹賊。耗國家無數之開銷。運至京倉。至每石之值。通扯或十兩。或五六兩不等。而及其歸宿。乃爲易銀一兩之用。此實絕大漏卮。徒以冗官蠹吏。中飽所在。積習不改。此真可爲長太息者也。推原其故。朝廷深思遠慮。以爲歲歲無南漕二百萬石。流通市中。則一坊雜糧。必牽掣而驟貴。兵民有受其飢者。故不惜繁費而爲此。然自輪船暢行以後。商米北來。源源不絕。利之所在。人爭趨之。市中有米。與官中有米同。則少米之患。在今時可以無慮。應請通飭各省。改征折色。其耗費一概帶征。並歸藩庫起解。至旗丁京官。應領俸米。或援照成案。則每石折銀一兩四錢。或按照市價。則每石折銀亦不過二兩有奇。而一切漕河之工程。海運之經

費漕督糧道以下之員兵丁倉場侍郎監督糧廳以下之胥吏差役皆可一律裁汰蠲除。是國家歲省數百萬開銷。及多數百萬盈羨。而官兵兩項所領實銀。且較增於從前領票轉賣之值。公私兩途。一舉而均得大利。有益於國。無損於民。亦何憚而不爲哉。即使慮及歲飢乏食。則每年提出盈餘銀數十萬兩。在津兌買南米。存儲通倉。新陳互易。以爲有備無患之計。其事亦輕而易舉。如慮海疆有事。運道或至梗阻。恐將來官商兩病。則更不然。蓋名爲官米。則敵船可以捕拿。名爲商米。雖仇國亦不能阻截。公法具在。有例可援。是可不必顧慮也。一減兵額以歸實際也。粵捻事平以後。綠營之無功効。已可顯見。而老成持重。動以不裁爲言。於是有減兵增餉之議。各省或變綠營而爲練軍。今倭事救平。則練軍之有無功効。又可顯見。乃猶坐養此數十萬無用之民。耗此數千萬有用之餉。一旦有事。各省仍屬紛紛募勇。是兵外加兵。餉外加餉。國用安得而不絀。夫綠營之所以不能遽裁者。徒以爲如水有汛。陸有舖。緝捕防守有專責耳。殊不知近年綠營兵餉。藩庫入不敷出。往往餉有按照七八成或五成覈放者。每兵每月僅領銀數錢。平日不敷養贍。多以小買賣生。巡緝俱屬虛文。況各省水陸聚會之區。如閩浙之漁商。則僱船出洋自護矣。旱汛兵亦無用。直省之會城。則另設保甲守望等局以巡緝矣。是舖兵亦無用。爲今之計。莫如酌地方之繁簡。

裁其老弱。按年先裁二成。五年裁竣。國家歲可省千餘萬金。卽此款。責成直省。有按照西法。先挑老兵子弟。擇其年力精壯。粗識之無者。另行訓練新軍。現任實缺提鎮參游。如尙堪造就者。卽充統領營官之任。否則一概裁去。如此而轉移間。化無用爲有用。國無坐食之費。兵有精練之實。倘慮水陸各汛捕務。一無專責。或將保甲守望等局。仿照西國巡捕之制。城鄉市鎮。人物輻輳之區。所設巡捕款項。不足以如西法也。巡捕捐官督率。而分稽查之職于紳董。事更可得實際。但求朝廷排斥羣疑。破除成例。毅然行之。未有不立見功效者也。一創郵政以別驛遞也。中國各省。皆設驛站鋪遞。每年支銷錢糧。計三百餘萬金。其實各省之奏牘公文。所遞有限。而仕宦往來之所擾滋多。至督撫則更有提塘摺差。每一摺差抵京。費以百十兩計。民間所開信館。索費既巨。又多遺失。此公私兩困也。查泰西各國。莫不由國家設立郵政局等。論公私一體。權其分量之輕重。定給遞費之多寡。由郵部刊刻信票。印花出售。凡寄信者。預先購買。用時取粘信角。投入信箱。有人按時收取。此法不但省驛站之費。而且歲獲盈餘。爲泰西各國進項之一大宗。應仿照辦理。其第一法。則先借招商局爲發軔之始。每船各派專司文報一人。通商十九口岸。均設分局。管理公私信件。則糾合民間各信局而爲之。內地各碼頭各市鎮。令信局一家承包。其第二辦法。則借電報

爲推廣之路。凡有電報地方。亦派一人在局。專司文報。代爲遞送。至未設電報各處。亦照前法。令信局一家承包。其第三辦法。則俟火車暢行。再借鐵路公司爲往來之總匯。凡幹路支路。火車停卸之處。以派一人在局。專司其事。至於局事將來欲遍行內地各鎮各埠。儘先廣設分局。派人經理。如此則若網在綱。無遠弗屆。現在地球各國。其郵政章程。通爲一例。到處流行。公私遞費。并無多寡之殊。即日本亦在其列。就英國而論。每年郵部。除用費外。計贏英金一百數十萬鎊。獨吾中國未嘗仿行。急宜參考西制。從速舉辦。庶每歲可省驛站三百萬之耗費。而收郵部數百萬之盈餘。如以爲京外之各官。因公來往京師。例須乘驛。恐一旦刪去驛站。致多窒礙。則更爲掩耳盜鈴之談。今東南十餘省。凡官員來往。無不僱坐輪船。獨山東、山西、河南、陝、甘、五省。尙有官站耳。若計其道里。遠近人多寡。由戶兵二部酌給路費。沿途聽其自願車馬。在應差各官。實所深願。更毋庸多慮。一削練陸兵以資控馭也。此次東征。兵非不多。而一無足恃。則非兵之不任戰。實由統將太多。每遇戰事。往往心志不齊。互相掣肘。動輒唐朝九節度之師。夫東召宿將。西起老臣。此募十營。彼募萬人。譬之治病。一人有病。延醫涉室。寒熱雜投。斷無不弊之理。而尤有積習。應行痛改者。厥有四端。昔年淮楚諸將。起自田間。志在殺賊。人皆樸誠。弊端尙少。承平以後。統兵大將。驕奢

淫佚，濡染已深，軍需如潮，勇額日缺，上浮開，下尅扣，百弊叢生，兵之口糧尚未能養贍一身，誰肯効命疆場，以致萬衆離心，遇戰紛紛潰散，此一病也。從前粵捻之亂，軍火未精，將領祇須勇氣百倍，易於取勝，今則泰西官兵之選，必先由各營學館出身，其所考各學，有本國文、臘丁文、法文、地理學、幾何學、代數學、古今史學、三角法、信手繪圖法，國家平日重視此選，民間亦以得選爲榮，其千把總之職，略如中國詞林之清望，故能學餘於事，入餘於學，今中國先事一無培植，一聞招募，各營員皆以鑽謀爲能事，不以韜鈴爲實政，是兵官先不知戰，安望教兵以戰，此又一病也。西國之講求武備者，凡鎗砲新器一出，試之而佳，卽通飭各營改用一律，今中國本地無著名之廠，件購自外洋，承平之日，部臣以款絀爲難，先事未能預備，及變起倉猝，疆臣各辦乃事，但以購得軍火爲責，未能詳求，以致同屬諸軍，而此營與彼營之器不同，前腔後腔，但期備數，德製與製，并作一家，所由一旦臨陣，號令不能劃一，施放不能取準，此又一病也。考西國每經一戰，則列陳之體一改，每創一器，則行陣之式一更，今中國一切攻守之法，又沿舊習，湘楚各軍，尙有大旗、刀、矛爲戰具者，並有持新器而茫然不知用法者，猶復師心自料，以爲昔年曾經戰陣，卽無不能禦之敵，承訛襲謬，沿而不改者，此又一病也。今欲創練新軍，宜通飭各省，一律改練近年新出之西法。

而其大要先在去年直省設立武備學堂。行取各州縣武生武舉。考其漢文通順。年力精壯者。選令入塾。給以養贍。卽聘洋員爲之教習。三年後。由洋教習考給文憑。然後由分派入營充當哨官。其學問尤傑出者。充當營官。從此或將武科鄉試。亦以鎗砲命中爲士取。則將才輩出。不患有兵而無官。現在都守以下。候補各員。如有漢文通順。情願投入學堂。充當學生者。亦一體辦理。此則訓官之法也。至募兵不可太雜。今各處所招之勇。急於成軍。不暇選擇。乞丐無賴。混雜其中。藝未練成。驅以赴敵。一經臨陣。望風而遁。反以利器資敵。沿途更肆焚劫。日後又投別軍。仍蹈前轍。以致屢戰屢敗。此欲救其弊。必由以本籍地方官。查取住址親族。方許入營當勇。以杜將吏逃亡之弊。到營時。先酌身材。不入格者。當卽剔退。旣成陣伍。先練步法平法。次練騎準。並練行軍操法。年滿四十。給以一年餉銀。令歸鄉里。在營之兵三年。酌給月假。准其回籍。但一聞徵調。雖在假內。卽須立至。此練兵之法也。其統領營哨各官之薪水。欲杜其尅扣之弊。必須從豐。兵勇之餉項。分別有事亦宜加增。由各省督撫。設立糧台。按月由糧台點名給發。設糧台短發。准統領官申詳。告許以杜侵扣。成軍之始。應發號褂棉襖皮衣等件。均不扣錢。恤其飢寒。方能得其死力。此放餉之法也。新練各軍。取用機器。宜因時制宜。改歸一律。就近年新製而論。步槍以曼里夏毛瑟小口徑爲

佳。馬槍以可爾脫爲佳。砲輕砲以克虜伯格魯森爲佳。快鎗砲以拿登飛爾哈乞開司爲佳。此備器之法也。至兵數多寡。統計北洋宜練兵五萬人。爲一大枝。南洋宜練兵三萬人。廣東湖北宜練二萬人。其餘各省。每省萬人。已敷調遣。務須掃除積弊。習操法。統歸一律。庶徵調乃能得力也。一重整海軍以圖恢復也。中國創設之初。原設沿邊海七省。先後舉辦。祇因經費不充。故以北洋爲發軔之始。泰開威海繼陷。舟師全沒。雖由諸軍之不力。抑亦援軍之莫繼也。夫泰西各國。皆以鐵甲快船之堅利。雄長五洲。故就今日之情事以觀。凡地球近海之邦。苟非海軍強盛。萬無立國之理。查中國從前辦法。與西制多有不同。其受病亦即在此。西國之制。海軍可以節制陸路。而陸路不能節制海軍。蓋洋而遼闊。軍情瞬息百變。必非陸路所能知也。今中國則海軍提督。須聽疆臣之指揮矣。其不同者一。西國海軍提督。必由水師學堂出身。積累而升。其餘重學。汽學。算學。天文。地理學。無一不通。無項不熟。爲各船兵官所服。故志趨合而號令行。今就北洋而論。如已革提督丁汝昌。本係淮軍陸將。水師學問。毫無根柢。平素各兵官本輕視之。一旦臨陣。無論其不知水戰之法。即知亦安能號令各船。其不同者二。各國兵船。歲歲考求新理。精益求精。凡舊械之不合式者。必更易之。新器之致用者。必訓練之。今中國如檣雷之裙網。甫經購置。尙不知法。上年大東溝

之戰。以攻鐵甲所用之尖彈。擊倭人鋼皮之快船。故倭船雖受創而無大損。是用器簡器之不審也。其不同者三。今欲重整海軍。于購械而外。宜改定章程。選求將帥。仿照泰西成規。海軍提督但聽樞府之號令。不受疆臣之節制。兩國既下戰書。卽許便宜行事。尤應沿海各省。一律舉辦。無事則分道巡遊。有事則聯爲一氣。不得稍分畛域。今春威海告急。南洋兵輪坐視而不之救。重爲泰西諸邦所哂笑。急宜統籌全局。俟辦理稍有端緒。應合沿海七省。特簡總統大員。庶使筋節靈通。聲氣聯絡。一方告警。全軍立至矣。目前辦法。應先向英國延聘水師宿將。如昔年琅威理其人者。多設水師學堂。以儲其餘。派學成各生。或出洋遊歷。或備資斧。分寄各國兵船。以資習練。天下無不可辦之事。但求實心實力以行之耳。一設立學堂。以儲人材也。泰西各邦。近今人材輩出。其大本大源。全在廣設學堂。商有學堂。則操奇計贏之術日嫻。工有學堂。則創造利用之智日闢。農桑有學堂。則樹藝飼畜之利日溥。礦務有學堂。則寶藏之富日興。醫有學堂。則生養之道日遯。聲光化電各項格致。有學堂。則新理新物日出而不窮。水師陸師各項武備。有學堂。則戰守攻取。日習而益熟。乃至子女亦有塾政。鰥啞亦有教法。以故國無棄民。地無廢材。富強之基。由斯而立。至有學堂之制。不必盡由官設。民間紳富。亦集資舉辦。但國家設大書院。以考取之。今中國各省書院。

義塾制亦大備。乃設八股試帖詞賦經義而外。一無講求。又明知其無用。而徒以法令所在。相沿不改。人材消耗。實由於此。擬請特旨。通飭各直省督撫。務必破除成見。設法變更。棄章句小儒之習。求經濟匡世之材。概從實學。應先舉省會書院。歸併裁改。創立各項學堂。將現在京師總署上海製造局已譯各種西學之書。分印頒發。一面仍廣譯格致新聞。及近年新出西史。延積學之士。及中國久於西學有成之人。爲之教習。尤必朝廷安定。考取章程。垂爲令典。務使民間有一種之學。國家卽有一途之用。數年以後。民智漸開。然後由省而府而縣。遞爲推廣。將大小各書院一律裁改。開設各項學堂。卽民間亦必有自行集資設立者。將見海內人士。喁喁向風。而謂一切工商製造之法。貨財之利。水陸之軍。不能媲美歐洲。臣不信也。日本自維新以來。不過一二十年。而國富民強。爲泰西所推服。是廣興學校。力行西法之明驗。今日中國關鍵全繫乎此。蓋人材爲國家根本。盛衰之機。互相倚伏。正不得謂功效之迂遠也。以上各條。或變通舊制。或創行新法。臣愚亦何敢謂所言盡屬可行。第變通盡利。力求富強之道。舍此不圖。更無長策。自來殷憂啓聖。多難興邦。時局轉移之機。正在今日。伏願皇上。法五帝三王制作之遺意。敕下部臣疆臣。通籌合議。斷自宸衷。俯采而施行之。上以固億萬年有道之基。下以慰薄海臣民之望。臣不勝戰慄迫切之至。

謹恭摺具陳。伏乞皇上聖鑒訓示施行。謹奏。

節錄葉君耀元上張香帥書籌禦倭策十條並大綱二十六條附

一曰習測繪以明地勢。二曰選槍砲以利器械。三曰招工匠以精掘築。四曰破成格以聚英才。五曰延西弁以佐統帶。六曰設圍局以專責成。七曰厚兵力以固海防。八曰勤訓練以備不測。九曰明賞罰以勵三軍。十曰用剛柔以合時中。

試擬其大綱如下。一曰借國債。二曰聘西士。三曰興築鐵路。四曰添設電線。五曰各府設水陸武備學堂。六曰各府設算學格致學堂。七曰各府縣添設藝文學堂。八曰各鄉鎮遍設男女藝文學堂。九曰講樹藝。重農桑。廣種百穀果木。十曰搜山澤魚鹽之利。十一曰闢五金油煤礦產。十二曰興機器工作。製造百貨。十三曰特設商部通部。十四曰各省設律例公法。十五曰各府設醫藥衛生院。十六曰設洋文繙譯館。十七曰設上下議政院。十八曰選派成材學生出洋肄業。十九曰變功令取土。因材授職。二十曰酌改六部則例。文武官制。二十一曰永革捐納成例。二十二曰加官俸。增兵糧。二十三曰禁栽罌粟。嗜鴉片。二十四曰廣使間諜。以窺天下虛實。二十五曰禁釋道廟宇。師巫邪術。二十六曰修改房屋道路。調和一切食物。以合格致養生之理。

已上十策。當今急務。大綱二十六條。尤爲富強要術。其第十四、十五、二十四、二十六、四條。能言人所未言。第二十、二十五、兩條。能言人所不敢言。葉君誠偉人也。若再用西法。製造兵糧。以利行軍。創立郵政。以便官民。廣設銀行。以通商賈。且添置工務。丈田畝。稽屋宇。清河道。則強國大綱。已備括於此書矣。

自中日議和。各省大員。上奏朝廷。求改約章。皆以爲約可刪改。戰可倖勝。多仍在睡夢中論事也。倭兵入寇。陸戰得寸進尺。獨見其進。未見其退。水戰則已全勝。水陸並進。果不能踰關入津。窺我京畿乎。其所顧慮者。雄邦羣起。我國局變。彼之兵費。將從何取。欲得之地。恐非已有。故可入而不入。先索償款。蠶食疆土。預圖霸強。先得與歐洲雄國。並齊駕驅。倘他年亞洲大局。不幸有變。彼與歐邦同參末議。時勢至此。誰得拒之。聆彼倭人答問之語。已深知我國果能醒者。實無幾人。且醒者雖醒。當權者仍睡。則醒者復與之同睡。大殺同眠。後事如何。彼早已了於胸中。甚惜我國有奠國安民之責者。自反味味。不識當今天下之大局。本國之危機。殊爲痛心。敬讀各處條陳奏議。其未醒者。姑不具論。惟胡廉訪一疏。葉君一書。能切中時要。實與國大猷。恭錄於右。以供衆覽。使知我國非無醒人也。苟我朝能盡捐爾我之心。殄域之念。順民情。改制度。與利除弊。急蘇民困。舉國之人。必首仰足翹。渴瞻盛治。共祝我朝大清萬萬年。

庚辛之際月表

王鏡航編

緣起

庚子夏。拳匪肇禍。喋血京師。僕以末職微員。無從建白。然口欲言而心見及者。已有人言及之。見及之矣。往事追思。殊呼恨恨。幸賴南州羣彥。謹遵朝廷各守疆土之諭。與外人訂互保之約。不至全局廢爛。誠不幸中之大幸也。避兵之餘。有所見聞。輒走筆記之。變輿還京後。按月編次。都爲一冊。依太史公月表之例。起庚子五月。迄辛丑十一月。凡二十閱月。因名之曰庚辛之際月表。

光緒二十八年歲次壬寅五月濟甯鏡航氏識

凡例

- 一 是冊所記均共見共聞之事。一切捉風捕影。諷語微辭。概不敢入。
- 一 是冊名爲月表。自不必按日排注。因仿史書本紀體例。記日皆用干支。惟干支相連者用直接。若甲子乙丑之類。不空一行寫。不相連者用間接。若甲子丙寅之類。空一二行寫。至無日可記者。則但云是日是時。以清眉目。
- 一 二十閱月之中。其要事可記者尙多。因見聞甚隘。不免郢漏遺譏。俟有所聞。再爲補編。
- 一 是冊原爲粗記大略。藉明當時情事。至於詳細記載。自有執史筆者在。

壬寅端陽鏡航又識

庚辛之際月表

濟甯王鏡航編

光緒二十六年 五月大建壬午	朝 廷	辛丑朔 自本年三月， 皇帝隨侍皇 太后駐蹕頤 和園至是聞 拳匪之亂屢 降剿匪保教 之諭。 已酉命剛毅、趙 舒勳前往涿	五 月	各 國	辛丑朔 各國使臣聞 拳匪起事均 致電天津諸 領事徵兵來 京保護。	五 月	土 匪	辛丑朔 拳匪起自山 東蔓延直隸 名為義和團 傳聞自五月 朔焚燒京津 鐵路電線。	五 月	各 營	辛丑朔 自三月副將 楊福同涑水 縣被戕後提 督聶士成痛 剿拳匪於落 堡總兵梅東 益擊匪於滄 州。	五 月	京 津	辛丑朔 津郡火車只 開上午一次 保定車未開 隨卽停止。 乙巳海甸萬壽 山一帶匪徒 入夜故為喧 嗽之聲。次日 拿獲一人正	五 月	各 省	辛丑朔 戊申廣東委員 搭解銀元六 千餘金未抵 京為拳匪所 劫。 奉天某將軍 奏報拳匪諸 多神奇雖小 兒亦能自行
------------------	-----	---	-----	-----	---	-----	-----	---	-----	-----	--	-----	-----	--	-----	-----	--

州撫匪數日 覆命云已遣 散。	西摩爾帶兵 來京為拳匪 所阻中道折 回天津。	十里。	董福祥所部 至京并薦舉 陝西匪首李 來中。	法。
辛亥京師亂信 益急兩宮自 頤和園還宮。	己未奧國使館 為拳匪所攻 外各教堂。	丁巳焚京城內 外各教堂。	乙卯某軍戕害 日本書記生 杉山彬於永 定門外。	壬子京城內匪 徒夜間亦喧 鬧不休齊喊 燒香二字聲 徹雲霄居民 一夕數驚。
丁巳諭宋慶馬 玉崑冠日來 京剿匪。	乙丑荷國使館 與華俄銀行 被焚并燬及 新設銀元局。	戊午焚西什庫 教堂未成。	乙丑武衛中軍 勇丁勾串土 匪搶劫內城 居民京官私 第拿獲三十 餘人即行正 法梟示。	癸丑津郡拳匪 焚燒各處教 堂。
壬戌派李端遇 王懿榮為京 師團練大臣。	戊辰意國使館 被焚。	外老德記藥 房延燒鋪戶 數千家并焚 及正陽門外 城箭樓。	己未津郡各國 向提督羅榮 光索讓大沽 砲台。	起火能避鎗 砲深為可恃。
乙丑派裕德等 分守九門并 諭李鴻章迅 速來京。	己巳英西摩爾 提督取天津 西沽。	甲子戕害德國 使臣克林德	丁卯浙江提督 庚申各國兵艦 奪取大沽砲	

庚辛之際月表

丁卯京師亂益甚寄諭各直省督撫迅派馬步各營入衛京師
 戊辰吏部左侍郎許景澄太常寺卿袁昶奏參拳匪第一摺上
 庚午奉旨令四恆錢號照常開設并諭提督衙門派員妥為彈壓保護

於東單牌樓北
 丙寅拳匪進攻東交民巷各國使館戒嚴是時拳匪猖狂不受約束暫歸莊王剛毅統屬之拳匪改東交民巷為切羊雞鳴街并遍布謠言云井中下毒門上抹血等事

馬玉崑所部到京

壬戌以南城土地祠為團練大臣公所
 甲子義和團匪首曹福田至津
 乙丑奉諭於五城添設平糶局
 是時直隸總督裕祿奏報與洋人接仗獲勝情形并保匪首曹張諸人可以重

光緒二十六年
六月大建癸未

朝廷

辛未朔

甲戌命倉場總督劉恩溥前往天津招集水會

六月

各國

辛未朔

甲戌各國洋兵取天津東局壬午各國洋兵取天津西局

六月

土匪

辛未朔

甲戌拳匪搶劫馬家堡糧棧數百石為首者外城炸

六月

各營

辛未朔

甲戌提督馬玉崑所部到津李秉衡親率衛隊兩哨由

六月

京津

辛未朔

甲戌順天府奏請設立官車局乙亥獨流鎮拳

用。是時京城因化銀鑪房全行被焚市面不能周轉即殷實鋪戶亦多閉歇。

六月

各省

辛未朔

江鄂各督撫至是與各屬領事預立互相保護之約

庚辛之際月表

二九五

乙亥。命各直省 整頓驛站。 壬午。吏部左侍 郎許景澄。太 常寺卿袁昶。 奏參拳匪第 二摺上。 乙酉。調補李鴻 章為直隸總 督兼充北洋 大臣。 丙戌。奉旨暫停 本年鄉試。已 簡放者即行 撤回。 壬辰。諭各直省	丁亥。東交民巷 地雷發。奧國 使節幾遭其 險。 英國在津新 運到火器名 列底砲。人不 能敵。 戊子。聯軍攻天 津城甚急。日 夜苦戰。遂取 天津。	壬午。官場中傳 言有令義和 團接應助戰 之說。匪焰由 是更熾。 乙酉。拳匪偽傳 收復大沽。暗 使人乘馬執 旗作報捷之 狀。是以京城 告示有大沽 奏捷之語。 己丑。拳匪戕害 副都統慶恆	江蘇星馳來 京。住左安門 一帶。布置一 切。 乙亥。宋慶到京。 提督張春發 統領武衛先 鋒左軍北上。 登州鎮總兵 夏辛酉。統帶 所部到南苑 駐紮。 癸未。直隸提督 聶士成。在天 津八里台陣 亡。	匪首領張德 成到津。 丙子。各國兵破 津郡海光寺 機器廠。即入 據之。 丁丑。劉恩溥奉 命到津。住東 門內電報局。 癸未。天津水師 統領何督砲 隊攻紫竹林。 甲申。幫辦軍務 宋慶到津。 丙戌。董軍營官 朱總兵圍攻	山西巡撫毓 賢在太原省 城殺害各國 教士教民多 命。 癸未。吉林伊通 州天主教堂 被匪焚燬。 山東巡撫袁 世凱。奏請添 募四營。駐防 武定府屬之 埕子口。 山西太原縣 有匪徒聚眾 闕堂。拿獲多
--	---	--	--	---	---

將軍督撫一體保護洋商
 教士
 戊戌吏部左侍郎許景澄
 常寺卿袁昶
 奏參拳匪并祖護拳匪之王公大臣
 三摺上
 是時奉諭各國使臣眷屬
 有願赴天津暫避者着榮祿派妥員切實保護毋稍

一家多命奉旨拿獲五人
 正法
 丁酉拳匪誣指平民為白蓮教黨
 冤殺無辜男女數十名口於京師
 西市
 戊戌晚拳匪忽傳壇諭令各家鋪戶門首均點紅紙糊燈一時居民竟不敢遠

乙酉天津鎮總兵羅榮光在前敵病故
 丙戌毅軍統領李大川在陳家溝陣亡
 威山是不振
 津郡添募勇六營歸運司楊統之
 戊子津郡行宮後地雷發三處
 練軍營地雷發十餘處
 我軍均未受傷

東交民巷使館在翰林院署內中砲死
 戊子津郡失守
 總督裕祿退守北倉
 馬玉崑派員赴武庫運出鎗彈五百餘箱
 洋砲二十餘箱
 遂焚武庫免其資敵

人正法
 吉林長春府教堂被匪徒所焚并燬俄人房屋多間

疏虞。

光緒二十六年
七月小建甲申

朝廷

庚子朔
辛丑命李秉衡
幫辦武衛軍
務所有張春
發陳澤霖萬
本華夏辛酉
四部均歸節
制
癸卯殺吏部左

七月

各國

庚子朔
自五月英國
提督西摩爾
中道為拳匪
所阻折回天
津後屢有戰
事至是洋兵
大集遂據天
津始有聯軍

七月

土匪

庚子朔
是時拳匪雖
略有統屬號
令不能齊一
朝廷亦明知
其惡但以真
偽恫喝之而
已無如持刀
橫行毫無顧

七月

各營

庚子朔
壬寅夏辛酉一
軍在河西務
與洋兵接仗
戰至申張萬
兩軍先行敗
退其餘各營
亦多不能支
癸卯馬玉崑奉

河南總兵蔣
尙鈞統領五
營入衛。

七月

京津

庚子朔
癸丑蔡村失守
各國聯軍跟
踪北上不少
停留
甲寅河西務失
守夏辛酉一
軍奮力整隊
護李秉衡退

七月

各省

庚子朔
己未福建廈門
山仔頂日本
教堂被焚幾
釀事端幸賴
廈門道延年
力任保護始
克息事。

侍郎許景澄	名目軍聲亦	忌居民避難	命退紮南苑	至通州
太常寺卿袁	復大振不數	出京者義和	以衛京畿旋	丁巳宋慶自津
刑	日已抵北倉	團爲之保險	又移駐采育	來京宿天甯
丁未諭總理各	矣	但插三字小	癸丑李秉衡所	寺候馬玉崑
國事務衙門	丙午各國兵至	紅旂卽無人	部各營潰於	至商議護駕
竭力保護各	楊村我兵不	過問	楊村	事宜
使館	利	京城外來拳	丙辰李秉衡退	戊午馬玉崑自
辛亥命李鴻章	已未各國兵至	匪聞聯軍暫	至通州之張	南苑拔隊來
爲全權大臣	河西務少停	逼京師均整	家灣自盡死	京
便宜行事	卽進逼通州	頓槍械作還	董軍潰勇由	己未京城亂愈
丙辰殺戶部尙	日軍在前英	鄉之計	京城蜂擁西	急市面皆閉
書立山工部	俄在後法德	己未拳匪仍攻	奔民居官宅	歇各鋪戶均
尙書徐用儀	左右之遂據	東交民巷使	車馬搶奪一	被匪類搶劫
內閣學士聯	其城	館是日砲火	空	一空典鋪尤
元	庚申各國兵自	最烈	陳澤霖一軍	甚
是時京師戒	通州抵京由	庚申洋兵入京	兵敗南奔旋	京城街市已

庚辛之際月表

嚴特加派各
 京堂分守九
 門稽查出入
 庚申晨聯軍由
 東面猛攻入
 京內城震動
 皇帝侍皇太
 后軍駕出西
 直門至頤和
 園少坐遂幸
 昌平州
 壬戌兩宮駐蹕
 懷來縣
 丙寅聖駕至宣
 化府駐蹕派
 榮祿等十一

東而破城而
 入印度兵先
 至東交民巷
 各國使館解
 嚴
 壬戌日本兵至
 頤和園遂入
 據之以後各
 國更番居住
 至次年春始
 行撤退

拳匪棄紅巾
 於道路者不
 可勝計自此
 九城匪徒始
 絕迹矣
 延慶州知州
 秦奎良在署
 設立拳壇官
 為匪倡查明
 革職永不敘
 用

即拿問遣戍
 戊午交民巷甘
 軍撤退換虎
 神營接替
 庚申提督宋慶
 所部隨駕西
 行神機營虎
 神營八旗練
 軍均隨扈提
 督馬玉崑率
 馬郭張余孫
 五分統亦均
 隨扈行

見印度人居
 民尚以為回
 兵
 直隸總督裕
 祿退至通州
 見事已敗遂
 自盡死
 庚申日出京城
 失守居民雖
 紛紛逃避尚
 不盡知日夕
 聞砲聲甚烈
 始悉英國印
 度兵已據天
 壇
 乙丑西什庫教

人為留京辦事大臣。

光緒二十六年
八月大建乙酉

朝廷

庚午朔
聖駕駐蹕宣
化四日。至是
啓鑾西幸太
原府。

八月

各國

庚午朔
各國聯軍既
據都城。以理
藩院衙門為
八國會議公

八月

土匪

庚午朔
洋兵既入京
墟。舊日助清
滅洋之拳匪。
有為洋人奴

八月

各營

庚午朔
陳澤霖所部
兵勇潰敗。南
奔至山東濟
甯州界。停留

八月

京津

庚午朔
辛未。正陽門內
城樓。災火光
通天。終夜不
滅。

堂救兵始至。
放出教民兩
千餘人。連日
搶掠。平則門
外南北兩營
地面。焚燒廟
宇。房間甚多。

八月

各省

庚午朔
辛未。黑龍江城
失守。將軍壽
山自戕死之。
上海道余聯

庚辛之際月表

乙亥。聖駕至山

西大同府。

丙戌。聖駕至太原省城駐蹕。

以撫院為行宮。

庚寅。命護理直隸總督廷雍

剿辦拳匪。奉旨優恤戶部

尚書承恩公崇綺殉難。

所。

各國兵隊。追踪痛剿拳匪

於良鄉縣。幾墮其城。

各國軍隊訪拿著名兇惡

之拳匪十餘人。以鎗斃之。

榜於京師通衢。

聯軍各隊自良鄉剿匪回

京。故作義和團裝束。肖其

形以辱之。

者。有奉洋教者。聞近畿一帶。聚集以待

時者。尚有數萬人。

懷柔縣土匪起事。戕殺知

縣。焦立奎并眷口幕友多

人。京官之避難往者。亦均

同時被害。

多日。在街市出賣衣帽首飾等件。皆北方打劫所得

者。

保定練軍奉護督廷雍命

剿辦拳匪於蠡縣滿城一帶。搜獲甚多。

懷柔戕官一案。經順天府

奏聞。命通永鎮李安堂認

真。勦辦悉數擒獲。盡法懲

洋人在津郡設一都統衙門。專理民間

詞訟裁判等事。

聯軍在京分段暫轄九城

各地。而南城外歸德美二

國管理。出示居民。劃清界限。各不相犯。

津郡城垣經洋人平燬後。就舊城基址。修大馬路四

沅。奉江鄂督撫。就近與

在滬各國領事訂互相保護之約成

戶部尚書崇綺自盡於保定之蓮池書

院。

江蘇票匪滋擾大通。劉坤

一。王之春。黃少春。先後派

兵剿辦平之。

光緒二十六年
閏月小建

朝廷

庚子朔

聖駕駐蹕太原府奉諭定於初八日啓鑾西幸長安丁未兩宮自太原啓鑾西幸諭總兵何乘熬截留散勇挑選成軍諭提督馬玉

閏月

各國

庚子朔

甲辰意國兵隊往楊村一帶焚燒殺害教民各村莊聯軍襲擊拳匪於涿州壬子法國游騎先至保定省城德意各國繼之遂據其

閏月

土匪

庚子朔

拳匪之死於天津運河兩岸赭衣紅巾入望皆是均因妄言能避鎗彈而有恃不恐也噫良鄉縣塔崗之下拳匪死者相枕藉尙

治毋任漏網條

閏月

各營

庚子朔

癸卯德國兵隊至靜海縣舊紮中國勇營各向南退去緣已有停戰之消息也神機營隨扈兵丁文海等在途滋事奏請懲辦

閏月

京津

庚子朔

殺道員譚文煥於天津丙辰北塘砲台失守戊午大學士直隸總督北洋大臣全權大臣便宜行事李鴻章到京人心稍定

閏月

各省

庚子朔

癸卯奉諭在漢鎮設立轉運分局南省各督撫奏請兩宮不必西幸甲寅保定府失守洋人殺護理直隸總督廷雍

庚辛之際月表

五〇七

己巳朔	朝 廷	光緒二十六年 九月大建丙戌	崑派弁兵偵 探畿甸軍情 按日具報 命慶親王奕 劻遣官致祭 宗廟社稷東 西陵寢 太監張天順 騷擾驛站奉 旨懲辦
己巳朔	各 省	九 月	城。 是月。德國兵 官率領洋兵 於南城外挨 戶搜查。名爲 搜尋軍器。實 則居民應用 物件。無不攜 去。皮衣鐘表 尤多。半月始 止。
無。	土 匪	九 月	皆紅帕裹首。 紅巾束腰。臭 味薰蒸。數月 無行人。 是時。附近京 畿一帶。拳匪 漏網者。尙聚 集多人。執迷 不悟。仍散布 謠言。以待老 團。
己巳朔	各 營	九 月	丙辰。管帶前路 糧台哨官高 維助。因沿途 勒索車價。奏 請懲辦。 護軍練兵瑚 圖禮英山。因 強搶民間騾 馬。奏請卽行 懲辦。
己巳朔	京 津	九 月	
己巳朔	各 省	九 月	廣東惠州土 匪倡亂。剿辦 平之。 是時。遼陽各 處相繼淪陷。

壬申聖駕至西
 安府駐蹕以
 北院爲行宮
 戊寅初次降旨
 懲處禍首諸
 臣革爵革職
 降謫各有差
 已卯禮部奏請
 皇太后萬壽
 聖節請旨遵
 行奉懿旨着
 概行停止

癸酉俄國兵隊
 由山海關而
 西途遇拳匪
 多人即擊敗
 之
 戊寅俄軍又大
 敗拳匪於永
 平府附近各
 處
 庚辰德國軍隊
 由天津河西
 務繞馬家堡
 入京

庚辛之際月表

統領皖軍吳
 隆海所部兵
 勇騷擾地方
 查明革職其
 營哨各官亦
 均分別降革

癸未吏部出示
 令各部院卿
 寺等衙門司
 員未出京者
 統限三日內
 在北城柏林
 寺廟內親身
 畫到
 是時京師居
 民鋪戶漸開
 生業紛紛與
 暫轄地面之
 各國兵官公
 送萬民牌傘
 等件求其保
 護

乙亥浙江江山
 縣土匪倡亂
 總兵敖天印
 剿辦平之
 庚辰湖北教案
 賠款議結
 州廣濟黃梅
 三州縣共賠
 八千兩

光緒二十六年 十月大建丁亥	朝廷	己亥朔 聖駕駐蹕長安 壬寅奉旨此次 蹕路所經之 直隸各府州 縣豁免一年 錢糧 甲辰山西各府 州縣奉旨緩 徵 壬子奉懿旨陝 西饑民甚衆 發銀四十萬
十月	各國	己亥朔 壬寅德國兵隊 前往長城一 帶途遇拳匪 多人均擊散 之 乙巳德國兵隊 沿天津運河 兩岸而南舊 紮華兵退往 山東 辛亥德奧意三 國兵由宣化
十月	土匪	無。
十月	各營	無。
十月	京津	己亥朔 乙巳大學士崑 岡奏請恩賜 大員儒臣詞 臣在京殉難 恤典國子監 祭酒熙元王 祭榮庶吉士 壽富均特旨 賜恤予諡
十月	各省	己亥朔 壬寅山西教案 賠款議結經 英國總教士 李提摩太擬 定章程七條 共賠款銀五 十萬兩以後 統歸山西全 省學堂經費 不准他項支 用

光緒二十六年十一月小建戊子	朝廷	兩交岑春暄 賑濟 丙辰奉旨派出 慶親王奕劻 大學士李鴻 章為全權大 臣願給敕書 用寶和局開 議
十一月	各國	府張家口一 帶游弋多日 而回
十一月	土匪	無
十一月	各營	甲戌拿獲戕害 德國公使之
十一月	京津	甲戌大學士崑 岡初次奏請
十一月	各省	甲戌南洋大臣劉 坤一奉到和

庚辛之際月表

甲戌和議各款

大綱十二條

進呈御覽即

奉旨照准

是月奉旨授

王文韶為體

仁閣大學士

會同各國公

使面交全權

大臣和議大

綱十二條

一 德國被

害公使建坊

二 懲處禍

首諸人

三 停文武

考試五年

四 發掘各

國墳塚立碑

五 軍火不

運入中國

六 損失各

國財產賠補

人其人係神

機營隊長名

恩海聞查拿

甚急赴官自

首至是審訊

明確即就東

單牌樓北正

法

賜恤在京殉

難官紳兵丁

婦女諸人

議條款略有

更正

河南學政朱

福託保薦教

職舉貢生員

多人

甘肅學政夏

啓瑜奏保教

職求賞京銜

庚辛之際月表

七 使館界
內中國人民
不得居住
八 大沽砲
台平燬
九 海道由
各國備兵駐
守
十 張貼諭
旨禁止軍民
仇視
十一 各國
通商修改有
益者中國認
與更改
十二 各國

光緒二十六年 正月大建己丑	朝廷	戊戌朔 卑駕駐蹕長 安。 庚戌諭除夕元 旦派在京近 支王公照例
十一月	各國	無。
欽差大臣覲 見禮節變通 辦理。 此其大略。其 細目尙待磋 商。		
十一月	土匪	無。
十一月	各營	戊戌朔 己未甘肅提督 董福祥因不 請交涉奉旨 即行革職。 辛酉各督撫奉
十一月	京津	戊戌朔 辛亥工部主事 夏震武自請 回京見李鴻 章已邀俞允 旋又請充專
十一月	各省	戊戌朔 陝西辦賑不 力各員經岑 春暄奏參革 職降調有差

恭往各處祭

祀行禮

壬子派張百熙

充專使大臣

前往英國弔

唁并致賀旋

即中止

己未降旨再懲

禍首諸臣比

初次加等

辛戌奉諭立山

徐用儀聯元

許景澄袁昶

五人均着開

復原官

癸亥奉諭將從

前禍首諸人

旨令於各防

營中保薦堪

勝專閩之將

材

使奉旨嚴行

申斥

順天學政張

英麟遵例保

舉教職

庚辛之際月表

矯擅各件。提出銷燬。并降責躬之詔。

光緒二十七年正月小建庚寅

朝廷

戊辰朔

聖駕駐蹕長安。

庚午。加等嚴懲。

禍首諸人。分別正法。賜死。

竄謫。各有差。

辛未。山東被災。

各州縣。奉旨。

正月

各國

戊辰朔

乙亥。各國兵官。

帶領軍隊。前往京師西市。

監視官犯處。

決。并拍照像。

正月

土匪

無。

正月

各營

戊辰朔

辛巳。姜桂題補。

授甘肅提督。

壬辰。馮子材補。

貴州提督。張。

春發補雲南。

提督。夏毓秀。

補湖北提督。

均在營視事。

正月

京津

戊辰朔

甲戌。大學士。崑。

岡。二次奏請。

賜恤在京殉。

難諸人。

乙亥。奉旨殺禮。

部尙書。啓秀。

刑部侍郎。徐。

承煜。於京師。

正月

各省

戊辰朔

甲戌。殺前任山。

西巡撫。毓賢。

於甘肅蘭州。

府。派何福。盈。

監視。

莊親王。載勛。

自盡於山西。

蒲州。

本年上忙新
賦緩徵。
庚辰諭山西陝
西河南各督
撫查勘被災
各州縣勿令
小民失所。

光緒二十七年 二月大建辛卯	朝廷	丁酉朔 聖駕駐蹕長
二月	各國	丁酉朔 戊申各國照會
二月	土匪	無。
二月	各營	丁酉朔 補用守備吳
二月	京津	丁酉朔 甲子內閣奏請
二月	各省	丁酉朔 丙寅江西巡撫

不必接任。

西市。
庚辰蘆漢鐵路
築至正陽門
外告成。是日
午刻開車。

刑部尙書趙
舒翹。左都御
史英年。均自
盡於西安。
丙子奉天將軍
增祺。與俄人
定約九條。
山西太原省
城。拿獲富有
票匪正法。

朝廷	光緒二十七年 三月小建壬辰	安。 庚申麟雨派桂 春前往太白 山取水 壬戌奉旨廣西 巡撫于蔭霖 開缺另簡李 經義補授廣 西巡撫	全權大臣續 請懲辦禍從 諸人 壬戌意大利軍 隊四百餘人 在前門西車 站下火車由 保定府回京	景琦因在河 南孟縣上社 村肆意淫掠 經該村人民 將吳景琦毆 傷身死	在京師柏林 寺驗看月官 刺旨允准并 派出睿王魁 斌大學生崑 岡尙書徐鄙 徐會灃四人 每月在柏林 寺行宮殿內 驗看一次	奏參辦理致 案不善之府 縣革職數人 廣東紳士楊 豐黎國廉梁 慶桂陳昭常 等親赴行在 呈進貢物奉 旨賞賚賜額 以褒寵之 貴州巡撫鄧 華熙向行在 呈進貢物
各國	三月					
土匪	三月					
各營	三月					
京津	三月					
各省	三月					

丁卯朔

聖駕駐蹕長安。

己巳奉旨設立

政務處派慶

親王李鴻章

榮祿、崑岡、王

文韶、鹿傳霖

為督辦政務

大臣。

辛巳降旨懲處

觸從諸人斬

決軍流革職

降調各有差

諭各部院裁

撤書吏

丁卯朔

戊辰德國使館

會晤徐星使

那侍郎周方

伯商議籌措

賠款事宜

己卯美國兵隊

全數撤退回

國南城一帶

換德兵駐紮

是時京官之

後赴行在者

出關後路遇

外國游弋之

兵誤中鎗傷

有死者

無。

丁卯朔

庚辰宋慶、馬玉

崑所部各軍

調赴河北扼

要駐紮聽候

調遣

提督程文炳

所統援軍全

數撤回

是時提督劉

光才帶領所

部各營在紫

荆關前山後

山一帶扼守

洋兵西竄之

路與洋人小

丁卯朔

辛未在京王公

百官及紳士

商民等均具

摺行在恭請

兩宮回鑾

癸酉大學士崑

岡三次奏請

賜恤在京文

武殉難諸人

癸巳武英殿不

戒於火

丁卯朔

辛未湖南衡州

府教案議結

巡撫俞廉三

松壽均交部

議處

庚辰宣化府教

案議結共賠

款宣化錢平

銀一百四十

萬兩

甲申山西巡撫

岑春暄遵旨

拿獲交拿人

犯記名提督

李成金等請

光緒二十七年 四月小建癸巳	朝廷	丙申朔 聖駕駐蹕長安	戊戌王公百官 紳民奏請回 鑾摺上奉旨 俟洋兵撤退 卽爲定期 庚子諭吏部安 定選缺章程 不得假手胥
四月	各國	丙申朔 各國兵隊自 據保定省城 後本欲長驅 西向奈節節 爲我軍所扼 至是始抵正 定一帶又爲 提督劉光才 所持始無意	
四月	土匪	無	
四月	各營	丙申朔 隨扈陝西錦 字營親兵楊 青雲行兇傷 人至死奏請 卽行正法	有戰事相持 甚久
四月	京津	丙申朔 丁酉大學士崑 岡奏請賜恤 順直所屬殉 難官紳婦女 壬寅大學士崑 岡四次奏請 賜恤在京殉 難諸人	
四月	各省	丙申朔 兩廣總督陶 模等奏請於 廣州府屬之 北海地方設 立洋務局委 員專辦交涉 事件奉旨允 准	交行在刑部
江西教案議			

吏。

庚戌降旨王公

百官均加恩

賞給半俸。

壬子諭永遠停

止各省例貢。

并奉懿旨開

經濟特科。

丁巳諭定期七

月十九日啓

懋由河南回

京。

己未奉旨回懋

業已定期未

有隨扈差使

各堂官均着

渡瀟沱矣。

岡五次奏請
賜恤在京殉
難諸人。

庚申湖北襄陽

府教案議結

共賠款銀九

千五百兩。

辛酉議定拳匪

滋事傷害教

士各地方均

停考試五年。

結。

辛之際月表

三二

先期回京。
以瞿鴻機為
軍機大臣。

光緒二十七年
五月大建甲午

朝廷

乙丑朔

聖駕駐蹕長
安。
丙寅派那桐為
專使大臣。前
往日本。致祭
被戕書記生
杉山彬。
諭六部各衙

五月

各國

乙丑朔

壬辰各國兵隊
已定期撤退。
至是又展限
一箇月。
是時西苑宮
殿災。洋人兵
官住居於此。
傳聞德國人

五月

土匪

乙丑朔

當拳匪橫行
之時。假公濟
私。殺害一家
數命者甚多。
至是或經本
家告發。或被
官府訪聞。拿
交刑部。審明

五月

各營

無。

五月

京津

乙丑朔

甲戌東單牌樓
北。德國使臣
克林德被害
處。所。違約建
坊。是日興工。
辛卯。醇親王前
往德國游歷。
自京起程。

五月

各省

乙丑朔

庚午奉命重修
陝西太白山
神祠。
甲戌守護西陵
大臣奕謨等。
奏請賜恤易
州殉難官兵
婦女。

門銷燬無用
之積案。
諭行在各衙
門堂官飭令
司員先後回
京并籌給津
貼路費。
已丑奉諭華商
子弟游學外
洋者令各使
臣察看咨送
回華。

亦有被焚者。

正法榜於西
市者數起。
戕害東便門
外王游戎印
變字薊臣之
匪徒是時亦
拿獲正法人
心快之。

己亥大學士崑
岡第六次奏
請賜恤在京
殉難諸人。

乙亥越南人麥
貴安剿辦蒙
自土匪有功
提督馮子材
奏請獎勵。
陝西學政沈
衛奏進陝西
紳士刊刻書
籍多種并將
校刊各員奏
請獎敘。
蘆漢鐵路奉
命趕緊修復
接展勿令盡
棄前功。

光緒二十七年 六月小建乙未	朝廷	乙未朔 聖駕駐蹕長安。 癸卯奉諭將總理事務衙門改為外務部。班在六部之首。 派慶親王奕劻、王文韶、瞿鴻機、徐壽朋、聯芳為外務部總理會辦。尚書侍郎等
六月	各國	乙未朔 戊辰各國洋兵全行撤退。所留者僅保護使館。每國不過百名數十名而已。
六月	土匪	無。
六月	各營	乙未朔 是時提督姜桂題所部將次抵京。直隸總督出示居民毋得驚恐。
六月	京津	乙未朔 甲辰大學士李鴻章奏請購買米石來京平糶以濟民食。 京城自洋兵全數撤退。五城地面均換練勇分段管理。 壬戌萬壽聖節京師各街巷
六月	各省	乙未朔 壬子江西水災甚重。奉懿旨頒發內帑銀五萬兩以資賑濟。 乙卯陝西災歉。奉懿旨賞給內帑銀十萬兩接濟賑務。

官。
丙子禮部奏萬壽聖節禮儀奉旨王公百官在便殿行禮其餘概行停止。

光緒二十七年七月大建丙申

朝廷

甲子朔 聖駕駐蹕長安。
乙丑奉旨啓懋。日期改定於

商賈居民均懸燈結彩。前後各三日。

七月

各國

甲子朔 是時各國使館附近兵部街者將太醫院飲天監鴻

無。

七月

土匪

甲子朔 大學士崑岡第七次奏請賜恤在京殉難諸人。

七月

各營

甲子朔 乙酉奉諭夏毓秀一軍開往潼關便查蹕路尖宿處所。

蘇州所屬沿海七縣被風潮成災甚重。奏請截留漕

七月

各省

甲子朔

庚辛之際月表

八月二十四日
丙寅奉旨以後
無論河運海
運漕糧一律
改徵折色
己卯奉諭停止
八股取士并
停武舉科
庚辰電諭各海
關兩年以內
禁止販運軍
火進口
諭各直省鑄
造銀元
壬辰奉諭各直

臚寺兵部工
部翰林院六
衙門漸次拆
去改爲操場
惟舊有之變
駕庫尙未拆
改

丁鴻臣數營
仍駐紮韓侯
嶺聽調

乙丑崇文門稅
務奏請照常
徵收

甲戌崇文門稅
務暫用木質
關防奏請開
用日期
通州鐵路築
至正陽門東
告成即日開
車

米賑之
雲南副考官
馮恩峴中途
被人奏參奉
旨卽行革職
撤回
陝西甯羌州
教案議結紳
士等分別覈
革
上海辦理商
務大臣盛宣
懷奏請整頓
譯書事宜
直隸靈壽縣
知縣成肇慶

省建設武備 學堂并立常 備續備巡警 等軍 癸巳奉懿旨永 遠停止捐納	光緒二十七年 八月小建丁酉	朝廷	甲午朔 聖駕駐蹕長 安 乙未奉諭各直 省府州縣設 立大學中學 小學各等學
	八月	各國	甲午朔 乙卯各國出示 於各城門擴 充使館界址 東至崇文門 西至正陽門
	八月	土匪	無
	八月	各營	無
	八月	京津	甲午朔 丙申大學士崑 岡第八次奏 請賜恤在京 殉難諸人 辛亥大學士李
從容殉難奉 旨照知府例 賜恤并建祠 宣付史館立 傳	八月	各省	甲午朔 湖廣總督張 之洞報効回 鑾經費奉旨 給獎 湖廣總督張

庚辛之際月表

朝廷	光緒二十七年 九月大建戊戌	<p>堂。 癸卯派李紱藻 致祭華嶽。 丁未派陸潤庠 致祭嵩嶽。 癸丑奉懿旨所 有應行新政 均著實力舉 辦。 丁巳皇帝侍皇 太后自西安 啓鑾由河南 還京師。</p>
各國	九月	<p>北至東單牌 樓南以城牆 為限定期令 百姓鋪戶作 速遷移。</p>
土匪	九月	
各營	九月	
京津	九月	<p>鴻章二次奏 請賜卹順直 所屬殉難官 紳兵丁婦女。</p>
各省	九月	<p>之洞遵旨進 呈一統志並 天文輿地地 球各圖。</p>

癸亥朔

聖駕至潼關。

駐蹕三日。

辛未。聖駕至靈

寶縣城。駐蹕

一日。

甲戌。雨。聖駕駐

蹕觀音堂。

戊寅。望。月有食

之。

己卯。聖駕駐蹕

河南府。

辛巳。兩宮親詣

關林。龍門。香

山拈香。

己丑。大學士李

癸亥朔

己巳。各國出示

所占民間房

屋。定期分三

等領價。上等

每屋一間給

價銀四十兩。

中等三十兩。

下等二十兩。

無。

無。

癸亥朔

辛未。大學士崑

岡第九次奏

請賜恤在京

殉難諸人。

戊寅。夜子初刻。

京師月食三

十餘分。在京

王公百官照

例赴太常寺

救護如儀。

戊子。大學士全

權大臣北洋

大臣直隸總

督便宜行事

李鴻章薨於

癸亥朔

丁卯。陝西巡撫

升允奏參臨

潼縣知縣夏

良材辦差草

率請革職。奉

旨改爲交部

議處。

乙酉。山東惠民

縣黃河漫口

合龍。督辦尙

其亨開復革

職處分。

戊子。江蘇巡撫

聶緝棻。學政

李殿林。合詞

庚辛之際月表

三二九

庚辛之際月表

三三〇

鴻章遺摺上。兩宮震悼。晉封二等侯爵。特諡文忠。以王文韶為全權大臣。以袁世凱為直隸總督。北洋大臣。辛卯。聖駕駐蹕鄭州。

光緒二十七年十月大建己亥

朝廷

癸巳朔。日有食無。

各國

無。

土匪

各營

癸巳朔

京津

癸巳朔。申刻。日

各省

癸巳朔

十月

十月

十月

十月

十月

京師邸第。天津罷市三日。市民巷哭。辛卯。大學士途岡第十次奏請賜恤在京殉難諸人。

具奏。請將段玉裁崇祀金壇縣鄉賢祠。辛卯。陝西太白山祠宇重修工竣。並摹拓御製碑文進呈。

之。

甲午。聖駕至河

南。開封府。駐

蹕行宮。

丁酉。禮部奏請

皇太后萬壽

聖節。奉懿旨

著概行停止。

壬子。奉旨溥儀

撤去大阿哥

名號。

庚申。奉懿旨。和

議諸臣加恩

晉爵。賞賚有

差。

庚辛之際月表

辛亥。劉坤一奏。

雲南提督張

春發。在清淮

訓練士卒得

力。丁憂改爲

署任。仍駐清

淮。奉旨允准。

食。在京王公

百官。照例赴

禮部。救護。均

如儀。

丁酉。大學士崑

岡。第十一次

奏請。賜卹。在

京。殉難。諸人。

壬寅。皇太后萬

壽聖節。京城

居民。鋪戶。均

懸燈結彩。前

後三日。如六

月萬壽時。

浙江衢州府

教案。議結。鮑

祖齡。榮銓。周

之德。均歸入

禍從內。加等

定罪。

雲南土富州

改土歸流。添

設廣南府。通

判。分防富州。

駐紮。駁朝。

光緒二十七年
十一月小建庚子

十一月

十一月

十一月

十一月

十一月

朝廷

各國

土匪

各營

京津

各省

癸亥朔

癸亥朔

癸亥朔

癸亥朔

癸亥朔

癸亥朔

聖駕駐蹕開封府

庚寅各國洋人兵官帶領軍隊在正陽門左右迎駕行舉手之禮

是時舊日拳匪之漏網者聞聞變有期恐有拿辦之令竟有全家逃去不知去向者

庚寅姜桂題馬王崑所部各軍隊自蘆溝橋至馬家堡在鐵路兩旁跪迎其餘各營隊均分占地段

丙寅大學士崑岡第十二次奏請賜卹

庚寅各省被議人員來京迎駕按遞職名者千餘員

丙寅兩宮自開封啓鑾柳園

口渡黃是日天氣清和波平浪靜御舟用膳駐蹕新店

下營子地方突有匪徒多人搶掠教堂傷及教士并

乙亥大學士崑岡第十三次奏請賜卹在京殉難諸人

庚寅在京王公文武大小官員在永定門

丁卯聖駕至延津遇風駐蹕二日

京殉難諸人

奏請賜卹

在京王公文武大小官員在永定門

癸酉.聖駕駐蹕

彰德府.

甲戌.聖駕入直

隸境.駐蹕破

州.

癸未.聖駕駐蹕

正定府.

丙戌.聖駕至保

定府.駐蹕三

日.

庚寅.皇上隨侍

太后御火輪

車.自保定啓

攀.未刻還宮.

卽日祭奉先

殿.另日祭各

教民數人.

內石路兩旁
跪迎.

庚辛之際月表

三

壇廟均親詣
告祭

庚辛之際月表

三三四

近代國難史叢鈔（中冊）（全部三冊）

編校者 阿 英

刊印者 中國史料研究會

發行者 潮鋒出版社

上海九江路二一〇號內四〇五室

經售處 本外埠各新書店



中華民國三十年三月初版

本冊國幣一二元

#6

712244